

本足  
胡林翼全集

大東書局印

# 胡林翼奏議目錄

## 卷一

恭謝天恩並附陳楚北吏治兵政疏	一
添募水陸二軍分布南北岸剋期進剿疏	一
陳奏水陸二軍連旬進剿情形疏	三
攻剿武漢得獲勝仗疏	七
官軍大獲勝仗疏	一

## 卷二

陳奏水陸雕勦咸蒲竄匪均獲勝仗並北岸水陸連日獲勝現在會議剋期進剿疏	一四
特參提督違例需索請旨嚴行查究疏	一六
馳報進剿漢陽連獲大勝水師勞績尤著請先行獎勵疏	一八

## 卷三

陳奏分防金口及回勦麥山勇丁先後潰散現在迅派將弁收集整理以期補救疏	二四
整頓諸軍援師會勦請救川省迅籌軍餉疏	二七
陳報援軍大獲勝仗定期會師併攻武漢疏	三〇

卷四

陳報援軍克復崇陽本軍先期進勦先勝後挫疏……………三二  
 陳報援軍分勦崇陽餘匪始勝中敗繼復大勝疏……………三五  
 陳報官軍勦賊大勝會師蒲圻水陸並進疏……………三九

卷五

官軍會勦蒲圻克復城池疏……………四二  
 陳奏陸軍克復咸甯山坡進兵紙坊水師克復金口進屯沌口疏……………四七  
 進攻武昌省城大獲勝仗疏……………五一

卷六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五四  
 遵旨保舉得力將官附請拔補實缺人員疏……………五四  
 水陸攻勦壘獲勝仗疏……………五七

卷七

陳奏官軍連日獲勝情形疏……………六五

陳奏水陸官軍連日獲勝疏……………六八

### 卷八

官軍大勝並破新壘三座疏（附請卹羅澤南并事蹟清單）……………七五

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現在情形疏……………八一

乞暫留升任道員襄辦軍務糧臺疏……………八四

乞展限查辦咸豐三四五等年各屬被賊滋擾及水旱歉收蠲緩錢漕並年例應辦事件疏……………八五

奏陳湖北糧道歷年曠廢情形乞敕部抄發檔案疏……………八六

### 卷九

分兵應援疏……………八七

奏陳水陸分扼絕賊資糧攻勦獲勝疏……………八八

水師火攻漢陽江岸賊船及援軍迎勦均獲大勝疏……………九三

援軍遇賊羊樓洞水師沿江追勦陸師前後勦禦均獲大勝疏……………九五

### 卷十

遵奉諭旨瀝陳下情疏……………一〇〇

分兵迎勦援賊並攻勦省城迭次大勝疏……………一〇二

援賊大至謹陳攻勦防禦情形疏……………一〇六  
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疏……………一一〇

卷十一

官軍分攻合勦大破援賊疏……………一一〇  
水師擊燬賊船直抵田鎮並咸甯勦賊大勝疏……………一一七

卷十二

襄樊匪衆敗竄現飭馬步會川豫兩軍合力兜勦疏……………一二一  
設局收捐米石籌濟兵食民食疏……………一二四  
襄陽勦匪續獲大勝疏……………一二五  
奏陳官兵克復武昌并分兵迅取武昌縣興國州大冶縣等處事宜疏……………一二七  
恭謝天恩疏……………一三一

卷十三

水陸追勦克復武昌縣黃州府城池仍即乘勝東下疏……………一三二  
乞蠲緩各屬本年應徵錢糧各項疏……………一三五  
乞緩徵被災各屬本年漕糧疏……………一三九

查勘襄陽德安府屬災歉情形乞緩徵錢糧各項疏……………一四〇  
查勘德安府屬旱歉情形請乞緩徵本年漕糧疏……………一四一

### 卷十四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一四二  
奏陳收復大冶興國等州縣水師迭次大勝江面肅清疏……………一四五

### 卷十五

恭謝恩賞各物疏……………一四九  
奏陳土匪竄擾滋蔓請將勦辦不力之鎮道參將知縣分別參處疏……………一五〇  
圍攻九江大勝並破小池口賊壘疏……………一五二  
奏陳留防襄陽之馬步官軍以少擊衆先後大獲勝仗疏……………一五六  
奏爲遴派大員統領各路全軍圍勦山賊疏……………一五七  
馬隊獨勦山賊又會南勇合勦連獲大勝疏……………一五八  
請飾催各省應解湖北月餉片……………一六〇

### 卷十六

襄樊肅清疏……………一

分兵馳往廬州疏……………二  
官軍進勦江皖并擊退小池口城賊連獲大勝疏……………二  
奏陳九江小池口兵將暫難抽撥疏……………五  
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撥引張疏……………七  
克復安徽英山縣城並添兵助勦疏……………八

卷十七

皖賊上犯官軍援勦獲勝疏……………一〇  
武當山竄賊殲除襄鄖肅清疏……………一四

卷十八

遵旨會議懲辦逃兵疏……………一六  
各路官軍勦辦皖賊獲勝疏……………一七  
奏陳九江長圍困賊送次大勝及水師深入失利旋復獲勝疏……………二〇

卷十九

奏陳久在軍營之道員差次病故懇恩賜卹疏……………二四  
奏陳黃蘄官軍分路勦賊大勝疏……………二五

奏陳皖賊傾巢上竄擾及蕪水疏……………三〇  
官軍布置已定並疊次堵剿獲勝疏……………三一

### 卷二十

水陸各軍勦除下游童司牌賊壘疊獲勝仗疏……………三四  
黃梅馬步各軍會勦黃蠟山等處並黃州移營勦賊大獲勝仗疏……………三七  
乞免參將考驗弓馬片……………四〇  
黃州馬步各軍攻勦獲勝巴河以上黃州境地一律肅清疏……………四一  
黃州馬步各軍移營蕪水乘勝進勦續獲大勝疏……………四二  
奏陳全楚肅清現在會攻潯城進勦宿太疏……………四四  
奏陳堵勦豫捻各軍分別撤留以資控扼疏……………四五  
奏陳克復江西湖口縣城大概情形疏……………四六  
請飭秦晉蜀三省仍遵前旨籌撥鄂餉片……………四七

### 卷二十一

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并密陳進勦機宜疏……………四九  
訪舉隱逸乞賞給京銜以正人心而勵士習疏……………五三  
酌議驛站變通報銷章程乞敕部議覆疏……………五四



卷二十一

- 奏陳水陸各軍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破梅家洲偽城詳細情形疏……………五五  
楚北官軍攻拔江西彭澤縣兩岸偽城疏……………六〇

卷二十三

- 奏陳鄂省尙有應辦緊要事件請俟九江克復再行率師下勦疏……………六一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漕章密疏……………六三  
首要知府員缺乞分別調補疏……………六五  
陳奏楚軍深入江皖驟難再行抽調疏……………六六  
奏陳水師乘勝下勦克復安徽望江東流銅陵等縣攻破偽城二座並與紅單船聯絡情形疏……………六八

卷二十四

- 謝恩給封典疏……………七〇  
奏陳湖北裁汰鋪兵分別有驛無驛改鋪司爲馬遞差遞疏……………七〇  
請立清查交代限期疏……………七一  
遵旨查覆沙市釐金情形疏……………七二  
奏陳鄂省員缺虛懸請不拘文法資格揀員調補疏……………七四

卷二十五

奏陳收過鄰省協餉及本省收支銀米總數疏……………七五  
 奏陳楚師分勦江皖大勝疏……………七六  
 遵旨籌議水師迅速東征疏……………七九

卷二十六

請旨革提違章徵收之知州疏……………八一  
 特參抽取漢川縣釐金知縣疏……………八三  
 勘明各州縣衛被淹情形乞分別緩徵疏……………八五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分別緩徵疏……………八九  
 按年分別造報奏銷疏……………九一

卷二十七

遵旨籌墊安徽兵餉並調步軍馬隊馳赴麻羅防勦疏……………九二  
 奏陳湖北歷年團練出力擬請分別增廣學額疏……………九三  
 奏陳豫匪竄擾光固調軍先期移駐麻城酌量防勦疏……………九六  
 恭謝天恩疏……………九八

覈實州縣可用人員疏……………九九  
奏陳前後抽撥馬步援豫並各路情形疏……………一〇〇  
請撥漕折等銀資濟軍餉疏……………一〇二

卷二十八

奏陳皖匪上犯官軍掃平賊壘并收復英山縣城疏……………一〇三  
密陳浙江緊要軍情請調員防勦疏……………一〇七  
另覈獎敘籌餉尤爲出力人員疏……………一〇九  
懇恩免議襄隨失守各州縣本管上司疏……………一一〇  
奏陳皖逆竄陷麻城官軍前往攻勦情形疏……………一一一

卷二十九

馳奏官軍克復九江疏……………一一三  
各軍攻勦麻城大獲勝仗疏……………一一九  
奏陳皖賊繞竄黃安官軍攻勦獲勝並九江撥營上援疏……………一二三  
奏陳北路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赴浙疏……………一二四

卷三十

恭謝恩加太子太保銜疏	二七
奏陳被擾受旱州縣懇恩豁免徵收疏	二七
官軍連復黃安麻城越境追勦並移兵防勦太湖等處疏	二九
協濟江西廣西兵餉附片	三一
陳奏逆匪大股上竄斬界官軍大獲勝仗疏	三一
條陳楚軍水陸東征籌度情形疏	三三

卷三十一

奏陳擊退彌陀鎮南陽河等處賊匪楚軍已入皖境疏	一三七
密陳替署司道各員附片	一四〇
奏陳漕務章程辦有成效疏	一四一
請廣漢川縣文武學額疏	一四七
陳請終制疏	一四七
恭報起程赴鄂日期并先馳往營中疏	一四八
恭報到鄂署理印務并馳往黃州軍營日期疏	一四九

卷三十二

查明巡撫銜浙江布政司李續賓三河鎮陣亡實蹟懇恩加等優卹疏	一五〇
-----------------------------	-----

卷三十三

勘明各州縣淹旱情形分別緩徵疏	一五七
勘明各州縣被淹較重懇請緩徵疏	一六〇
選練提標營兵並酌撥礮船分防襄樊疏	一六一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	一六一
陳報各省協餉及本省錢漕釐課捐輸等項收數疏	一六二
指員請調來營疏	一六二
遵旨覆奏行軍進止機宜疏	一六三

卷三十四

遵旨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	一
派員統帶重兵往援湖南疏	五
請緩徵廣濟縣咸豐八年分銀米疏	六

卷三十五

酌擬清查局辦理章程疏	七
請加廣湖北鄉試永遠中額疏	八

敬陳湖北兵餉情形並舉賢自代疏……………九  
 奏陳援寶官軍大勝疏……………一〇  
 奏陳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知縣疏……………一二

卷二十六

楚軍征皖大勝攻拔石牌偽城疏……………一三  
 請廣湖北各邑學額疏……………一四

卷三十七

陳報官軍勦退太湖援賊疏……………一六  
 勘明各州縣己未成災請分別蠲緩疏……………一六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緩徵漕糧疏……………一〇  
 楚師迎勦槎水販援賊大勝疏……………一〇  
 陳報移營日期疏……………一二

卷三十八

奏陳逆首投誠獻城旋爲賊黨龔踞先後勦撫辦理情形疏……………一二  
 奏陳皖逆擒匪上犯楚軍分路勦辦獲勝情形疏……………二五

征皖各營於潛山太湖交擊粵捻逆匪大勝疏……………二六  
陳報飛飭蕭軍取逕入川協勦片……………二八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二九

卷三十九

克復太湖縣城疏……………二九  
克復潛山縣城疏……………三五  
奏陳統兵道員現已到營各軍分路進規疏……………三七  
恭謝恩加議敘疏……………三八  
請免革員發遣留營效力片……………三八  
請獎防勦舒城克復建德各員片……………三九  
請獎潛山縣團練出力士民疏……………四〇  
請獎黃廣宿太英五縣團練出力士民疏……………四一

卷四十

奏陳湖北餉糈久匱鄰餉萬難籌撥疏……………四二  
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四三  
奏陳江浙軍務並穎亳稔匪隱憂方大疏……………四五

代陳故巡撫死事及妻女姪婦殉難情形籲請旌卹疏	四七
特參不守營規之現任游擊疏	四八
請起復丁憂人員督辦皖屬入縣團練疏	四八
奏除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	四九
奏陳南岸軍需報銷疏	五二

## 卷四十一

遵旨復奏川粵軍務疏	五三
遵旨覆奏皖北馬步兵勇無可調撥疏	五五
請優卹援湖陣亡之道員並聲明浙皖奏報兩歧緣由疏	五七
擬請減成收捐以濟軍食疏	五九
陳報江北馬步軍啓程日期疏	六〇

## 卷四十二

遵旨籌撥京餉分批起解疏	六一
請嚴催五省協餉以救飢軍疏	六二
奏陳楚軍圍攻桐城壘勝並請優卹陣亡員弁疏	六三
斬廣匪徒通賊經州縣先期拏獲疏	六五



奏陳逆匪糾合捻衆上犯楚軍會勦大勝情形疏……………六六  
請援提漕折銀兩暫資飢軍接濟疏……………七二

卷四十三

請緩徵各州縣漕糧疏……………七四  
請分別蠲緩各州縣新舊錢糧等項疏……………七五  
請仍減成收捐以救飢軍疏……………八〇  
恭謝實授湖北巡撫疏……………八三

卷四十四

奏陳大股髮捻竄入英山等處現籌援勦情形疏……………八四  
請飭催山西等省協餉片……………八五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八六  
奏陳髮捻大股犯楚請分別將弁功罪疏……………八六

卷四十五

覆陳湖北兵力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疏……………八九  
官軍克復孝感等縣並解麻城縣圍疏……………九〇

楚軍截勦安慶援賊獲勝疏……………九二

### 卷四十六

奏陳楚軍勦退安慶援賊疏……………九六

陳報自太湖督兵回勦啓程日期疏……………一〇一

馳陳安慶圍師戰守各情形疏……………一〇二

### 卷四十七

水陸馬步各軍圍攻德安隨州迭勝疏……………一〇四

恭報到省日期疏……………一〇六

官軍克復通崇咸蒲等縣南岸一律肅清疏……………一〇七

遴保才勝道府各員疏……………一一〇

克復德安郡城并分路追勦情形疏……………一一一

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一一四

請卹陣亡之大冶縣知縣疏……………一一五

再陳湖北危窘情形籲懇減成收捐疏……………一一六

### 卷四十八

請優卹楊嘉運等片..... 一一八

籲請恩卹殉難文武員弁疏..... 一一一

卷四十九

陳惟和闔家殉難請賜優卹疏..... 一一二

三次續請分別旌卹殉難紳民疏..... 一一三

卷五十

四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尤烈官紳士庶疏..... 一一六

五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二七

請卹陣亡袁得勝等片..... 一二八

六次續請旌卹陣亡殉難之官紳士庶疏..... 一二九

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二九

八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〇

九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一

十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二

十一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三

十二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四

卷五十一

十三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五
附請優卹參將黃澤遠在營病故片	一三六
附請優卹守備唐應國等片	一三七
十四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八
十五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三九
附續查請卹三河桐城陣亡員弁疏	一四〇
十六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四〇
十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一四二

# 胡林翼奏議

## 卷一

恭謝天恩並附陳楚北吏治兵政疏（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二月初十日沌口行營接準督臣前撫臣飭知正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湖北布政使著胡林翼補授。欽此。」兼準札飭以北岸帶勇防勦乏員接替其藩司一缺另委鹽道常恩兼署當即恭設香案叩謝天恩。因道途梗塞尚未專摺奏。三月二十四日準督臣咨開：「三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湖北巡撫著胡林翼署理。』欽此。」聞命之下感悚難名即於武昌營次望闕謝恩接辦巡撫事宜伏思兵勇之冗雜不精則軍餉之支絀彌甚連年以來楚北之患怯弁猾卒習慣潰走聞警尙且先逃臨陣安能致果懲前毖後之計首在練兵明取教戰之方貴先選將被賊蹂躪州縣懸缺待人兼攝承乏刑罰不當其罪而糧莠日多恩惠未及於人而士民不信吏治之與兵事固始終相因者也。凡此應辦之事惟當激勵士卒迅圖克復武漢即當次第舉行容與督臣虛心實力和衷商辦以期稍報鴻恩於萬一。

添募水陸二軍分布南北岸剋期進勦疏（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正月帶領練勇千八百人從九江回軍奉檄渡江攻勦賊匪嗣因省城失守由沌口趕回與水師共守金口業經荊州將軍官文督臣楊霽先後馳奏在案三月廿四日臣於武昌營次接準督臣咨開：「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此時楚省賊勢南北蔓延幾無著手官文等分辦合辦同係一事大江以北朕統以責之楊霽荊州防

守事宜，卽責成官文布置；南岸攻勦事宜，責成胡林翼妥辦；其如何互相援應，迅圖肅清之處，該將軍等務當熟計兼權，亦不能自分畛域也。所需兵餉，本日復飭催四川、山西、陝西趕緊籌解，並論湖南酌量協濟。金口兵勇口糧，如此項銀兩到楚，卽著該將軍等仍遵前旨分用。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訓示精詳。臣維荆襄據東南之形勝，而江漢又爲荆襄之咽喉；自正月初七日賊踞漢陽，而北岸已形梗塞；自二月十七日武昌復失，而南岸又已蔓延；此時之計，惟當急攻武漢，乃可內固荆襄，武漢速復，則南岸之崇、通、興、冶等處，次第可以肅清。惟是鄂省素稱澤國，非舟師得力，不能力遏賊鋒；上年十二月，水師之輕便舢板百餘隻，水勇千餘人，陷入江西內湖；其泊外江者，兩次被襲，復遭風擊，損急回武漢，以資修理；而兩月以來，三次被風損壞，湖南紳局添造新船百餘隻，復經署臬司李孟羣記名知府彭玉麟招集水勇千餘，於三月中旬陸續趕到金口，船隻之大小相資，水軍之氣象已振。三月十五日，經彭玉麟鮑超王明山等放舟巡哨，駕駛甚利，往來如飛，卽可水陸定期會勦。此水師近日添募修整之實在情形也。臣之一軍，迭次於漢陽進勦，堅壘之下，頗傷精銳，而士氣尙可策勵。三月十六日，由金口進兵石嘴十八、二十二等日，督隊直逼武昌賊壘，殺賊各三四十名，而總未大加懲創。臣於到鄂之始，卽遣舊用哨官前往湖南，添募新勇二千餘名，又經湖南撫臣檄飭守備譚林帶勇六百名援鄂，均於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到金口會齊，由臣調驗察看，尙屬精壯。臣思賊踞武昌，於城外增修牆壕，安置鎗礮，其循江岸一路，尤爲賊所專注；若僅由一路進攻，難期得力，已密飭守備譚林哨官滕正茂等，帶領二千人，由金口紙坊驛路會期，以攻武昌之背；臣卽率所部循江岸以攻武昌之南面，與水師會合夾攻。此臣所籌南岸陸軍防勦之實在情形也。副將王國才等，從九江回軍，近已添造軍械，一律修整。因思漢陽循江一路，可以上通沔陽、荊州，若全軍集於武昌城外，專顧南岸，則漢陽之賊，必更滋蔓難圖。臣卽飭王國才等渡江進紮軍山，遏賊上竄之路。三月二十四日，進屯沌口，沌口山勢微高，可蔽風濤，舟師卽依以爲營，約期會勦。水陸并進，如果一處得手，仍可并力合攻。此又

北岸分布陸軍之實在情形也。至西安將軍扎拉芬署提督訥欽所帶兵勇，尙未準咨會行抵何處，如能迅抵蔡店，步步爲營，以攻漢陽之西，則賊勢旣分，可期得力。臣等各營，雖口糧缺乏，然斷不敢因此稽延，坐廢日時，惟當激勵士卒，剋日會勦，以期上慰聖懷。

硃批：「覽奏分南北進攻，并防旁竄，布置尙合機宜；總以實力堵勦，以分賊勢爲要。」（四月十九日奉）

再，臣等各營口糧，二月分尙未找清，臣正月內從九江回軍，其時江西餉項未到，舟次糧臺已空，勢難待餉而後起程，抵鄂以後，駐兵沌口、金口，軍士飢疲，均形匱乏，刻下荊州、湖南陸續解到餉銀，分給臣營及水師北岸兩軍，實屬不敷支放。查前奉諭旨：「飭四川撥銀十萬兩，解濟湖北軍營。」茲查四川總督來咨，已起解銀二萬兩，尙無入境日期，其餘入萬兩，咨稱「不敷之項，同皖省兵餉，委實無款籌解。」等因；臣查四川鹽稅，近年較旺，地方本屬完善，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湖北軍餉，萬分支絀，敕下四川總督，仍遵前旨，續撥銀入萬兩，分四月、五月兩次起解，由荊州入境，以濟武漢兵食；其奉旨飭撥山西、陝西餉銀，查北岸一軍兵精，尤關緊要，應卽專濟襄陽、德安等處北路兵食。又查江西未解湖北軍餉四萬兩，準撫臣陳啓邁來咨，已在九江撥付塔齊布大營銀二萬兩，仍起解銀二萬兩，由湖南轉運，計日當已到楚，應請旨敕下湖南、江西撫臣，各再撥銀四萬兩，於四月、五月分兩次批解，庶幾兵勇之前欠可清，而後餉不匱。再水陸兵勇支應浩繁，臣等各營，並無糧臺委員，查有現署荆宜施道揀發知府莊受祺，辦事精詳，廉正不欺，堪以委司總辦後路糧臺事宜，除檄飭知照外，謹附片具奏。硃批：「戶部查覈速奏。」

### 陳奏水陸二軍連旬進勦情形疏（四月廿一日）

竊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在石嘴營次，將添募水陸各勇，剋期會勦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臣南岸一軍，距武昌

賊營不遠，其北岸副將王國才一軍，亦擬步步爲營，直逼城下。三月三十日，副將王國才副將銜參將恆泰等，自沌口移進漢陽朝關，并約會記名知府彭玉麟帶領礮船，沿江轟擊，攻至鮎魚套口，燒燬賊船數隻。王國才甫築營壘，而漢陽之賊數千人，直犯朝關。王國才、恆泰等督勇擊退，乘勝跟追，殺賊數十名，焚燬賊營一座。該逆退踞於漢陽西門外堅壘中，排列大礮，以死拒守。參將恆泰欲乘勢攻破賊營，躍馬大呼，身先士卒。該逆乃從營後民房擁出二千餘人，襲我後隊。恆泰奮勇衝突，斃賊極多。漢陽裏湖藏匿賊划，同時登岸，襲擊我軍。恆泰三面受敵，力戰陣亡。兵勇且戰且退，賊遂悉力追撲。正當危急之時，彭玉麟在鮎魚套督戰，遙見北軍退卻，即督水師登岸。彭玉麟、張啓基等自鸚鵡洲截賊之尾，鮑超、王明山等自鸚鵡洲前衝賊之中。該逆狡悍異常，猶復抵死抗拒。右營哨官劉連升首先砍倒騎馬賊目，并獲其馬。後營哨官王友章亦殺騎馬賊目一人。賊衆始亂，維時署臬司李孟羣派游擊何越、珽前來接應。王國才亦下馬據地，手刃退兵，回軍夾擊，數路之賊同時潰敗。我軍奮力掩殺，斬級三百十餘顆，生擒偽師帥羅登才，并長髮老賊三十四人，立時正法。其餘鳧水淹斃之賊，又二百餘人，奪獲偽夏官右副丞相曾逆、大黃旗一面，并鎗礮刀矛號衣二百餘件。此三十日北岸陸軍先敗後勝，水軍登岸截殺，轉敗爲勝之實在情形也。查水師向不登岸，知府彭玉麟因見北岸賊勢猖獗，恐大有損失，致誤全局，變計從權，保全之功甚大，協和之誼亦甚可嘉。臣復查朝關地勢無險可守，仍令王國才駐紮沌口老營，相機再進。而臣急攻武昌，以分其勢。先令守備譚瓊林等帶領千餘人，自李家橋驛路進攻武昌之右臂。臣自率江岸各營，循江隄分三路進攻賊營。四月初二日，督兵前進，該逆先以悍賊伏於街外民房，欲待我軍深入，而襲其後。臣派黔勇哨長姜映等六百人，堅立後隊以備之。派記名把總余玉興、軍功王恆丁、銳義等力攻白沙洲賊營，殺賊五十餘名。該逆果由兩路分撲，臣中路一軍堅立不動。其隄外勇目復從沿江兩路，并力衝殺，斃賊九十餘名，生擒偽司馬張亞濟、黎元功、族帥趙黑二等八名，奪獲賊械七十餘件，賊衆奔潰。是日李家橋一軍同時進攻，人數本單，未能



得手，水師攻重城邊，賊伏不出，亦未得手。此初二日，臣軍及水師接仗之實在情形也。伏查鄂爲澤國，必賴水師；而水師情形，江與海異。江水急而海水平，故海之利用在巨艦，必藉順風以壓賊；江之利用在小舟，從上擊下，又必藉逆風以挽水勢。否則舟行太速，開礮無準，收隊甚難。臣於初五初六等日，約期進戰，水師以南風甚狂，進易退難，不能出隊。初九日，臣復督軍前進，見八步街左右，賊幟如林，較前多至數倍。我軍將近賊巢，伏賊盡出，悉銳與中路一軍拚死鏖戰。署湘潭守備千總劉凝俊獨立陣前，手刃三賊，被羣賊矛刺陣亡。同時軍士陣亡者二十餘人，一軍皆驚，恂恂欲動。記名把總余玉興、軍功丁銳、義記名把總吳璘等，先經臣派由江岸隄左而進，見賊攢聚於中路，恐我軍勢必不支，亦恐臣爲賊窘，即率外委楊琢珩等由隄外，覓水來援。水幾沒頂，馳至中路，直衝賊隊。有黃衣騎馬賊目，最爲兇悍，被軍功周玉成等躍至馬前，戮死二賊。餘賊敗潰，我軍合力掩殺，斃賊七十餘名。是日之未至挫敗，則記名把總余玉興、外委楊琢珩等之力也。水師是日出隊，以東南風太緊，旋即收軍。及十二日早間，北風大作，飛飭水陸各軍合力出隊。王國才出攻漢陽，賊匿不出；彭玉麟以武昌之下塘角所泊賊船爲其老巢，必由鮎魚套、小河口兩處直下塘角，焚奪賊船，則賊失所恃，而鮎魚套等處乃可得手。即率右營守備銜張榮貴、衝冒鎗礮，直下塘角，而以鮑超、張啓基截小河口之賊船，劉培元、王明山截鮎魚套之賊船，何越、珽、段、康侯爲後隊接應。彭玉麟攻至塘角，其左營守備孫昌凱、右營守備銜儘先千總張榮貴首先撲近賊船，擲放火球、火箭，計燒賊船二百餘號，燒斃淹斃賊匪四百餘人。守備鮑超見有賊船逃往下游，即會同會秉忠帶舢板三十餘隻，乘勝追至青山地方，不料日方及午，南風陡轉，急欲收隊回營，而水勇逆流搖槳，精力漸疲，急難上駛。賊於小河口開出快蟹數隻，攔江橫截。彭玉麟等見下游危急，即與張榮貴悉力救援，而武漢兩城之下，賊礮齊發，我水師以江心溜急，必須傍岸而行，遂致中礮子傷者，每船六七人之多，而弁勇裹創力戰，無不以一當十。守備會秉忠額受礮子二傷，守備銜張榮貴身帶五傷，兩足踝均中礮子，猶能裹傷力戰，坐於船頭，手然大礮，是以衆心

愈奮，往來於礮聲如雷礮子如雨之中，銜貫而前，衝出重圍，計被賊礮擊壞舳板十餘隻，弁勇陣亡二十餘人，受傷一百餘人，現在趕緊醫調，必使士氣振興，即可決期再戰。臣軍是日自辰至申，攻剿四時之久，弁勇奮力攻撲，擊破賊營一座，殺賊七十餘名，祇緣隄路窄狹，隄外積水沮洳，我軍行陣能密而不能疏，午刻以後，水師及漢陽一軍，漸次收隊，李家橋所派一軍，進戰不利，該逆遂并力注於武昌江隄一路。臣營兵力本不甚厚，六成出隊，力戰四時，遂續調留營四成，更番迭進，直至二更，賊始敗退。統計陣殺生擒一百六十餘名，查訊犯供：「偽將軍羅逆偽總制黃逆是日均經轟斃。」而我勇之力戰受刀矛面傷者，亦四十餘名，陣亡十一名，此初九、十二日水陸力戰之實在情形也。查探賊匪近又掘斷城前大路，添築土城，以阻我軍，其派往李家橋分兵進剿者，因僅止勇目管帶，遂添調揀發參將扎勒罕助勦，亦尙未能得手，連旬進戰，水陸弁勇，儘有出力之人，急宜簡拔，使勇怯分明，則士氣可期奮勉，惟一軍絕少文武官員，副將王國才參將扎勒罕之軍，勁旅無多，汰之則兵力更弱，留之則決戰頗難，且漢陽江岸甚關緊要，勢難將王國才調歸南岸，轉恐北岸空虛，至漢陽之蔡家嶺黃陵磯等處，武昌之李家橋紙坊金口等處，均係前後要隘，逆賊必爭之地，現已各分兵千數百人防勦，惟一軍已分數路，而管帶無人，僅止哨弁勇目，誠恐約束未能嚴明，而急切又無篤實可靠能當一面之才，五中焦灼，莫可名言。惟聞督臣已帶北路勁兵，陸續行抵隨州唐縣鎮等處，倘能迅由楊店蔡店直搗漢陽，約會臣營同時進攻，更當得力。蔡店尤賊匪糧餉必由之路，更當速撥重兵，且戰且守，乃爲周匝。至荊州將軍所派李光榮等，前已行抵仙桃鎮，如能進攻漢陽，臣再察核檄調，會同商辦，所有三十日力戰陣亡之副將銜參將恆泰，初九日力戰陣亡之署湘潭守備千總劉凝俊，均係帶隊衝鋒，身先士卒，忠勇特出，實堪憫惜！仰懇皇上天恩，敕部照升銜署銜，從優賜卹，其餘陣亡弁勇，容臣查明咨部請卹。

硃批：知道了。恆泰等均著從優議卹，該部知道。」

再，臣等陸軍，因分撥各路防勦，不敷調遣，經臣與副將王國才等，添募陸勇五千人，月需餉銀四萬五千兩，而長夫之工食，戰陣之卹賞，軍械之修補，尚不在此數內。水師精卒，現在江西內湖，二月三月從湖南添募而來，人數既倍於昔，又兼湖南撫臣奏調回籍養傷之副將楊載福招募舊年部曲，擬令一并來鄂。據水師糧臺知府厲雲官稟稱：「水師一軍，每月約須餉銀四萬兩，刻下湖南所解銀錢，并江西之二萬兩，四川之二萬兩，合計水陸僅分數二月之餉，三月初旬，尚未請領，計水陸缺餉已逾四十餘日。」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奏請敕下四川，於四月五月續撥入萬兩，湖南江西四月五月各續撥四萬兩，專運金口糧臺，尚未奉到諭旨之先，蒙皇上恩諭飭令陝西山西四川月解五萬兩，查秦晉之餉，已解到者，均歸北岸督臣楊霽支用，川餉可由荆州下運金口，聞督臣楊霽亦擬截留，現駐武漢兵勇，匱乏尤甚，水師將士船礮利器，專為東征金陵而設，本非湖北本籍兵勇，且除此一軍，亦別無水師可用，任其飢潰，臣罪更大，惟有籲懇皇上天恩，敕下四川省，於前遵諭旨已撥之外，續撥銀十萬兩，分三次批解，專濟武漢水陸兵食。臣明知度支告匱，何敢徒殷呼籲，上瀆聖聰，亦明知各省均非寬裕之境，然較之鄂省，緩急安危，情形迥異，兼以前項餉銀，先經督臣楊霽截留，以濟北軍，臣等各營實屬萬分窘迫，惟激勵將士，斷不敢以無餉遷延，并擬隨時隨地，分遣委員紳士，極力勸捐，以濟要需。所有懇恩敕下專撥餉項緣由，理合附片奏聞。

硃批：「戶部迅速查明具奏，隨時勸捐，實為救急良策，惟在辦理得人耳。」（五月十三日奉）

### 攻勦武漢得獲勝仗疏（五月十三日）

竊臣於四月二十一日，將南北兩岸連旬進勦情形，由驛奏聞在案；旋即知會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兵勇於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大隊齊進，賊閉匿堅壘之中，我軍誘戰終日，該逆僅於牆隙施放鎗礮，以死拒守。二十

六日寅刻，水師得風，約會兩岸陸師，大隊齊發，一攻鮎魚套賊舟，一攻漢陽賊舟，自辰至午，排礮轟擊，賊以戰艦板截鮎魚套口，及漢陽河口，我師從江外攻之，斃賊五十餘名，水勇亦被礮傷陣亡二名，帶傷十餘名，以賊舟堅守不動，未能乘釁衝入。副將王國才游擊周祿進攻漢陽西門，進兵之始，賊壘中寂不聞聲，王國才知賊計詭譎，巖飭兵勇毋許輕進，俄頃之間，賊礮齊發，伏賊盡出。王國才佯卻以誘之，於賊營三里之外，民房牆穴，預安木礮，迨賊追至相離丈許，自然引綫，轟斃騎馬賊目二名，餘賊一百十餘名，兵勇折轉追殺，斬擒甚多。臣於是日督隊力攻南岸賊營，分兵三路，派定營分，責成各攻一壘，千總何紹彩周得魁州同銜伍典各帶奮勇，力攻江邊白沙洲各營，其黔勇恆勇寶勇安勇分攻江隄八步街各營，該弁等知賊營牆壕高深，預選壯士，各持斧鉞掘壕拔籤，直逼其壘，賊營鎗礮，密如雨點。其攻打江邊各勇，中傷三十餘名，仍能堅立不動。其攻打江隄各勇，始則攻撲甚猛，同時中傷五十一名，創甚稍卻，又因扶掖帶傷勇士，隊伍雜亂，賊遂悉銳乘之。適水師記名知府彭玉麟遙見中路勢將不支，即飭江邊陸師趕回橫截，而自率水勇大呼助勢，何紹彩周得魁伍典三營遂飛馳四里，前來援應，由隄下湖蕩，鳧水衝上者數百人，水均沒頂，其大隊又繞上三里，涉淺橫衝，將追賊三百餘名截殺，後路賊數千已被橫截，中分爲二，遂先行奔潰，惟時援兵已上岸隄，而岸隄之勇目亦督隊回殺，四面圍住，前路衝鋒悍賊無一得脫者。計殺騎馬黃衣賊目五人，首級二百三十一顆，竄入隄壩湖內，復被矛戮四十餘名，生擒偽總制伍大潰等二十六名，訊據僞將軍黃至二僞十八軍檢點羅亞羊均已陣斬，奪賊馬五匹，殺賊馬七匹，大黃旗二十七面，刀矛鎗礮二百六十八件，外委安定國李仕喜譚得亮向德明等首先領旗衝殺，而大隊隨之，轉敗爲勝，膽力可嘉。向德明身受六傷，獨殺五賊，奪旗四桿，尤屬勇往。業經臣分別記名獎拔。其打仗不能出力者，亦於三月內外查實淘汰五百餘名，以示旌別。二十七、二十八、五月初二、初六等日，水陸均出隊力攻，或以數十人誘之，或以大隊逼之，賊終不出，惟每次攻其堅壘，逆賊穴牆安礮，排列數層，外壕三道，釘籤亦數層，勇往之士，拔籤踰溝，

必致帶傷數名。臣細察賊形，并非畏避不出，必另以奸謀困人，恃其牆壕堅深，險阻難踰，使我各營勇士，日日攻堅，暗受礮傷，而轉於兵力不到之處，旁軼滋擾，深堪痛恨。前得督臣棗陽營次來函稱：「西安將軍力戰二日，陣亡他路兵勇，先行退走。」不知救援，尤深憂憤。大將歿於營陣，軍氣不揚，德安一帶，賊氣尚惡，可否懇請天恩，迅催提督塔齊布、提督孔廣順進兵援楚，庶大江南北可以速復，而江西、湖北水軍，不爲賊所中梗。至荊州將軍所派守備穆租、索朗，同知李光榮，督臣所派李保邦、新募、湖南、南勇，在沔陽勦賊得勝，惟沔漢是上窺，荊襄要路，兼可繞出水師之後，臣擬簡派精卒，委臬司管帶、渡江、協勦，容與臬司挑選、籌議，再爲馳奏。

再，臣力攻武昌，一月有餘，近日賊更閉匿不出，知其必有奸謀。臣初九日繕摺，尙未拜發，是日午刻，適有投誠降賊，探知賊計，堅守不戰，於初七八等日，潛啓東門夜出，大股迂道上竄，夜行晝伏，并探定於初十日陰襲金口，以斷水陸餉道。臣之一軍，兵力不厚，金口僅止守護勇丁數百名分防，紙坊兵勇亦僅止一千二百名，勢恐不支。萬一賊匪竄踞，則後路糧餉軍火，必致斷絕。又因北岸亦關緊要，業已續派一千二百名渡江、協勦，兵力難以再分。臣卽日未刻，親提各勇，飛馳金口，紮營未畢，而紙坊兵勇千二百名，於初九日三更被賊圍攻，力戰一夜，初十日辰刻業已潰散。初十日午刻，賊之全隊，直犯金口，分五路前來攻撲。臣軍預分三路埋伏以待，而以三路接戰，千總何紹彩、周得魁、余玉興、州、同銜、伍典等各率百十人誘賊，而以大隊旋轉繞之，殺賊一百八十餘名，生擒十七名，逼溺內湖淹斃者約二百名，奪馬十七匹，殺倒二十一匹，奪器械二百餘件。戰至黃昏，數路之賊均經擊退，我軍亦收隊，仍修牆壘，以待決戰。并據水師記名知府彭玉麟、都司鮑超、張啓基等稟稱：「是日下游，又有另股賊循江上竄。」戰船卽過江轟擊，各用舢板排礮攻之，如是數次，斃賊甚多。自午至申，賊敗下走，復排礮追擊，轟斃賊匪多名。十一日辰刻，賊復分四路而來，遙見樹林中埋伏尤多。臣飭各營登高審視，按兵不動，專派長、字、營、六、百、人、深、入、誘、之，賊果大至，伏賊亦起，我軍仍分六路以應之。千總何紹彩、周得魁、州、同銜、伍典、軍、功、丁、銳、義、等，

各率練勇分途勦殺；何紹彩等從中路又分二枝，行陣既疏，得以施展，乘勢搏戰，並未施放鎗礮，專以長矛交鋒，賊衆大敗，陣斬二百一十三級，溺斃約百人，生擒偽總制陳立正等十六名，訊係桂平老賊，即時正去，奪獲旗幟鎗礮刀矛共一百九十餘件。維時葦山蛇行而進者，尚有千餘賊匪，署臬司李孟羣從舟中哨樓覘之，卽飭水師游擊何越斑率前營水勇登岸擊賊，署臬司李孟羣身自督陣，斬擒百餘名，并獲長髮老賊三名，各路之賊，同時皆潰。賊計欲抄襲官軍之後，而水陸預探得知，并力以乘之，水陸四戰，通計擒斬七百餘名，薙髮逃散者約千餘人，人臣卽當督飭各營實力攻勦。至紙坊潰散兵勇，容俟查明，實在臨陣帶傷及膽力尙有可取者，準其收用，其餘八九百名一并裁汰，以示區別。謹將初十、十一日水陸勦辦情形，附片奏聞。

上諭：「胡林翼奏：『武昌連次獲勝情形，』各摺片覽，所奏軍情，武漢賊勢尙形猖獗，該署撫所帶兵勇，旣嫌單薄，自未便再行分撥，摺內所稱擬選派精卒，委臬司管帶渡江協勦，係恐賊由漢河上窺荆襄，繞出水師後路，但此時隨州已復，沔陽一帶，賊匪亦經擊退，孔廣順所帶官兵，已由棗陽一路進勦德安，西陵阿所統官軍，不日可出豫境，當可遏賊上竄，若李孟羣再帶兵渡江，恐該署撫兵力愈單，金口一帶不能堵截，轉致該逆沿江上竄，未爲得計。所稱擬令李孟羣挑選兵勇管帶渡江之處，仍著該署撫酌量緩急，相機辦理。塔齊布現在九江，未能卽時攻克，萬不能分身來楚，致賊肆行出江，孔廣順進攻北岸，必須將德安之賊掃除，方能進搗漢陽，該署撫惟當就現有兵力，速籌勦辦，如江北肅清，西陵阿等自能進兵，與南岸夾擊也。潰敗兵勇，隨時裁汰，所辦甚是。第所裁之數，至一千三四百名，應如何添補助勦，並著妥籌辦理。昨據御史張駿奏請『實行團練，以節糜費』等語，並著該署撫飭屬妥辦。如湖北黃州、沔陽等處鄉團，頗能得力，而河南各屬，卽藉鄉團爲名，抗糧滋事，總在體察民情，慎選牧令，固不得視爲具文，亦不可拘泥成法。原摺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六月初八日奉軍機字寄）

上諭：「著胡林翼嚴飭水陸各營，實力進剿，務將武漢分踞之賊，殲除淨盡，迅圖克復，勿稍遲延。欽此。」（同日接奉）

### 官軍大獲勝仗疏（五月二十九日）

竊臣於五月十三日，將南北兩岸，連旬開仗獲勝，并賊匪迂道上竄，臣親提各勇，兩次勦辦大勝各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臣於拜摺後，當即分派精幹勇丁，赴各路嚴密偵探，并知會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水陸乘勝設法進攻，賊於十五日黎明，大股分六路而來，旗幟如林，彌山彌谷。臣登望樓審視，該匪離臣營僅四五里許，每路約一、二千人。臣預派千總周得魁，記名把總余玉興，帶道州寶慶勇丁二百人，在營右路三里許埋伏；又派從九街丁銳義，千總何紹彩，州同銜伍典，各帶楚勇在營左路二里許埋伏；復遣壯勇數百名誘之，賊之大股，果分六路蜂擁前撲，臣猶按兵不動，迨賊勢漸近，始督飭大隊分四路而進，奮勇迎勦，該匪拚死相拒，約一時之久，我軍僅用刀矛交鋒，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騎馬賊目四名，殲斃賊匪百餘名，賊即退卻。我軍益加奮力，乘勢爭先，二路伏兵，同時亦分數路抄襲賊尾，各路之賊，均行奔潰，殲斃黃帽黃衣賊目九名，殺斃五百餘名，生擒三百三十餘名，投內湖淹斃者，約二百餘人，並生擒偽平湖丞相陳大為，偽指揮伍正何亞喜等三名，立時正法。其循江下竄者，經署臬司李孟羣，知府彭玉麟，於賊匪大至時，已準備礮船過江，令水勇預先登岸埋伏，賊果一股由江岸潰退，我軍伏兵四起，撲出截擊，殺斃賊匪一百二十餘名，生擒十二名，逼入大江淹斃者約二百餘名。臣即督飭各勇，乘勝追勦，沿途殲匪約百餘名。我軍自辰至申，追勦三十里，軍士已飢，始行紮營造飯。十六日四鼓，探聞賊之敗回者，仍住紙坊，臣即飭大隊逕赴紙坊，該匪堅閉不出，踞營抵敵，我軍奮力爭先，乘南風大起，施放鎗礮火箭火罐力戰，移時，賊乃大潰，連塌賊營二座，殲斃甚多，餘匪分二股逃竄：一上竄山坡，一下竄城中。臣即

派周得魁何紹彩等帶勇丁千餘名，追趕搜勦，又派丁銳義伍典等帶領大隊，趁勢追勦，賊狂奔入城，城門已閉，我軍直逼武昌小東門，城上鎗礮如雨點，軍士仰攻，殊難得手，時已酉刻，臣度軍力稍疲，又兼城外濠溝寬逾數丈，兵力尙單，難以圍攻，卽飭前營離武昌十餘里暫行駐紮，并飭各營暫駐紙坊金口，以爲犄角之勢。計連戰二日，共殲斃賊匪并生擒淹斃及剃髮解散者，不下三千餘名。我軍陣亡帶傷者，僅止六名，此皆仰仗天威，三戰三捷，賊膽已寒，軍氣倍壯。查生擒各犯，內有二百九十餘名，訊明被擄僅止旬日，蓄髮未深，且臨陣均係棄械伏地，又陸續剃髮投營，懇請回籍者千餘名，實係被擄同行，並非甘心從逆，應卽貸其一死，并酌給米糧三升，準其回籍。惟是逆匪詭譎異常，其上竄之賊，尤恐勾結崇通餘匪，必應卽時搜捕，除飛咨岳州加意嚴防，并派水陸弁勇星速入湖雕勦。臣於十七日仍駐金口老營，趕緊會商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記名知府彭玉麟等，俟上游竄匪雕勦事竣，卽行并力進攻，以期克復武漢，仰慰聖懷。再查臣營本無將備大員，僅止哨弁勇目，隨營效力。自上年進勦通城崇陽興國九江湖口所帶舊勇迭戰十餘次，均經隨案稟商，督臣楊霽侍郎臣曾國藩及提臣塔

齊布因九江未復，尙遲保奏。自援鄂以來，大小二十餘仗，雖未大勝，尙能穩紮力戰，不致潰走。四月二十六日五月初十一、十五、十六等日，迭獲大勝，軍氣已振，可否懇請皇上天恩，俯念連月力戰，先行獎勵，以勸後來。茲特擇尤保奏三十一名，其迭次察看不能出力者，臣已陸續汰去一千餘名，卽勇怯爲勸懲，當可得力，除另繕清單外，謹將賊蹤上竄，繞出臣後飛馳，勦辦大獲勝仗情形，理合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臣於初九日午刻，探實賊匪潛出大股，迂道陰襲後路，臣營前已分布兩岸，實無兵力可以再分，未刻拔營，不及半日，賊果大至，力戰三日，敗賊四散，迅卽揀派陸勇，會同水師，入湖搜勦，并派湖南來援之守備譚瓊林回防六溪口及岳州等處江路要隘，仍恐逆賊勾結崇通土匪，餘燼復燃，一面飛飭岳州加意偵探防範。臣現駐金口，已退離袁家河三十八里之遠，雖竄匪有應追之勢，而臣營無再退之理，當俟援勦上游兵勇回營，仍迅卽進圖。



武漢惟是武漢形勢，外江內湖，進剿情形，頗多阻隔。如北路兵勇迅速前來分途進攻，自易克復。惟溽暑之時，澤國沮如，北來兵勇，水土能否服習，尙難遙揣。且北路勁兵，自當步步爲營，以次漸逼，斷不可任其輕進，失利有損國威。臣謹就武漢之大勢，切實思議。查去年前督臣楊需將軍官文之兵勇，均已進逼楊店蔡店軍山，而漢陽之後路已斷。岳州屢勝之兵勇，又分爲三大枝，以全力注於武昌。賊畏提臣塔齊布之威，不能堅守；而提臣塔齊布又繞出洪山，乘其思遁而力勦之，故兵始到而賊即敗竄。又查二年提臣向榮以重兵數萬，分布武昌各門，而全力扼守洪山，賊即遁竄，是進兵武昌固必以洪州爲扼要矣。武昌城周二十里，城門凡九，臣之兵力，攻其一而遺其八，兩月以來，逐日攻堅，迄未得手，誠爲失算。即擬繞出洪山之下，而尙恐兵力不敷，糧路中斷，使賊果出城抗拒，尙可力戰，以倖成功。若再堅閉不出，徒以礮石自守，則攻具未備，運道難通，官兵將有坐困之勢。此武昌一路之實在情形也。至漢陽城外，四面皆水，騎兵步卒，均阻沮如。賊又四面皆設陷阱，環以溝壘，防守倍嚴。臣於正月二月，僅帶勇循江隄一路進剿，賊得專力抵禦於牆隙陔隘處，施放大礮，中傷勇士甚多，故不得手。先攻漢陽，必須於涇口蔡店屯，以北來重兵扼其險要，深溝高壘，不必交戰，而賊之上犯襄河者，來去之路已斷。臣卽當開濬江隄，放水師入湖，同陸兵力扼其西，再能設法以水師橫出襄河之內，則外江內河同時夾攻，漢陽如能速復，則鄂省之咽喉已通，不難併力注於武昌。蓋鄂省十府，黃州居其下，武昌居其南，其餘入府皆以漢陽爲門戶，稽之往牒，治鄂者必以漢陽爲重，亦形勢然也。一俟追剿上游水陸各軍，不日回營，卽當咨商督臣，迅將南勇義勇川兵之服習水土者，先行前進，更當審擇形勢所宜，併力一處，先其所急，以期仰答聖主眷念南服之至意。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奏陳。

再，臣前因兵餉不繼，遴選委員紳士，隨地勸捐，業經奏明在案。現在各處報捐銀數漸多，除將願捐貢監並各職銜者，卽將部頒執照填給外，所有指捐官職者，自宜隨時奏請，從優獎勵，以昭激勸。茲查賀曙初等報捐銀

兩，指捐各官，均經臣查照籌餉事，例減二成銀數核算，有盈無絀，理合附片奏懇皇上天恩，俯念軍需緊要，特予獎勵，以期踴躍！所有捐生銀兩，及呈請各項官職，另繕清單，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南北兩岸，勦賊連獲大勝，請將出力人等，先行獎勵。』」一摺，勦辦尚爲得手，賊鋒已挫，著胡林翼等乘此聲威，督飭諸軍奮力攻勦，以圖克復；所有各營員弁兵勇，連月以來，屢次打仗出力，自應先行獎勵，以昭激勸！（六月二十一日奉）

卷二

陳奏水陸雕勦咸蒲竄匪均獲勝仗並北岸水陸連日獲勝現在會議剋期

進勦疏（六月二十四日）

臣於五月二十九日，將十五日金口大獲勝仗情形，由驛馳奏在案；六月初六日，接奉上諭「胡林翼奏：『武昌連次獲勝情形，』各摺片覽，所奏軍情，武漢賊勢尚形猖獗，該署撫所帶兵勇，旣形單薄，自未便再行分撥，惟當就現有兵力，速籌勦辦，潰敗兵勇，隨時裁汰，應如何添補助勦，並著妥籌辦理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難名！臣於五月二十日，派令都司劉培元，守備張榮貴等，各挑水師四百名，從九丁銳義，代理江夏縣知縣邢高魁，千總余玉興，把總張勝奎，州同伍典等，挑帶陸勇千五百名，入湖雕勦；又恐敗賊回竄，復派廩生喻燾帶勇四百名，赴山坡一帶堵勦。五月二十六日，丁銳義等馳至孟家嘴地方，探聞敗賊由山坡竄入咸甯縣境，滋擾劉培元，卽率水師沿河搜勦，丁銳義等率陸勇夾擊，該匪竟敢聚衆迎拒，余玉興等分路抄襲賊後，前後夾擊，水師從中橫截，賊乃大潰，殺斃二百二十名，生擒十二名，餘匪逃入蒲圻地界，適總兵銜副將楊載福先在岳州防勦，

親督舢板由六溪口駛入蒲圻，賊不意水師從上驟至，望見驚潰，追斬頗多。餘匪翻山逃散，即於次日收隊出江。其馳赴山坡之廩生喻燾，亦於二十七日探實偽監軍單金榜率匪占踞清靜寺，分起擄掠。喻燾督勇夜行三十里，出其不意，將清靜寺四面圍剿，賊開門撲出，我軍在前者奮力堵殺，在後者登屋拋擲火罐，立將偽監軍單金榜生擒，解營正法。餘賊無一得脫，解驗首級一百五十餘顆，燒斃更多。附近村莊，逐一搜查，並無餘匪藏匿。臣查金口剿敗之賊，分股上竄，又經水陸會剿獲勝，餘賊竄散，勢已不多。惟尚有另股由興國州一帶擾入江西義甯武甯境界，誠恐會合爲一，分擾通崇及岳州平江等處。臣之兵力尙難襲遠，且武漢爲重，先務爲急，分剿之兵業已旬日在外，應卽札飭回營，仍一面飛咨湖南妥爲防範。此南岸分剿之實在情形也。水師連旬以來，凡遇北風之日，力攻漢陽及鮎魚套賊船，賊之戰艦堅匿不出，迭次轟斃多賊，而究未可奪其堅守之卡。忽於本月十二日北岸漢陽賊匪分股上撲朝關營卡，細爲審察，尙是疑兵之計。實則潛以小划百餘隻，由湖內暗襲沌口及蔡家嶺營盤，副將王國才派兵迎戰，記名知府彭玉麟分派水勇登岸助戰，署臬司李孟羣先令游擊何越珽密拖舢板船隻，備於湖內，王國才亦飭守備陳慶有先期置備小划多隻，載川勇之習水戰者，藏於湖以迨賊划逼近，以舢板衝鋒，小划繼之，賊勢不支，旋即敗退，奪獲小划多隻。十六日，又據王國才稟稱：「漢陽賊匪三千餘人，潛由蔡店繞出後路，攻撲麥山。」參將札勒罕、縣主簿魏喻義各督兵勇，分途堵禦。該匪勢甚兇猛，該參將等奮力迎擊，鏖戰數時，始行擊退，斃斃賊匪二百八十八名，生擒長髮老賊二名，我軍陣亡帶傷者僅止十五名。是夜賊退李家集地方，該參將等卽令軍士造飯，準備夜戰。十七日四更時分，賊果分數路竄進檀樹坳，扎勒罕、魏喻義激勵兵勇，左右衝殺，都司石清吉遊擊烏凌阿等，復由蔡家嶺赴援，代理漢陽縣知縣伍繼勛調集團練助戰，賊乃大潰，斃斃賊匪百餘人，奪獲大黃旗四桿，馬二匹。該匪仍退至李家集。夜探「漢陽城內出賊一千餘人，會同李家集之賊，約共四千餘人，又有另股四五百人，由繫馬口茶湖下竄班集，另股由馬家擄渡船下竄新集，同撲

山。臣卽飭扎勒罕、魏喻義等，仍分數路以禦之。十八日，天甫微明，賊果大至，彼時各鄉新起團練，一呼卽至，彌山彌谷，約有三萬人，該匪分襲麥山，繞出水陸之後，蓋亦探知後路兵勇不多，乘虛而入，初不料團練之衆，旗幟如林，賊見我軍勢盛，不戰自退，此北岸堵剿之實在情形也。時方溽暑，軍士曝於日中，且有病暈於路者，至新集團練，可使助威，而不可使浪戰，誠恐訓練未精，戰陣未習，設有挫敗，民心卽爲動搖，大局轉形渙散，故必善藏其用，而慎使之，不宜遽以鄉民遠追窮寇。臣思漢陽一隅之地，初辦團練，卽能以三萬人協力堵禦，使賊驚潰，不敢內犯，足見該士民志切同仇，殊堪嘉尚。再查水師數月以來，大小二十餘仗，扼守長江，使賊不敢上竄，沿江之地，尺寸未失，前此船隻破損，兵力單微，尙能堅定不移，今復迭次破賊，均經陸續馳奏在案，可否查明水陸，尤爲出力弁勇，及督辦團練士民，分別奏請獎勵，以作士氣，出自皇上逾格恩施。又探聞「欽差大臣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已入楚境，湖廣督臣王文韶由襄陽中路可至潛沔，兼顧荊州門戶，常德副將楊載福由岳州統帶水師，六月十六日已抵金口。」經臣面察情形，水師兵力更強。近日上游賊匪紛紛竄歸武漢者甚多，臣當細意體察形勢所宜，決計深入力戰，並卽趕緊知會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楊載福，記名知府彭玉麟，剋日進攻，以期仰慰聖懷。再臣營兵力雖不甚厚，上廬聖慈諭飭妥籌辦理，臣細意體察，凡兵勇勝負之數，不在多寡而在勇怯，勇怯混淆，兵多亦弱，勇怯分明，兵少亦強。且兵多則餉多，刻下水陸餉項，積欠已至五六十日不等，未可再行添募，轉致餉糈支絀，合併附陳。

硃批：「知道了。著準其擇尤保奏。」

特參提督違例需索請旨嚴行查究疏（六月二十四日）

竊查軍興數年，供億浩繁，度支告匱，我皇上宵旰憂勤，躬行節儉，卽在廷王大臣以下，無不捐省廉俸，以濟

軍需；凡在外大小臣工，自宜加意撙節，以濟時艱。且正項餉需尚多欠缺，惟當曉諭大義，共期奮勉，豈能縱容兵勇，專以財利爲事？又查定例，防剿本省官兵，向無行裝銀兩，及例外口糧。推原例意，原以本省弁兵奉文防勦，道里不遠，職分當爲，故不準支給行裝等項。本年前督臣楊需咨調署理提督訥欽，挑帶兵丁千餘名，防勦粵匪，該署提督訥欽，卽坐索行裝銀兩，兵不滿千，費至萬金以外。又據署襄陽縣知縣王璐稟稱：「提督訥欽帶兵防堵，遵卽照例雇備船隻，先期齊泊河干，伺應提督啓行，忽有兵丁多人，扭毆埠頭將范廷鑑右眼胞，王國富左腮，顏宗思左肋，李作霖項頸等處毆傷。」又於二十日，署提標前營都司多恩帶兵三百六十名起程，仍飭丁役照前雇船應付，多恩聽信兵丁慫恿，逼勒水手聚衆逞兇，並在沿河客船肆行滋擾，結隊成羣，必欲另行雇覓。該都司所求不遂，復喝令兵丁將差總王安毆打，致傷遍體，稟請道府就近查驗」等情。並準前督臣楊需及新任督臣官文函稱：「該提督所帶之兵，不得力，需索行裝，實違定例。」各情。臣復查前西安將軍扎拉芬、忠勇、激烈一時名將，孤軍力戰二日之久，該署提督近在咫尺，並不發兵應援，且見賊先潰，惟恐不速，乃當州縣殘破，餉項支絀之時，方且例外需索，是其志在得財，不在殺賊，已可概見。前侍郎臣曾國藩奏稱：「湖北兵勇不可復用。」並備陳三年以來五次大潰等情。臣查湖北之額兵不實，營政久弛，臨事則招市人而冒充之，以致聞風先逃，恬不爲怪。侍郎臣曾國藩前次陳奏，均係實在情形。兵勇之不強，責在將帥，此皆督撫提鎮有兵政之責者之罪。該署提督總兵訥欽，不知引以爲恥，方且因以爲利，是誠何心？臣上年隨同提臣塔齊布之後，見其所帶兵勇，經過州縣，絲毫無擾，與地方官絕不干涉，並無應付，且互相稽察，惟恐稍有侵害，致損聲名。可見凡兵勇之志在殺賊者，必不屑以擾民爲事，而其志在得財者，又必不能以殺賊爲事。此固理勢之必然者也。合無仰懇皇上天恩，敕下督臣官文就近將署提督訥欽及隨行將弁切實查究，一并從嚴參革，其不能得力之兵丁及早遣散，分別裁汰，以飭戎行，而儆官邪。

再，臣於六月初六日接奉上諭：「據御史張駿奏：『請實行鄉團，以節糜費』等語，并『著該署撫飭屬妥辦，總在體察民情，慎選牧令，固不得視爲具文，亦不可拘泥成法。』」等因，欽此。臣查團練之效，外可助官軍之聲威，內可消宵小之隱慮，救時之策，此爲先務。惟團練爲治鄉之要，亦與吏治之用人、兵政之選將相似。假如州縣不得人，則州縣之事必壞；營伍之將領頭目不得人，則兵勇必潰；團練亦然，以正士良民爲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皆可禦侮，以劣生莠民爲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可使抗糧犯法，可使攘奪爲亂，假鄉民以兵刃，而官吏不能躬親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而日後之流弊滋甚。上諭以「體察民情，慎選牧令」爲訓，聖慮周詳，無遠弗屆，實已洞察利弊，綱舉目張。臣查代理江夏縣知縣江世玉，本年二月先期藉勸捐出城，捐項既無所得，而城池已失，臣面諭其隨營效力，則以不能久住帳房爲詞，且任事已久，於江夏縣團練毫無布置，是其心存狡猾，性耽安逸，已屬不堪造就。咸甯縣知縣莫若璣，年力已衰，耳目昏聩，團練廢弛，不堪振作。嘉魚縣知縣李文灝，於團練事宜，漫不經心，且縱容差胥，需索團費，尤爲謬妄。以上三員，均應請旨革職。惟臣南岸一軍，州縣乏人，查有揀發知縣黃昌輔，人尙明白，堪以委署嘉魚縣事，責飭速辦團練。又隨營湖南慈利縣大挑二等舉人，揀發知縣邢高魁，心地樸實，膽識亦優，在籍辦團，已著成效，惟委署地方，與例不符，札委暫行代理江夏縣專辦團練事宜。咸甯縣一缺，尙無可委之員，已函商督臣酌定委署，理合附奏。

上諭：「胡林翼奏：『查參加知縣各員，請旨革職』等語，江世玉、莫若璣、李文灝均著卽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七月初八日奉）

### 馳報進勦漢陽連獲大勝水師勞績尤著請先行獎勵疏（八月初三日）

臣於六月二十四日，將雕勦咸蒲竄匪，并麥山開仗獲勝各情，具奏在案；探據漢陽蔡店賊匪，屢次大股犯

撲麥山各營，副將王國才馳救二次，賊匪退走。臣於七月初旬渡江渡湖馳救二次，知該匪必欲竄據此地，意圖擄大軍餉道，又可侵荊州要津，兼與德安之賊聲氣聯絡。此股賊匪非加痛勦，不足以遏其兇鋒。况蔡店爲咽喉重地，若能及早克復，則該逆之糧道已斷，南北之往來難通。臣於七月初五日帶兵千餘，渡江擊退之後，初六日仍回金口，初八日探稱：「賊匪又領大股來犯。」臣思往返馳援，不如深入力戰，卽飭留勇丁三千餘名防守金口，并交署臬司李孟羣管帶，卽調水師左營知府彭玉麟帶領舢板礮船，由沌口繞出蔡店。臣親督各勇四千名，於七月初九日寅刻渡江渡湖，已刻始至黃陵磯，而麥山各營已敗，守備銜周得魁等督率勇丁馳援，殺倒騎馬衝鋒賊目，副將王國才亦從旁路馳至，賊卽敗潰，我軍乘勝追殺五里。十一日拔營進抵東山。十二日該逆又由蔡店分五路而來，直撲我營。臣卽飭各勇分五路以待之，俟其逼近，乃親督各勇鼓行而前，連斃騎馬衝鋒悍賊三名；該逆等拒敵不退，我軍奮力爭先，刀矛交鋒，鏖戰一時之久，殺斃賊匪百餘名，賊勢已挫；我軍一齊乘勝衝殺，直逼蔡店，沿途殺斃及溺斃賊匪約二千餘人，殺馬賊五名，奪獲鎗礮器械無算，敗匪沿河逃竄。適左營水師知府彭玉麟帶同後營都司張啓基，中營都司銜守備鮑超，各領舢板礮船，由沌口繞入，經過爛泥港金牛港，水深不逾五寸，寬不逾丈，行運頗難，各營哨官及勇丁等，跣足拖擡，更替牽挽。十二日午刻，行抵蔡店，知府彭玉麟都司銜守備鮑超，都司銜守備孫昌凱，已保守備銜千總黃開進，催檣前進，黃開進首先開礮，轟斃騎馬黃巾賊目一名，鮑超卽督水勇登岸追殺，而陸軍各勇亦復四面圍攻，斬殺又約三百人，隔洲襄河內駛出賊船數隻，都司張啓基守備孫昌凱開礮，將賊船轟翻，餘賊盡行覆溺。蔡店卽時克復。按家搜查，并無匿匪。此十二日水陸大獲全勝，克復蔡店之實在情形也。十三日，臣督各營前進，知府彭玉麟等仍留蔡店，搜捕襄河上游瀕口一帶地方，以防後路，沿途僅轟斃散賊數十名。十五日卯刻，臣營及水師各營齊至漢陽上之十里高廟紮定，水陸並進，分攻漢陽鎮，知府彭玉麟領帶水師前進，至北岸宗關，賊圍大石城一座，約賊數百餘人，高立望樓，內安大礮

數尊，從左邊轟擊，南岸慈渡庵，亦圍大石城一座，約賊百餘人，高立望樓，安礮從右邊轟擊，左右夾守，欲使我軍不能前進。知府彭玉麟派守備鮑超帶舢板十餘隻，攻北岸宗關賊城，派都司張啓基帶舢板十餘隻，攻南岸慈渡庵賊城。彭玉麟親督各營直衝中鋒，開礮轟擊一時之久，斃賊數十名，宗關之賊敗退，守備鮑超即督水師登岸追殺，生擒長髮老賊十餘名，當即正法，并獲大礮三尊，而宗關之石城已破。都司張啓基見慈渡庵賊城死拒，即將礮船馳赴下游，轉砲上攻。彭玉麟督左營接應之，船自上游奮勇登岸，我軍勢盛，前後夾擊，而慈渡庵之石城立破，營棚牆壘悉數燒燬，殺賊百餘名，生擒長髮老賊八名，斬之，奪獲大礮四尊，大黃旗四面，騾馬共六匹。彭玉麟即乘勝揮旗進至南岸五顯廟，此處為漢陽城外賊目之總巢穴，周圍十餘家，皆崇墉高垣，其堅如城，賊用大木作樁，密竹作鐵，壘石為卡，四面阻湖環以大礮，路徑只容一人，險不可踰，而賊之戰船、快蟹、長龍、舢板盡泊其下，我軍奮力齊進，賊即排放大礮，哨官藍翎千總蔡宏元礮穿其胸，即時陣亡；藍翎外委已保把總劉大順礮中其股，受傷甚重；知府彭玉麟號於衆曰：「已入虎穴，非血戰不能出險成功。」隨派哨官已保守備藍翎千總黃開進，六品軍功曹德明、劉世玉已保藍翎把總外委喻俊明，藍翎千總蘇在位已保藍翎把總外委劉連升，藍翎把總張開榜等，共帶舢板十二隻，諄囑各營哨官，不準開礮搖旗，魚貫由北岸左邊直衝而下，抄出五顯廟賊船之後，迅奔南岸，大礮齊施，復派都司銜守備鮑超帶舢板八隻，自上游斜渡，作欲渡急攻之計，以牽賊勢。黃開進等即合力催槳，直衝賊船之尾，火蛋火箭一齊施放，奮勇撲上賊船，賊船之泊南岸者，悉數奪獲，賊皆紛紛投河死者無數。彭玉麟即催大隊前進，齊撲賊牆，奪獲大礮六尊，燒燬賊卡一座，并奪快蟹三隻，舢板五隻，大礮六十餘座。復督隊直下，轟斃岸賊甚多，舟至漢鎮，賊仍用快蟹、長龍、橫河中流，開礮上犯。彭玉麟即派孫昌凱、黃開進、光南、黃先敦由南岸進，鮑超、張啓基由北岸進，讓出中流，任賊船上駛。我軍已出賊船之下，兩岸包轉，將賊船圍住，鮑超奮力首先奪獲賊快蟹二隻，張啓基奪獲賊快蟹一隻，長龍一隻，彭玉麟奪獲賊長龍一隻，賊盡撲



水有被我軍矛殺者，有被生擒者，亦有浮水仍登南北兩岸逃竄者；我軍乘勝直出襄河口，賊以鐵索貫廢船七隻，橫作浮橋，攔截河道，以舢板七隻護之。舢板之後，則賊之一切輜重船隻，約三百餘號，南北兩岸復多悍賊，施放鎗礮，拋擲火蛋火箭，拒守浮橋。彭玉麟派張啓基帶六品軍功候補外委危廷貴，六品軍功梁昌周得勝，韋尙爵，鮑超帶已保藍翎把總外委翟定國，已保千總藍翎外委何瑞祥，鄭陽和，六品軍功王鳳岐，成發翔，守備黃開進，孫昌凱等，一鼓前進，用大斧鋼鑿，直冒礮煙之中，斬斷浮橋鐵索，浮橋一時盡散。當即奪獲賊舢板七隻，其賊舟輜重三百餘隻，悉數焚燒，賊衆入水淹斃者，不計其數。彭玉麟即督各營登岸，攻入沿途賊巢，燒賊鑄礮局五座，獲礮二百餘尊，又燒賊火藥局六座，火焰迷天，徹日不止。隨即打出襄河口，破賊大石城二座，獲大礮六尊，時已酉刻，仍將各營戰船收入襄河，泊於永甯巷，乘夜搜捕漢口餘匪，生擒僞官蕭朝富，僞軍師吳會元，僞木將軍李姓等，并長髮二百餘名，立即盡數正法。奪獲騾馬十餘匹，黃旗黃帽紅袍號褂無數。時已二更，而南岸之賊，死灰復然，仍踞五顯廟，施放鎗礮火箭，以拒我師。至五更時分，賊忽失火，然燒藥桶，我軍乘機登岸追撲，逢賊即斬，遇屋即燒，遂燬五顯廟所踞巢穴，餘匪悉竄入漢陽城內。十六日辰刻，復派左營舢板十隻，後營舢板六隻，中營舢板八隻，進攻南岸嘴晴川閣一帶，撲去賊木城二座，燒燬賊踞民房巢穴百餘家。至未刻收隊，仍泊襄河內永甯巷。十七日，賊於永甯巷對面之南岸，忽築土牆，意欲安設大礮，對擊我軍，使不能灣泊。我軍奮力登岸，三擊三勝，并奪獲馬三匹，騾一匹，生擒長髮老賊四名，斬之。襄河稍爲肅清。十八日，因漢口無兵鎮守，民房被賊延燒，南北受敵，而黃州賊船數百隻來援武漢，乃駛出外江，會合總兵銜常德副將楊載福直赴下游迎勦。十九日，各營進至葉家洲，見賊船數百號，泊於山下，乘其不備，燒賊船二百餘號，其餘賊船盡數奪獲，旋即回陽邏灣泊。二十一日，仍紮沙口，扼守中流，使賊上下船隻不能往來。二十二日，副將楊載福派都司鮑超守備李濟清搜查漢口後湖，行至該處，河道窄淺，戰船不能運動，仍出沙口駐紮。二十五日始歸沌口老營，此知府彭玉麟等由沌口入

襄河血戰十日之實在情形也。先是十五日，副將楊載福在外江率同右哨游擊李成謀、前哨都司張榮貴、中哨守備萬化林等，直搗塘角賊船，共燒賊長龍舢板十一隻，糧船二百餘號，并直攻小河口，以引內河水師出江。因糧米軍火缺乏，幸奪下游援賊之舟，以資軍用。二十三日，同泊沙口外江。二十四日之夜，狂風大作，師船飄蕩，不能穩紮，遂乘風上駛武漢城下，賊礮齊施，并開快蟹長龍橫截中流，放礮死拒。我師舢板於狂風巨浪之中，左右迎敵，斃賊無算。藍翎守備銜千總黃開進被賊砲穿胸陣亡；六品軍功蔣青海、王鳳岐、樊丙南、何肇昌等，均被賊礮打翻舢板船隻，落水陣亡；勇丁甯斃共二三百名。此又副將楊載福從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外江夾攻，經旬苦戰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漢陽一城，外江內河，湖水又環繞其中，而賊於附城四面，堅修溝壘，上架大礮，近城橋梁均被拆斷，下埋地雷，上懸滾木，雖有一線湖隄，而道路可行之處，曲折紆回，跬步皆窘。大別山峙於城北，陷坑尤多，木城二座，內架大礮十餘尊，排列三面，皆可轟擊。有賊二百餘人，然火相待，其山脚挖斷，徧釘竹籤鐵片，使人不能飛越。山頂亦有石城一座，上有老賊數百人，以死拒守。臣於十五日，將陸軍分作三隊，臣親督寶勇、安勇等繞攻大別山，又派仁勇、鳳勇等由龍燈隄進攻西門，又派實勇、甯勇等作爲後路接應，并飛飭副將王國才由沌口帶兵前進，協同圍剿。經過各處要隘，逆賊以巨礮拒守，臣營各勇奮不顧身，操戈直前，登壘一呼，賊衆喪膽，連破賊壘三處。麾兵直抵大別山，山頭礮石對擊，前隊哨官李文盛、李運絡等業已乘勢入城，街中伏賊衝出，抵死相拒。我軍力戰多時，斬殺雖衆，究未能即時遽破。整旅回營時已昏暮。十六日，復領軍進剿，該逆半途迎拒，我軍殺賊百餘人，賊仍分支迎拒。左路安黔、甯鳳各營之勇，有退卻里餘者，狹路擁擠，至臣軍亦卻二里餘，仍督隊追轉迎殺。賊乃堅閉不出。十七日稍息兵力。十八日，臣統各營馳剿，該逆勢已不支，奔竄入城，正擬直逼城下，適值下游竄匪潛赴漢口，延燒民房，水師爲火氣所逼，不能中立。又下游黃州賊船上駛，馳出大江，臣軍即趕修牆壕，日夜謹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屢次誘戰，賊竟堅閉不出。十五、十六、十七日，副將王國才屢由沌口出隊力攻漢

陽南門外賊壘，共斃賊匪二百餘名，傷亡勇丁約三十餘名，賊壘甚堅，遽難得手。二十六日，賊知水師已回沌口，於黎明時約有三千餘人，分三路來撲臣營，餘賸逆船駛入內河，對營轟擊。臣之左右均被中傷數名，臣軍嚴陣以待，相持片刻，即鼓譟而進，擊斃長髮十餘名，賊衆返奔。臣軍乘勢追殺約三百名，賊船亦同時下竄。二十七日卯刻，復犯臣軍，即飭守備銜千總周得魁、何紹彩、主簿魏喻義等，穩紮於路南，千總余玉興、把總吳璘等，穩紮於路北，前後多派接應，有騎黑馬賊僞冬官右丞相劉姓者，衝鋒前來，悍賊踵至，臣軍分立於道左，俟其馳驟深入，守備銜千總周得魁、何紹彩等，均分伏兩旁，合力抄襲賊後，殺馬賊十餘名，餘賊六百餘名，賊返入城壘，我軍仍駐城外大營，計自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共斃僞國宗丞相指揮檢點木一將軍、炎九將軍等數十名，殺斃馬數十匹，餘賊甚多。此陸軍紮營城外高廟，屢次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其南岸金口之營，約共三千餘人，五品軍功江得勝、千總李鴻鈞、探武昌城內賊匪大隊潛襲金口。江得勝帶勇五百人堵其前，李鴻鈞密約鄉團伺賊於李家橋，俟衆賊過橋已畢，潛以民划殺守橋之賊，即將浮橋拆去。江得勝攻其前，李鴻鈞襲其後，賊衆六七百人，泗水脫去者僅二三十人。江得勝身受七傷，猶能力戰殺賊，實爲奮勇。二十八、九等日，崇通之賊又復并力窺伺金口，生員喻燾之黔勇、張于銘之川勇，均不得力。臬司李孟羣於二十八日親督大隊迭次力戰，身先士卒，斬擒老賊百十餘人，奪大旗十餘面。此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日，南岸金口臬司力戰之實在情形也。臣思該逆以死拒守，已歷數月之久，臣軍南北渡江，徒勞兵力，是以決計深入。督臣官文派鹽道常恩知縣李保邦等克復漢川，會兵涇口，新溝南北之路已通。惟此時大局德安尙未得手，而南岸金口北岸涇口實爲全局關鍵，如兩處慎守不失，則水陸之後路無虞，而德安之賊勢已孤矣。至水師深入險地，轉戰十日，破賊壘十餘座，奪賊艦數十隻，大礮三百餘尊，焚賊資糧船六百餘隻，血戰尤苦，可否懇祈天恩，先行獎勵。水師知府彭玉麟忠勇冠軍，膽識沈毅，坐舢板督戰，被礮中斷其桅，神色不變，殺賊極多，可否記名以道員用。都司銜儘先守備鮑超請以都司儘先補用，并

請賞加游擊銜；都司張啓基，請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銜儘先守備孫昌凱，請以都司遇缺卽補，并請賞換花翎；守備銜儘先千總蘇在位，請以守備補用，并請賞加都司銜；守備銜藍翎把總張開榜，請以守備遇缺卽補；游擊銜儘先都司李成謀，請以游擊儘先補用；藍翎都司銜儘先守備張榮貴、王明山，均請以都司儘先升用，并請賞換花翎；藍翎儘先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均請加都司銜，并請賞換花翎；外委喻俊明、瞿定國，請以千總遇缺卽補，并請賞戴藍翎；六品軍功成發翔、易光南，均請以把總拔補，并請賞戴藍翎；六品軍功外委危廷貴，六品軍功梁昌周，得勝、韋尙爵，均請賞戴藍翎；外委何瑞祥、鄭陽和，均請以千總拔補，加守備銜，并請賞戴藍翎。其水師陣亡之守備黃開進、唐培植、千總蔡宏元，把總王席珍、王席義，外委張輔童、玉庭、陸洪福、金芝龍，六品軍功蔣青海、王鳳岐、樊丙南、何肇昌等，均請照例從優賜卹，以慰忠魂。其餘出力之員弁勇丁，可否查明擇尤保奏，以作士氣！其水陸陣亡弁勇，尙有三百餘名，可否查明咨部請卹，出自皇上逾格天恩。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是月二十四日接奉旨準。

卷三

陳奏分防金口及回勦麥山勇丁先後潰散現在迅派將弁收集整理以期補

救疏（五年八月十二日）

竊臣於本月初三日，將圍攻漢陽迭獲勝仗，及水師勞績尤著情形，馳奏在案；嗣據探稱：「賊另股攻撲金口，係由江西義甯、湖南岳州合以通城、崇陽、興國之匪，嘯聚而來，而以武昌省城之賊應之。」據署臬司李孟羣稟稱：「本月初一日，賊撲金口陸營，李孟羣親督水陸擊退。初二日，賊又悉銳而來，李孟羣飭令陸營堅守以待。」

賊已敗退兩次，復糾大股分作六路，蜂擁而來。陸營始尙力戰，繼乃潰散。李孟羣趕調水勇登岸救應，因陸勇已散，水師亦孤，必須撥兵應援。一等語。臣在漢陽城外，聞信之餘，憤恨已極！臣思武漢之要，以金口沌口蔡甸爲最著。臣五月在金口時，兩次雕勦，三次迎勦，賊已大挫。兩月以來，不敢復犯金口。方冀後路餉道無虞，卽擬定期進勦。適因北師爲賊所阻，德安賊勢復張，必須先在北岸打通，或可稍分賊勢。又漢陽之麥山等處，兵勇屢潰，警報頻來。前後四次分兵援勦，江湖閉隔，往返疲勞，遂以陸師三千人留防金口，並飭署臬司李孟羣督帶，仍以水師護之。臣自率陸師四千人渡江，兼會彭玉麟楊載福之水師，由蔡甸冒險深入，轉鬪而前，逼賊安營，圍攻漢陽。力戰二十餘日，無如漢口無兵分守，漢陽之城未能卽下，而黃州德安之賊，分股來援。初二初三日，賊以下游調來礮船，轟臣營帳，傷斃臣左右數人。適都司鮑超以礮船下擊，賊乃退走。而上游德安應城等處之賊，復由涇口新溝蔡甸分股下駛。鮑超又奮力回擊，焚賊舟十餘隻，賊亦自焚所餘之舟，登岸下竄漢口。臣思內河寬不數丈，水師礮船終虞賊焚，不能久泊。且漢陽之攻戰方緊，而金口之警報旋來。臣若全軍赴援，則北岸皆爲賊有。欲分軍回救，則兩岸皆覺兵單，兼顧無力。焦灼實深！卽於初四日由漢陽退二十里，駐蔡家嶺，以期轉扼蔡甸，以待北師。而臣營勇糧已積欠至八九十日不等，屢催餉船未到，支絀萬分。因於麥山扼要安營，而各勇嗷嗷待哺，連月以來，不特銀錢久停支發，卽薪米亦甚艱難。初入日，賊以大股分七八路圍撲臣營，各勇竟以無糧不肯出隊。臣激以大義，督令出師，強而後可，心終不固。逆匪以數千抄後，大衆散走。臣現在一面督集潰勇，暫駐大軍山，一面飛催餉項，補放口糧。副將王國才亦因臣軍潰散，移駐軍山，一俟齊集整頓，再圖分勦。署臬司李孟羣因上游新隄新灘口六溪口江面，在在緊要，應分礮船嚴防，並卽稟請親往上游梭巡，以昭慎重。其彭玉麟楊載福，仍以水師力扼下游，戰守不懈。茲荊州轉解川餉三萬兩，因風阻滯，於十一日始到。臣卽派水師都司鮑超設法另募陸勇，或可漸次整理。惟水陸各軍欠餉已久，杯水車薪，萬難濟急。三軍之氣，旣以此而俱頽，戰守之機，亦因此而彌窘。

若非援兵大集，南北夾攻，則武漢之克復難期，逆賊之蔓延更甚；臣調度乖方，妄不自揣，急攻漢陽，深入賊穴；水師之勞績獨著，而陸軍之潰散相仍，以一軍分布兩岸，而兩岸皆潰，以一軍兼顧兩岸，而兩岸均虛，且勇散藉詞於餉絀，究皆嗜利而忘義，如果深明大義，普報國恩，卽至羅掘俱空，亦應忍飢而戰，況餉船已起解在途，食米亦偶有協濟，連旬力戰微勞，亦均記名候獎，何至喪盡天良，決裂若此？總由臣平時訓練不力，督率無方，除將首倡潰散者另行查實正法，並將各弁勇查究辦理外，應請將臣嚴行治罪，以肅戎行。惟是武漢情形，水師雖尙完全，而大局實已危迫，荊州、河陽、岳州等處均恐分軼滋擾，不敢不以實陳。伏祈皇上天恩，再飭川省廣籌兵餉，速爲接濟，則愚臣幸甚！天下幸甚！

再，湖北軍務喫緊，臣等餉絀兵散，有不敢不盡之心，而賊勢日猖，實非可以飢兵羸卒收功於旦夕者；提臣塔齊布忠勇至誠，爲賊所畏，歿於九江，賊必大肆，卽以湖北一省而論，急宜徵兵集餉，力保荆襄，非南北夾攻，楚蜀合力，難期補救。臣謹就現在情形而細審之：臣軍藉口潰散，卽使收集大半，氣已不振，亦必不能如從前之敢戰；副將王國才一軍，更多冗雜，湖北舊散兵勇，三月以後，無所歸束，先經減等酌給鹽糧，均應大加裁汰。夫兵勇之不強，患在乎多而不精，而餉亦因而久絀；且一次潰走，卽恐習慣自然，恬不爲怪；若不因此裁汰，則正餉愈分而愈少，欠餉日積而日深，外侮可虞，內訌尤甚，終歸潰敗，何補絲毫？查有水師現保游擊銜都司鮑超，勇敢知兵，臣已遣往湖南分途另募新兵三千人，期以百日，堅明約束，以圖迅來鄂省勦辦；又思九江湖口江面，旣無水師，卽使圍攻經年，賊之往來自便，不如并力從湖南北，節節打通，乃可水陸東下，合於九江。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屢戰有功，前此臣曾國藩派勦義甯，卽擬進勦武漢，因塔齊布之喪，而暫回潯陽，應請敕下臣曾國藩仍派羅澤南一軍，并益以精兵一二千名，迅速由湖南邊界來鄂會勦，若仍株守九江，而賊勢之橫出旁軼，蔓延上游，似於大局無補。至荊州一府，系東南一大關鍵，國家設立駐防鎮守，立法至爲精微，惟城兵太單，戰守均難分布，萬一

賊匪窺伺，深爲可虞。應請救下四川督臣黃宗漢，速帶精勇一二千名，親來荊州鄂城一帶堵勦，專督江漢之師，兼理江漢之餉。庶臣等得以專意攻戰，不虞餉竭。且川督在蜀道派兵堵禦，不如合力攻勦，則楚蜀均有裨益。此臣所擬陸軍補救情形也。至賊匪力爭長江之險，非水師得力，不能制其死命。侍郎臣曾國藩之創立水師，實爲識時務之要著。自舢板入湖，九江遭風之後，下游久無水師，故九江湖口安慶廬州均因江面賊舟充斥，湖港分岐，陸軍竟不得手。武漢幸有礮船，而臣之陸軍先潰，王國才亦稍稍引退，水師孤立，沌口上游賊蹤已繞出其後，餉道旣虞中梗，日久恐被抄襲。此時應以力保水師，暫屯嘉魚新隄等處，以待陸軍之再整。惟水師十營五哨，可戰者半，亦有經年未曾開仗者。月需餉項四萬餘兩，積欠亦至七八十日不等。不如及時汰去怯弱，以節虛糜，而養精壯。知府彭玉麟，經臣曾國藩調赴江西南康，總辦內湖水師之事。臣與副將楊載福面商退屯新隄，修綸船隻，將各營水師均交該副將親自揀選，極力裁汰，去其十分之三。每月可省節餉項，免致日久更形支絀。楊載福力主兵貴精不貴多之論，誠爲洞悉機宜。此又水師之應速裁汰者也。臣軍之已散者，味良喪心，不準補給欠餉。其水師及陸勇之應汰者，仍須清償已往，方可節省將來。刻下一軍嗷嗷，殊不應手。湖南以一省防黔，粵江西湖北數省之賊，餉項亦聞久絀，勢難分濟。鄂省江西支應亦煩，北路之餉，應以專濟督臣及欽差大臣之師，應請救下部臣指撥他省兵餉，並請救下四川督臣廣籌糧餉，分月接濟。臣亦當迅速整頓，挑募奮勇，務期悉數殲除，早復堅城，以安黎庶，而紓宸廑。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整集潰軍，籌辦防勦』一摺，胡林翼著交部議處。所有首先潰散之兵勇，著胡林翼查明，即行正法，以肅戎行。欽此。」（九月初一日奉）

### 整頓諸軍援師會勦請救川省迅籌軍餉疏（九月初一日）

竊臣於八月十二日將金口、麥山、勇丁藉詞欠餉，先後潰散，及招集整理，修綸船隻各情形，奏報在案。臣查武漢今歲賊勢，與去歲異，去歲之賊勢猖獗，利在速戰，今歲之賊勢猖獗，利在拒守。賊求速戰，我軍一經得手，賊膽皆寒，乘勢前進，幾如破竹，死守之賊，則必須糧多兵足，分截要隘，四面環攻，期以時日，乃足以制賊之死命。當春夏之交，臣力攻武昌，乘賊出而與之戰，戰無不勝。嗣後賊乃堅守不出，臣日事圍攻，傷亡過多，往往挫我軍氣。七月以來，臣渡江渡湖，力攻漢陽，自黃陵磯至高廟，繞道百餘里，力戰二十餘日，均有勝仗，而漢口得而不守，漢陽亦終不下，漢口失而德安之賊得與漢陽通，金口失而武昌之賊已出水陸之後，以久戰之勇潰於一旦，誠可惜也。現在鄂省賊勢滋蔓，又聞湖南已有逆匪數萬人，由粵續至，竄入茶陵、貴州，苗疆蠢動，漸侵楚界，若不及時速勦，致兩省賊合，則東南大局不可問矣。顧兵無應援，則顧此必至失彼，餉難接濟，則勁旅亦成弱兵。頃據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稟稱：「武漢爲東南之樞紐，上控荆襄，南屏楚粵，大局所關，其形勢百倍於潯陽，已經侍郎臣曾國藩飭派該道湘勇並添派寶勇由南康進發義甯，入通城，以攻崇陽之賊。崇陽一定，卽赴金口會攻武昌。」等語。臣查羅澤南一軍自湖南湖北江西迭戰有功，兵力最強，此軍來援，軍威必振。惟羅澤南本營及添帶寶勇二營，據稱月須餉銀三萬餘兩，水師經楊載福整理裁汰，陸師經臣與副將王國才分別裁汰，水陸尙萬餘人，亦月須餉銀七萬餘兩，加以援兵每月共須餉十萬餘兩。臣軍不足重輕，王國才一軍尤爲冗雜，而楊載福之水師羅澤南之陸師，則東南數省中不可多得之勁旅。臣若籌餉不周，任其久飢，則軍心必懈，賊勢必張。臣罪更大。事關東南大局安危，合無仰懇皇上逾格天恩，將臣前奏懇請敕下四川督臣黃宗漢、廣籌兵餉於九月十月每月專撥武漢餉銀十萬兩，由荊州將軍嚴飭後路糧臺道員莊受祺迅解臣營，並祈諭敕四川督臣黃宗漢督帶精勇一二千名，定於九月內星速抵鄂，督師理餉，則武漢可以速復，而湖南茶陵、湖北德安之賊皆以勢孤無援，可速蕩平。由此乘勝東下，掃蕩賊氛，可紓宸廑。



再臣查近年軍務情形，籌餉難於將兵，董勸捐輸，辦理釐金，尤爲軍需之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非士紳出力，則經理必難得人。昔唐臣劉晏之理財，不用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蹤靡定，風鶴可虞，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顧者，頗難其人。臣正月由九江回援，卽有湖北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漢陽府教授賀青蓮、舉人傅卓然、拔貢生張映芸、文生朱輝憲、湖南增生曾耀業，在武昌新隄沙市、蘄洲、施南等處，設局勸捐，試辦釐金，設廠造修戰艦、軍裝、火藥、礮位，當水陸餉缺，船隻破損，萬難接濟之時，主事胡大任等倡率親友，設法董勸，旋於各市收集釐金，以資軍餉，通計費用四萬餘串之多，實屬奮勉出力，可否仰懇天恩，請將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以員外郎用；胡大任督帶鄉勇迭次出力，尤爲奮勇，並請賞戴花翎；教授賀青蓮，請以內閣中書用；舉人傅卓然，請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拔貢生張映芸，請以教諭歸部選用；文生朱輝憲、增生曾耀業，請以訓導歸部選用，出自恩施逾格，以勸後來。其沙市樊城及荆襄各屬捐局釐金局，如果實在出力，接應大營，不致匱乏，再由臣分別核實奏請恩施。該胡大任、王家璧二員，結實廉明，應卽飭委總司各屬捐局釐金局務，庶使商民信服，踴躍急公，官吏不敢染指，市儈不能侵欺，實於軍儲大有裨益。臣不揣愚昧，爲急切籌餉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收集潰軍，急籌防勦，請飭撥兵餉』各等語；已諭令川陝兩省，按月酌解數萬兩，並令黃宗漢將夔巫等處防兵二千名，派員管帶，馳赴湖北協勦，復飭曾國藩令羅澤南帶兵迅往援應矣。此次賊匪由崇通興國撲我金口陸營，德安應城之賊，亦從上游分竄漢口，兵勇潰散，胡林翼暫駐大軍山，收集潰勇，加以裁汰，並募湖南得力壯勇，以振軍威。惟湖南募勇，尙需時日，卽川兵亦恐未能速到，著飭李孟羣、王國才等力圖整頓，不可挫折銳氣，使賊勢益張；並飭楊載福趕將船隻修驗，以資防勦。俟羅澤南一軍到楚，水陸均有策應，庶大局尙可挽回。前據載增奏：『常恩在柘樹口遇伏兵敗，以致賊撲蔡店，漢陽之匪亦突出』

抄襲該署將軍欲親赴潛沔堵剿。已令官文妥籌兼顧，著胡林翼等隨時咨商官文等，不致顧此失彼，方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九月初十日軍機字寄）

上諭「胡林翼奏：『在籍官紳籌餉出力，懇請鼓勵』等語；此次賊匪回竄武昌，水陸攻剿，需餉甚繁，該官紳等辦理捐輸，力籌接濟，或修造戰艦軍裝，或督帶鄉勇出力，均屬著有微勞，自應量予獎勵。湖北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均著以員外郎用，胡大任並著賞戴花翎。漢陽府教授賀青菴著以內閣中書用，舉人傅卓然著以知縣儘先選用，拔貢生張映芸著以教諭選用，文生朱輝憲、湖南增生曾耀業著以訓導選用。該部知道。欽此。」（九月二十二日奉）

### 陳報援軍大獲勝仗定期會師併攻武漢疏（九月二十一日）

竊臣將水陸諸軍嚴為裁汰，逐日點覈軍籍，以求簡練。陸軍之裁定者，已飭深溝固壘，加意嚴防；水師亦勻撥修船，仍可準備攻剿。其南岸石頭關、六溪口、島口、魚馬頭等處，為崇通成蒲賊匪必竄之路，北岸新隄、新灘口、沙湖等處，亦漢陽德安之賊所必爭也。輪派水陸嚴密防剿，并函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約期夾剿金口，即行併攻武漢。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派於北岸步步為營，以冀迎會北兵，漸圖漢陽。臣軍既經裁去怯弱，嚴立軍狀，必當深入力戰，為客兵之前導；而羅澤南由南康疾馳入境，已先有通城之捷，是役也。羅澤南參將彭三元、遊擊普承堯等，於八月二十七日由江西義甯州拔營，九月初一日抵湖北通城縣界之南樓嶺。初五日駐營通城縣東南，湖南紳士五品銜知縣何忠駿、李原濬、藍翎知縣黃崇策、藍翎千總方城，亦同日以平江勇來會，駐營通城縣之西南。賊之在通城者，初不過四五千人，賊首鍾逆糾聚一二萬人於桂口，聞我軍將至通城，以大股之賊來援，立木城兩座於西城山巔，層布礮眼，深掘重壕，冀以抗拒我師。羅澤南等安營甫畢，自率勇士

數百人，於沿城高阜審視形勢，賊見我軍無多，突出大隊追襲，諸勇回旗擊之，殺斃騎馬賊目三名，生擒七名，賊敗歸壘，負固不出。初六日辰刻，羅澤南與各營會議，部署甫定，而平江勇爭先殺賊，分三路直撲城外賊壘，賊以大礮轟擊，羅澤南卽飭各營繼進，記名道員李續賓、候補直隸州李杏春、候選訓導劉蓉分率湘勇之右營、副右營、副中營攻城外賊營，以接應平江之勇，而羅澤南自率中營繼之，以攻城之西北。彭三元、普承堯分率寶營、雲營，以攻城之東南；候選直隸州唐訓方、同知銜候選知縣蔣益澧分率訓營、湘營，以攻城之東。平江勇進攻，諸軍乘之，殺斃當先悍賊數十人，乘勝奪入賊壘，縱火焚燒，賊悉由西北渡溪而奔，我軍分路截殺之，溪水盡赤，城中諸門皆閉，惟留西門以通賊壘，留北門以通桂口之路，爲諸勇所截，無地可逃，遂由二門奔入城中，諸勇盡從而尾追之，守城之賊以磚石紛紛下擊，諸勇多受重傷，而勇氣愈倍，奪門而入，東南路諸軍亦攀援而上，毀其南門，賓陽門各營之勇繼之，殺斃城中賊無算，賊復挺而走險，從北門蜂擁而出，我軍亦奮迅而入，城門半開，不能多容，兩相擁擠，賊之踐死於城甕中者正多，我軍亦有爲其所踐者。羅澤南見賊猶聚於城樓，以巨石抵拒，因飭諸勇分伏北門外樹林中，俟賊之大隊奔出，四路截殺，有未出者，我軍又退伏以俟之，再出再截，如是者六七次，城中之賊，乃盡追奔，至十餘里之遙，鮮得脫者。計是日斬賊約三千餘名，黃褂長髮賊目約數十名，生擒者三百六十名，奪賊旗幟牛馬軍裝穀米無數，此九月初五初六等日，通城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崇陽縣屬之桂口，處湖、南、江、西、湖、北之邊，形勢奧衍，米糧亦多，賊目僞丞相鍾逆義甯州之敗卽於此，修土木之城，跨山引澗，袤斜六里，意欲據一隅以牽綴三省之兵，伺兵力單弱之處而乘之。羅澤南之行軍也，審量地勢，險度賊情，每多勝算，乘屢勝之銳氣，不暇休養，於九月初十日遂由通城直搗桂口，適有賊探百餘名，騎馬賊十餘名，前至沙坪，遍貼僞諭，爲我兵所追殺而竄走。十一日，分三路進攻，我軍勢盛，賊已不支，大半宵遁，於崇陽分途掩殺，斃賊百餘名，生擒十餘名，奪獲軍裝旗幟無數，我軍遂奪桂口之險，因酌留平江士紳何忠駿、李原濬、黃崇策方城，帶平江四營

駐守桂口；復調湘南委員劉騰鴻帶湘勇五百以益之，部署一定，卽由崇陽蒲圻節次攻剿，此九月初十、十一等日羅澤南由通城至桂口追剿之實在情形也。援軍一來，士氣百倍，軍威所至，賊膽俱寒，所有在事尤爲出力員弁，勇及受傷陣亡者，可否仰懇天恩，俯準分別獎卹，以作士氣，而勸將來。臣一面飛飭羅澤南從崇陽蒲圻由驛路進取新店金口，以期會合臣軍，速攻武昌，并飛催荊州一帶將川省兵餉，並捐項釐金，趕緊接濟。

再，臣自裁汰水陸以來，連旬整飭，隊伍已成，羅澤南援兵有通城桂口之捷，羣賊數萬，尙圖并聚於蒲圻，羅澤南由崇陽進剿而出，臣當由六溪口迎剿而入，內外夾攻，互相犄角，冀將南竄之賊，盡殲於蒲圻，乃得以專事武漢，而我軍無後顧之虞。臣於十九日已飭各營整隊進剿，并飭知縣孫守信以其練勇會於蒲圻，至賊船已於前次焚奪幾盡，所餘無多，賊目僞承宣張子朋又從安慶湖口下游帶礮船上駛，臣一俟蒲咸得手，卽日率同水陸遠攻金口，急圖武漢，理合將進剿蒲圻緣由附片奏聞。

硃批「覽奏已悉。」

卷四

陳報援軍克復崇陽本軍先期進剿先勝後挫疏（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竊臣於九月二十一日，將援軍克復通城進剿桂口，定期會師各情形，具奏在案。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於九月十三日自桂口拔營探聞桂口之賊竄入崇陽，於城南江邊之山巔紮大營二座，毀城內屋磚，砌壘高二丈，壘外掘礮高二三丈，以木椿竹籤層布圍繞，砌斷大路，以遏我師，沿途設伏，以圖截殺。復於城東門外搭架浮橋，密約通山之賊數千人入城助戰，狡兔之計，詭譎莫測。羅澤南因集各營官會議，十四日黎明，記名道員李鴻賓以其相勇右營候選訓導劉蓉以其副右營，由烏龜石渡江而進，同知銜候選知縣蔣益澧以其相勇左營防賊

後襲，均循河之東岸，約於浮橋東偏駐營，以截賊入通山之路。羅澤南以其湘勇中營候補直隸州李杏春以其湘勇副中營候補參將彭三元以其寶營沿河西岸而進；候補游擊普承堯率雲字寶營候補直隸州唐訓方率訓字營居後，以防賊之襲尾，繞道出城之西北，逼近賊營半里許駐營；而賊營已包於我軍之中。彭三元駐其左，李杏春駐其右，賊乘我師方至，營壘未修，遽以六七千人自壘中分兩路而來：一由山脊直攻我營，一由城西迂道以抄我後。羅澤南傳令賊不逼營，不可與戰，以數十人搖旂上前，佯敗數次，誘賊衝至營旁，羅澤南率勇破山脊而下，彭三元從左路堵之，各殺斃騎馬黃褂賊目二名，髮長三尺，奪馬四匹，又擊斃當先衝鋒賊十餘名，兩路之賊大敗，回旗狂奔。李杏春率勇由江邊而下，圍繞賊壘，奮力廝殺，以截賊之歸路，賊不能復入其壘。唐訓方普承堯亦由後路率勇疾進，相與追殺，賊繞城西北，冀由東門渡江以逃，李續賓、劉蓉、蔣益澧突由東岸山內殺出，兩岸約共斃賊六七百名，賊乃入城，閉門自守。羅澤南以諸勇遠行，尚未午餐，飭令收隊，賊復以千餘人出城，掘修壘外壕溝，加釘木樁，適蔣益澧於江面搭造浮橋，以通兩岸之路，羅澤南與之沿江審視，知賊佯爲修壘，以示堅守，實無固志，因卽密示東岸三營擇勇八百人，西岸五營擇勇一千二百人，各攜鼓角鎗礮，分作數十隊，於黃昏後暗伏兩岸要隘處，簡選敢戰之士數百人，於二更時，攜沙囊，負雲梯，拔去木樁竹籤，緣壁而上，拋放火毬，火箭壘中帳房，多係竹簾搭蓋，一時火起，光燄燭天，諸勇層布壘中之賊，焚死者不可計數，兩岸埋伏之勇，見壘中火起，各擊鼓吹角，施放鎗礮，喊聲震天，城中之賊大亂，遽開北門而出，踐斃於城甕者以數百計，踰城墮死者無數，其得出城者，又爲各路之勇截殺千餘人，屍橫遍野，諸勇因乘勝入城，燒燬賊所搭城上望樓，搜捕餘匪，生擒賊匪一百二十餘人，卽時正法，奪獲器械旗幟無算，三更收隊，將生擒之賊審訊，供稱：「撲營之際，爲我兵殺斃，僞五十二指揮雷春、萬僞二十五指揮楊逢芳、僞總制李姓一名，是以速敗。」前任崇陽縣知縣王國楨，亦於是日至營，協諸紳防勤。十五日，隨同羅澤南入城，招撫難民，諭令薙髮，約集士紳，力行團練，以圖善後。此九月十四

日羅澤南晝夜急勦，大獲勝仗，克復崇陽之實在情形也。至臣之水陸各師，於通城桂口告捷之後，揣度賊情，必由浦咸下竄，以與省城之賊相通。臣因於十九日派陸師三千餘，礮船十餘隻，由六溪口橫入蒲圻地界，駐營於車埠，以安字營紮東面，當茅山來路之衝；而以質營紮其後，鳳營恭營紮北面，彪營紮南面，以當蕭橋斗門兩路之衝；仁營南營紮於偏西，以防新店之路，兼以援應各營。一面約會羅澤南定期夾攻，因岳州防兵進勦微挫，且探聞僞翼王石達開以羣賊數萬人上竄，盡注於武昌南岸。羅澤南之兵極精，而少於賊數，不止十倍，崇陽餘匪，搜勦須嚴，故援兵不能速至。二十二日，賊已悉衆由茅山蕭橋兩路，分踞我營之前，山巒列陣，中隔田隴，其茅山一股，悉衆來撲，守備何紹彩周得魁張寅恭等，憑隄抵禦，把總張勝奎李文勝率勇應之，殺斃當先悍賊數十名，賊即敗退，諸勇并力擊之，越山嶺而返。另股復蜂擁齊下，水師都司銜喻吉三開礮擊之，橫截賊腰，斃賊百十名，賊復退卻，我軍仍乘勝追至茅山而返。其蕭橋之賊，股數尤多，儘先千總楊再佑領勇七百人，獨當一面，匹馬衝鋒，揮礮殺賊，立斃七人，賊畏其勇，折回茅山。一路以撲何紹彩等之營，各營亦奮勇抵禦，賊不能支，又折而聚於蕭橋。一路以撲楊再佑之營，楊再佑俟其涉水至半，轟斃數十人，截殺百餘人，賊遂大敗退走。我軍自辰至午，鏖戰五時，正值收隊，而賊復折回，我軍亦回軍抵擊，羣賊蟻至，彌山彌谷，各營廝殺，乘賊勢退卻，追入山中，其山後羣賊遂草山而行，橫出我軍之後，各營已被圍繞，奮殺兩時，乃出重圍，傷亡壯士二百餘人，軍氣稍挫，老營及水師各營均無損失。此二十二日，臣軍先期進勦蒲圻，在車埠地方先勝後挫之實在情形也。查是日以三千之勇，敵二萬之賊，鏖戰六七時之久，千總楊再佑等雖以追賊深入，爲賊所乘，究未可因賊多兵少，坐守不戰，默察該千總等敗挫之餘，志節不衰，整飭數日，仍即進勦。至道員羅澤南一軍，克復崇陽，其出力員弁勇丁，可否懇請皇上天恩，準其擇尤彙案請獎，出自聖裁。

上諭：「胡林翼奏『羅澤南進攻崇陽，克復縣城』一摺，此股賊匪，經羅澤南兩次痛勦，收復城池，餘黨諒已無

多著胡林翼令地方官紳隨處截勦，以清餘孽！所有出力員弁兵勇，均著擇尤彙奏，候朕施恩。欽此。」

### 陳報援軍分剿崇陽餘匪始勝中敗繼復大勝疏（十月初六日）

竊臣於九月二十八日，將援軍克復崇陽，臣軍進勦蒲圻，勝負情形，具奏在案；查羅澤南克復崇陽之後，因岳州防兵，挫於蒲圻羊樓洞，慮賊上犯，以牽我軍，派記名道員李續賓之湘勇右營，訓導劉蓉之副右營，知縣蔣益澧之湘勇左營，直隸州知州唐訓方之訓字營，游擊普承堯之雲字寶營，移駐羊樓洞之西禦之，羅澤南自帶湘勇中營，參將彭三元帶寶營，候選同知直隸州知州李杏春帶副中營，仍駐崇陽，偽總制楊萬年者，率敗賊據梯木山，擾壕頭堡，冀我師一去，復踞崇陽，壕頭堡距崇陽四十里，羅澤南遂於二十二日，令彭三元、李杏春率其兩營往勦，行至路口，遇賊二百餘，當即擊退。二十三日，兩營捫藤攀石，抵梯木山，賊悉衆來拒，我軍分路奮擊，斃賊數十名，焚逆賊楊萬年之窟而返。忽來悍賊六七千，登山瞻望，列陣滿山，我軍分三路應之，左路中路奮力同進，殺斃當先悍賊，賊遂大潰，諸勇或尾追，或腰截，賊尸徧野；而右路松林之賊，愈集愈多，李杏春躍馬登山，整隊以待，該逆爲山所隔，不知中左兩路之賊先潰，仍洶湧并進，我軍突前擊之，斃大旗悍賊八九名，賊衆反走，彭三元督勇橫截而出，殺賊最多，餘悉奔白羊山，往咸甯而逃；計各路共斃賊八九百人，內斃偽指揮偽將軍各一名，搜獲偽印二顆，奪獲大小旗幟七十餘件，馬二十餘匹，及偽制冠服。詢據生擒之賊供稱：「此股逆匪，不下三萬人，逆首石達開統之，由金陵上竄，至武昌縣，取道金午，昨夜始宿咸甯，今之戰敗者，乃其前隊也。」二十四日，羅澤南以書促彭三元、李杏春歸營，而逆賊大至，約二萬人，鎗礮環施，火箭噴筒交下，彭三元、李杏春見賊甚衆，飭諸勇不遠追，身先士卒，擇隘堵殺，追至田隴而返，我返而賊又蜂擁而至，如是者二三十合，賊一處來則一路應之，數路來則數路應之，彭三元耳受礮傷，血流滿襟，李杏春勸其回營，而彭三元戰益力，曰：「今日誓同生死，難

傷何忍獨歸！蓋自卯至申，已鏖戰五時之久矣。賊乃敗退，計共斃賊百餘名，生擒八名，勇丁亦陣亡六名。羅澤南是日申刻在崇陽聞信，以從九李續宜率中營三百人援之，並飛調蔣益澧率左營由羊樓洞來援。二十五日寅刻，羅澤南自帶中營二百五十人繼進，而賊之在咸甯者，黎明時已盡數來攻，崇陽土匪從而附之，數倍於前。繞營三匝。彭三元、李杏春相與誓曰：「男兒以身許國，死生久已不顧，今日誓必盡殺此賊！」各跨馬分路堵禦，相持者踰兩時，礮子噴筒，連環迭至。彭三元、李杏春不少卻，賊之另股忽繞後路，入營放火，回馬救之，賊衆尾追。彭三元大呼「殺賊！」，手刃黃馬褂賊目一名，爲羣賊殺於馬下。李杏春勒馬衝至，隨丁勸之走，且憤且誓曰：「彭參將死，我何獨生爲！」亦遂殉難，其義烈如此。把總蕭馥山始終隨李杏春左右，爲賊所刃。把總李光熾居營守輜重，聞其兄杏春死，目皆怒裂，同時死之。守備銜千總彭傑、藍翎把總胡元則，把總劉碧山，率中營三百人，獨當一面，與賊力戰，賊不敢逼。及營中火起，遂各執哨旂，殺入賊中而死。是時勇丁以營官陣亡，且戰且卻，迨羅澤南督勇馳援，距營十里，而事已無及矣。列隊山岡，以集勇丁，賊見我兵繼至，不敢窮追。日暮，乃悉率歸崇陽。時蔣益澧已駐軍城外，卽下馬相商，以我師分駐崇陽、羊樓洞兩路，兵力本單，賊勢方盛，必爲所乘。若專駐崇陽，則南路空虛，使賊由蒲圻上犯，與湖北大營聲息隔絕，乃定計以五鼓移師羊樓洞，并力駐守。此九月二十二、三、四、五等日，羅澤南分勦餘匪，突遇首逆大股，始勝中敗。彭三元、李杏春等血戰陣亡之實在情形也。羅澤南於二十六日午刻，馳抵羊樓洞，方令傳餐，而大股賊由蒲圻突來，澤南與李續宜登山審察，約二萬餘賊，屯聚山巔，爲二大枝。其一枝循山而下，踰田隴，又分三枝，直逼訓營。右營、副右營吹角放鎗，黃旗遍野，是爲賊之正兵。其一掩旗息鼓，草山蛇行，埋匿於七里冲山內，是爲賊之奇兵。冀誘我師禦其正兵，而其奇兵襲後，撲入我營。羅澤南會商各營，以我師自崇陽至者，血戰三日，遠行一百餘里，令少息，毋遽出戰，而令劉蓉率其營以擊田隴賊陣之腰。李續宜率其營從左路石山繞出，以截田隴賊陣之尾。唐訓方則以其營三哨當田隴之正賊，以二哨搜其營前山內。



之伏賊；普承堯則分其營爲二路，以搜七里冲諸山之伏賊；部署甫定，而中營、副中營、左營、寶營之自崇陽至者，爭請於前，誓必報昨仇。澤南義之，因示以策應之略。賊之在田隴者，見訓營三哨人少，直前攻撲；我兵按立不動，俟賊逼近，突以鎗轟之，鏖戰移時，賊不能敵。劉萃率副右營從中段橫截，賊亂而走，諸勇圍之，不得出。其在後者，回奔上山，遇李續賓右營，已繞至山嶺截殺；將益灑率左營策應，賊之正兵大敗，而山內之伏賊不知也。猶躍躍思出，中營、副中營從左路無賊之處，繞出山嶺，將賊包裹其中。普承堯則率其營直從山口分路，迎頭殺入。老寶營繼之，賊之奇兵亦大敗，各勇分途追殺十餘里，日暮收隊，計共斃長髮賊九百餘名，內有黃姓僞總制一名，李姓僞指揮一名，身懷僞印，奪獲黃旗八十餘面，馬三十餘匹，軍火器械無算。生擒長髮賊七十餘名，訊據「賊匪僞國宗韋俊，自鄂省率賊二萬餘，由紙坊至蒲圻，冀以抗拒援軍，不能下攻。」等語。因設彭三元、李杏春等之靈，殺生擒賊以祭。此九月二十六日。羅澤南會師羊樓洞，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參將彭三元、舊隸前提督塔齊布部下，師法忠勇，稟承方略，身經百餘戰，屢立奇功。前於克復通城崇陽案內，擬保知府，均尙未稟詳。茲以一千三百之衆，遇悍賊李杏春，學問深醇，日以殺賊爲志，節概凜然。通城崇陽案內，擬保知府，均尙未稟詳。茲以一千三百之衆，遇悍賊數萬，始而大勝，繼而力戰三日，士無退志，力竭捐軀，深堪憫惜。彭三元可否請旨追贈副將銜，照副將例從優議卹；李杏春請贈知府銜，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守備銜千總彭獻傑，每戰必先奮，不顧身，請以都司例優卹；藍翎把總胡元則，把總李光熾、蕭馥山、劉碧山，均請以千總例優卹；并請附入湖南新建前提督塔齊布專祠，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勇目，并出力員弁，容卽查明彙案，分別奏咨，懇請獎卹，出自恩施。羅澤南一軍五千人，由江西入境，連復兩城，所向克捷，因岳州兵挫，崇陽賊多，軍分而三，遂致中挫，移師合勦，繼復大勝。該道員以新失二將，稟請交部嚴議之處，伏候聖裁。臣軍先於二十二日在蒲圻挫失，刻已整理，與羅澤南會攻蒲圻，卽以水陸并進，直搗金口，理合將援軍搜捕，突遇大股，始勝中敗，繼復大勝，并懇請獎卹緣由，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湖北爲東南奧區，商賈繁庶，連年被賊州縣，舊商失業，新集牙行，均無印帖；查行帖向由部頒到司，各州縣加具殷實印結，請領轉發；而外省陋習，規費相因，吏胥中飽，究於公費毫無補益；臣訪察積弊，有一帖費至數百金或千金者，忘公徇私，比比皆是。茲據總辦捐輸釐金局紳員外郎胡大任等呈稱：「新商無從請帖，可否咨部先行頒給各色行帖二千張，令各市鎮向捐局按例請領，並將從前各衙門陋規，一并算入正款，勸其捐輸，給以行帖」等因；前來。惟臣營既無科則，卽兼署藩司羅遵殿遠在襄陽，亦無例案可稽，應請敕下戶部頒給各行牙帖二千張，并則例條款，由驛遞發；臣營轉交捐局，遴派公正士紳，妥爲辦理，以資軍需；如果試行有效，再爲奏請推廣，杜胥吏之侵漁，資軍需之正款；既便商情，無傷政體；其捐資請領者，由總局報明彙冊咨部，并札行司道州縣備案，所捐成數，仍歸於軍餉案內，覈實報部；又查舊例生監各衿，不準充行，推原律意，士大夫之行，不可爲商賈之事，所以示節制，嚴壟斷也。訪查近年弊竇，有生監隱名而充行之人，有行戶居積而改捐職銜之人，循名覈實，未能畫一，應請此後生監職銜人等，準其領充，以廣招徠；其身入仕途名列科第者，仍不準承充，以示限制，而符定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硃批：「該部速議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援軍分勦崇陽餘匪，突遇大股，截勦獲勝。』一摺：此股賊匪，現尙分踞咸甯蒲圻，著該署撫

迅卽會同羅澤南合力攻勦，以期掃蕩賊氛，直搗武漢，毋稍延緩！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并著該署撫擇尤保奏，候朕施恩。此次奮勇殺賊，力竭陣亡之參將彭三元，著追贈副將銜，照副將例從優議卹；候選同知直隸州知縣李杏春，著追贈知府銜，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千總彭獻傑，著照都司例從優議卹；藍翎把總胡元則，把總李光熾、蕭馥山、劉碧山，均照千總例從優議卹；並準其附入湖南地方塔齊布專祠，以慰忠魂。羅澤南帶兵由江西入楚境，連復兩城，此次以少擊多，雖致中挫，仍復大勝。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

（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胡林翼奏：『逆首石達開率賊數萬上竄，早慮羅澤南兵單不敵，恐有挫失，已諭知官文派撥精兵前往接應。覽本日該署撫奏羅澤南一軍接仗情形，將士兵勇均能奮不顧身，以少擊衆，惟彭三元、李杏春俱衝鋒殞命，殊爲可惜！雖二十六日羊樓洞之捷，尙能轉敗爲勝，士氣不衰，究竟傷損精銳，皆因兵單所致。胡林翼所統各軍，既已力加整頓，卽著與羅澤南會合，直抵蒲圻、石達開軍後，均係著名悍賊，現既麇聚咸甯，卽應合力進攻，能將該逆殲戮，則咸甯一帶賊匪，必有瓦解。羅澤南之兵，本紮崇陽、羊樓兩處，今既併歸羊樓，則崇通後路，有何接應？此時賊勢甚熾，攻勦機宜，固不在專守城池，而此軍一移，誠恐得而復失，不特前功可惜，抑且後顧堪虞。應調何處兵勇，以爲後路接應？該署撫卽與官文商酌，如荊州新到川兵，及德安得勝兵丁，皆可分撥，著該署撫飛咨官文，迅速調度。羅澤南一軍，於勦賊極有關繫，而崇通、咸甯，又爲江西、湖南四達之衝，該逆既以全力來抗，我軍亦必併力會攻，始能得手。此處關鍵一得，卽可乘勝長驅，由金口直趨武漢，切勿稍存大意，致誤事機。再該署撫兩次摺內，均有岳州兵挫之語，是否係湖南防兵逆賊，是否不至上竄，未見駱秉章奏報，並著該署撫將詳細情形，附報具奏，以慰廑念。彭三元等應得贈卹，已照所請降旨，並將羅澤南處分寬免，出力員弁，準其擇尤保奏矣。將此由六百里諭知胡林翼，並羅澤南知之。欽此。」（○月○○日奉軍機字寄）

### 陳報官軍剿賊大勝會師蒲圻水陸並進疏（十月二十二日）

竊臣於十月初六日，將援軍搜捕情形，具奏在案。查羅澤南合師羊樓洞大勝之後，軍聲益振，以壕頭堡之役，寶營副中營之營官陣亡，乃兼管副中營之事，其寶營七百人，則分隸於游擊、普承堯、道員、李續賓，候補直隸

州唐訓方之營；又調湖南防堵軍功劉騰鴻之湘勇五百人，以厚其力，擬俟休養旬日，卽下攻蒲圻；乃崇陽之賊首韋俊，自九月二十六日敗後，復集殘喘，沿途裹脅，並添撥逆首石達開悍賊數千，共二萬餘人，於十月初三日自蒲圻分途來撲，其由東路楓樹嶺雷家橋沿七里冲而入者，則橫排羊樓洞北田隴，旌旗蔽野，約萬餘人，漸次前進，每進數十丈輒止，我兵不動，則又進，進則相與大呼，聲震山谷，如是者歷二時；一股由千嶂嶺張鼓嶺踰山而來，約四五千人，列陣於營北，韋逆張黃蓋踞山巔，按陣不動，俯瞰我師，一股約二三千人，由港口驛循中港而至，列陣於華家山，冀以牽制我西面諸營，不得併力進攻。羅澤南駐營山上，審視瞭如，示各營以策應之略，飭令賊不逼營，毋遽出戰。東路一股，愈逼愈近，忽分三路：一路登小石山撲我左營，一路據麥圍以防中營之橫截，一路循山脊直逼右營。道員李續賓督勇擊之，與賊交鋒，殺斃當先悍賊五六人，山脊之賊敗，羅澤南率中營副中營分三路繞攻麥圍，知縣蔣益澧分其左營爲二：一登小石山，一繞山北抄之，一鼓而前，賊衆大潰，溺斃於圍外池塘者百餘人，賊伏於松林密箐中者，諸勇繞之，截殺五六百人，大股由田隴狂奔，急不能擇，散布山谷，右營從七里冲之右脊而上，中營副中營循中脊左營登左脊，三路圍勦，奮登其巔，其在山谷者千餘人，皆刃之，逸出者各營又追殺十餘里而後止。營北山巔之賊，見大股已敗，猶思據險自固，訓導劉蓉率副右營分路仰攻，殺斃當先悍賊數人，賊潰。唐訓方率訓營由張鼓嶺橫截之，葉家山之賊，游移觀望，普承堯以其寶勇二營暗擊之，賊駭而奔；劉騰鴻率陽字營抄其西，署蒲圻縣孫守信率勇包其左，四路截殺，尸橫遍野，亦追至十里外而止。計是戰共斃賊二千餘人，奪獲黃湖縐大旗三十餘面，小旗七十餘面，馬四匹，刀矛之棄於道路者數千件，我軍皆取之，以歸，生擒一百一十餘名，據供：「韋逆受石逆密約，奮力攻我，以圖上襲岳州，石逆卽由通城攻平江，共犯湖南，不料復敗。」等語。審明正法，此羅澤南十月初三日在羊樓洞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十三日，臣由嘉魚取道至羊樓洞，與羅澤南會商密圖進取，惟十月初二、初三、初五等日，湖南平江縣紳士在通城防勦，勇丁二千人，與

首逆石達開之賊，血戰數日。初五日，平營被蹙，退守平江上塔市。臣抵羊樓洞，與羅澤南面商，賊之嘯聚崇通，故作上竄湖南之勢者，不過牽制我師，使不得遽攻下游，搗其巢穴；若我軍久駐羊樓洞，以堵上竄，時日遷延，適足老師；若復轉搜崇通，則兵進賊遁，兵退賊出，多方誤我，往返皆疲，莫如併力急攻，直下蒲圻，攻其所必救也。羅澤南之軍與臣之陸軍，均於十七日拔營前進，并約楊載福派水師進紮新灘口牌洲，相機直下。臣仍一面飛咨湖南嚴防不虞，庶無瞻前顧後之慮，得以專意進取，藉紓宸廬。至羅澤南營中出力員弁勇丁，可否由臣查明彙案請獎，伏候恩旨，以昭激勸！

上諭：「胡林翼奏：『羊樓洞官軍勦賊大勝』一摺，現在胡林翼已統軍與羅澤南會合，著即併力進攻，盡殲醜類。所有殺賊出力員弁兵勇，著胡林翼彙案請獎，候朕施恩。欽此。」（十一月十二日奉）

再，湖北賊勢，自秋冬以來，大股專注於南岸，即下游金陵皖江之賊，亦專以逼脅多人，分股上竄為計；而總不離沿江兩岸。求所以制賊之死命者，惟以精水師斷賊糧為先務之要。或疑賊之擄掠銀錢，聚於金陵，財多人衆，日增猖獗為慮，臣愚以為不然。自來盜賊之授害，其志專在財利，彼豈能以財利予人哉？即至窮威，忍不能舍，固賊情之常也。夷考古今，平賊之略，必以據上游形勢，斷賊糧為先，而財帛之豐歉不與焉。武漢則金陵之上游也，荆襄關南北之大局，而武漢又荆襄之咽喉，兩湖及巴蜀之米，多於吳會，故諺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語。昔年江面安靜，米艘蔽江而下，日夜轉輸，今乃久為賊阻，通籌吳楚之全勢，必以武漢得手，設立重鎮，屹然不可再搖，乃會合江西內湖一軍，以水師之全力制賊，而下游紅單巨艦，亦得并力以扼賊吭。惟查水師將才，以副將楊載福為最，忠勇廉明，每戰必先，自道員彭玉麟調往江西之後，外江水師，僅恃楊載福一員，積年力戰，肺病日增，而滅賊之志，終始不渝，病不言勞，功不言賞，志識已高出尋常，其十營將官如游擊李成謀、都司鮑超、張榮貴等，均勇敢冠軍，惟未經特將，尙待悉心審察，觀其戰陣之方略，別其才識之利鈍，再行詳悉奏聞，此則水師將才之

宜預籌者也。署臬司李孟羣以礮船六十隻入湖，冬令水涸，不能繞出襄河，停泊沙市等處，距漢陽尚數百里，營中將弁勇目，未能精實，頗難力戰。業已嚴飭該司，慎守船礮，毋許資賊，致貽禍根。外江水師，船多礮少，取給湖南礮局，暫可供用，惟模範較小，不如粵東所購洋礮之美。查上年侍郎臣曾國藩奏請礮位，因道梗未經運竣，應請皇上天恩，敕下兩廣督臣葉名琛，購運五百斤以上千斤以下洋礮六百尊，派兵妥護，交湖南舟運湖北，期以多杪交付，轉交待郎臣曾國藩勻配，以資異日東征利用，此又礮位之宜預備者也。謹附片奏。

卷五

官軍會剿蒲圻克復城池疏（五年十一月初一日）

竊臣於十月十七日由羊樓洞拔營，下攻蒲圻。臣仁鳳彪恭四營，會同羅澤南七營，共十二營，相為聯絡，軍威益壯，而逆渠韋賊等自初三日敗後，收集殘喘萬餘，乞救於逆渠石達開，分四千人，令偽總制李賊率之來會，兼集崇通土匪，不下三萬人，踞於蒲圻，守具日增。於鳳皇山之麓，五嶽觀之巔，築大營二座，於南門外築大營二座，豐樂門外築大營一座，各營之間，設立石卡，以扼入城之要。河之北岸，築木城四座，以通咸甯江夏之賊，搭造浮橋以濟之，冀阻我師之下攻也。我軍以重險難越，十九日乃探署蒲圻縣孫守信及蒲圻縣舉人賀霽若之議，由閒道出公安，販進駐鐵山，臨城西北隅，賊壘遽失其險。鐵山高二里，縣互數里，與豐樂門之雞冠山相峙，其東南為鳳皇山，西北為河邊寶塔一帶諸山，形勢雄險。臣等以五營駐山脊，俯瞰城中，四營駐山西北，三營駐山東南，以便分路進攻。因我軍野戰則易於取勝，攻堅則受傷必多，計誘賊衆來襲，庶可一鼓盪平。二十日，遣捷勇數百，直逼賊壘搦戰，賊出則反旗而走，賊退又往，如是者歷一日，賊不敢遠追。二十一日辰刻，羅澤南率中營，候選訓導劉蓉率副右營，從山右田隴而下，攻南門外賊壘。李續賓率右營從雞冠山脊而下，攻豐樂門賊壘。同知銜

候選知縣蔣益澧率左營，候選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字營，從田隴之右林木中繞出，攻五嶽觀賊壘，守備周得魁率鳳營，守備何紹彩率仁營，駐鳳皇山，防賊之伏，候補游擊普承堯率寶勇，湖南委紳劉騰鴻率陽字營，千總楊再佑率彪營，從山之左而下，駐寶塔諸山，截河北之賊，兼以攻城，張寅恭率恭營，同知銜候選知縣邢高魁，附生李景湖，把總周有元率南營，以攻城之西北，孫守信帶武生汪士哲等團練數百人，分布於要隘之間，以供指揮。臣軍方出北岸，賊衆紛紛渡河來救，普承堯、劉騰鴻、楊再佑、邢高魁、張寅恭、李景湖率諸勇截之，沿岸廝殺。北岸之賊不敢渡，復督諸勇屢抵城根，以擡鎗仰攻，守城之賊皆應聲而倒，或緣梯而上，或肉薄而登，如是者三四次，爲賊之滾木亂石所阻，終莫能上。首先攻城登時陣亡者，守備銜千總楊再佑，外委韋順清，從九蔣文彬、郭祥基也。城中之賊爲我所截，亦無出救賊壘者。壘中多長髮老賊，其營皆立於山巔，峻險異常，木柵竹簽，回互曲折，是賊長技。我軍從下仰攻，其勢逆而難，賊從上俯禦，其勢順而易。李續賓率右營之勇，由雞冠山直薄豐樂門，賊壘奮勇而上，折毀木柵，各營亦極力分攻，皆堅不可奪，賊出柵來追，諸勇乘賊之出，反旗廝殺，賊又入柵以自固。如是者六七次，爲賊之火毯大礮所阻，終莫能入。首先攻壘登時陣亡者，把總張九錫、易光榮、黃德榮也。賊爲我軍擊斃者衆，亦無敢出壘迎敵者。豐樂門南門二壘之間，賊立重卡，大石鱗次，樹木縱橫，路曲而隘，不能容數人，卡內有小坡，賊之悍者悉萃之。我軍因攻壘不下，轉而攻卡，賊以死力拒守，隘口兩壘，以大礮橫擊之，諸勇奮力爭入，雖傷亡者衆，毫無畏心，血戰二時，旋而退，亦旋而進，如是者七八次，爲地勢所阻，又莫能入。首先攻卡登時陣亡者，都司楊泰友、守備楊佐清也。賊之頭目爲我軍所擊斃者多，亦無敢踰卡來襲者。羅澤南、李續賓、劉蓉、蔣益澧等會商，令諸勇暫駐山坡，據險以待，休息片時，約各營誓曰：「今日不破此壘，賊勢必張，將堅守以老我師，如九江故事，蒲圻不下，武漢必不能攻，須力戰勝之而後已。」諸勇聞之，皆流涕誓不破此壘，不歸。劉蓉之弟文童、劉蕃親率諸勇取稻草柴薪往燒賊壘，賊以大礮爲鎗轟擊，劉蕃身先士卒，不稍退避，逼近木柵，中礮陣亡。

諸勇憤之，荷芻負薪，奮迅而進，縱火焚燒，烈焰突起，賊衆乃亂，乘機奪柵以入，蔣益澧親率左營殺入東嶽觀之，壘唐訓方率訓營周得魁率鳳營何紹彩率仁營殺入河邊之壘，諸壘賊潰，劉蓉率副右營及中營二哨之勇四面攻擊，分途截殺，而豐樂門與南門壘中之賊猶恃險如故，羅澤南李續賓督中右二營之勇乘勢殺入重卡，臣遣張寅恭率恭營從城西北殺入，連用大礮轟擊，賊莫能當，張寅恭先射賊目，策馬躍入壘中，普承堯之弟六品軍功普承忠率寶勇孫守信率勇繼之，奪柵以入，賊壘五處，陸續火發，光燄衝突，煙霧蔽野，士卒歡呼，聲震山谷，賊之負壘不出焚死者二千計，其逃潰者城閉不得入，爲諸勇所殺者以千計，內斃首戴金龍偽冠賊目十餘名，冠上多書總制指揮字樣，其餘涉河逃溺死者無算，屍橫遍野，血流滿溪，霎時之間，重卡頓破，五營俱踴，所未下者僅一城耳。因久戰力倦，將士皆飢，飭令各營收隊。該逆大敗之後，一見我師歸營，北岸之賊復渡河入城，弱者議欲棄城而逃，強者猶冀死守以拒，黃昏而後，臣派李續賓帶勇士百餘人踞雞冠山頂，俯驚賊營，蔣益澧帶勇從鳳皇山下而防，賊南竄崇陽之路，普承堯劉騰鴻帶勇出城西門外山上，張寅恭周有元帶勇出寶塔山上，循環施放火鎗吹角掌號，賊驚莫測。在西城者則傳官兵已入東門，在南城者則傳官兵已破北門，紛紛大亂，各自奔逃，我軍勇士直逼城下，緣梯而上，施放火毬火箭，諸賊盡從北門以出，踐踏於門寶墮溺河中，爭先擁擠，黑夜自相戕殺者，又以千計，北城爲賊糧所聚，又逆渠僞署之所在，軍器最多，賊急不能運，自行縱火焚燒，城中之賊以城門火起，急不能出，縫城而下，爲城上滾木所壓，及跌死於竹簽木刺者無算，諸勇相繼入城，搜殺長髮老賊四五百名。二十二日黎明渡河，將北岸賊營四座盡行焚燒，跡賊所遁之路數里外，猶血流滿道，兩日一夜約殺斃焚斃溺斃五千餘人，生擒一百七十餘名，奪獲馬四十餘匹，大小旗幟三百餘面，僞服僞冠軍裝糧食無數。是役也，以全力攻堅，將士同心效命，日夜血戰，軍無退志，得以踏破賊營九座，克復城池，羅澤南李續賓自通城崇陽克復二城後，桂口壕頭堡羊樓洞等處屢戰大勝，功績最高，迭奉恩旨，準其彙案保奏，應以通城崇陽蒲圻三



城，並歸一案除羅澤南李繼賓另片懇請恩施外，所有克復通城崇陽蒲圻三城在事出力員弁，謹擇尤先行奏保，以示鼓勵。藍翎候選直隸州知州唐訓方操練營勇，精悍敢戰，懇請加知府銜賞換花翎。同知銜藍翎候選知縣蔣益澧，身先士卒，不避艱險，懇請以同知補用賞換花翎。訓導劉蓉籌畫大局，動中機宜，克復三城，屢立奇功，懇請以知縣補用，加同知銜，並賞戴花翎。候補游擊普承堯，質直無飾，士樂用命，懇請以參將儘先留於湖北補用。藍翎都司朱品隆，曉習軍務，轉戰無前，義甯州案內請保游擊，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參將留於湖北遇缺補用，並賞換花翎。都司銜藍翎守備劉錫文，藍翎守備周寬世，張文煥，督勇殺賊，精悍無敵，義甯州案內請保都司，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游擊儘先補用，守備銜藍翎千總陳光孚，藍翎千總劉入和王名滔，攻陷堅城，每戰必先，義甯州案內請保守備，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都司儘先補用。藍翎把總朱升開錢得勝，何習藝，先登陷陣，所向有功，義甯州案內請保千總，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守備儘先補用。六品軍功率見榮，倡衆殺賊，不避艱險，克復三城，功力最著，懇請以千總拔補，賞戴藍翎。六品軍功普承忠，摧堅陷陣，懇請以把總拔補，賞戴藍翎。藍翎把總楊德武，張福田，首先陷陣，所向有功，義甯州案內擬保千總。又克復三城，懇請以守備補用。已革湖南鎮溪營游擊張寅，恭經前畧湖廣督臣張亮基，以性情乖謬，訓練並不認真，劾參查該員秉性粗直，核其原案，尚非退縮失守可比。此次奮勇冠軍，首先躍入賊壘，可否開復原官之處，伏候聖裁。升用同知署蒲圻縣知縣孫守信，自正月至於九月，團練力守，迭戰有功，及韋逆大股二三萬人上犯縣城，該員力戰受傷，退保鄉里，團練尚未解散，隨同官軍克復城池，功多於過，可否懇請免議。其餘克復三城，迭次戰績，在事出力員弁勇丁，容臣查明，並歸一案，開單懇請恩施。至文童劉蕃忠，義至性，屢立奇功，克復各城，尚未稟詳。此次首先焚燒賊壘，爲我師成功之轉機，懇請追贈知縣，照知縣例優卹。都司楊泰友，身經百戰，義甯州案內請保游擊。又克復各城，請照參將例優卹。守備銜儘先千總楊佐清，楊再佐，奮勇無敵，爭先致力，請照都司例優卹。把

總劉祥雲、易光榮、黃德榮、張九錫，外委韋順清，奮攻城壘，不肯稍退，先後陣亡。通城崇陽案內，擬保千總，請照守備例優卹。從九蔣文彬、郭祥基，請照縣丞例優卹。其餘傷亡勇丁，查明另案請卹。

謹按：奏內所請獎卹及開復免議各員，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奉旨準。

再，臣於上年會合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之師，在九江湖口連營一月，見其每戰必先，忠勇冠時。本年十月十四日，取道嘉魚，會於蒲圻，其營中將士勇敢樸誠，有古烈士風。察其所用之材，則皆羅澤南所教弟子，及其祖若父之門生也。軍中得閱該員家書，羅澤南之父羅嘉旦年八十歲，李續賓之父李登勝年七十歲，勗以「忠勇報國，不得私念親老，眷戀庭闈！」詞意嚴正大義可風。是該員等之忠義奮發，實皆稟承家訓。伏思我皇上孝治天下，堯思舜慕，化及四表，每遇覃恩，封贈內外臣工之父母，並祖父母，下至微末員弁，亦得均承恩澤，錫類推仁，淪肌浹髓。該員等身經百戰，已蒙特恩加銜，並簡任實缺，核與請封之例相符。且屢次稟稱受恩深重，不敢再邀議敘，可否仰懇皇上天恩，將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賞給其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賞加鹽運使銜，給其父母三品封典，如蒙俞允，在該員等感激恩施格外，必仰體教孝作忠之義，以報高厚鴻慈於萬一。而海內仁人孝子，亦知戰陣無勇，不得爲孝，自當聞風興起，實於聖朝教化，大有裨益，並請敕下廷臣核議。凡戰功最著者，始準援引，此外不得援以爲例。臣愚昧之見，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按：此疏於十一月二十日接奉旨準。

再，臣於十月二十八日蒲圻營次，欽奉十月十八日上諭：「飭與羅澤南會合，直抵蒲圻，與官文商酌，如荊州新到川兵，及德安得勝兵丁，皆可分撥著飛咨官文迅速調度，該署撫兩次摺內，均有岳州兵挫之語，是否係湖南防兵逆賊，是否不至上竄，著該署撫將詳細情形，附報具奏等因，欽此。」跪聆之下，仰見聖謨廣運，感悚難

名臣查大股賊匪，注於蒲咸，臣軍與羅澤南會合，克復蒲圻，即當由咸甯進剿，訊據賊供：「韋逆已遁回武昌，石逆一股，有分竄江西之信，湖南岳州一帶，尙無逆賊竄擾。」先是岳州防兵，於九月十五日越羊樓洞，而勦賊失挫，仍退守岳州，羅澤南恐大股之上竄也，分軍於蒲圻羊樓洞以禦之，不虞在壕頭堡而中挫。臣於九月二十二日，獨由六溪口入攻，又挫於車埠，而賊亦遂退守蒲圻，不復上犯矣。目下情形，蒲圻克復，崇通亦探無賊蹤，自應遵奉恩訓，併力會攻，乘勝長驅，由金口直趨武漢。臣等一軍，分則力單，合則力厚，崇通是大軍後路，而急切實無兵力可分。德安兵勇雖多，聞亦惟前都統西凌阿之馬隊，及顏朝斌之川勇，乃能應敵，此外兵勇將弁，難期精實。臣於八月九月，尙分兵以應之，恐不能再分兵以應。南岸惟武昌城大，臣等進攻之時，應於金口等處留兵以通鉤道，屆期再與督臣文商酌調遣，以慰宸念。再，二十一日之戰，臣之彪營恭營，羅澤南之湘中營，李續賓之右營，蔣益澧之左營，摧堅力戰，瘡痍頗多，臣等密察賊勢，則應乘機以遠破之，而體察軍情，又須稍爲撫養，擬再調治五六日，即由驛路直趨咸甯江，及到金口以後，與水師會商，如應以水師分截上游下游，則楊勳福之才，可當一路，臣亦當竭力以督帥一路，緩急情形，現難踰度，容再隨摺陳奏。

陳奏陸軍克復咸寧山坡進兵紙坊水師克復金口進屯沌口疏（十一月二十

一日）

臣於本月初一日，將克復蒲圻大獲勝仗情形，具奏在案；初八日，臣派仁營鳳營恭營南營彪營自蒲圻啓行，初十日駐咸甯城西一里之柏家山。初九日，羅澤南飭湘訓寶陽七營啓行。初十日駐汀泗橋，距咸甯三十里，不意武昌省城賊匪，復約集興國大冶之賊五六千人，及臣軍甫至，而賊已先據城，賊旗遍布城上矣。恭營營官張寅恭，南營營官李景湖，於駐營後，各帶勇百人，往視形勢，城西一溪環繞，淺者三四尺，深者不可測，有木橋以

通行人，橋上有亭，賊以石塞之；把總瞿高魁、吳玉清直逼橋前，賊以千餘人從城之西北門蜂擁而出，踰橋堵截，瞿高魁殺賊十餘人，力竭死之。賊分三路而進，直撲我營，同知銜候選知縣邢高魁、迅商各營分三路應之，仁營守備何紹彩、鳳營守備周得魁從營左繞出，恭營張寅恭繼之，以抄賊尾，彪營千總陳玉輝從營右繞出，涉溪水以擊賊腰，邢高魁帶同千總李洪鈞守備銜李文盛率其親兵，李景湖帶同周有元、馬方武率南營迎頭堵殺，賊三路死拒，鏖戰二時之久，賊遂大敗，乘勝追至橋頭，日暮收隊，共殺賊百餘名，生擒八名，奪獲大小黃旗二十餘面，軍械百餘件。三更時，賊復率衆撲營，逼近牆壘，各營排列礮石，靜以待之，賊見我軍屹立不動，歷時乃退。羅澤南在汀泗橋聞信，卽時傳餐，率各營四鼓前進，十一日黎明，至咸甯城西橋前山上駐營，時方大霧，軍行無聲，賊始不知，日出霧收，突見城外多壘，賊衆大亂，縱火焚燒橋亭，使我軍無進攻之路。羅澤南同李續賓傳示湘訓寶陽七營，以攻城之西北，邢高魁等率仁鳳恭南彪五營，攻城之東南，諸勇或從橋上撲火而進，或由水之淺處裸身而涉，無不一以當十，直逼城下，攀緣而登，焚燒城上賊棚，賊衆盡從東門逃出，分途截殺，斃賊又數百人，追至十里之遙而止，隨卽入城，安撫難民，傳諭紳士力行團練，此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克復咸甯之實在情形也。十三日，羅澤南率湘訓寶陽各營，由咸甯拔營，夜駐桃林鋪，探知逆賊於咸甯敗後，下竄江夏縣之山坡驛，復乞救武昌城內之賊，共得入九千餘人，蜂聚驛店於山坡上五里四姑腦地方，據民修築土城，以爲頭卡，於山坡下五里街修葺木壘，以爲二卡，冀以抗拒我師，不得下勦，又埋伏悍賊於驛路左右山中，以衝我之行陣。羅澤南計乘賊壘未就，速行進攻，於十四日黎明，派湘勇右營中營訓字營寶營爲前隊，韜重繼之，湘勇左營陽字營爲後隊，以護韜重，兼防遠山之伏，行至四姑腦近處，突遇賊匪分三路而來，一見我師，遽作橫陣，排列山岡，暗分大股出左路樹林後，計誘我師前進，橫截其後，羅澤南與記名道李續賓等商定進攻之策，李續賓率右營候補府經歷縣丞蕭積仰同知吳坤修率副右營以禦中路大股，候補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字營以禦右路，候補游擊普

承堯同弟普承忠率寶勇以禦左路，羅澤南同知縣孫守信率中營副中營暗伏左路樹林之前，以防賊之伏；賊乘我師列陣未就，遽分三路來撲，搖旗吹角，喊聲震谷，我師三路應之，鏖戰良久，殺斃其前鋒數十人，賊敗走，乘勝追殺賊至山坡驛前，復據險頓旗以待，蓋冀樹林之伏賊橫截我後，以相與夾擊也。羅澤南等率中營從樹林截出，賊不虞我之突至，遽施火鎗噴筒以拒，我師奮力衝突，殲其前鋒二十餘人，林後之賊亦敗，為諸勇所遏，不能回驛，由驛左山坳以竄，山坡之賊方在抵敵，遙見伏兵已破，而各路兵勇奮殺，遂盡從驛北以竄，同知銜候補知縣蔣益澧率左營軍功劉騰鴻率陽字營，聞前路礮聲不絕，知與賊戰，即搜殺遠山伏賊，趕緊前進，與前隊共相追殺，賊之衣被鹽米及逆渠之偽轎偽服偽書棄於道，追至十五里外之降仙橋而止。賊壘之將成者，盡為折毀，各路共殺斃賊千餘人，內斃偽副將軍一名，指揮二名，身懷偽印，生擒六十餘名，奪獲大小黃旗八十餘面，烏鎗拾鎗七十餘件，軍器無算，未刻收隊。訊據生擒賊稱：「偽國宗楊逆，係首逆楊秀清之死黨，十月初三日羊樓洞之戰，身受鎗傷，死於咸甯，二十一日蒲圻之戰，偽國宗韋逆，敗回武昌，急調各路之賊誓相死守，因我兵未遽下攻，以韋逆守省城，洪逆上據咸甯，咸甯敗，洪逆退守山坡，不意復敗。」等語。此十一月十四日進剿山坡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金口為水陸之要衝，賊踞日久，牆壁尤堅，臣思陸路正兵由蒲圻驛路而進，賊必探知準備，臣當先以偏師循江岸搗金口，則水陸之聲援可通，而賊亦不虞官兵之驟至，金口關隘可奪而有也。初八日，臣楊載福飭水師自六溪口拔營，以中營遊擊銜都司鮑超，副中營都司銜守備李濟清，前營都司王明山，副前營都司銜守備萬化林，副左營守備銜千總陳金鼇，五營循江南岸而下，而自率水師右營遊擊李成謀，副右營都司張榮貴，左營游擊張啟基，後營游擊曾秉忠，定湘營守備銜千總段康侯，五營循江北岸繼發，又飭副將王國才帶陸勇循北岸以渡新灘口。賊聞我軍北岸已復涓口，復蔡店，進逼漢陽，南岸復蒲圻，破山坡，而由驛進發，其新灘口紗帽山魚馬頭老鸛嘴牌洲上下各處之賊，股數不多，聞風即潰，而皆竄聚於金口，水陸夾護，以禦我師。

十二日，水師五更出隊，已刻至金口地方，尙隔里許，賊以拖罟、快蟹、大礮船數十號，及長龍、舢板、快划數十百號，泊於金口，以賊壘五處護之。我軍船初至，賊以大礮船橫排中流，子如雨點，以快划梭織往來，上下如飛，鮑超率濟清、王明山、萬化林、陳金鷺五營，相與會議，賊之戰艦頗多，須先時布置分枝，以清眉目，而後責成，可專又須合力以聯聲勢，而後兵力可足，議定，鮑超由中路奮勇當先，陳金鷺、萬化林繼之，李濟清抄其左，王明山抄其右，四面圍擊，鏖戰逾時，賊以千舢大礮，排列施放四遍，我軍以戰艦排列施放六遍，賊怯而不敢進，我軍弁勇中礮受傷，而進步愈速，每放一輪，卽進十餘丈，六遍之後，軍船已逼賊舟，遠不逾尺矣。鮑超右肋中大礮子傷，穿衣斜過，皮肉均傷，吐血升許，而勇敢絕倫，進戰益力，衆軍乃益奮擊，沈賊船數隻，斃賊數百名，乘勝衝入賊陣，火箭火蛋一齊施放，賊乃開船下竄，我軍且追且燒，轉戰二十八九里，有全股被感入江者，其船隻均被奪獲，追至小軍山下，始行收隊。而金口岸上賊壘五處，因水賊敗走，亦自驚潰，卽時一並踏燬。是夜水師分泊金口、大潭山，及臣軍至金口，臣楊載福遂率副將王國才等，以其陸師及全營水師進屯沌口。是役也，賊船之被擊沈燒燬者，約大小數十號，奪獲千舢五百舢，大小礮六十餘尊，旗幟器械無算，擊斃淹斃燒斃之賊無算，生擒賊渠十餘名，鮑超獨獲大快蟹二隻，舢板二隻，快划二隻，陳金鷺獨獲長龍一隻，快划四隻，李濟清獨獲舢板一隻，均驗實存記。此十一月十三日水師克復金口，十五日進屯沌口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南北各路，仰仗天威，水陸並進，臣胡林翼、臣楊載福與道員羅澤南均會於金口，密期同日並舉齊攻武漢，以冀速復堅城，上紓宸念，水師游擊銜都司鮑超，屢立奇功，膽識過人，如此奮厲無前，身受礮傷，裹創追賊，忠勇冠軍，實爲克復金口之首功，可否賞給勇號，以游擊儘先補用，水師守備銜千總陳金鷺，奮迅攻擊，奪獲最多，請以守備儘先補用，六品軍功記名把總吳玉清，獨禦悍賊，身受七傷，未曾少卻，請以千總超補，並賞戴藍翎。再查陣亡軍功，幸見榮忠，勇素著，克復蕪湖案內，已隨摺保千總，請從優以千總例議卹。藍翎把總楊琢珩，候選從九品，開益，候選未入流，史友喬，藍翎外委汪永

劉外委熊紹德，外委黃鎮海，外委郭榮輝，外委劉百祿，外委李榮，均請照例從優議卹；克復崇通蒲圻案內，擬保把總羅高魁黎立祖，請照把總例議卹；湖南武生六品軍功歐陽光，長沙協兵丁六品軍功王得高周岐鳳劉鳳翥，六品軍功戴曉嵐王錫福張日新于得勝鄧勝華胡家順，爭先殺賊，奮不顧身，均請從優照外委例議卹。其餘水陸各營奮勇出力員弁，記名獎賞，其受傷陣亡之勇丁分別咨部請卹。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十二月十七日接奉旨準。

再，臣前保同知銜知縣劉蓉一員，久在湘營，羅澤南稱其「研心經史，步趨程朱，而於當世之務，無不窮究；侍郎臣曾國藩延之幕中，自克復湘潭岳州武昌以至潯城，參議軍謀，竭誠贊助，初次保舉訓導，劉蓉力辭，嗣後未為請保者，欲以遂其志也。今秋援鄂，劉蓉管帶副右營，士樂用命，克復通城崇陽蒲圻，皆資借著，其父劉東屏年近七十，屢召之歸，其弟劉蕃攻城陣亡，劉蓉素性孝友，負骸歸養，情非得已，惟念軍務至要，奇傑之士，不可多得，懇請奏調隨營」等語，前來臣查劉蓉學問深醇，器識誠篤，久於行陣，深知兵略，湘勇將士素同里閭，情義孚洽，臨陣則指臂相應，故能所向克捷，當此武漢待復，江南未平，必須該員襄理營事，惟因其親老回籍，公義私情，不遑兼顧，伏思國事與家事，必當權其輕重之序，方為不負所學，應請救下湖南撫臣，傳諭該員劉蓉之父，即飭劉蓉迅速赴營，隨同羅澤南辦理營務，理合據稟附片奏祈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請飭在籍人員，迅赴軍營』等語，湖南在籍知縣劉蓉，係因親老回籍之員，惟據該撫奏稱：『該員熟悉營務，足資襄辦。』著駱秉章即飭劉蓉前赴羅澤南軍營，隨同辦理營務。欽此。」（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奉）

### 進攻武昌省城大獲勝仗疏（十二月初二日）

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將陸軍克復甯山、坡、水師克復金口各情形奏報在案；二十六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率湘勇中左右三營、陽營彪營，由紙坊拔營從東路出省城之東，駐營洪山；臣率仁鳳、南恭四營，暨寶營、訓營從中路出省城之南，由李家橋板橋駐營，保安門外五里墩；其西路則令湖南九谿兵六百名駐金口以牽制之，并經臣官文另添兵勇以協其力，三路犄角，共圖攻擊，且以杜賊之上遁也。二十七日，羅澤南駐營魯家巷，偕鹽運使銜記名道李縉賓帶親兵數十人，哨登洪山，審安營之地，與進兵之方，遙見賊於武勝門外下壇角一帶築大壘二座，鮎魚套口白沙洲一帶築大壘二座，以護江面之賊船，使水師難以進攻；崑山門外入步街口築大壘二座，防我西路金口之師；中和門外十字街口築大壘一座，防我中路隄上李家橋板橋之師；小東門外修礮臺一座，子可飛中洪山；其東南附近城坡上築大石壘，高與城等，與十字街口之大壘相對，以阻我東路洪山之師；又築二小壘聯絡於二大壘之間，使中東二路不能相通，礮眼密布，重溝深壑，竹簽木樁縱橫錯雜，城上遍設望樓，積滾木巨石於其上，所以爲守省城計者，至嚴且密矣。江面賊舟排列兩岸，省城有警，則北岸之賊渡江而南，漢陽有警，則南岸之賊渡江而北，審視之下，知必南北並擊，水陸夾攻，始能爲力，非偏師所能制勝也。二十八日辰刻，羅澤南率諸營進紮洪山南岡，修築營盤，其地可俯瞰城中，賊衆聚蛇山觀望，無敢出迎戰者。羅澤南亦無意於戰。臣於紙坊拔營駐李家橋，因沿途驛路橋梁盡爲賊毀，日夜修造。二十八日，飭寶營、訓營、仁鳳、南恭四營各派六成隊至省城之南，察視地勢，逼近十字街口，亦不以戰爲急；乃壘中之賊見臣李家橋隄上之師至，遽集白沙洲入步街口各壘之匪，約共二萬餘人，從十字街而上，以阻我師，黃旗滿隄，鎗礮噴筒齊施，勢甚凶悍。候補參將普成堯率寶營，知府銜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營，從隄上抵禦；游擊張寅恭率恭營，文生李景湖率南營，繞出於隄之左；都司銜守備何紹彩、周得魁率仁營、鳳營，繞出於隄之右，互相圍勦。隄上諸勇奮力直前，殫其前鋒數十人，賊敗退，復頓旗來戰，各營復奮力禦之，如是者三四次，相持至二時之久。羅澤南率



續賓登洪山瞭望，卽派候補直隸州知州蔣益澧駐守老營，防壇角之賊由洪山北麓以襲我營之後；分右營二哨據洪山之脊，牽制東門外礮臺之賊；羅澤南率中營李續賓率右營二哨從中路以進，軍功劉騰鴻率陽營出右路，千總陳玉輝率彪營出左路，皆息鼓捲旗，銜枚疾走；至賽湖隄邊，分爲二支：一支由隄上直攻附城大壘，一支辟二小壘之險，由隄下踰溝越溪，經湖中涸處，以攻十字街口之壘。普承堯唐訓方等見羅澤南之師已至，暗令諸勇佯敗走；賊不知我之乘其後也，得意上追，及普承堯等頓旗回殺，而我師以抄出壘北，諸勇縱火焚燒壘中之賊，及其牛馬號叫跳擲，無得脫者；其追我師者，亦無路可歸，從隄下藕塘以竄，陷於泥淖，敗荷藕絲，皆其勁敵，繞塘殺之，如摧枯株，有一勇殺至數十賊者；餘賊皆由十字街以遁，附城大壘之賊，見我師分支由賽湖隄上進攻，速合二小壘之賊來禦，當先悍賊皆跨駿馬，擲火球，我師以擡鎗轟之，火球僅能及近，不如擡鎗之及遠，其技未盡，馬已倒斃，賊大敗歸壘；我師尾之，賊皆縋城而上，其不及縋者，盡爲我師所殺；二小壘亦同時蹋燬，與十字街口賊壘之火，同燭霄漢；臣六營之勇追賊至十字街，羅澤南等之攻附城賊壘者，因由城根橫入，首尾交擊，尸橫滿街，乘勝追至望山門外鮎魚套口而止；及壇角之賊繞洪山而東，漢陽之賊渡大江而南，賊諸壘灰燼已無濟矣。日暮各收隊歸，而逆賊猶據城自固，必需各路並進，始能得手，是役也，臣軍從中路李家橋率六營進逼武昌保安門外五里墩，羅澤南由東路油坊嶺率七營駐營洪山之南岡，賊衆於要隘密布營壘，排列大礮，我軍直逼壘前誘戰，賊衆迎拒，乘勝奪入壘門，各營圍繞，從竹簽木椿礮眼牆隙中攀援而登，壘中火起，人號馬嘶，無得脫者。兩路連破四壘，殺斃焚斃約三千人，生擒九十餘人，奪馬三十餘匹，殺馬百餘匹，大小黃旗一百二十餘面，軍裝無數。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鹽運使銜記名道員李續賓，參將普承堯，首先衝鋒；知府銜唐訓方率各營繼之，將士均極奮勇，帶傷者僅止數十人，陣亡六人，容臣查明彙案請保，并請賞卹，仰候聖恩。現在臣官文已飭各路速攻漢陽，并另派兵勇前往石嘴金口協勤，以助聲威。臣與羅澤南速攻武昌，水師則南北兩岸

上下衝擊，總期迅復堅城，以慰聖慮。

上諭「官文等奏：『進攻武昌，踴破賊壘，大獲勝仗。』一摺，勤辦甚爲得手，所有出力將士，準該督撫等查明彙案保奏，仍著會同南北兩岸水陸各軍，乘勝迅圖克復武漢兩城，掃盪逆氛，以慰盼望。欽此。」

卷六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六年正月十五日）

竊臣於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驛賚奉恩賞福字一方，藍瓣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銀錢二箇，銀鏢四箇，杞果三箇，藕粉七兩，蓮子三兩，百合粉七兩，南棗七兩，奶餅十兩，桂麵二十把，到臣營。臣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伏念臣濫膺重寄，未效寸長，鵝濡時愧，乎章身鶴，俸更慙於素食，茲復仰承恩寵，渥賚殊珍，自天錫祉，璇題耀奎璧之輝，匝地延禧，玉壘壯風雲之色，組訓煥彩，方魚佩以增華，鏐鏐鎔模，合蚨飛而利用，加以甘涼絳果，義取延齡，蕙葯瓊英，性堪益智，寶蓮垂實，萃德水之千枝，玉屑傳餐，擬名香之百合，幽圖剝棗，咸稱仁壽之觥，塞微凝酥，醇斂醍醐之味，銀絲異製，兆首穀於先登，玉食頓頒，轉葵心於旣日，蟻忱滋悚，鸞戴彌深。臣惟有勉策馳驅，竭摠心膂，仰高深之懽覆，宣德意於軍民，體九重推解之恩，俾頑懦咸知奮起，貽億兆蒸黎之福，使閭閻共樂昇平。

遵旨保舉得力將官附請拔補實缺人員疏（六年正月十七日）

臣於五年五月內，準兵部咨開：「咸豐五年四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各省保舉堪勝陸路總兵人員，現經用竣，著各該督撫於陸路副將內卽行遴選，曉暢營務，堪勝總兵，酌保數員，送部引見，候朕記名，以備簡用，并著

各路統兵大臣，於軍營副將內，察核保奏；其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各員，如有材能出衆，勇敢有爲者，該督撫大臣一併覈實開單具奏，欽此。」是時臣軍攻剿武昌者，不滿三千，僅哨止弁勇目，膽力尙可，才略無聞，未堪入保。上年五月內，奉旨就近暫領水師數月以來，詳細體察水師十餘營，營官以總兵楊載福、記名道員金華府知府彭玉麟爲尤著；楊載福舊管右營，經臣咨改統領外江水師；彭玉麟舊管左營，經兵部侍郎臣曾國藩調入江西總理內湖水師；該二員業蒙皇上天恩，不次擢用。其外江水師將官十餘員，查有儘先游擊李成謀，身經百戰，陷陣衝鋒，必以身先，廉明愛士，士亦樂爲之用；儘先游擊鮑超，勇敢冠軍，曉暢兵略，紀律最爲嚴明；以上二員，其勇敢才略，似堪水陸方鎮之任，謹據實保舉，伏乞皇上聖鑒施行。又水師正左營營官儘先游擊張啓基，副右營營官儘先都司張榮貴，都司孫昌凱，正前營營官都司王明山，副前營營官都司銜守備萬化林，副中營營官都司銜守備李濟清，正後營營官都司銜守備喻吉三，副左營營官守備陳金鷺，又前帶水師，現經改帶陸勇，派剿漢陽之參將何越，遊擊曾秉忠，均勇敢善戰，樸實不欺；卽如上年十一月十二月力戰攻堅，賊仿下游烏船之式，併仿大拖罟戰艦之式，以二三千觔大礮堅守不動，更番施放，我軍僅以舢板小艇及中號長龍，回環攻擊，船礮均小於賊器數倍，猶且縱橫出入於礮子如雨之中，受傷哨官士卒已及六百人，猶能兩次奪燒賊船約二百餘隻，我師無一船退縮失損者；其勇氣百倍，約東嚴明，實堪嘉尚。臣查水師利用，不僅專爲武漢，而湖北湖南江南舊有水師，久成虛設；其儘先游擊張啓基，儘先都司張榮貴，都司孫昌凱，王明山，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喻吉三，守備陳金鷺，參將何越，遊擊曾秉忠，共十員，迭蒙皇上天恩獎勵補用，亦必待江南一律肅清，方可送部考驗；可否懇請敕下部臣覈議，將該營官等十員，遵照奉旨先後遇有江楚水陸銜缺相當，儘先推補，則獎勵可期得人，而軍政必能覈實；似較尋常綠營將備，勇少怯多者，大有分別。至水師十營哨官，其都司千把業經迭奉恩旨，準其儘先補用，可否準臣查取履歷，咨部敘補，出自恩施；臣所統陸勇六營，頗有勇士羅澤南、李纘賓所統

湘營實營訓營，尤多敢戰之將弁，東南勁旅，誠不易得；惟臣營整飭裁汰，不滿三月，羅澤南等營，俟武漢大定，再行詳確訪舉，以備簡用。

謹按：此疏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再、臣所保水師之李成詩、鮑超二員，又附請拔補實缺，水師儘先游擊張啓基，儘先都司張榮貴，都司孫昌凱，都司王明山，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喻吉三，守備陳金鼈，又前帶水師現經改帶陸營派剿漢陽之參將何越珽，游擊曾秉忠十員，均係兵部侍郎臣曾國藩苦心訪求，歷試有功之人，或從陸弁改爲水營，或從勇目奏保官職，實東南數省中第一勁旅，惟弁勇之樸拙無文，不諳定例，軍中打仗，需才甚亟，往往循照鄉勇陋習，因疾病家事請假回籍，動淹旬月，蓋不知官守之爲重，遂不免去留之自如；臣已嚴定章程，咨會署提督總兵楊載福，嗣後水師將備，已經出力，蒙恩拔補官職，自都守以上，卽照定律，不準因微疾家事請假回籍；其打仗帶傷者，仍分別給假調理，以肅軍政，而勵戎行；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等水陸各軍，自十一月二十八日進剿武昌，一月以來，前後踴躍破賊壘十一座，前後焚賊舟約二百隻，而士卒中礮帶傷者，水陸約千七八百人，各營將官身在礮子如雨之中，左右前後，傷亡枕藉，幸得力將官均無損失，軍氣不致動搖，事機尙爲順適；賊船賊礮，大於官軍數倍，負礮不出，以守爲計，水師自湘潭岳州田鎮以來，未有如近日之力戰攻堅者也。臣非敢一味操切，不惜士卒，實恐師愈久而餉愈費，賊得妄生他變；且江西待援方切，十二月初四等日，樟樹南康青山等處，雖獲勝仗，而兵力極單，羅澤南之利在速戰，亦大局宜然；臣再四思維，惟有分派陸師一扼武昌，下三十里之青山，一扼漢陽，下三十里之沙口，而以礮船之半，駐於武漢下游，則賊糧軍火，不禁自絕，賊必內訌，卽有奔突，亦可乘其飢疲渙散，痛加剿洗，似較日夜仰攻，徒受礮傷爲得計；惟臣軍與羅澤南不滿萬人，已分爲二，若分爲三軍，則須加意警備，以防困獸之鬪，而水師十營僅四千人，血戰已久，大

礮尤少，尙恐兵分力單，未得十分把握。臣思沿江郡縣，總以長江爲天險，卽多設數萬陸兵，而江面尙虛，將使賊船往來自如，其糧食火藥，必不能斷，卽如九江之陸兵，株守而不得戰，則以江面無水師也。臣已飛咨荊州將軍，並湖南撫臣，趕調大礮，以助水師之力，並與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詳悉斟酌，妥慎辦理。再水師礮位，模範太小，前經臣於十月二十二日奏請，敕下兩廣督臣，購辦六百觔至千觔大礮六百尊，蒙皇上硃批：「另有旨欽此。」臣兩次咨明，粵東未準咨覆，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再敕兩廣督臣葉名琛，速購千觔重洋礮三百尊，六百觔八百觔重洋礮三百尊，派委精實兵將，護交湖南舟運到鄂，限日交代。雖武漢之克復，不可期待，礮位坐廢時日，而將來東南征剿，終必賴大礮之力，豫爲籌備，乃期利用，謹據實附片奏聞。

### 水陸攻剿疊獲勝仗疏（正月十七日）

竊臣於十二月初二日，將攻破省城東南賊壘四座情形，繕摺奏報在案；連日激勵各軍，期將省賊一鼓而復；惟自我軍兩路環圍，城外之溝壘日增，城上之礮石加密，更鼓徹旦，又益以興國之賊萬人，蓋欲困守堅城，以老我師也。其西路望山門外八步街口二壘，爲阻遏官軍糧食軍裝之路，北路武勝門外壇角二壘，爲賊通興國大冶之路。十二月初二日，羅澤南率李續宜隨臣於鮎魚套內搭造浮橋，率衆直攻八步街口二壘，以奇兵襲壘之後，壘高而固，卽上年春夏間臣所屢攻未下者，諸勇奮不顧身，從礮子中逼近壘前，拋擲火球火箭，壘中火起，賊衆大遁，諸勇乘之以入，截殺最多，此初二日陸師攻克八步街賊壘之事。臣於初六日四更，傳飭各營攻城，臣由中路督各勇攻城之西北，羅澤南李續宜督各營攻城之東南，以中營攻大東門礮臺，四更大雨，出隊稍遲，逼城之時，天已黎明，城外壕深二三丈，必先去其竹簽木椿，而後雲梯可施，賊由城上拋擲礮石，其大東門礮臺，係蛇山之脊，諸勇以雲梯奮上，延燒臺中火藥，斃賊數百，城中大亂，賊悉悍衆來拒，勇之登城闕者屢矣，均爲賊礮

石所阻，終莫能進；羅澤南因勇多傷亡，飭令暫息以待。賊隨出三四千人，從壇角經沙湖之尾，以襲我師；羅澤南令小龜山之勇誘戰，引賊過湖，雙鳳山之勇從而抄之，截殺衝鋒悍賊數百人，敗歸壇角。此初六日陸師攻城未下，敗賊於沙湖之事。賊以沙湖之敗，知我必攻壇角，遂於沙湖涸處，掘挖深溝，通湖水至城根，以阻進攻之路。初十日，李續賓往攻壇角，羅澤南率中營駐洪山，臣飭寶營訓營由中路往洪山接應，蔣益澧以左營前驅，適賊出隊掘溝，諸勇往撲賊潰，李續賓率右營藍翎從九劉騰鴻率後營陳玉輝率彪勇乘之，直逼壇角，賊悉入壘抗拒，我軍三面圍攻，從竹簽木樁中衝短緣柵而上，奪入賊壘，縱火焚燒，賊之火藥，由興國州解到者，尙存壘中，一時火起，烈焰冲霄，賊衆死亡殆盡，諸勇乘勝，又踰破漢陽門外之壘，所設船廠一，並焚燬，賊之焚死殺死及投江死者以千計；城上之賊，見我軍直往無前，沙湖空虛，由城竄伏行溝內，以截我軍；李續賓召諸營急據小龜山之險，以待賊隊來撲，勢頗猖獗；羅澤南從洪山馳下，由小東門城根截出，李續賓等復從小龜山殺下，我進而賊遂退，我往而賊又來，如是者六七次；其前鋒之賊被戮者，以數百計，寶營訓營亦從城根衝出，軍勢益振，賊乃竄歸。此初十日陸師攻破壇角等處二壘，疊獲勝仗之事。十一日黎明，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進據小龜山，賊以小隊至，我軍出小隊應之，伏小槍於樹林中，殪其前鋒數十人，賊以大隊至，我軍排列山上，屹然不動，賊屢衝至山脚，無應之者，賊亦逡巡不敢上；其山前之石山爲紫荆山，賊時繞山而來，截我之後，羅澤南因派蔣益澧率左營由小龜山東北進，彪營由雙鳳山進，自率中營掩旗疾趨，以二哨伏山之西，二哨伏山之東，李續賓等見各路已至，率左營後營衝山而下，分爲三隊，各爲雁陣，前隊進，中後隊按旗不動，前隊退，則中隊進，中隊退，而後隊又進，循環不已，賊久戰而疲，我軍不懈，賊分大隊由城根出石山之右，冀襲我後，中營之伏於山西者，挺出迎戰，賊卽反走，伏山東者，從而截之，各營並向城根橫截，斃賊千餘人，馬之倒斃於溝者，以百餘計；賊恨前此爲伏兵所敗，急以大衆衝我之伏，羅澤南派彪營及右營一哨助之，令佯敗以誘賊，賊果力追，伏者回殺，諸勇又從而截之。

賊之死者七八百計，餘賊乃遁。臣駐軍洪山，見羅澤南之軍鏖戰不已，臣卽添調仁鳳二營接應，城中之賊，見中路分兵而東，乘虛撲營，以四五百人由崑山門悍然上攻，臣卽馳回，督同周得魁帶鳳營回截，普承堯、唐訓方、張寅恭、李景湖率寶訓、南恭四營迎敵，分路抄截，殺賊甚多，追至十字街，已值日暮，羅澤南、李續賓等自壇角收隊，聞中路軍聲，亦迅赴湖路，以圖夾攻，賊乃驚潰入城，我軍歸營，已二鼓矣。此十一日陸師兩路接戰獲勝之事。賊復乘夜於崑山門外築葺石壘二重，左接城根，右及鮎魚套港，礮眼密布，以斷我師進攻之路。十八日，臣令訓營、寶營進攻，恭營接應，南營渡浮橋以截白沙洲之賊，使不得相顧，壘中礮子，密如雨下，知府銜唐訓方率訓營攻其前面，蛇行而進，受傷者多，諸勇不退，候補同知邢高魁、訓導李景湖率南營由鮎魚套西岸轟其腹背，賊驚而自動，訓營乘之，奪入前壘，縱火焚燒，普承堯又率寶勇繼之，殺賊數百，奪獲大小旗幟四十餘面，礮十尊，刀矛無算，方欲攻其次壘，大雨如注，火器莫施而止。此又十八日攻破崑山門賊壘之實在情形也。賊以前壘旣破，加修次壘，高與城等，城上以大礮護之，白沙洲之壘，與壇角之溝，日益高深，臣等商定二十日，以三路進攻，臣率南恭、鳳義四營，由西路乘夜潛行，出花園迂道三十餘里，以攻白沙洲之壘，臣官文調署松潘鎮總兵德恩率川兵湖南九營，游擊侯鳳岐率楚兵出入步街，以爲接應，洲上大石壘二座，高堅如城，其西築土壘二座，衛之，從九丁銳義都司周得魁率義營、鳳營先進，遊擊張寅恭、訓導李景湖繼之，從竹簽木椿中踰溝而上，蹋破土壘二座，縱火焚燒，守壘之賊，悉行駢斬，奪獲旗幟礮矛無算，而石壘之賊，密施大礮以拒，終莫能入。李續賓、蔣益澧率左營右營，由中路攻崑山門外之壘，普承堯率寶勇以應之，唐訓方率訓營仍於鮎魚套西岸衝其中堅，壘高而固，木椿五十餘丈之遙，右營左營之勇，皆奮不顧身，潛拔木椿，得路而進，逼近壘前，拋擲火箭火球，賊壘火起，訓營與侯鳳岐、楚兵隔岸施鎗以轟之，賊畏而遁，而城中之賊，忽以大股踞壘，紛放鎗礮，我軍受傷者衆，終莫能入。李續賓乃令諸勇暫退，誘賊出，復分路攻之，斃賊數百，賊衆仍遁入壘，羅澤南由東路率中營攻大東門，並飭何紹彩

率仁營、陳玉輝、率彪營相爲接應，從九劉騰鴻率後營踞小龜山，防壇角之賊。天未黎明時，逼近城根，拔其竹簽、木椿、緣梯奮登爲賊所覺，大礮、擡鎗、滾木、亂石紛如雨下，終莫能入。城中之賊，又由壇角經沙湖之尾，以抄我後。劉騰鴻督後營禦之，屢退屢進，鎗斃騎馬賊目二十餘人。中營由小東門橫襲之，兩路繞截，斃賊數百，賊敗入城。此二十日西路圍破土壘二座，中路東路攻壘攻城未下，轉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探聞賊匪日由青山一帶，幫運糧米火藥入城。二十三日，李續賓率右營出密灣一帶，截賊之餉，賊見我兵少，忽率大股七八千人，由壇角經小龜山沿湖而下，李續賓督勇數百，據險以戰，賊衆莫之敢援。羅澤南卽令劉騰鴻率後營、蔣益澧率左營，出洪山之東，而自率中營及陳玉輝之彪營，何紹彩之仁營，出洪山之西，以抄之前後夾攻，賊大敗，殺斃甚多，溺死湖中者無數，生擒四十餘人，奪獲旗幟、刀矛無算。此二十三日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計自十二月初二日至二十三日，城之東路、南路、東北路、西南路賊壘，均已蕩平，而江岸西北一隅之賊壘未破。臣營及羅澤南各營之登城破壘被礮中傷者，已逾千數百人，士卒奮勇，無一隊退卻者。署提督楊載福於十二月初二日黎明，率水師十營，自沌口出隊，至鸚鵡洲，賊船分紮鮎魚套、南岸嘴、壇角三處，爲犄角之勢，而以土城依倚之。楊載福派副前營萬化林從鮎魚套下口攻剿，派正中營翟定國副後營段康侯從鮎魚套上口攻剿，派正右營李成諒正左營張啓基副右營張樂貴副左營陳金齋副中營李濟清正後營喻吉三攻剿南岸嘴、壇角二處。南岸嘴外水落洲現賊船數十號，藏於洲內，洲口甚狹，賊以大拖罟橫列其中，兼以土牆周護，礮子如雨，負隅自固。我軍六營攻撲數次，賊船永不啓旋，船高不可踰越，遂併力以攻壇角之賊船，而壇角之船亦復死守不動。船上之礮與岸上之礮，一齊施放拒敵，我軍伺其中，雜有糧食船及坐船，計欲先攻其易，因乘隙拋擲火器，奮勇攻撲，賊勢不支，有棄船岸竄者，遂縱焚賊船百餘號，殺賊千餘人，餘船逃竄。六營奮力下追，至青山收隊。是夜卽紮漢口之下游。萬化林等四營攻打鮎魚套，燒賊船二十餘號，惟餘大拖罟四隻，橫傍河岸，有土城十餘座，護之。我軍往攻四次，傷亡甚



多，未能燒盡。萬化林等遂率勇登岸，繞賊土牆之旁，以火箭噴筒攻破賊壘一座，得大礮二十餘尊。其取攜不盡者，悉行封釘。是夜四營仍回紮沌口。初三日黎明，楊載福復率萬化林等四營往攻，游擊李成謀亦率下游六營從下上攻，賊出鳥船七八號，拖罟數號拒戰。其鳥船較拖罟爲高大，而運動較迅，每船藏二千觔大礮二十餘尊。子如雨點，急不能近。各營上下夾攻，鏖戰逾時，李成謀奮勇先衝賊隊，張啓基、李濟清繼之。賊始敗退，仍依泊土城之下，伏而不動。李成謀等從下擊之，張榮貴、喻吉三、陳金鼈從上截之，圍其一隻。賊船火器齊施，營官陳金鼈被燒，李成謀、張榮貴、張啓基等奮勇攻擊，不退一步。船上之賊，盡行擊斃。其自行溺水者尤多。我軍爭擲火蛋，燒其風帆，而船板則以沙土墊滿，不能卽然。極力攀援，而船復高不可上。李成謀等憤怒，逼近賊船，以大礮圍衝之。始將其船擊壞，各營復併力攻其灣泊之船。賊船之礮與賊牆之礮，幾無隙地。並有陸賊匿於賊船之側，施放擡鎗、火箭。我軍攻撲數次，傷亡甚多。而時已薄暮，楊載福卽飭萬化林等三營回紮沌口。自率瞿定國同李成謀等，仍紮漢口下游北岸，帶兵都統都興阿見水師下駛沙口，恐其孤軍無依，遂率馬隊馳三十里，駐江岸以守護之。露宿兩日夜，屹立不動。其公忠之義，水師將弁倍形感奮。而馬隊亦因水師之敢戰，故露處兩日夜而不言勞也。初四日，萬化林等三營自沌口出隊，李成謀等七營由下攻上。賊於黃鶴樓下至壇角地方，添設土牆，密排大礮。我軍上下往來，必由其礮口經過。因思賊船不出，終難攻進。卽派各營長龍快蟹，由壇角過河攻擊。冀誘賊船出敵，再以各營舢板圍剿之。該賊死守不出，我軍密排大礮逼賊壘。賊船而更迭轟之，斃賊極多。我軍亦多被礮子中傷。楊載福思上游賊船未盡，終不便久泊下游，率十營回紮沌口。初五、初六日，仍率十營往攻。賊竟以負固不出爲得計，連戰數日，共燒賊船百數十號，奪獲賊礮三十餘尊，旗幟、刀矛無數。擊斃賊匪甚多。所有生擒長髮老賊，當卽訊明正法。此水師初二日至初六日進攻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十一、十四、十六等日，迭次出隊攻剿。該匪仍堅守不出。十九夜，楊載福備民船二十餘號，實以油薪，派副左營李朝斌帶船十餘隻，燒鮎魚套之賊船。派

副後營周清元帶船十餘隻，燒南岸嘴之賊船，楊載福親率各營，三更出隊，周清元等暗槳潛行，衝過賊營二座，至南岸嘴洲頭，賊已預於洲口密釘梅花樁，火船不能進港，僅燒其洲外小船數十隻，李朝斌所帶火船，亦至鮎魚套上口，逼近賊船，焚燒小船二十餘隻。二十日黎明，楊載福率大隊戰船至鮎魚套上口，派正左營張啓基，正後營喻吉三，專攻鮎魚套，派副中營李濟清，副前營萬化林，正右營李成謀，正中營瞿定國，繼進其張榮貴之副右營周喜元之正前營紮於鸚鵡洲下，以爲聲援；張啓基李濟清等屢衝至黃鶴樓下，更番迭進，誘賊出戰，賊船傍岸灣泊，環以水拒，船之隙處，遍築小壘，密安大礮，我軍奮勇攻進，斃賊約數百名，而賊舟仍未盡破，自十九日三更鏖戰六七時之久，始行收隊，正後營營官喻吉三受傷，猶能力戰不退，此十九夜至二十日，水師攻剿賊船之實在情形也。連日將生擒各賊，訊據「水師經旬力戰，焚賊舟一百數十號，轟斃賊千餘名，燒斃五百餘名，自竊五百餘名，礮斃大小老賊頭目二百七十餘名」等語，而水師之哨官陣亡五員，營官傷二員，弁勇傷亡約六百餘名，而無一船損失，無一人退怯者。臣仍令水陸各軍暫養數日，設法并力攻剿，以期迅復堅城。所有陸師尤爲出力之外，委陳玉輝，面中鎗子，勇敢不退，可否以千總拔補從九劉騰鴻，身先陷陣，七戰均在諸軍之先，可否以知縣選用？候選知縣李續宜，勇敢爭先，請以同知選用，並賞戴花翎；六品軍功楊高桂，可否以把總補用？六品軍功傅學海，可否賞給六品翎頂？外委彭澤南，可否以千總超補？其水師尤爲出力之儘先游擊李成謀，可否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勇號；儘先都司張榮貴，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王明山，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儘先游擊張啓基，可否以參將儘先補用？藍翎守備陳金鼇，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都司銜守備喻吉三，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以示鼓勵！至陣亡各員弁水師之藍翎把總賴洪興，談金榜，藍翎外委劉魁和，外委曹勝發等弁，已經臣官文先行奏請議卹。其水陸員弁奮不顧身，冒險衝鋒，登城殺賊，實皆忠義之氣，倍勝平時，其力戰陣亡情形，可否加等議卹，以慰忠魂。所有候選從九

品劉卓巖，請照例議卹；藍翎守備張福田、劉高選，請照都司例優卹；千總賀采臣、劉青四，請照守備例優卹；藍翎把總吳秀珮、羅長發、王美在會、旺益、周玉堂，把總黎天才，請照千總例優卹；藍翎外委廖自集、鍾興，外委胡裕大、王祥元、朱福勝、賀芝蘭，戴有亮、黃復勝、董起隆、徐文章，請照把總例優卹；六品軍功夏隆、吉田、羣、夏、朱達、明、劉步、駟、吳勝、貴、咸、甯、山坡、案內，均擬保把總，尙未出奏，請照把總例優卹；其餘出力員弁，及傷亡勇丁，容臣查明，分別奏咨獎卹，仰候恩施。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再，江夏縣屬之梁子湖，水面寬闊，港汊紛歧，與武昌咸甯各縣相通，外江賊匪，每由武昌縣屬之樊口駛舟入湖，搶掠食用，經臣飭令署武昌縣林之華、督同馬鄉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等，齊團堵禦，又派五品軍功把總余雲龍帶勇駐湖巡防。上年十二月十七日，林之華探有賊目偽監軍陳姓等率賊四五百人，竄至武昌縣之金牛鎮，聲言大股隨後卽至，希圖牽綴大營之後，當密調把總余雲龍帶勇往剿。十九日，余雲龍接信，卽率六品軍功徐斌、張占鰲、譚運華、李占魁、張金榜、曹得太帶勇三百名，二十日行抵張橋，中途與宋斯年會合，適舉人黃守謙督團來會，江夏三里之團總文童祝茂文、吳先藻，亦帶領團勇會剿。該匪知覺，卽列陣以待，余雲龍、黃守謙、宋斯年督各勇向前迎敵，殺斃前鋒悍賊十餘名，餘賊卽潰。鄉團奮勇百倍，追殺數十里，撲水淹斃者，亦以數十計，餘悉竄逸，生擒賊目匪黨共二十三人，經林之華訊明解驗，立予駢誅，奪獲騾馬四匹，黃旗四面，偽監軍印一顆，黃馬褂一件，黃邊風帽二頂，僞示牌解營驗實。臣查鄉團出力，士民同仇，實堪嘉獎。該把總余雲龍奉委巡防梁子湖水面，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團練鄉勇，自去歲以來，迭有斬擒，隨時稟報，批准獎勵在案。今又鎗斃金牛賊匪多名，大獲勝仗，應請先行獎勵，以勸將來。把總余雲龍可否以千總拔補，並請賞加銜備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可否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儘先縣丞署金牛鎮巡檢，宋斯年可否以知縣仍留湖北補用，所有打仗奮勇

之鄉團，六品軍功徐斌、張占鼈二名，請以把總拔補；鄉團六品軍功譚運華、李占魁、張金榜、曹得太四名，均請以外委拔補；文童團總祝茂文、吳先藻，均請以從九品遇缺儘先選用；其餘出力各勇，由臣賞給功牌，以示獎勵。除仍飭該員弁等隨時慎密防剿外，所有剿辦金牛賊匪獲勝情形，理合附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再，南路之餉，前奉部撥由江西省月解餉銀三萬兩，專濟羅澤南一軍，未經解到，賊已竄吉安、袁州一帶，江西軍務孔亟，自顧不遑，勢難措解；且道路阻隔不通，十月十一月之餉，皆由督臣官文設法措濟，而十二月未能全清，正月以後，竟無可措之款，賊匪負固不出，克復恐稍需時日，且克復後，追剿搜捕，均爲緊要，所有各營餉項，亟應趕籌接濟。計臣營月需銀二萬二千餘兩，羅澤南營月需銀三萬八千餘兩，臣之水師十營，月需銀二萬兩，加以督臣調過南岸之川楚兵二千六百餘名，月需銀七千餘兩，又數月來水陸兵勇奮力進攻，傷亡甚多，賞卹一項，勢難減省，現值進攻喫緊之際，尤須預爲籌備，以勵軍心，共計月需銀十萬兩內外，除本省竭力設法隨時湊用外，合行據實陳明，請旨敕下陝西、四川督撫臣，迅卽籌措，按月解銀五萬兩來營，以便支放；至北路馬步兵丁及李孟羣、王國才等營，餉需尤多，應請敕下部臣，於山東、山西、河南三省，趕緊協濟。再查湖北連年用兵，歲費帑項至鉅，臣不能自籌，而仰給於鄰省，鄰省不能不顧念全局，而代籌協濟，實已應接不遑，中夜焦思，尤深憤厲！惟武漢賊勢，有必破之機，北岸馬隊，極爲勇往，其餘兵勇繁多，需餉尤急，經督臣激勵再四，大有起色，自當竭力攻剿，寬爲籌畫，力復二城，功收一篲，以期上慰宸念。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

陳奏官軍連日獲勝情形疏（六年二月初七日）

臣於正月十七日，將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二至二十三日，水陸大勝情形，縷敘具奏在案；十二月二十七日，賊於城外掘挖壕澗，樹立木柵，相後營劉騰鴻帶二哨往偵，賊見我兵不多，遽出旗來圍我兵，且戰且退，以誘之，添撥六哨，一鼓抄襲，殺傷之賊甚多，嗣因雨雪連綿，不能出戰。羅澤南駐營洪山之南，因北路為山所隔，懼賊乘不意以襲營。咸豐六年正月十二日，羅澤南移三營駐洪山絕頂，距城更近，可以俯瞰城中，中營駐洪山之首，其南岡後營居之，以待城賊之來攻；左營駐洪山後嶺，其南岡右營居之，以防後路之抄襲；仁營駐洪山中頂，其南岡以彪營居之，相與聯絡，前後共成犄角之勢，知賊之必乘夜撲營也。十三夜二鼓後，鹽運使銜李續賓帶右營往偵，將及雙鳳山下，賊已率千餘人出城，先踞其巔，突然相遇，李續賓策馬直進，鎗礮齊施，潛分二支，包山之趾，而及其脊，賊敗。羅澤南出中營接應於山之左，劉騰鴻出後營接應於山之右，斃賊無數，夜半始收隊。十四日黎明，天大霧，劉騰鴻率後營登雙鳳山巔，以劈山礮轟擊大東門，賊莫測我軍之多寡，城中大亂，四面開礮以拒；及霧收，賊以千餘人縋城而下，我兵拒戰甚力，賊不能近，又於小東門出千餘人來抄我後。羅澤南率中營從雙鳳山北以迎之，鏖戰良久，賊恃距城甚近，城上可開大礮以轟我師，城下木柵又可為賊藏身之地。我兵奮殺，殲其前鋒十餘人，賊猶力戰如故，中營乃從湖之乾涸處，分二支以繞賊之左後營，驅雙鳳山之賊與小東門賊併聚一處，亦分二支以繞其右，皆逼至木柵，賊反包於我軍之中，城上之礮，以賊未入不敢開，四路夾擊，斃賊約六七百人，生擒二十五名。城中見賊敗，遽出隊數千從漢陽門繞沙湖之尾來救，李續賓率右營候補同知蔣益澧率左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由小龜山直逼沙湖，以鎗礮轟擊，斃賊最多，諸勇皆分碎其屍，擲於城下，以示賊。此十三夜十四日東路鏖戰之實在情形也。十八日，賊以百餘人猝抵中路五里墩搗戰，我軍知其為誘，按兵不動，以

百餘勇敢者追至長虹橋，賊以千餘人伏於其側，我兵退以誘之；參將普承堯之寶勇，知府銜唐訓方之訓勇，分路進攻；游擊張寅恭之恭勇，從九丁銳義之義勇，都司周得魁之鳳勇，訓練李景湖之南勇，各出四成隊繼之，分三路以攻其伏，鏖戰二時之久，礮驚其頭目三人，賊敗，乘勝尾擊，殺斃數百人，此十八日中路鏖戰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四日，大雪初霽，四更後，賊以千餘人來撲中營，前隊多著白衣，與積雪同色，望之不辨，猝抵營前，矛傷燒望火者，尾之而至，環拋火器噴筒，幾登外牆，傳籌者守更者見之，奮登牆上，擲以大石，賊不能登，營中之勇繼出，以鎗礮轟擊，洪山兩面皆絕壁，山脊瘦而積雪有深三四尺者，賊以一路蜂擁而前，故我礮所發無不中者，賊大敗，棄器械走，多墜死崖下；我兵以夜深不敢追，比曉視之，雪上皆血跡。二十五日四更，賊又以大隊來撲中營，懲前敗，逡巡不敢上，黎明始登山，拋擲火器，羅澤南令中營後哨右哨出洪山之北，左哨出洪山之南，俟二哨抄出，前哨乃開營迎擊，劉騰鴻率後營分三路繞賊之後，賊遂狂奔，其旁遁者多為我兵所殺，直追至城根，賊乃踰木柵，由大東門縫城而上，我勇登雙鳳山，以劈山礮擊之，墜城而死者無算，乃收隊歸。諸勇恨我師出而賊即退，不得多殺以洩憤，乃於二十六日四更，中營以右後二哨埋伏於賊來路之左，後營以前左二哨埋伏於右，五鼓賊以千餘人捲旗而來，以撲中營，我兵之伏者，俟其過而截之，中營前左二哨迎之，賊方銳意前攻，而不知伏者之繞其後，前後夾擊，共斃賊二百餘人，內斃偽總制林姓者一名，旅帥之成姓劉姓者二人，生擒旅帥李姓者一名，皆身懷偽印，奪其旗幟，有總制旅帥某姓等字樣，又生擒二十餘名，此二十四、五、六日賊乘雪夜來攻東路，迭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賊以十餘旗由東門而下，以十餘旗出小龜山之尾，有渡賽湖燒民房者，羅澤南飭劉騰鴻率後營以救火，分中營二哨住堵大東門，何紹彩率仁勇堵小龜山，鏖戰三時，斃賊約二十餘人，蓋賊欲誘我師至城下，可於城上以大礮轟之也。羅澤南以賊不多，先令中後二營收隊，蔣益澧率右營進駐小龜山，接應仁營，俾得收隊不致為賊所乘，詎賊見二營之勇不多，忽於壇角出大股千餘人，有戴金龍風帽黃馬褂

之賊，立馬於小石山巔，指揮衆賊從隄上以牽制左營，小東門大東門，繖城而下者千餘人，直撲仁營，火箭噴筒，鎗礮並施，賊氣頗悍，仁營分三支應之，奮力抵禦，不少退却。左營見兩路齊至，飭勇駐小龜山巔，據險以待，分二哨繞小龜山而下，以截撲仁營之賊，乘勢邀擊，賊敗，由湖以逃至城根，復頓旗迎戰，我軍中營右營後營分三路奮迅而前，與左仁二營相爲包繞，此衝彼突，不遺餘力，斬斃賊約六七百人，餘賊皆遁走木柵中，日暮收隊，左營在後徐行，賊之在小石山者，忽由隄上尾追，左營反旗殺之，鎗斃其戴金龍風帽者，此二十八日東路鏖戰之實在情形也。二月初一日，賊防我兵進攻城池，欲逼賽湖之水以斷其路，以四五百人掘土填橋，居民驚報，羅澤南、飭劉騰鴻率後營臨隄上，礮隊居先轟擊，賊不能敵，直奔中和門東舊壘，冀繖城而上，諸勇乘勝尾追，作三路包繞，城下溝極深，竹簽木樁又極密，賊無可遁之路，悉陷於溝坑，樁簽中我勇火器環擊，鮮有脫者，屍填滿溝，其得繖城而上者，不過十之一耳。東路之兵方歸，賊又以三四千人過鮎魚套橋，由八步往對岸以擊我軍之腰。臣飭唐訓方率訓勇、普承堯率寶勇、張寅恭率恭勇、周得魁率鳳勇，過長虹橋迎敵，飭丁銳義率義勇、李景湖率南勇，由五里墩渡浮橋以禦八步街之賊，賊之在長虹橋者，見我兵至，施鎗搦戰，我兵按旗不動，俟其近前，始開鎗礮以轟之，賊忽分三路來抄，我兵亦以三路應，我進賊退，我住賊來，如是者歷二時之久。東路見中路鏖戰，飭參將葉永泰督彪勇出湖中，遙爲接應，賊畏抄後敗走，各營乘勝追之，殺賊數百，奪獲黃旗二十餘面，生擒十三名。賊之由八步街出者，南營向前截之，衆寡不敵，勢幾不支，賊愈戰愈衆，我兵之戰於長虹橋者，懼對岸有失，飭善泗水者踰鮎魚套港援之，殪斃賊目十餘人，奪獲旗幟甚多，奪銅礮一尊，賊敗走，日暮收隊，此二月初一日東路中路接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初二日，臣軍與羅澤南軍各出數百人誘賊，賊亦以千餘人繖城而下，我兵爭先奮擊，斃賊數十人，賊絃隄走，我兵乘勝追之，殺賊無算，奪獲黃旗十餘面，銅礮二尊，火藥八桶，賊敗入城，此初二日中路東路復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水師現在添備火具，趕緊催齊，臣卽日定期會剿，力圖擴清，以慰聖懷。所

有陣亡藍翎守備丁懷本，藍翎千總金品高，藍翎把總黎文祥，向德明，秦裕昌，外委蕭得勝，胡萬隆等，屢立戰功，向先殺賊，奮不顧身，深堪憫卹。丁懷本請照都司例優卹；金品高請照守備例優卹；黎文祥、向德明、秦裕昌請照千總例優卹；蕭得勝、胡萬隆請照把總例優卹，以慰忠魂。其在事出力員弁及陣亡受傷勇目，俟臣查明，續請獎卹。謹將連日接戰大獲勝仗情形，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韶提督鄧陽鎮總兵臣楊戴福，恭摺具奏。

硃批：「覽奏均悉。丁懷本等均照所請優卹，該部知道。欽此。」

再，翰林院侍讀金國均，上年請假回籍迎親，現已假滿，應即回京供職。惟湖北一省，釐金牙帖，甫經設局籌辦，非得本籍廉正紳士經理，恐無以通民情而收實濟。臣已咨會侍讀金國均，並丁憂在籍之前任大理寺少卿彭久餘，前往襄陽、安陸、鄭陽、荊門等處總理局事，俾商民及早輸將，而吏胥無所欺隱。武漢克復後，再將紳局移於省會，兼可咨訪團練人才，以求撲勇之士。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著照所請。欽此。」

### 陳奏水陸官軍連日獲勝疏（三月初一日）

臣於二月初七日，將咸豐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咸豐六年二月初二日陸路迭獲勝仗情形，具奏在案；二月初三日，賊以數百人掘賽湖之隄，使我兵不能及城根，知縣劉騰鴻督湘勇後營以鎗轟之，右營排列甚後，以防鷹嘴閣下之伏賊，趁隄上迎戰，我兵分三路抄之，殲賊二十餘人，賊走，乘勝追過鷹嘴閣，賊先以千餘人伏於十字街，長虹橋下溝內，城中之賊，見追兵至少，忽以大隊分三路而來。一出鷹嘴閣以禦官軍；一出長虹橋以助暗伏之賊；又以一支渡鮎魚套，循隄至長虹橋對岸，排鎗以待；我兵抄至長虹橋，賊伏突起，放鎗擲矛，蜂擁而前，隔岸之賊，又以礮橫擊，我軍右營與鷹嘴閣之賊戰，不能往救；後營之勇，不及賊之什一，知縣劉騰鴻誓以死



戰，用劈山礮及擡鎗轟之，賊敗走；我兵莫不以一當百，計追殺五六百人；蓋劉騰鴻身先倡率之力也。適臣中路見長虹橋接戰，出兵往援，候選從九丁銳義等率義勇先至，與後營追至望山門外，奪獲旗幟數十面，騾馬十四匹；而臣中路之寶勇訓勇恭勇鳳勇及東路之中營左營彪營仁營，俱以大隊接應，殺賊無算，賊大敗入城，此初三日接戰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賊以屢敗，堅閉不出，荊州所解礮位，運至洪山東路，於初四、五、六、七等日，令諸營以二礮扛至雙鳳山巔，以二礮扛至沙湖尾紫金山巔，俯瞰城中，對城轟擊，僅壞其城樓女牆數處，而堅城非礮力之所能破也。初九日，督臣官文會期大舉，臣與羅澤南飭各營製長梯數百，並挾土囊，負沙袋，束稻草，以填城下之溝，兼以壓覆城根之木椿竹簽；又扛大礮於山巔，以轟擊其城上之賊，備揚塵車以迷賊目。中路各營攻城南鷹嘴閣之左右，東路各營攻大東門南門之左右，復各派五成隊分路而進，中路則攻望山門中和門鮎魚套等處；東路則攻小東門紫金山沙湖壇角等處；派川兵川勇嚴守八步街等處，以爲聲援，使賊不能並聚一隅，以殺其勢。初九日四更，齊集城下，先以刀斧手斫其壕邊之木柵二重，繼以土囊稻草填其城壕，方在緣城，而賊忽大號，守城之賊皆起，擲火球，下亂石，墜滾木，擡鎗鳥鎗紛紛施放，其礮臺之大礮，皆以天子羣子連環開放，我勇之逼城根者，受傷最多，毫無退志，前隊已傷，後隊又緣梯而上，彼勇陣亡，此勇又踰溝而前，擡鎗隊皆挺身溝外，以轟擊城上之賊，亦不以傷亡而稍怯，相持一時，仰攻之難，不如城上俯禦之易，終莫能登。臣以礮傷士卒太多，知縣劉騰鴻衣履頭巾洞穿十數處，而身無重傷，臣亦恐遂傷之，乃令諸勇暫退，伏於城下坡壠，俟其子藥之盡而復攻，忽見城上之礮自裂三座，傷賊甚多，諸勇三次乘之而上，賊急不能支，以桶盛火藥燒擲，礮石更密於前，終不能上，申刻收隊，城中之賊逃出者，皆言是日城上爲我軍礮斃者，以四五百計，僞總制陳姓李姓，僞國相韋姓楊姓，並僞軍師三名，均守城賊目也。又因礮裂而自斃者，僞十二國宗韓姓一名，羅澤南營臣營之受礮傷及中礮陣亡者，亦已六百名，此初九日兩路力攻七時之久，鎗斃多賊之實在情形也。臣以攻城多傷，暫令休

息賊於初十、十二及十四、十五等日，以數百人由大東門縫城而下，或繞沙湖而出，搖旗擗戰；我兵不出，則距踴而前；我兵甫出，則捲旗而走；諸勇或分路圍抄，或暗伏掩擊，每日斃賊或十餘名，或數十名，終無益於攻剿之大計；惟下游青山、密灣一帶，為陸路接濟賊糧之道，擬分數千人駐紮其地，而臣營羅澤南營兵力尚非有餘，遵同審顧一月有餘，終以分兵扼下游為勝算。十七日，羅澤南、李續賓率相勇各二哨，往密灣審視營基，密灣距城約十里，在沙湖之尾，湖水由港中出，建石壩一座，以通江隄，率勇過壩，橫列隄上。羅澤南、李續賓復帶親兵數十人，沿江而上，以察賊船；賊之大隊盡由武勝門而出，不下三四萬人，排列六七里之遙，旗幟蔽江，其前隊八九千人，直逼陣前。羅澤南以我寡而賊衆，隄壩寬闊，必據險而後可戰，乃飭勇排陣，徐徐而退，退數十丈，又頓旗擗戰，如是者四五次，乃渡壩排陣於港之左，賊亦奮躍而前，排列於港之右。羅澤南、李續賓身先士卒，而密飭鎗礮手百餘人伏港內低處，飭各隊刀矛旗幟皆佯作逃奔狀，賊得意迅速，甫至壩，我兵鎗礮齊發，賊隊整而人密，所發皆中，應聲而倒，同旗返殺，賊大敗。適都司何紹彩率勇來援，相與尾追六七里之遙，其鎗傷者不能行，皆為我兵所殺，約四百人，屍橫隄濱。日暮，乃收隊。當賊以大隊出武勝門之時，先以千餘人駐紫金山，千餘人駐雙鳳山，蓋防我兵抄隄之後也。候補同知蔣益澧率相勇左營，劉騰鴻率相勇後營，駐小龜山，以禦紫金山之賊；從九羅嘉亮、生員劉典率相勇中營，前左兩哨，以禦雙鳳山之賊；參將葉永泰、千總秦國勝率彪勇繼之，賊見我兵自密灣收隊，度其路遠不能遽歸，乃折而同，冀襲我營。盡由武勝門城根，萃於山下，黃旗蔽湖，喊聲震谷，直撲小龜山而上，勢極兇悍。蔣益澧督勇禦於山右，劉騰鴻禦於山左，賊擁而上，則轟鎗礮以擊之，賊受傷而退，刀矛手追至湖濱，以黑夜莫敢深追，復據山上以待，賊蜂擁而上，則又以鎗礮刀矛擊追之，如是者五次。賊以小龜山難踰，乃由紫金山之南，橫出小東門，與大東門之賊會，奮躍而上，又為相勇中營及彪營所阻，自黃昏戰至二更後，我兵以二千餘人禦賊數萬，無懈可擊；及密灣勇歸，悉往助陣，聲勢益壯，賊逃入城中，比曉往視，賊尸填於湖中及溝外者

不下五六百矣。此十七日陸路各營接戰，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三日，賊以數百人在小龜山延燒民房，大東門亦出百餘旗接應。羅澤南乃令中營出二哨以逐小龜山之賊，出二哨以禦大東門之賊，小龜山之賊遁，衆勇追之，駐其山以待，而賊之由壇角出者二萬計，排列沙湖溝之北，悍賊數百人，則登紫金山，旋循沙湖之隄，以鎗礮轟擊，我兵以數百人與之相持二時之久。羅澤南見賊之多，乃自帶親兵督中營二哨，先擊追大東門之賊，飭知縣劉騰鴻率湘後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與湘中營，同踞小龜山，用劈山礮擊隄上之賊，賊退，諸勇乘勝追之，至沙湖坪以排鎗轟擊，復以一隊奮登紫金山，共斃賊數十人，賊遁歸溝內，賊隊之排列溝北者，猶整齊如故。羅澤南飭諸勇仍踞小龜山，令數百人追隄上之賊，殫其先鋒數名，逐至紫金山下，賊踞山上，放鎗以拒，溝內之賊，見追兵不多，踰溝而前，羅澤南與劉騰鴻督大隊分路應之，何紹彩率仁勇由溝外橫截紫金山之賊，賊爲我兵所包，遂大亂，各營環繞，斃賊六七百人，分裂其屍，血流湖際，餘賊踰溝而逃，我兵亦收隊。賊乘我兵之歸，復有登紫金山者，適候補同知蔣益澧聞戰，率左營接應，因奮殺數十人，日暮收隊，奪大黃旗四面，小旗十餘面，生擒七人，此二十三日東路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署提臣楊載福於二月初五日黎明，率水師十營，自沌口出隊，至鸚鵡洲，正後營喻吉三，副前營萬化林，副中營李濟清，循東岸而下；正右營孫昌凱，副右營張榮貴，正左營張啓基，副左營陳金鼈，正中營鮑超，正前營周喜元，副後營周清元，循西岸而下，距賊船約四五里之遙，卽排列以待，是日北風甚大，賊以大拖罟四隻，從鮎魚套沂流而上，開礮一次，卽轉舵下駛，佯作退避狀，蓋欲誘我軍下擊而反攻也。各營靜聽軍令，毋敢妄動，賊又出烏船及大拖罟二十餘號，順風揚帆，魚貫而進，以衝我東岸之船，各營仍堅持不動，俟賊船將近，楊載福飭卽迎頭擊之，鎗礮齊施，火器並發，賊船整而密，火器所著，登時焚烈，中礮者紛紛墜水，正右營孫昌凱，副右營張榮貴，正左營張啓基，副左營陳金鼈，正中營鮑超，復過江以抄賊尾，期併力夾攻，一舉殲滅，而賊船之在南岸嘴者，見我船多趨東岸，亦出大船數十號緣西岸而上，周喜元率正前營

周清元率副後營迎頭截擊，衝入賊隊，賊船不敢進，仍退泊南岸嘴沙洲之內，土牆之下，堅伏不動。其由鮎魚套而上者，喻吉三、萬化林、李濟清奮勇以攻其前，孫昌凱、張榮貴、張啓基、陳金鰲、鮑超繞出以攻其後，縱橫馳逐，鏖戰逾時，賊之鳥船較拖罟高大，上排巨礮，各營合擊，燒其大鳥船一隻，船礮沉江，逆賊二百餘人，登時焚溺，無一得脫者。奪大拖罟一隻，擒斬焚溺各百餘名，奪千觔礮十尊，賊遂敗走。各營乘勝力追，斃賊無算。蓋南岸嘴賊船，爲正前營副後營所牽綴，不能赴援，故遂得以盡力擊殺也。另有大鳥船一隻，橫列河畔，正後營副前營副中營圍而奪之，賊之竄岸墮水者數百人，悉爲我軍所殺。船大易於擱淺，推挽不動，遂縱火焚燒，仍取其千觔大礮八尊，以歸。火烈未及盡取，而船已沉。楊載福以賊船去遠，又值日暮，遂收隊。初六七八等日，楊載福飭令十營迭次出隊，賊因大敗之後，堅守不出。初九日，楊載福以陸路各營會期進剿，寅刻率十營出隊，正後營喻吉三、副中營李濟清、副前營萬化林，由東岸攻鮎魚套之賊；正右營孫昌凱、副右營張榮貴，正左營張啓基、副左營陳金鰲，正中營鮑超，正前營周喜元、副後營周清元，由西岸攻南岸嘴之賊。賊恃其土牆堅固，我軍百計誘之，仍不出戰，惟於牆隙施放鎗礮，我以大礮轟擊，賊以大礮拒敵，士卒莫不憤怒，爭先衝突，又以火器噴筒射入牆內，焚賊船隻，斃賊甚多。是日南風大起，我軍戰船搖蕩不定，開礮無準。楊載福恐爲賊所乘，令各營徐徐收隊，仍紮沌口。數日接戰，計燒大鳥船二隻，奪大拖罟一隻，奪千觔大銅礮十八尊，擡鎗烏鎗劈山大礮三十餘件，黃旗黃帽黃馬褂，刀矛偽文報等多件。賊之被轟擊及溺水死者無數，生擒賊目五名，訊據賊目偽丞相陳姓，已爲我軍所殲。該逆等新從九江安慶帶船上援，不料一戰遂敗。此水路迭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水陸自冬至春，齊力攻堅，入十餘日中，幾於無日不戰。然堅城未復，戰士之中礮傷者，已逾二千餘名，勇氣不衰，士怒未已，非賊強兵弱，蓋攻守之異宜；且下游一路，水陸皆虛，未得其要也。再四商酌，陸師自以分兵下游，斷賊糧路爲要。著本月二十五日，鹽運使銜李續賓，知縣劉騰鴻，率三千人移駐下游密灣，以扼其吭。羅澤南仍駐洪山，調中路唐訓方八百人以

益；臣當中路長虹橋一面，尙有四千餘人，足敷圍剿。至水路賊匪，自上年金口大捷之後，每遇賊船出隊，則我軍奪獲必多，遂匿於武漢兩城之下，外以沙洲爲護，內與陸賊相依，官軍逼近，伏匿不出，計惟有多用火船，乘風延燒，趁勢追剿，或可得手。春水方生，旬日之內，必可剋期大舉，聚而殲旃，以期上慰聖懷。所有水陸陣亡員弁，抓城拔柵，踰越重壕，焚奪賊舟，冒險陷陣，忠義勇敢，實堪憫惜，可否加等議卹，以慰忠魂。藍翎千總彭本餘，千總黃錦雲，請照守備例優卹；藍翎把總譚光福，把總蕭登高，王運發，藍翎儘先外委記名把總李正友，請照千總例優卹；外委羅龍輔，劉瓊，茂周，勝友，谷世泰，胡祥發，彭有順，曾昌熾，請照把總例優卹；六品軍功哨官瞿宏升，羅正富，陶鎮南，柳定國，何連芳，郭定陞，羅月友，於金口武漢案內，積功應保，請照外委例優卹；六品軍功文童周其杏，文顯謨，江玉梅，張紹華，龍玉和，積功應保，請照外委例優卹；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陣亡受傷勇目，可否由臣查明彙請獎卹，謹將水陸疊次接戰，大獲勝仗情形，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署提督鄖陽鎮總兵臣楊載福，恭摺由六百里馳奏。

硃批：「覽奏均悉，出力文武及陣亡受傷各勇目，著查明分別彙請獎卹。彭本餘等著照所請優卹。該部知道！」  
(三月十四日奉)

再，臣於二月二十三日，接準兵部侍郎臣曾國藩函：「聞吉安府城失陷，江省軍事，日形糜爛，急調羅澤南、李續賓提師回援」等語。臣思首逆石達開擾害江西，與粵東流匪合併，頓益悍賊四五萬人，而本境之匪，附益更多，旣已連陷江西州縣，則南贛撫建，固屬可危，浙閩湖南，尤深遠慮。東南大局所關，臣何敢以鄂中一省之事，而恣然不顧。且近年以來，各省招致兵勇，多不可恃，自非羅澤南等速援，未易剿辦也。羅澤南之議，則曰：「武漢爲南北樞紐，視他省關繫獨大，上縮荆襄，下控吳皖，未可棄而不顧。」臣再四思維，南岸各軍，力攻八十餘日，戰士良苦，功隳垂成，遽行撤調，則亦不足以激揚士氣，且羅澤南之軍，正月二月餉項虧欠，江西庫帑亦竭，卽令刻

日速援，而欠餉行糧，必應速爲籌措；臣之水師、火具已齊，湖南大礮已到，默計旬日之內，春汛初起，漢陽南岸嘴之沙渚，可期漲溢，則賊舟難於閉藏，水賊或可燒而走也。臣等定計力圖克復，如旬日無成，則鄂省戰守惟臣，無可諉責；自當權其緩急，籌措餉項，先以數千赴援，再查羅澤南、李續賓所統勇丁，不過五千人，到鄂以來，與臣密商，添益三千餘人，兵力稍厚。羅澤南之招勇擇將，向不冒濫，惟軍師每月需四萬三千餘兩，水師十營，月需二萬三千兩，前經部議飭撥，尙未報解，可否敕下部臣，破格專籌軍餉，指定撥濟羅澤南及水師十營，由臣轉運，其臣陸營所需，亦應另行設法，不得擅支，則此軍可期常勝，必可委任而責其成功。倘即時克復，追勦尤貴神速，不致停兵待餉，以誤事機。萬一久頓城下，自不能不先行分援，即須酌付口糧，免其中途遲回，致使賊計日逞，實於大計有所裨益，愚昧之見，謹附片陳奏。

硃批：「所籌甚是。至所請專濟羅澤南軍餉，著戶部速議籌撥。」

上諭：「曾國藩文俊奏：『吉安失陷，石逆久踞臨江，南則窺伺贛州，南安、北則踞守武寧、新昌，賊勢蔓延，全省幾徧。周鳳山陸軍，近日又遭挫折，請飭羅澤南迅速移師來江援勦。』本日復據胡林翼奏：『現在春汛初起，賊舟難於閉藏，已定計力圖克復，倘一時未能得手，先以數千人赴援。』等語，所籌甚是。胡林翼如能於旬日之閒，攻克武漢，則羅澤南一軍，即可回援江西，倘克復尙需時日，先行派兵分援，亦須仍由羅澤南等統帶前往，方能得力。該督等務當權其緩急，不可稍存畛域之見，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三月十四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上諭：「前因曾國藩等請飭羅澤南回軍援救江西，並胡林翼奏請暫留羅澤南，俟旬日以後，再行派兵赴援，當經諭令官文、胡林翼斟酌緩急辦理。現據廉兆綸馳奏：『江西自吉安失守後，賊復於二月二十三等日，連陷撫州、進賢、東鄉、安仁各郡縣，省城四面受敵，消息不通，請速撥官兵援救。』並據何桂清奏報：『江西省

城探聞現已被圍」等語；江西壤地，毘連六省，形勢極關緊要，現在逆勢披猖，省城危急，設有疏虞，則東南大局，豈堪設想！此時籌撥援兵，計惟羅澤南一軍，馳赴省垣，庶危城可保。著官文、胡林翼酌量情形，如武漢賊勢實已窮蹙，即照胡林翼前請先派官兵數千名，馳援江西，令羅澤南暫緩起程，以免功敗垂成。若武昌急難克復，則羅澤南雖留無益，而江西省垣十分喫緊，即著官文等飭令該員統帶原有兵勇，剋日起程，回援江西省，並設法迅速馳赴南昌，毋稍遲緩，致誤軍機。勇目詹起倫、施紹恆等，所帶各勇，如此時正資攻勦，則仍留該大臣軍營調遣，倘不能得力，即著官文飭令詹起倫等將所有義勇統帶，前往河南，交英桂軍營聽候差遣。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三月二十二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上諭：「前有旨諭令官文等將勇目詹起倫、施紹恆等所帶各勇酌量飭赴河南，交英桂軍營聽候差遣。本日據英桂奏稱：『已詢知西凌阿此項義勇現存不過五六百名，日久懈生，不如從前奮勇，設與兵勇不和，則轉多周折，若另成一隊，則為數無多。』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此項義勇著仍留於該大臣軍營調遣，毋庸令其往河南，並著該大臣等妥為駕馭，隨時彈壓。至武昌迭經大兵圍攻，久未能下，漢陽聞亦報有勝仗，尤屬敷衍塞責。該大臣等總統全師，身膺疆寄，若頓兵堅城，老師糜餉，日復一日，伊於胡底，著官文、胡林翼激勵將士，督飭水陸諸軍，將武漢兩城剋期收復，毋得再有遷延，致干咎戾。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四月二十二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 卷八

官軍大勝並破新壘二座疏（附請卸羅澤南井事蹟清單）（六年三月十四日）

臣於三月初一日，將官軍迭獲勝仗，並分兵下扼密灣情形，馳奏在案；二月二十五日，鹽運使銜安慶府知

府李續賓率同候選知縣劉騰鴻等移營密灣，其地下距青山十五里，上距洪山十二里，南距塘角十五里，可扼下游之險要，而斷賊接濟。二十六日，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趙克彰率奇字右營李續燾率副右營各以六成隊由廣興洲進攻塘角，該處屋宇鱗次，牆垣至堅，自洲至於城下十里，舊爲市廛，最易藏奸，李續賓固料其必有伏賊，戒飭軍士嚴陣徐行，該逆果以數千人伏於草埠，堤上民房，暗施鎗礮，以擊我軍，李續賓當卽分兵爲三路，趙克彰以奇字右營循堤外江岸空闊處以入，劉騰鴻以後營循隄內湖塢以入，而自以右營由隄中路以入，火器初舉，先將茅屋焚燒數處，漸漸逼近，煙焰彌漫，所燒之屋，堆積賊糧雜物頗多，伏賊既不能久匿而不起，而城中之賊復出五六千人，冒煙衝突，我兵三路夾攻，鎗礮輪流轟擊，刀矛繼之，縱橫出入，伏賊因火烈而自亂，城中援賊氣奪，官軍因而乘之，賊大敗，追殺十里，斃賊無算，燒燬賊卡兩座，賊預分數千人，踞小龜山，故作繞湖後來襲之狀，而竇欲阻絕洪山東路之師，使不得與密灣一軍會合，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率中營副中營同知蔣益澧率左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由東門直攻小龜山之賊，知府銜唐訓方率訓營循城下，至山尾以橫截之，賊大敗，計斃賊六七百人，內有黃衣賊目五人，奪獲左十一軍正典糧偽印一顆，大黃旗十二面，小黃旗三十四面，刀矛二百餘件，此二十六日分兵之始，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臣之中路洪山東路密灣北路約會齊攻，賊以二十六日之大敗，堅閉不出，惟於城上施放鎗礮，以死拒守，賊見我兵之分駐密灣也，往來之接濟陸路已斷，而九江黃州援賊由江上溯，又益興冶之匪，三月初二日，洞開城門，一由望山門出二三千人，循江隄而上，以牽綴石嘴之川兵，以三四千人由八步街潛行，冀襲臣營之後，以三四千人由長虹橋衝臣營之前，臣於先期已派周得魁等二千人迎礮位於石嘴舟次，而賊忽大出，當飭普承堯率寶營，丁銳義率義營，以擊長虹橋之賊，兵少賊多，普承堯等首先衝突十餘次，士卒爭先用命，勇敢百倍，張寅恭率恭營，鄒漢章率副左寶營，以禦八步街之賊，正在酣戰，而周得魁等迎礮之師，聞警同援，迎頭截殺，內湖通餉之舢板八哨，復於湖畔橫擊。



其腰轟繫騎馬黃衣賊目五人賊衆驚駭陸勇乘勢追勦，殪五百餘人，賊一支敗而三支俱敗；其撲臣中路者，皆遁入城，賊同時由武勝門忠孝門出者，以四五百人踞小龜山，三四千人踞紫金山，復以小支千餘人踞雙鳳山，又由鷹嘴閣出三四千人以襲訓營，其賓陽門虛掩而寂若無聲，則賊意之所專注也。羅澤南軍駐洪山，當派蔣益澧之左營擊小龜山之賊，而以唐訓方之四哨益之，派仁營何紹彩擊紫金山之賊，派彪營葉永泰秦國勝擊鷹嘴閣之賊，而羅澤南中營盡布於洪山左右，以防賓陽門之賊。蔣益澧、唐訓方直撲小龜山，賊陣已却，遂分二哨，左右抄出，賊衆三敗三起，斬殺衝鋒賊目十餘人，賊大潰，併力衝殺追斬，屍橫遍地。仁營何紹彩以數百人戰於紫金山之巔，賊四面圍繞，何紹彩殊死戰不少却，鎗礮已熱，則以刀矛接戰，撥刺有聲，歷一時許，賊勢大敗，而賓陽門忽出賊約萬人，橫互其中，既以救援敗賊，且意洪山之兵力，遠在小龜山及紫金山，欲乘機直撲洪山大營也。羅澤南即率中營副中營，自洪山馳下，何紹彩、唐訓方由後奮擊，殺賊數百人，賊衆大潰，爭門而入。羅澤南即乘勝窮追，賊已大半入城，意欲尾之而入，賊急下閘板，餘賊閉於城外者，盡爲我勇所殲，約五六百人，而城上鎗礮密如雨點。羅澤南立馬城門，左額中鎗子血流被面，衣帶均溼，然猶駐馬一時許，強立不移，賊亦不敢再出。其何紹彩、唐訓方自下面兜勦而上，我軍既已大勝，而東南面賽湖隄之賊，已近營壘，恐葉永泰一營不支，復乘勢速援，生擒黃衣賊目，並奪其馬，殺賊二百餘人，而賊之大股分撲洪山者，又大敗。是日賊計專注於東路，蓄勢後出，雖羅澤南以薄城帶傷，而全軍之獲勝，則都司何紹彩、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等血戰之力也。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纘賓與劉騰鴻分駐審灣者，僅三千人，隊伍嚴整，賊所深畏，是日料知賊力必聚於東路，遂以六成隊駐營待賊之至，以四成隊分飭劉騰鴻援洪山，何紹彩、唐訓方等乃得以專意直前，其賊之出漢陽門者，多伏於塘角廢垣之內，而水賊之在下游者，亦循江而上，犯李纘賓，按兵審勢，俟賊逼近，仍分其千餘人爲三路，賊見其少，齊力攻撲，我軍突起擊之，鎗礮齊施，左擊陸賊，右擊水賊之登岸者，中路並進，追奔十里，直抵城壕，以少擊衆，勇

力百倍，實冠全軍；而賊之下犯北路，以攻寧灣營壘者，遂大敗。通計各路殺賊約二千人，黃衣賊目十餘名，賊馬賊械旗幟約百餘件，生擒長髮老賊五十餘人。此初二日三路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即日親往洪山，看視羅澤南之傷，猶能駐坐營外，指畫戰狀，兼以師老餉匱，賊匪堅閉已久，有機可乘，急欲斬關直入，破武漢，以速援江西。不期爲守城之賊所傷甚重，臣爲延醫診視，旋即駐其營中，傷深二寸，子入腦不出。至初八日已刻，因傷身故。除詳悉賊情，另片奏請恩旨外，臣查洪山各軍無所統屬，遂於初八日寅刻，預撤鹽運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由寧灣仍回洪山，總領其軍事。李續賓廉明愛士，至誠感人，始事以來，無役不從，戰功最盛也。初九日，臣將布政司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之靈柩，送至石嘴舟次，而數日之內，賊即於城外保安門添築新壘三大座，高幾及城，掘壕六重，寬深各三丈，大礮飛子已墜，臣營以阻臣進兵之路。臣與李續賓密計及其初成，尙可以全力破之，遂於初十日寅刻，派鳳營周得魁，寶營普承堯，訓營唐訓方，分三路以圍攻其前；飭各營挾梯以登其壘，挾大木以渡壕，兼備鋤鉞以平毀之；而以義營丁銳義接應，派恭營張寅恭副左寶營鄒漢章，福營李景湖渡浮橋，循港外至八步街，隔河轟擊，以襲其後；復檄川兵之在石嘴者，及新募安勇三百六十人，遙爲接應。李續賓以謂合力攻此三壘，一鼓而登，尙非難事，惟平毀之時，逼近城下，所傷士卒必多，須分營替代，乃可一律平毀，而不虞大股之我乘，遂派彪營葉永泰，奇字營趙克彰，以杜鷹嘴閣之賊，仁營何紹彩，左營蔣益澧，循賽湖會勦，五鼓齊力攻破三壘，壘中守賊各百餘人，聚而殲之，無得脫者；奪獲器械無算，並獲鐵礮十一尊，擡鎗三十餘件。黎明以後，城中之賊分路大出，我軍即於城壕之外，整隊以逼賊，而各以百餘人毀平其壕壘，更番迭戰，效首虜於臣前者，以千計；奪獲大黃旗五十餘面，各營士卒亦傷亡二百餘人，而無一退怯者。自寅至午，鏖戰五時，賊勢大挫；而新砌之壘，及長壕六道，均已毀平。李續賓恐軍士之久戰而懈也，復派右營三百人，劉騰鴻之三百人，會合助力；而兩路之賊，乃敢入城竄，此初十日攻破新築之三壘，殺賊大勝之實在情形也。都司居得魁奮葦城下，欲率衆

緣梯而登，被賊礮轟擊，不能前，肩得魁腦中礮傷，現已延醫調治。其藍翎外委陳達清、外委曾玉蘭，記名外委周訓，得力戰陣亡。文童鍾近衡、鍾楚池、王嶽峰，係羅澤南之門人，慕義從軍，以助其師，同時陣亡。實屬激於公義。外委陳達清、曾玉蘭、唐訓，得應請照把總例優卹。文童鍾近衡、鍾楚池、田嶽峰，應請照從九例優卹。其餘陣亡勇丁，容查明咨部請卹。再查上年十一月克復咸甯山、坡金口及武昌城下力戰各案，均聲明彙案保舉，並蒙恩旨準行，尙未出奏，可否截至三月初十日，并作一案，將在事微員勇目，先行獎勵，以作士氣，出自皇上天恩。

再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諸生講學，宗法程朱，其所著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方輿要覽諸書，體用兼備，洵堪輔翼名教。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卽日倡率生徒，辦理湘鄉團練，忠義至性，感動鄉里，遂率其鄉人轉戰湖南、江西、湖北，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均經奏明在案。羅澤南每言：「首逆踞金陵，則武漢爲必爭之地，南北樞紐，以武漢爲最要。自上年圍剿以來，力攻九十餘日，督催至嚴，雖水陸勇弁，中傷已逾三千人，而忠毅之氣，不容少懈。」初二日，帶傷甚重，血沾衣帶，均溼，指畫戰狀，以未能尾賊入城爲恨。且言：「武漢自古用武地，賊必死守，不力戰，恐荆襄岳岳均無乾淨土矣。」初六、初七日，臣駐其營中，見其神散氣喘，汗出如洗，臣爲痛哭。羅澤南握臣手言：「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力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賓好爲撐持……」言未畢而目瞑。蓋其心術學術，不愧名儒，故臨危不亂，言不及私，而臨陣勇敢，馭兵嚴明，猶其餘事。該員之父羅嘉旦，年八十一歲，長子羅兆作，次子羅兆升，讀書應童試，其身後事宜，由臣妥爲經理，委員護送回籍，合無仰懇皇上天恩，照二品陣亡例，加等賜卹。出自逾格鴻施。該員功績最著，并請於湖北江西設立專祠，其湖南湘鄉縣本籍，自侍郎臣曾國藩倡義以來，臨陣捐軀之士最多，現經本籍紳耆擬請建祠入祀，應請卽爲羅澤南設本籍專祠，以士民弁勇附入祠內，以安忠魂。謹將該員歷著戰績，開單恭呈御覽，理合附片陳奏。

羅澤南於咸豐二年，賊圍長沙，在籍倡辦團練，三年，帶領練勇，剿辦湖南桂東縣土匪；是年帶勇救授江西省城，旋即馳赴吉安，克復安福、泰和兩縣城。十二月，克復湖南永興縣城。四年七月，克復岳州府城，並破城外賊壘。復追剿至臨湘縣之長安驛，湖北蒲圻縣之羊樓洞，崇陽縣之虎爪石、桂口等處。大獲勝仗。克復崇陽、咸甯兩縣城，至橫溝橋，官步橋兩獲勝仗。至湖北省城外花園，破賊壘三座，復破八步街鮎魚套兩處賊壘。克復湖北省城。九月，追賊至大冶縣之沅埠頭，獲勝。克復興國州城，追賊至田家鎮、半壁山三戰大勝。又追賊至栗木橋、雙城驛兩處，大勝。克復廣濟、黃梅兩縣城，追賊至濯港、孔隴兩次大勝。追賊至九江府城外圍，剿並攻湖口縣之梅家洲，大小十餘仗。五年，奉調剿辦江西賊匪，克復弋陽縣、廣信府兩城。收復興安、德興、浮梁三城。攻剿義甯州之三都梁口，大勝。攻剿基盤嶺，大勝。克復興甯州城，赴援湖北，克復通城縣城。進剿桂口，大勝。克復崇陽縣城。搜剿崇陽之壕頭堡，及蒲圻之羊樓洞，三次大勝。克復蒲圻、咸甯兩縣城。進至山坡，大勝。駐紮湖北省城東門外之洪山，大小七八十仗，均勝。總計帶勇攻剿以來，克復二十城，大小二百餘戰，合併聲明。

上諭：「胡林翼奏：『武昌剿賊獲勝，破賊新壘三座。』一摺，著胡林翼督飭李鴻賓等激勵諸軍，乘勝力圖克復堅城，盡殲醜類。外委陳達清、曾玉蘭，記名外委唐訓得、文童鍾近衡、鍾楚池、王嶽峰，均屬同時力戰陣亡。陳達清、曾玉蘭，唐訓得均著照把總例從優議卹。鍾近衡、鍾楚池、王嶽峰均著照從九品例從優議卹。此次出力員弁兵勇，併準其彙案保奏，候朕施恩。」（三月二十六日接奉）

上諭：「胡林翼奏：『道員力戰受傷殞命，懇恩加等賜卹。』等語，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在籍生員，倡率生徒，辦理團練，嗣因楚省賊氛猖獗，率其鄉人，自效戎行，轉戰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朕嘉其忠義奮發，屢著偉績，由訓導超擢道員，加布政使銜，方冀其攻復武漢，殄滅賊氛，克膺懋賞。茲因攻剿武昌，乘勝追賊，直逼城下，受傷殞命，覽奏之餘，深堪憫惻。羅澤南著加恩照巡撫陣亡例賜卹。伊

父羅嘉旦著賞加頭品頂戴伊子羅北作羅北升均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朕褒恤蓋臣至意並著於湖南本籍及湖北江西地方建立專祠其湘鄉縣士民弁勇打仗陣亡者著一併附入羅澤南本籍專祠以慰忠魂該部知道」（三月二十六日接奉）

### 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現在情形疏（三月十七日）

臣於三月十四日接奉三月初八日上諭：「曾國藩文俊奏：『吉安失陷，石逆久踞臨江，南則窺伺贛州南安，北則踞守武甯新昌，賊勢蔓延，全省幾徧，周鳳山陸軍，近日又遭挫折，請飭羅澤南迅速移師來江援剿。』」本日復據胡林翼奏：「現在春汛初起，賊舟難於閉藏，已定計力圖克復，儻一時未能得手，先以數千人赴援。」等語，所籌甚是。胡林翼如能於旬日之閒，攻克武漢，則羅澤南一軍，即可回援江西，儻克復尙需時日，先行派兵分援，亦須仍由羅澤南等統帶前往，方能得力。該督等務當權其緩急，不可稍存吟域之見，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同日奉硃批：「所籌甚是。至所請專濟羅澤南軍餉，著戶部速議籌撥。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難名。臣思上年河北肅清之後，賊勢已挫，惟首逆石達開於上年秋閒，以老賊二萬餘人，由湖北入江西，又益以粵賊四五萬人，賊勢漸熾，蓋前此脅民爲賊，心不願戰，而自去冬以後，新附之賊，甘心從逆，其本境土匪附賊者，尤不可勝計。二月十六日，周鳳山以三千七百人全軍失利，是卽衆寡不敵之明驗，似非重兵猛將，奮威掃蕩，正恐南服數省，岌岌不支，可慮者不僅江西一省也。湖南選派五千人，由東路赴援，而江西西路州縣淪陷，俱有大股賊匪阻截援軍，勢非節節搜剿，不能前進。湖南撫臣駱秉章，擬請敕閩浙廣東三省，各出銳師，先保江西完善之區，自是善策。至侍郎臣曾國藩前次急調羅澤南回援，是尙未悉羅澤南陣亡之事，現在水長僅五六尺，春汛初起，當可望其速漲。羅澤南自帶之一千六百人，新失所主，必須慎選將弁，派令專管，以歸李續賓統帶。

臣等前議分軍數千人往援，此時羅澤南身故，無將可分，情形固已不同；且剿辦大股賊匪，非三、四千人所能照應，而自曾國藩撤調南康、青山、水陸回援，江西省城下游賊援接踵上竄，武昌臣所轄武昌邊境，盡與江西州縣毗連，賊勢滋蔓，道途梗塞，援軍深入，必須多攜軍火錢糧，乃免匱乏。臣等再四思維，惟有水陸力攻，決期進剿；如即時克復，誠為善計。萬一久頓城下，即以李續賓等全軍往援，方為妥善。至李續賓正月、二月、三月欠餉行糧，臣當於部議速撥項下，一俟到境，即先專濟該營，以利進征，並期於陸續轉運，無誤要需。所有遵奉諭旨，謹就現在情形，籌議緣由，會同督臣王文韶、提臣楊載福、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援剿江西情形。』一摺，江西自臨江、瑞州、袁州、吉安失守後，復連陷撫州、建昌等府城，並進賢、豐城、東鄉、安仁等縣，情形萬分喫緊。本日據胡林翼奏：『羅澤南現已陣亡，武漢如能迅速克復，即可派兵回援。』萬一久頓城下，即令李續賓一軍前往。』等語。李續賓著留於湖北，俟武昌克復後，再行帶兵回援江西。惟該大臣等節次奏報，總以克復在即為詞，朕心實深殷盼。若徒以粉飾之詞，遷延時日，是武漢既不能克復，而江西省復不能回援，糜餉老師，豈非兩失？著官文、胡林翼督飭水陸諸軍，將武漢剋期收復，毋得再有遷延，致滋貽誤。所稱李續賓軍餉一節，已據戶部撥解矣。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四月初一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再查三月初十日，臣營都司周得魁力破附城賊壘，為城上礮傷中腦，十四日因傷身故。該都司舊隸前提督塔齊布標下，隨臣二年，身經百戰，勇敢嘗為軍鋒，克復咸甯山坡，力攻武昌，戰功尤著，應請追贈游擊，照游擊例優卹，以慰忠魂。

謹接此片於四月初一日接奉旨準。

再上年戶部議覆，臣奏請部頒牙帖，勸諭助餉一摺，並部議章程十八條，摘要刊入牙帖，奉旨依議，欽此。行

文頒發到臣竊查部議較舊例益爲詳密自應遵照辦理惟臣前奏係因軍需萬緊設此濟急之法；今既示諭數月尚皆裹足不前緣各地方多係迭經兵燹之餘於部議有必應量爲變通者數條若拘泥辦理則商民懷疑觀望甚至藉口歇業無補實濟臣愚以爲慮事之初固貴至密而取民之制總期易行現當攻勦喫緊需餉孔殷何敢稍避嫌怨惟必須因地制宜不得不就現在情形切實瀆陳懇求聖明洞鑒俯念水陸各軍待餉至急準臣於單開推廣部議各條隨時確查變通核辦凡接充添設改則移埠等項總以此次收捐體查情形填給部帖爲斷並期限軍務告竣之後不準添改以示限制至加增稅額搭解帖本嚴禁需索及申明舊例各條均遵照部議辦理如蒙俞允臣卽將此次所奉諭旨敬謹刊刻粘連部帖鈐印頒給以廣招徠而資接濟臣爲急籌軍餉因地制宜起見除一面趕緊招商變通試辦外謹繕具清單附片奏聞

一、舊例額設各行繁盛偏僻各分三則自省城三陷文案難稽各行原帖亦多遺失難期悉符舊章卽如漢鎮昔稱最盛今則蕩爲瓦礫驟難復原又道途梗塞商賈繞道販運各市鎮貨物衰旺情形亦彼此今昔不同所有填註分則應請以此次體察地方實在情形爲斷

一、新章擬令上則捐銀一千兩中則七百兩下則五百兩次下三百兩現當軍餉缺乏固宜以多爲貴惟湖北除漢鎮旣燬其餘各處集鎮繁盛爲少偏僻爲多至各偏僻下行有歲取行用錢僅數十千者旣難照則捐輸亦未便勒令歇業且究係例外急公報效其捐數應請酌定爲制錢一千串七百串五百串三百串二百串一百串共六等按照繁盛上行偏僻上行繁盛中行偏僻中行繁盛下行偏僻下行分別填註

一、向例新開集場方準添設現查湖北地方有未被蹂躪者商販匯聚貿易更盛往昔有已被蹂躪者額牙遠避舊帖遽難裁汰市鎮俱已改觀卽與新開集場無異若不準其添設轉於商民不便應請無庸限額舊埠新集均準隨時捐給

一、舊額牙帖，各有定處，惟商民流離轉徙，除人帖現無下落外，亦有原人執存原帖，而原處尙未安集，欲於他處圖復舊業者，未便阻其生計，至令向隅，應請酌捐更換，準其移埠。

一、新章內開各市鎮，原有舊帖之商，擬令一律更換，準其減半交納，並由該撫飭查，先行奏明斟酌辦理；臣查湖北迭經兵燹，原帖自多遺失，除原係府廳州縣私給者不準換給外，如原帖報部有案，自應分別有無遺失辦理；其存有舊帖之商，果係原人原地，擬請依新則錢數三分之一交納，一律更換，以示體恤；其舊帖遺失者，應令呈明原帖姓名、籍貫、鎮市、年月、減半交納；一面補給新帖，一面咨部查核，查有捏報蒙混各情，分別究辦；其由舊帖移埠開設者，照全數減二成捐換；由舊帖改業別行不移埠者，照新改之行全數減四成捐換，以示區別。

一、向來各牙父子兄弟姪承充納稅，例無不準，明文亦無納資捐充之例；今既創爲捐資請帖，自應許其作爲世業，以示鼓勵，擬請自此次捐給新帖之後，除犯有把持行市、私充朋充等情，照例嚴辦外，其年老事故親兄弟子姪呈請承充完稅者，免其重捐，以示體恤。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欽此！（三月二十四日奉）

### 乞暫留升任道員襄辦軍務糧臺疏（四月初八日）

臣於三月二十四日，接準吏部咨開：「咸豐六年三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兩淮鹽運使員缺，著羅遵殿補授。欽此。』」查羅遵殿係現任安襄鄖荆道，襄郡界連豫省，爲七省要區，該道久任斯缺，深得民心；軍興以來，辦理團防，勸捐各事宜，兼辦糧臺支放，廉正樸實，最爲可靠；復查該升道已七年俸滿，應令給咨赴部引見，經前督臣楊需於咸豐四年奏準展限，暫留本任，並準吏部咨覆各在案。現值軍務喫緊，該道經管之團防、捐輸、釐金、



牙帖各事宜，頭緒繁多，均關緊要；可否仰懇天恩，俯準暫留楚北，並請俟新任道員到任交卸，仍候軍務告竣，再行給咨北上。臣與督臣官文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再查湖北地方，連年被賊淪陷，吏治廢弛，貪縱不職，臣訪察聲名貪鄙之員，迭次專摺特參，並請從重提審，均蒙恩旨俞允。惟貪墨之吏，不可姑容；而清正之員，自當旌別。查升任運司羅遵殿，久任安襄鄭荆道缺，廉正誠懇，素得士民心力；當賊氛四逼之時，獨能力保危疆，不致侵軼，其所益於全局者甚大。該員前經兼署蔣臬兩司，悃幅無華，實心任事，清風亮節，衆望允孚，實爲鄂省不可多得之員。又荆宜施道莊受祺，署荆州同知，補用知府鄭蘭，試辦川鹽稅務，事屬創始，利之所在，弊所叢生；該道府等綜理精密，人不能欺，清正無私，自奉至潔，故能月濟荆州駐防兵館，並協濟武漢軍需，爲守兼優，可稱良吏。以上三員，堪以表率屬寮，風感貪鄙。臣旣確有所聞，不敢壅蔽，再查各省例限年終密具司道以下各官考語，臣因軍務喫緊，訪察難周，恐循習虛文，未能切實，應請俟軍務事竣，再行照例舉行，合併聲明。謹將所知三員，據實附片密陳。

謹按：此疏於五月十二日接奉旨準。

### 乞展限查辦咸豐三、四、五等年各屬被賊滋擾及水旱歉收蠲緩錢漕並年

#### 例應辦事件疏（四月初八日）

竊查湖北省垣，節被賊陷，州縣多遭蹂躪，兼之水旱偏災，收成歉薄；所有歷年錢漕，蠲緩徵解，應行分別查辦。曾經前督撫臣將咸豐二年被賊滋擾之江夏等一十六州縣，應徵錢漕各款，奏奉恩旨分別蠲緩；其三年被水被旱，應行展緩錢漕銀米各州縣，亦值防勦事緊，驟難履畝，勒報彙辦。又經附片奏請展緩，俟楚境肅清，再限兩月查辦。欽奉諭旨允準均在案。茲據湖北布政使馬秀儒詳稱：「查咸豐三、四、五等年，各屬錢漕銀米等款，除

黃岡、黃安、蘄水、羅田、沔陽、黃陂、孝感七州縣之四年應徵，及三年以前民欠未完各款，經前督查明，該七州縣紳民出力，奏奉恩旨全行蠲免外，其黃岡七州縣之五年錢漕，及江夏等州縣衛之三、四、五等年，歷遭賊擾，兼因水旱歉收，應行查辦蠲緩各款，雖現有甫經收復，尚在詳查勘辦者，亦有仍被賊踞，未能勘辦者，頭緒紛繁，清查不易，且省城歷次失陷，文案被燬不全，更難於到任之初，即能清查無遺，應請奏明展緩，俟全楚肅清，再行勒限辦理。至湖北年例，應辦一切事件，亦均因軍需喫緊，無案稽查，難於循例辦理，並請一併附奏展緩等情。前來，臣覆覈無異，除咨各部查照外，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奏陳湖北糧道歷年曠廢情形乞敕部抄發檔案疏（四月初八日）

竊查粵匪於咸豐二年十一月竄擾楚北以來，武漢頻陷頻復，復而又陷，沿江州縣，疊遭兵燹，各衙門文案冊籍，多被焚燬難稽，以致公事延宕，弊竇叢生，而糧道曠廢已四年，蓋自咸豐二年，成觀生任後，其選授者均未蒞任，其間二年分之漕業已徵收，三年四年分亦有起徵者，而應否蠲緩徵解，必須分別澈底清查，乃免不肖州縣以徵作緩，將完作欠之弊。通計湖北有漕州縣，武昌府屬之江夏等十州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等五州縣，安陸府屬之潛江、天門二縣，德安府屬之安陸等五州縣，黃州府屬則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羅田、荊州府屬則江陵、公安、松滋、石首、監利、荊門州及所屬當陽縣，凡三十五處。咸豐二年，被擾失守者，江夏、漢陽、蒲圻、監利、咸甯、武昌、黃岡、蘄水、蘄州、廣濟十州縣，其時已在十一月及正月初，又所擾不過城市，未及四鄉，情形尚不甚重。三年被擾失守者，蘄州、蘄水、廣濟、黃岡、武昌、漢陽、江夏、黃陂、孝感九州縣，四年則擾及大冶、通山、通城、崇陽、沔陽、漢川、鍾祥、天門、潛江、京山、安陸、雲夢、應城、應山、隨州、麻城、黃梅、公安、石首、監利、荊門州，於是有漕州縣，無不殘破，或失而未據，據而未久，雖其間輕重情形不一，而是年八月克復後，其蠲緩徵解情形，尚未清釐就緒。五年正二月，武

漢又陷，惟江陵、松滋、當陽及有漕折、隨漕、驢脚等款之襄陽、鄖陽、荊州、宜昌各屬州縣，則尙皆完善，其歷年辦理情形，均應分別趕緊清理；所有武昌府屬之江夏等十五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等五州縣、安陸府屬之鍾祥等四縣、德安府屬之安陸等五州縣、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羅田、麻城七州縣，及各道府衛備文卷俱空，應徵應解額數，無可稽核，應行咨部抄發檔案，查照辦理。現據署糧道張曜孫以各情稟報前來。臣查事歷三年，官非一任，徵解蠲緩，弊竇叢生，亟應澈底清查，除飭該署道先行親赴荊宜安襄各府所屬州縣，督同各該府檢核印券紅簿，查訊經書，詢訪鄉民，逐節清查；其武漢黃各府，俟全省肅清，再行查辦；并飭荊襄二道，宜荊襄各府，將歷年辦理漕糧全案卷宗，檢送抄錄查辦，暨咨戶部外，相應仰懇聖恩，敕部抄發檔案來楚，以便遵照辦理。所有湖北糧道歷年曠廢，亟宜澈底清查情形，並懇抄錄檔案來楚，遵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再咸豐五年起，徽漕糧各州縣，應遵舊章，將上游州縣派撥荊州駐防，及綠營兵米節次嚴催趕緊兌運，以敷兵食，惟駐防兵米，每年額發十餘萬石，即將已徵者儘數派撥，亦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不數之數甚多，已飭司會同該署道另籌辦理，合併陳明。

## 卷九

### 分兵應援疏（六年四月初九日）

臣查武漢未復，江西待援，統籌大勢，萬不可置全局於不顧；惟前任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傷亡之後，記名道李續賓新領其軍，勢難分援江西，且整理稍稽時日，而分統亦難其人；適侍耶臣會國藩之父曾麟書，聞羅澤南傷亡，卽遣其次子同知銜曾國華兼程前來，幫辦營務，並函諭湘營將士，勸勉忠義，情詞肫切，三軍皆爲感動。查湘營均係曾國藩同里之人，寶營係其舊部，驍勇敢戰，從征最久，交會國華統帶，士卒必樂爲之用。臣卽以湘

中營五百名，歸其專管，而兼統各營，以卽選知縣劉騰鴻之湘勇後營一千名，劉連捷之湘勇副後營五百名，湖南丁憂同知吳坤修之彪營七百名，儘先補用參將普承堯之寶勇中營七百名，把總普承忠之寶勇左營七百名，計共四千一百名，均係久經戰陣，驍果精卒，於四月初四日拔營出咸甯通城，取道江西義甯州，兼程前進。查上年羅澤南等應援鄂省之湘勇寶勇，共五千人，到武昌後，添募湖南老勇數千人，此次分半應援，兩地均不甚弱；臣又先期派游擊張榮貴馳赴湖南省城，另募精銳二千名，隨後續進，湖南派援江西之兵，已將抵袁州，分路堵勦，均屬得力。臣所派援軍，約期本月杪可以齊抵江西省城，行糧勉力應付三萬餘兩，先儘征兵支放。臣一面分兵援應江西，仍一面密商督臣官文署理提臣楊載福，共謀恢復武昌之策，并分兵扼要，斷賊資糧，總期急復堅城，以紓聖念。再臣分兵應援江西，拔營以後，城中賊迭次出城，戰均獲勝；臣於初八日又派水師戰艦，下駛沙口，攻勦武昌縣黃州府一帶賊船，水師已駛往下游，相隔較遠，容俟各路稟報彙齊，再爲詳悉奏明，謹將大概情形，先行奏慰聖懷。

奏陳水陸分扼絕賊資糧攻勦獲勝疏（四月二十九日）

臣自三月初十日攻破中和門外賊壘三座後，賊復於長虹橋西倚城之地，乘夜冒雨築壘掘壕，因商之鹽運使銜記名道李續賓、洪山則令蔣益澧、李續燾、劉騰鴻率勇由東面進攻，而以趙克彰、何紹彩、葉永泰各營分布於賽湖隄，接應兼防鷹嘴閣抄襲之賊。李續賓、蔣澤澐兩營伏洪山左右，以防賓陽門出撲之賊。其中路五里墩，則以丁銳義、唐訓方、普承堯率勇由天平架隄上直前，而以鳳營列於湖坪，應之。令張寅恭、鄒漢章率勇繞隄南金沙洲夾擊，而以李景湖、福營應其後。十五日黎明時，齊力往攻，賊抵抗拒，被我軍鎗礮轟斃數十人，乘勝追入，值大雨如注，火繩俱息，軍士衣襟盡濕，整隊而歸。數日後天霽，李續賓以右營移三千舢大礮，連日於雙鳳

山一帶轟擊，賊深匿不出。二十五日，南北兩岸齊攻，李續賓率其營兼率蔣澤灑、李續燾各營，搗雙鳳山下，作勢攻擊，礮子飛入城中，自辰至午，多方誘之，賊仍死守相拒。此三月十五以後，連日力攻誘賊不出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分援江西之兵，前陣拔營，賊偵知之，欲乘此以亂我。二十九日，賊由保安門出，悍賊數百，繞鷹嘴閣至潭家灣，縱火燒民房，李續賓遣游擊劉錫文率中營前後二哨襲之，趙克彰率奇字右營爲後應，何紹彩、何慶先率仁營副仁營由南湖尾分路繞出，以斷賊歸路，兼防賽湖隄下伏賊。又慮其偏師誘我，而以大股出賓陽門衝撲洪山，因令蔣益澧、李續燾率左營副右營分伏於小龜山南及東嶽廟廢垣之後，李續賓率右營各路策應。我軍方出，賊即退走，劉錫文、趙克彰追擊之，賊突出二三千人，排列賽湖隄，施放鎗礮，我軍用劈山礮直前轟擊，賊卻我進，我退賊乘，如是者四五次，而何紹彩、何慶先已繞出湖尾於隄半邀截之，賊驚潰。劉錫文、趙克彰乘勢衝殺，斃賊約四百餘，生擒十五人，奪獲賊旗五面，刀矛三十餘件，馬四匹。賊之在新壘者，見中路各營分列，亦不敢出援，其由小龜山而出之賊約千餘人，已被蔣益澧截殺敗退，而賓陽門亦果出賊三四千，及見賽湖隄，小龜山之賊皆敗，遂不敢前，李續燾又突起擊之，斃賊數十，賊遂皆敗入城。四月初一日五更時，賊忽出兩大股，一由武勝門小龜山脚而來，伏於墳坪；一由賓陽門出，伏於東嶽廟街破屋內，而以悍賊二三百潛至營前山腰，吶喊。我軍寂然不動，嚴陣以待，天將曙，劉錫文率中營前右兩哨突擊之，斃賊約五十餘，賊奔走，遂追至東嶽廟街，伏賊盡起，我軍力敵之，左右兩哨亦繼至，蔣益澧又以其左營飛助之，刀矛擊刺，戛戛有聲，正相持間，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慶先率副仁營繞其南面橫擊，賊不虞我軍之轉自其後而來，遂驚潰。計斃賊二百餘人，奪其擡鳥鎗各五桿，黃旗三面，追殺至雙鳳山下，賊復列陣溝中，施鎗礮，蓋猶冀小龜山之伏賊相援也。又不虞李續燾率副右營及右營前左兩哨，先待於洪山之北，俟其伏出邀截之，殪其前鋒數賊，生擒十餘賊，奪獲馬一匹，大旗三面。李續賓復督親兵用劈山礮轟斃賊數十人，賊衆遂狂奔入城，城上礮子如雨，恐多傷士卒，遂收隊。初二日，天將明，

有賊六七百，由沙湖南以而往，莫知其意。李續賓派右營哨長都司沈俊德率前左右三哨，疾行擊之，斃賊三十餘名，該逆遂敗竄。各哨乘勝追逼，賊多淹斃湖中，奪獲刀矛鳥鎗十七件，黃旗四面，生擒賊十二名，訊據供稱：「偽國宗韋逆憤密灣百姓前助官軍紮營，派伊等往燒民房。」等語。此三月二十九、四月初一、二等日，勦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我軍米糧軍火，歷由石嘴運五里墩，再由五里墩運洪山，必由南湖、湘處經過，而賊每就近橫阻，每日必輪派一營護運。迄今數月，無懈防。四月初五日，賊偵我援應江西之兵，均陸續起程，定計分股來撲。是日蔣澤灃率中營之正左副左兩哨，在湖坪護運，賊突由賽湖隄橫出二千餘人，又由長虹橋前隄上斜出二千餘人，冀劫我軍火米糧。李繩賓於洪山望見，即飭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紹彩率仁營前往接應；臣亦先派各營出隊於隄上，而令入湖之礮船入哨，於湖邊轟之，相持約三時之久，傷斃數十賊，賊不敢過隄而退。我軍護運夫到營收隊，此初五日賊以大股劫糧，我軍堵截之實在情形也。臣迭與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函商力攻武漢堅城之下，徒傷勇士，再四思維，惟有水陸扼要，斷賊資糧軍火之一法。臣因派千總余雲龍、軍功唐飛舞率勇千餘，每日於下游塘角、青山、密灣、白楊橋一帶雕勦，以斷賊之陸運。李續賓營駐洪山，其地至高，可以眺遠，見有大股賊護運，即添兵飛擊之。楊載福亦飭水師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先以二營五十二船下紮沙口，以斷賊之水運。四月初八日，水師以全隊攻南北兩岸賊船，而賊船負固，永不啓旋，惟以大礮轟拒。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率兩營戰艦下駛，直衝而前行至小河口，見賊有烏船三號，快蟹二號，舢船四號，輜重船數十號，兩營奮力攻入，燒燬賊船五號，擊斃淹斃約二百餘人。周清元營內亦被賊礮擊沈舢板一號，陣亡六品軍功哨官宋富源及水勇八名。兩營轉舵下駛至青山，又遇賊烏船六號，快蟹三號，輜重船五十餘號，皆有鎗礮，賊不虞水師猝至，兩營出不意一擁而前，盡燒其輜重，并燬賊快蟹二號，烏船一號，淹斃擊斃約六七百人，賊餘六船下竄，風順水流，我軍追至白嶺山不及而反，泊五當口。時已二更餘矣。此四月初八日水師以兩營下駛沙口大獲勝仗之實在情

形也。嗣是卽紮營於沙口，輪分舢板於上游下游及對面南岸，嚴密哨探，一遇賊船卽行截勦，以冀絕其往來。十六日三更時分，月色如晝，及四更而月光頓斂，隱約間，突聞上游信礮連鳴，櫓聲由上直下。李成謀、周備元列陣以待，見賊之拖罟鳥船九號，舢板五號下駛；我軍分船爲三，突起橫截之，擊沈賊舢板一隻，約斃賊二十餘人，賊揚帆徑下，我軍且擊且追，至陽邏收隊。李成謀等仍同駐沙口，此四月十六日水師在沙口夜哨截勦賊匪之實在情形也。所有陸師之把總賀連城、鄒友廷、文德元，水師之哨官宋富源、四弁均係爭先殺賊，屢立戰功，先後陣亡，實堪憫惻！均請從優照千總例議卹，伏候天恩。至傷亡勇丁各名，容再查明姓名，另行咨卹。現在夏漲已發，廣東籌解洋礮，已有二百尊由湖南運解來營，一俟礮到，卽當約會南北水陸各師，併力大戰，以圖恢復，而紓聖念。上諭：「胡林翼奏：『水陸攻勦獲勝情形』一摺，著胡林翼督飭員弁，乘勝分擊，剋日攻復省城，毋再延緩！所有陣亡之把總賀連城、鄒友廷、文德元，水師哨官宋富源，均著從優照千總例議卹。欽此！」（五月十二日接奉）

再，臣於上年十一月克復咸甯縣城，因行營無員可委，查有湖南舉人揀選知縣汪靜淵，向隨湘營當差，廉幹有聲，臣因飭其代辦咸甯縣事，團練鄉勇，撫輯難民，該令汪靜淵率其子汪樹藩、樹聲，會同士紳分領團衆，戰於馬橋五次，戰於山壩橋一次，先後擊退僞監軍熊桂生等，斬擒賊目陳長善、劉遠逸，僞典硝劉安泰，僞軍師汪忠交，並賊衆多名。三月二十二日，江西賊匪冷逆率衆回竄，又經汪靜淵擊退，斃賊數十名。四月初二日，冷逆復糾合義甯武甯大股，乘夜來撲，汪靜淵偵知，先令其子汪樹藩號召各團援應，而親率其子汪樹聲領衆鏖戰，賊愈聚愈衆，汪樹聲奮勇衝鋒，身受二十餘傷，歿於陣前；汪靜淵揮戈直前，手刃數賊，衝突不出，遂亦陣亡。及汪樹藩率各團馳援，賊退竄通城地界，適湖南派防岳州道員江忠濟，前已分兵駐防通城，初二初三等日，僞指揮何逆大股由江西義甯回竄，江忠濟力戰兩日，猶能踏燬賊壘四座。初四日出隊擊賊，新集鄉團人多且奮，賊從間

道先破鄉團營壘，後路火光頓起，該道前敵血戰終日，力竭捐軀，所部將弁同時殉難。除江忠濟各營員弁官紳，臣營未得稟報，無由詳悉，應由湖南巡撫查明請卹外，所有代辦咸甯縣事揀選知縣汪靜淵防勦四月，屢立戰功，且係權理縣事之員，殺賊衝鋒，父子同時殉難，志節不虧，尤堪嘉尚！又查上年九月十月，代辦通城縣事通城縣教諭，選補漢陽府教授熊繡，蒲圻縣教諭黎鴻漸，蒲圻縣侯選訓導賀壽椿，侯選從九品但懋城，王道平，均各率團勇，先後殺賊遇害，忠義可風，可否將汪靜淵、熊繡、賀壽椿、黎鴻漸、但懋城、王道平，照例從優賜卹？汪樹聲係軍功六品，亦請照把總例優卹，以慰忠魂！伏候聖恩。再查應援江西之軍，自四月初四日拔營前進，中途阻雨十日，未能速行，自道員江忠濟失利以後，臣與督臣官文、南撫臣駱秉章，先後檄飭順道勦辦，查通城爲入江省必由之路，此次大股回竄，若不痛加勦除，則湖南之南路，湖北之北路，均屬可虞，卽援軍後路，亦必牽綴不前，軍火餉糈，難於接濟，容俟該員等沿途迎勦稟報到時，再行奏明，理合附片具奏。

謹按片內請卹各員於五月十二日接奉旨準。

上諭：「胡林翼奏『水陸勦賊連獲勝仗』一摺，覽所奏情形，自三月十五至四月十六日，已踰一月，不過零星勝仗，於克復城池毫無把握，該署撫於三月初間迭次奏報，均稱『旬日之間，城池可復』。又稱『春漲初起，賊船可以盡燒』。今已遷延數月，始稱『水陸扼截，斷賊資糧』。直似從前並未籌及，且所稱『紮營洪山等處，斷賊陸運，紮營沙口，斷賊水運』。而四月十六日賊船下駛，仍復窮追不及，是其布置實未周而，徒以空言搪塞，直似計無可施。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六、十八等日寄諭，諒該署撫均已先後接到，若仍前玩泄，殊負委任！官文共事一方，亦不聞其互相匡救，著卽嚴督水陸各營合力進攻，務將武漢城池剋期攻克，若再事遷延，朕必治其老師糜餉之罪！至江忠濟陣亡岳州一帶何人扼守？本日已諭知駱秉章妥爲布置，該督撫亦當預籌策應，不可專恃赴援江西之軍，以爲必能掃蕩賊蹤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五月十二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 水師火攻漢陽江岸賊船及援軍迎勦均獲大勝疏（五月初一日）

竊臣攻堅未下，壯士多傷；而鹽運司銜安慶府知府李續賓，日請力攻，奮勇之氣，曾不少懈。臣自四月十五日以後，卽戒約暫爲休養，計惟有水陸扼要，斷賊資糧軍火，較爲得力。四月初八日，臣會商楊載福、飭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先以二營五十二船下紮沙口，其連日截擊獲勝情形，臣已於四月二十九日馳奏在案。惟兩營分駐下游，力尙單薄，臣等再四公商，必將賊匪上游之船，節節掃蕩，乃得以分兵下勦。查逆賊戰船分布武漢者，其漢陽東門、南門至南岸嘴一帶，約停泊二百餘號，其武昌城外鮎魚套、壇角等處，亦各有十號，永不啓旋，每船密排礮位，捍拒死守，船外各以大鐵鍊繫大木蔴，依附之，冀以梗塞我船，不得相近。我軍冒礮衝煙，無戰不傷士卒。二月以來，臣與楊載福密籌火船之策，於荊州、湘潭兩處，採辦千石大船五十餘號，實以硝磺蘆葦積高二丈，四月中旬，夏漲頓長丈餘，賊匪所設江外水寨木椿，盡行淹沒。臣等火攻之具，既已逐一周備，每火船用勇士二十人駕之，附一舢板，逼近賊船，拋錨下旋，始行燃線舉火，卽各躍入舢板之中，有未近賊船而先舉火者，斬之。又預製攔簾溼絮各數百具，分豎於船，以避賊礮，專待東南風起，以期一炬焚之。四月二十五日，楊載福添派游擊鮑超之營下勦，適李成謀、周清元追擊賊船，溯流而上，奪獲賊拖罟一隻，夷礮四尊，銅礮八尊，硝磺千餘觔，錢千餘串，米五十石，并燒燬賊小船數隻，擊斃淹斃之賊無算。其棄船登岸之賊，悉爲北岸都統都興阿、馬隊所殲，無一脫者。是日上下游水師夾擊賊匪，方戰最久，我兵傷亡僅十五名。四月二十七日，南風漸起，楊載福親率水師各營之奮勇者，周視賊船形勢，試驗水勢深淺，指示下手之處。二十八日，南風大起，令參將張啓基、都司孫昌凱、喻吉三、萬化林四營之留守上游者，出隊作接應之兵，揚載福卽於寅刻親督游擊王明山、都司陳金鷲、李濟清

三營，並派留防之四營，率其火船五十餘號，順風揚帆，蔽空而下，直抵漢陽東門、南門上下圍裏，我軍勇士斫斷木簾鐵鍊，逼近賊船，賊見我船猝至，倉皇無措，開礮抗拒，僅中於蘆葦深處，及積薪溼絮之中，而火船緊逼，霎時火起，火焰燭天，鎗礮齊發，所有漢陽一帶賊之鳥船、拖罟、快蟹、長龍，約二百餘號，糧食軍火不及百號，燒燬淨盡，僅逃去小舢板三隻，小扒船四隻，燒斃溺斃之賊無算，並延燒漢陽江岸陸賊營壘，火光中更有數十賊被火藥衝入空際而復墮於江岸者。臣是日預派李續賓等東路中路及石嘴沌口各營，四面分攻保安門、望山門、青山、壇角、密灣等處，并以大隊五千人循江岸以護水師，午刻火微，而賊船亦盡，我軍始收隊。是日水師計陣亡哨弁一名，勇丁十餘人，受傷之弁丁四十餘人，此四月二十八日水師火攻漢陽賊艦盡焚燬之實在情形也。臣分四千一百人交同知銜曾國華統之以援江西，由咸蒲進發。四月十一日，曾國華等已至崇陽，聞江西義甯州賊匪回竄，湖南防兵在通城失利，道員江忠涇陣亡，偽指揮何逆將復竄蒲圻，以阻江西援軍之路。曾國華遂率各軍間道馳至蒲圻。二十日亥刻，何逆果至，賊衆約五六千人，而不虞我援軍之猝遇也。二十一、二十二連戰兩日，大勝，轟斃騎馬黃衣賊目二名，轟沈賊船一隻，淹斃擊斃之賊無算，奪獲遺棄賊糧及軍械無算。我軍陣亡四人，受重傷者四人。臣已函飭曾國華迅速追勦崇通，直達義甯，此四月二十一、二等日江西援軍中途遇賊，迎勦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現在水路之賊，僅餘武昌城下鮎魚套賊船二十隻，以四營水師扼之，賊可待斃。楊載福已駛往沙口探報。黃州府一帶新從湖口小池口調到賊船三百餘號，因沙口已駐水師，徘徊瞻望旬日之久，不敢上犯。是賊之畏怯，已可概見。楊載福即日率領六營下駛痛勦，可一鼓殲除也。此次賊之大鳥船、大拖罟、長龍、快蟹、焚燬殆盡，水賊之力已無能爲，其漢陽接濟久斷，武昌之南路東路中路均已扼要，無路可通，惟下游之密灣青山一線江隄，尙有小路可通。臣與李續賓派兵一千餘名，上下梭巡，以雕勦之法，日夜游擊，賊勢實已窮威。臣官文所派弁兵，搜獲賊匪偽報文書，據稱「各路援賊期以前後夾擊，臣營及李續賓洪山之營」，而大冶武

昌各官紳探報，亦同前情。臣等密商，即使四路齊撲，亦可努力決戰，不致別有貽誤。所有水師火攻得手，援軍中途迎勦各獲大勝，及水陸斷賊接濟情形，謹會同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恭摺由驛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水師火攻漢陽賊船，並援軍勦賊，均獲大勝。』一摺，著官文、胡林翼等，迅即乘此聲威，激勵將弁，剋期收復武漢二城，毋再遲延。欽此。」（五月十四日火票遞到）

### 援軍遇賊羊樓洞水師沿江追剿陸師前後剿禦均獲大勝疏（五月十五日）

五月初一日，臣將水師火攻漢陽江岸賊船，援軍中途迎勦獲勝，及水陸斷賊接濟情形，具奏在案。查江西義甯賊匪，由通城回竄，冀圖阻遏援軍。同知銜曾國華迎剿獲勝。四月二十八日，抵羊樓洞，偵知前途賊衆尙萬餘人。二十九日，知縣劉騰鴻率湘後營之前左兩哨，由中路進，參將普承堯率寶左營繼之。劉連捷率副後營由山右進，湘後營之右後兩哨繼之。吳坤修率彪營、普承忠率寶中營，由山左進。曾國華率湘中營居於後。劉騰鴻等甫出羊樓街，即遇大股賊至，奮擊之，斬獲無算。賊大敗退去，追之數里，賊整隊復戰，又敗之。如是者五六次。劉騰鴻奮不顧身，所向披靡，追及分水坳，已十餘里矣。普承忠恐其深入力疲，策馬繼進，轉在劉騰鴻之前，手持長劍，遇賊即斫，勇銳百倍。其伏賊之由左右兩山而來者，經吳坤修、普承忠、劉連捷各軍於樹林叢雜中鎗斃。矛斃無數，追至黃土堡，已二十餘里。其地稍平，我軍乃三路會合，賊以我軍遠追，欲久戰以困我。甫收隊，賊復回撲。普承忠商令各營鎗礮井集一處，親督逼賊，連環轟之。賊旗盡靡，鼠竄而去。吳坤修親率彪營殿後，整隊以歸。是日計殺賊五六百名，擒斬偽水總制張逆，偽金總制毛逆，偽將軍陳逆、李逆，生擒師帥、旅帥及偽典糧三十餘名，奪獲黃馬褂五件，紅花帽二頂，偽印六顆，刀矛三百餘件，擡鎗為鎗五十餘件。我軍惟湘後營受傷五名。三十日辰刻，賊大股復至羊樓街，分三路而進，中路陣於街外土坪，右路出伏嶺，左路出荆子山。每路又各分五六支，漫山

徧野，勢頗兇悍。曾國華令副後營斷伏嶺之口，分彪營之半斷左白坂之口，而以湘中營彪營敵中路，後營敵右路，寶營敵左路，正對陣間，後營偶從旁而開放劈山礮，中營士卒遂大呼直前，賊以連環鎗迎拒，我軍冒煙逼賊陣，斬衝鋒悍賊數十人，彪營繼之，賊中路大敗，左右兩路皆潰，我軍三路窮追，時分時合，但見賊之所在，各營均取後至，路旁田畔，斃賊極多，賊委棄衣服銀錢於地，冀軍士拾取緩追，而我軍直前不顧，追及羊樓上洞石橋，路惟一綫，兩壁懸崖，賊奪路爭逃，洞口壅塞，軍士乘勢掩殺，應手而斃，積尸滿途，至有兩人而手刃二十七賊者，午刻始收隊，計斃賊八百餘名，生擒五十三名，釋放脅從二十一名，奪獲旗幟刀矛五百餘件，而鄉民之隨後拾取賊械繳呈者，復以千數，我軍僅受傷七名，訊據賊供：「四月初旬，何逆從義寧回竄，襲破江忠濟防兵，即議奪舟偷渡大江，以擾新隄沙市，賊衆萬餘，不料突遇援軍，四戰均敗。」等語，我軍遂乘勝直搗崇陽，賊衆逃散過半，所餘不過數千人，聞官軍將至，先期遁入通城地界，此四月二十九、三十兩日援軍在羊樓洞遇賊大勝之實在情形也。署提臣楊載福自四月二十八日火攻得手，下紮沙口爲老營，二十九日四更，自沙口開船，三十日辰刻至鵝公涇，探詢團風以下，盡皆賊船，楊載福令水師六營分爲兩路，李成謀、李濟清、周清元三營由新河下勦，而自率鮑超、王明山、陳金鰲三營由老河下勦，值賊船揚帆上駛，我軍兩路夾攻，開礮轟擊，且焚且退，直至黃州府城，燬沈賊船百餘號，斃賊無數，其裝運火藥之船，煙燄騰空，一併燒盡，而黃州對岸樊口賊船數十泊於港內，以拖吾快蟹橫截於外，我軍合六營環攻，不能得手，楊載福因督五營在港外對賊轟擊，而令鮑超一營乘間衝入港內，焚燒賊船，登時火起，哨官陳德懋、陶忠、太、王玉興奪獲賊長龍一隻，礮五尊，又舢板一隻，惟兩岸之賊，礮子如雨，又於西山高處，以噴筒火箭極力抗拒，楊載福恐鮑超深入，飭令退出港外，而賊輜重船亦下竄出港，我軍六營併力回擊，賊船順風乘流，遂已下駛，王明山、周清元兩營追之，楊載福仍率四營力撲港口，三次衝入，我軍傷亡頗多，是夜即駐得勝洲。五月初一日出隊攻樊口，岸賊已築土城，非得陸師協勦，不能破壘，賊船約尙存十餘

號，依壘而守。聞巴河以下，賊船尤多。王明山、周清元已先一日追賊於下游。楊載福遂令鮑超、李濟清二營回駐沙口，力扼樊口之水賊，無使上竄；而李成謀、陳金鼇下駛，是日未刻與王明山、周清元會於黃州下三十里之巴河；乃知三十日樊口竄出之賊船，均經王明山、周清元即時追燒淨盡矣。楊載福念水師自四月二十八日因東南風力，焚燬漢陽賊船已盡，惟餘武昌鮎魚套內之船，不過二十隻。我軍駐沌口者四營，賊必不能上犯。駐沙口者二營，賊之往來皆斷。其下游蘭溪、黃石港、蘄州、王家鎮、興國之富池口、廣濟之武穴、龍坪、江西德化之羅家嘴，再下而小池口，而九江府等處賊船，運軍火絡繹上竄。及此風利不泊，乘其不備，可盡付一炬也。卽日率四營由蘭溪進發，至黃石港，火蛋火箭一擲俱然，且擊且燒，更無窒礙。未及二時，賊船五六十號，蕩然無存。日暮收隊，卽泊江渚淺處。初二日寅刻出隊，辰刻至蘄州，城下泊賊船數十，城上黃旗數面。我軍突擊之，賊卽遁去。賊船遂焚燬一空，隨入城搜捕餘匪。開舟下蘄，已刻至富池口，燒賊船三十餘隻。午刻至武穴，賊船擁載輜重，紛紛下竄，僅以礮船十餘隻迎拒。楊載福知賊之不敢久戰也，急派李成謀一營飛槳而下，以抄其尾。陳金鼇一營迎頭奮擊；而密令王明山、周清元二營率勇登岸，伏蘆葦中。賊果棄船岸竄。王明山、周清元突起擊之，無一脫者。並將其棚卡燒盡。陳金鼇營內奪獲大拖罟一隻，舢板二隻。李成謀營內奪獲快蟹一隻，拖罟一隻，舢板一隻，大小礮位三十餘尊，糧餉軍火無算。餘船均燒盡。是夜遂泊武穴。初更時，居民稟稱：「賊船昨日下午竄百餘隻，內惟礮船數隻，聞泊九江上三十里之羅家嘴，今日下竄之船，係守武穴之偽尙書莫逆也。」初三日辰刻至龍坪，賊以舢板拒戰，全力擊之，焚燬立盡。已刻至德化縣之羅家嘴，賊船已竄去大半。惟港內匿船三十餘隻，焚之又盡。午刻至九江，寂無一船。小池口築有土壘，亦無船礮。惟城上徧豎黃旗，開礮抵禦，而礮子不能遠及。楊載福令各船對牽城中轟擊。二時之久，賊無出城者。楊福載因言：「前歲水陸各軍，併力東下，前湖南提臣塔齊布以頓兵九江，城外積憤愁思，未竟其功，我軍今復至此。」士卒聞言，亦皆感念前事，聲淚俱下。羣請登岸攻城，以紓積憤。惟念孤

軍深入，卽得城而無重兵與守，禁約再四，乃於初四日回舟。初九日仍抵沙口，老營弁勇之受傷者，不過數人；其自四月三十日由沙口出隊焚擊賊船約數百餘號，擊斃淹斃之賊無算，奪獲賊拖罟、快蟹、長龍、舢板共八號，礮四十尊，鎗刀旗幟黃傘各數百件，糧餉軍火，則悉奪之於賊，以資軍用。十日之內，一往一來，已轉戰千里矣。此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初九日，水師下勦直抵九江，仍返沙口，大獲勝仗，江面肅清，賊船斷絕之實在情形也。臣前派勇在下游密灣青山日夜雕勦，並於白陽橋設卡巡防陸賊接濟，近亦斷盡。五月初六日，賊忽自武勝漢陽兩門出四千餘人，一赴塘角，一集小龜山，於賓陽門出三千餘人，踞雙鳳山，忠孝門出二千餘人，田隴鷹嘴閣出三千餘人，踞賽湖隄，其入步街長虹橋則又各出二三千人，陽爲直撲臣營及李續賓洪山之勢，而實欲撲我白陽橋卡以通賊援也。及見我軍各出，賊又趑趄不前，因派蔣益澧率左營迎擊小龜山，伏於山右，分一哨以誘之，賊見兵少，追至山脚，伏勇突起攻擊，賊大驚潰，忠孝門之賊，因疾走來援，適守備李續燾率副右營守備李登關率右營均出小龜山左邀而擊之，此股遂大潰，其雙鳳山之賊，同時並進，將至東嶽廟，生員蔣澤溥守備蕭孚泗率中營出洪山之前，參將朱品隆率前營出洪山之左，由廟後抄之，其賽湖隄之賊，以都司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紹坤率仁營擊之，我軍各路齊登，鏖戰移時，趙克彰復以壁山礮連環轟之，何慶先率副仁營自南湖突出橫擊，賊不能支，遂先後敗潰，而賊之敗於賽湖隄者，見雙鳳山賊勢尤急，復循城脚赴救，而已無及矣。中營前營右營直追過雙鳳山前，逆賊踰溝爭門，自相踐踏，積尸盈溝，其不得入城者約三百名，悉爲我勇所殺。蔣益澧迫逐小龜山，敗賊至紫金山，殺賊約二三百人，被逼落水者無數。白陽橋撲卡之賊，軍功唐飛舞率虎勇千總，余雲龍率武勇奮力抵禦，正相持間，李續賓已先派守備秦冠鑲率博白勇，蕭廷黼率江勇，從密灣斜出，賊畏其抄截，相驚退走。博白勇江勇直前橫擊，斃賊五六十人，於是武勇虎勇自西首江邊，博白勇江勇自東首湖邊互追之，逼至塘角賊卡，李續賓遙見江岸賊勢尙盛，飛調副右營右營各增四成隊，飭把總蕭玉廷馳往東興洲迎截，斃其前鋒

數人，賊遂紛紛上竄入城；其八步街長虹橋之賊，本未遠出，及見各路賊勢均敗，卽先遁入矣。我軍申刻收隊，計斃賊六七百名，生擒二十四名，奪獲騾馬四匹，旗幟刀矛小鎗百餘件，訊據生擒之賊供稱：「賊目洪逆韋逆遙約九江，下游援賊萬餘，於五月初七日前後來夾撲我營，舉火爲號，不料水師下駛，焚燒賊船，本日本未見舉火，意陸賊愆期。」等語。李續賓欲因以給賊，初九日，派蔣益澧等多張旗幟，廣備草薪，至洪山後十都之最高處，舉火搖旗，作接戰狀；城中之賊，均登蛇山以企望。初十日黎明，仍以前法誘之，密飭各營嚴陣以待，必俟賊近壘下，舉旗一麾，齊力奮擊，有先出後出者，立斬之。賊見後路火光，誤爲援賊，辰刻遂洞開各門而出，勢甚兇猛；我軍掩旗息鼓，寂然不動，臣又加派同知唐訓方率訓營，唐協和率副訓營，游擊張寅恭率恭營，由南湖坪先後渡湖，相機助擊，賊漸逼漸近，午刻始逼壘前，李續賓舉旗一麾，各營齊出，李繼燾率副右營，李登闢率右營副右副後各營，進洪山之東北麓，分其前哨左營副前副左四哨，進洪山之西北麓，唐飛龍率虎勇，蕭廷黼率江勇，進洪山之北之姚家嶺，而由田隴斜出小龜山尾，以繞擊之，都司張勝祿率中營出洪山之前，朱品隆率前營出洪山之南，趙克彰、何紹坤、何慶先皆同時率其勇出，鎗礮齊發，刀矛並舉，各路逆賊，遑遽無措，紛紛大潰，蔣益澧聞戰，捲旗疾趨，合秦冠鑲之博白勇，由南湖東以捷徑斜出，以邀截之，中和保安兩門所出之賊，潰奔南湖，復爲唐訓方等營截殺，轉趨賽湖隄，隄面不寬，奪路而奔，自相踐踏，死者以六七百計，直追至鷹嘴閣爲城上礮子所阻，乃始收隊。中營前營追殺過雙鳳山，虎勇江勇右營副右營分追小龜山，計共斃賊一千二百名，橫尸遍野，而賽湖隄尤多；生擒賊四十二名，奪獲馬騾十三匹，旗幟刀矛擡鎗鳥鎗三百餘件。十一日，蔣益澧仍施前計，於後路舉火，賊猶不悟，復分路來撲。我軍甫出，賊又卽奔潰，奪獲馬八匹，鎗礮旗幟無算，而沌口沙口各水師，亦每日奮攻，至塘角鮎魚套牽綴之，此五月初六日，賊匪撲卡，初十、十一等日，計誘賊出，陸師連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此次水師蹕行殊遠，直搗九江城下，因下游並無陸兵，不能久駐，十日之中，往返千里，勞績最著。援江西之四千一百人，其啓行

之日，卽江忠濟全軍覆沒之日，賊餒方張，不期相遇，四戰皆捷，兵力甚強，可期得力；後路援賊，計在夾擊，臣等尙可分兵迎勦。惟訊據生擒賊供：「四年八月，武漢竄出，賊目首逆楊秀清皆分裂以徇。」此次賊目分守武漢，畏不敢奔，其親眷均繫於金陵，揣量賊情，必須盡殺乃止。卽十分窮蹙已極，彼尙日夜待援賊之來也。所有水陸出力弁員，應俟武漢克復，彙案奏請，從優獎勵。其中礮陣亡之守備李登進，可否照都司優卹？千總熊有章，向三元，可否照守備優卹？把總左玉佩、鄧友廷、羅祖績，可否照千總優卹？外委雷光友、何添元，六品軍功趙國樑、藍翎六品軍功陳玉升，可否照把總優卹？以慰忠魂，出自天恩。其餘陣亡弁勇，容再查明分別請卹。

謹按：疏內請卹各員，於五月二十八日接奉旨準。

卷十

遵奉諭旨瀝陳下情疏（六年五月十五日）

臣於五月十二日接準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六日奉上諭：「胡林翼奏：『水陸勦賊，連獲勝仗。』一摺，覽所奏情形，自二月十五至四月十六日，已踰一月，不過零星勝仗，於克復城池，毫無把握。該署撫於三月初間，疊次奏報，均稱『旬日之間，城池可復。』又稱『春漲初起，賊船可以盡燒。』今已遷延數月，始稱『水陸扼截，斷賊資糧。』直似從前並未籌及。且所稱『紮營洪山等處，斷賊陸運，紮營沙口，斷賊水運。』而四月十六日賊船下駛，仍復窮追不及，是其布置實未周而徒以空言搪塞，直似無計可施。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六、十八等日，寄諭諒該署撫均已先後接到，若仍前玩泄，殊負委任。官文共事一方，亦不聞其互相匡救，著卽嚴督水陸各營合力進攻，務將武漢城池，剋期攻克。若再事遷延，朕必治其老師糜餉之罪。至江忠濟陣亡，岳州一帶，何人扼守？本日已諭知駱秉章妥籌布置，該督撫亦當預籌策應，不可專恃赴援江西之軍，以爲必能掃蕩賊蹤也。將此由六



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一聖訓嚴明，燭照千里，跪聆之下，感悚難言！臣治軍無狀，頓兵城下，五月有餘，竊念臣之職分，不僅兵事，不可上廛聖慮，卽軍糧餉項，亦豈可久煩度支？乃以收復稽遲，上貽宵旰之憂，實屬罪無可逭；臣自上年臘月至今年三月，逐日督隊往攻，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勇丁三千餘人，尙不敢因此稍有懼怯；惟道員羅澤南及都守千把百餘人，節次陣亡，皆係四方精銳之士，羅澤南篤信學道，尤深惋惜，現在陸營夏將，以李續賓爲尤著，該員廉正樸誠，凡戰事之難而他人所怯者，無不毅然自任，攻撲省城，所乘馬迭次中礮倒地，幸賴天威，夏將無損，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蓋敢勇倡先，是將帥之本分，而廉潔正直，則糧餉不欺，賞罰不濫，乃可固結士心，歷久長勝也。臣於四月以前，執意不悔，欲以力取，旁觀皆笑臣愚，卽臣自問，計亦夏左，四月以後，乃禁約仰攻，分精銳四千餘人，由咸蒲以取義寧，不期順道與賊相值，四戰皆捷，分水師以清下游江面，直達九江，水師火攻之策，自正月購辦，三月已齊，積薪油而實以火藥，三次遇雨，遲至四月二十八日，乘風縱火，漢陽之賊舟，盡付一炬，是日東南風利，得其一面，不能不遺其一面，尙餘武昌鮎魚套內賊船約二十隻，若再襲前策，賊已知而防我，卽當另行籌畫，臣自領五千人，可扼南路之三面，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洪山之東路，又分勦青山、密灣之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是水陸之賊，直至近日，乃援絕路窮，臣之智計遲鈍，未能先事審機，慚憤無地。漢陽之賊糧久斷，四月以前，尙取給於武昌，近月以來，武漢均斷，北路兵勇已經督臣多方激勵整飭，惟馬隊將士忠勇可恃，陷陣衝鋒，功推第一，馬隊爲國家之正兵，所當愛惜而善用之；若迫使乘墉，是舍所長而用所短矣。臣與馬隊並未晤見，刻下南北兩岸，尙難彼此調撥，日後武漢收復，卽當會同商議，以步隊之堅定不搖者，分隸馬隊，而以步隊戰於前陣，俟賊衆敗潰，卽以馬隊乘勢掩殺，蓋步兵追賊，每以十餘里而輒止，多亦不過二十餘里，而力已竭；若得馬隊乘機追勦，賊可盡殺也。下游九江府興國州陸賊萬餘，以僞檢點古隆賢等分道來援，冀約城賊夾擊大營，臣卽預撥三千餘人，探實距營百里以內，及其未定而迎勦。

之；十二月十三日，乘勝窮追，已過百里以外，尙未詳稟，應俟另案奏報。至道員江忠濟全軍覆於通城，所部楚勇，素稱善戰，近年積習太深，兵已弱而將不知，突遇劇賊，遂至於敗。湖南已改派防兵二千餘人駐守岳州，而援軍已過崇陽，敗賊竄逃，解散過半，計日可抵江西義甯州城。迭次委解軍餉，軍火趕緊接濟，可慰聖懷。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尙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是戰易攻難，自昔已然。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才有限而志無窮，誓與兵事相終始，期於殲滅此賊而已。萬一變生他路，禍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尋。內察軍情，外度賊勢，臣之過慮，當不至此。所有感悚下忱，理合附驛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殊批：「覽奏已悉。以前戰功，具載摺中，無須表白。朕惟責以實效，歷述艱辛，於事何益？汝督軍進剿，固不可稍存畏怯，然國體具在，亦應寓慎重於其中。欽此！」（五月二十八日奉）

### 分兵迎剿援賊並攻勦省城迭次大勝疏（六月十二日）

竊臣自五月初十、十一等日，計誘省城賊出，賊已大創，其援賊之期襲後路者，探實距臣營約七十里，在豹子澗等處築壘掘濠，及其未定而迎剿之，可期得手。因於五里墩洪山城外各營，抽調三千餘人。五月十二日三更起行，辰刻抵茶棚地方，適與賊遇，我軍一面擇險安營，一面審察進剿之路，就茶棚形勢，分東西中三路進兵，賊亦分三路蜂擁而來，每路約賊二千人。其東路之官山高嶺，另有股匪三、四千人，意欲繞我東路之後，兼以接應各路之賊，賊聲甚囂，我軍寂然若不聞者。各營官會商合派以同知唐訓方率訓營，同知蔣益澧率左營擊中路，而以左營後哨及訓導周瑞副前營爲接應，以都司李續燾率副右營擊東路，及官山高嶺之賊，李續燾以東路賊多，行陣不整，先破其多者，則他路之賊氣皆奪，匹馬衝鋒，奮登山巔，衆勇隨之，殲其前鋒悍賊數十名，賊衆駭愕，乘勢掩殺，遂敗東路之賊。訓營湘左營力攻中路，鎗礮之後，繼以刀矛，中路之賊亦敗而歸於西路矣。唐榆

和率副訓營鄒漢章率副左營，及親兵哨官蔣尊、康迪、紅華力禦西路之賊，酣戰最久，賊殊死鬪，我軍十盪十決，勇氣百倍，訓營湘左營復從旁抄之，而西路之賊亦遂大敗。後隊之余雲龍、陶茂林率武勇繼至，追奔二十里至二虎井，時已戌刻，收隊回營，計共殺賊五百八十餘名，生擒二十餘人，奪獲大小黃旗一百五十餘面，擡鎗鳥鎗一百二十餘桿，大礮三尊，火藥鉛丸二千餘觔，刀矛五百餘件。訊據生擒各賊供稱：「逆賊韋俊急調偽檢點古隆賢等自九江上竄，糾集興國、大冶之賊，沿途裹脅，計共萬餘，暗約城賊、交擊、洪山、五里墩各營，因被水師下勦，繞道愆期，不意又爲官兵所敗。」等語。十三日寅刻，偵賊將遁，拔營追至八角嶺，賊復遁，豹子懈，又追敗之。遙見賊數千人，從梁子湖濱縱火燒民屋，以數千賊伏於麥門橋房屋及林木深處，湖邊泊賊划數十隻，我軍據險稍待，蔣益澧率勇數十人前出誘之，兼審地勢，卽會商唐訓方結陣驛路之左，以勦湖濱之賊，蔣益澧由驛路渡麥門橋，搜其伏賊，余雲龍、陶茂林率武勇隨之，而以副前營副左營爲後應，李續燾率副右營赴湖濱，火攻賊舟，布置已定，蔣益澧遂渡麥門橋，先以火箭噴筒延燒林木及村外積薪，伏賊冒火衝出，我軍以劈山礮擊斃黃旗悍賊數名，賊遂敗潰。而湖濱之賊悉衆來救，訓營副營齊出擊之，斃賊十餘名，水賊飛槳來救，副右營火器突起，焚賊舟六隻，水陸之賊均潰，我軍會合尾追三十餘里，至於新店，賊忽反旗，我軍各營奮擊，立斃先鋒賊目數十名，又敗走之。於是長驅直前，沿途勦殺，申刻行抵葛店，賊之奔竄益急，爭先奪路，自相踐踏，死傷甚多，計共斃賊數百名，奪獲刀矛旗幟二百餘件，兩日追奔百里，賊蹤已遠，始令均回大營。此五月十二、十三兩日迎勦援賊，均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於附省要隘，均掘長壕，防其竄逸。二十二日黎明，賊以大股七八千出城，自東嶽廟橫列至楊家灣，冀以平毀我壕，又由鷹嘴閣出賊二三千，分踞於南湖坪，又出賊三四千踞小龜山，並伏千餘於小龜山後之雷家山，以冀抄襲我軍。李續賓密爲布置，俟賊逼近，號旗一舉，各營齊出，湘中營衝東嶽廟之賊，短兵相接，賊猶抵死抗拒。中營之後哨右哨，并朱品隆之前營，因捲旗潛行，自街外包賊後而抄襲之，賊遂大敗，殲斃

悍賊五十餘名，掩殺於壕中者百餘名。鷹嘴閣之賊蜂擁來援。何慶先率副仁營趙克彰率奇字右營攔擊，賊遂盡集於南湖坪。何紹坤以仁營橫衝賊陣，臣又添派唐協和率副訓營丁銳義率義營，張寅恭率恭營，自五里墩循隄後而兜擊之，斃賊二百餘名，而鷹嘴閣、南湖坪之賊俱敗。蔣益澧率左營至小龜山尾，分爲兩支，以一支攻山上之賊，一支繞出山右，橫擊雷山伏賊。李續燾率副右營繞出山前夾擊，見賊勢將退，急前攔截，逼賊於沙湖之尾，與左營兩支相合，而唐飛鵞之虎勇又至，四面圍殺，斃賊二百餘名，逼入沙湖淹斃者無算。賊於城隅湖畔預設小船，安放礮位，飛馳相救。我軍用劈山礮轟之，斃船賊七八名，賊船亦退。其排列於楊家灣之賊，則李登關率湘右營各哨齊力擊之，賊不能支，遂皆敗走。我軍乘勝齊追，直至城下始行收隊。二十四、五等日，天尚未明，賊仍大出，平毀我壕。我軍俟其將至壕邊，各營齊出，斃其悍賊數十名，賊之後隊先潰，飛奔入城。我軍追擊，其不及入城者，皆爲我兵所殺。二十九日，賊於五更以大股出城，至雙鳳山築壘，並平毀我壕。我軍按兵不動，已刻以後乘其飢疲，突出擊之，賊衆披靡，將賊壘平毀。此五月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勦擊城賊，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五月二十九日，獲賊間諜文書，知逆賊古隆賢敗後，遁匿武昌縣之樊口，並以湖口來援之大掩畧舢板戰艦相依爲壘，賊目僞指揮鄭添得僞木八村軍羅文元等，復領賊七八千人進踞葛店，地距省城九十里。臣與李續賓會議於五里墩，中路洪山東路選派六營精銳三千餘人，以同知蔣益澧久戰知兵，委管六營之事，以一號令，同知孫守信副之，並令署武昌縣知縣林之華率武勇爲鄉導。六月初一日起行，初二日辰刻未及葛店十里而止。蔣益澧集各營會議，以前次五月十二、十三兩日追賊百餘里，士卒非不竭力，而賊未盡殲者，以迎勦於前，而後無攔截也。葛店地當總要，內湖外江，賊於街前築壘四座，環以長壕，深廣逾丈，湖內賊船三十餘隻，與陸賊相依，非以計破之，則堅壘不可必得，卽得壘而賊仍遁走，久必復聚。卽日已刻，參將朱品隆縣丞丁銳義率衆先循江岸低處潛渡白澗山，繞出葛店街市之後，蔣益澧自領一軍，循江岸張左翼以橫衝賊壘，訓導鄒漢

章知縣唐協和以二營當其前，又各分一哨先循湖右踏淺燒賊舟。賊見我兵之少，分三路迎拒；左營副左營訓營奮力直攻，賊衆屢卻，猶未奔潰。副左營哨官劉玉洪、李有恆橫列陣前，首先陷陣。哨官劉勝祥等首先攻撲賊壘二座，賊以大礮連環拒敵，大獲手。王有定、鄒定祥等率三百餘人伏地避之。三伏三起，搶入賊壘，賊即奔竄。唐協和率營邀截，共殺賊四百餘名。蔣益澧獨以湘左營首先撲入左路賊壘二座，殺賊四百餘名，賊即奔竄。其時朱品隆、丁銳義已繞至賊後，焚燒街外賊巢。署提臣楊福親率水師登岸，以截奔竄之路，賊衆數千人，四路狂奔，賊目持刀督之，而不能禁也。六營夾擊，共殲二千數百人。藍翎守備陳仁蘭生擒偽將軍羅文元，並搜獲該逆偽印一顆，偽指揮鄭添得被我軍追殲於五里外之戚家山，亦於逆身搜獲偽印一顆，其分哨以燒內湖賊船者，亦奪得賊船九隻。是夜三更，拔營乘勢窮追，及於華容，初四日及於樊口矣。旋據葛店附近居民，繳呈首級千餘顆，大礮十六尊，擡鎗四百餘件，鳥鎗五百六十件，旗幟刀矛衣被各二千餘件。因蔣益澧等連夜追勦，不暇批解，即飭鄉民先行解營呈驗也。梁子湖周四百餘里，匯江武咸通興冶六州縣之水，內有九十九汊，向爲盜賊之藪，實省垣之關鍵，樊口又其入江之總匯也。樊口東岸即武昌縣城外，西山雷山蟠互險峻，賊即於此扼要守險，築壘設關，賊船憑依陸壘，得以出沒江湖，又於城外築壘，互相犄角，夾護賊舟，其糧食軍火均聚於此。水師前次下攻樊口軍船，中流轟擊，以江水駛急，不能久駐，時無陸師相助，故賊得負隅自固，湖內賊舟不能淨盡，下游各賊仍得上駛。初四日辰刻，陸勇追賊至此，紫營西岸得勝洲，提臣楊載福率水師登岸，與蔣益澧、孫守信、林之華等察看地勢，會商夾擊之策。是日午刻，陸路各營分五路齊進，直逼賊壘，轟擊賊落水死者數十人。蔣益澧令軍中鳧水先渡，奪獲賊舟者重賞。湘前營隊長守備街千總鄧有才首先奮勇鳧水，奪得舢板船一隻，訓營守備陳仁蘭躍登賊舟，中礮墮水陣亡。湘前營哨官王桐柏復登，左營哨官楊德武繼之，於是各營爭先，馮河鼓勇陸師攻其後，水師攻其前，內港之賊棄船先潰，焚船踏壘，殺斃窮斃者約二千餘人，西山雷山賊旗四布，與距城之

賊互爲聲援，尙未敢馳下交戰；而先渡樊口各陸勇，已與水師登岸，攻縣城北門、小北門，各營官帶領大旗奮勇，數十名，驀越山嶺，賊衆驚潰，乘勢掩殺甚衆，遂分攻縣西門、小西門，署知縣林之華亦率武勇繞攻東門，先後入城，追奔逐北，城郭一空，其得出小南門逃竄者，不過餘賊數百人。我軍追至南岡七里界而還。是役除焚燒外，計奪獲大拖罟船三隻，快蟹船七隻，舢板船二十八隻，輜重船三十餘隻，划船八十餘隻，礮位一百餘尊，藥彈各二萬餘觔，旗傘器械、驕馬、米糧之屬，悉爲我有。連日拔出被擄百姓，亦不下二千餘人，沿途鄉民扶老攜幼，歡呼迎犒，如獲再生。初五等日，一面配帶礮船入梁子湖搜勦，一面出示招撫百姓入城，此初二、初四等日，水陸諸軍在葛店樊口及武昌縣城，連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水陸諸軍分合往來，出賊不意，莫不冒暑苦戰，奮不顧身，仰賴皇上天威，每戰輒克，而踞省之賊，外援屢敗，猶揚言欲待僞北賊韋昌輝之上援。臣與李續賓仍日夜環攻，以期盡殺乃止。所有出力員弁，勇丁可否，准臣擇尤先請優獎，以示鼓勵。其前後力戰陣亡之藍翎守備陳仁蘭，可否照都司優卹；藍翎千總曹起龍，可否照守備優卹；藍翎把總胡立發、陳日勝、黃雲浦，可否均照千總優卹；藍翎外委魏學法、張光連，外委尹見興、丁仙源、崔得勝，儘先外委歐洪培，記名外委楊玉春、李大成，可否照把總優卹，以慰忠魂，出自天恩。其餘傷亡之員，弁勇丁容，臣續查彙案，分別奏咨請卹，仰祈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迎勦賊援，并攻勦省城賊匪，迭次大勝。』一摺：此次水陸各軍往來分合，奮力環攻，甚爲得手。著胡林翼迅飭諸軍，乘此聲威，進圖克復省城。出力員弁，勇丁，准其擇尤先請鼓勵。力戰陣亡之守備陳仁蘭，著從優照都司列議卹；千總曹起龍，著照守備列議卹；把總胡立發、陳日勝、黃雲浦，均著照千總列議卹；外委魏學法、張光連、尹見興、丁仙源、崔得勝、歐洪培，記名外委楊玉春、李大成，均著照把總列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六月二十六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援賊大至謹陳攻勦防禦情形疏（七月十七日）

竊臣於五月六月兩次勦辦援賊，追奔二百餘里，業經迭次奏報在案。六月十二日，城內逆賊以官軍按日進攻，復乘夜於雙鳳山修築礮壘，李續賓自率右營由田隴中路進攻，派副右營由沙子嶺進，中營由東嶽廟進，臣派正訓營副前安營由賽湖繞道以策應之。各勇登山，鎗礮環攻，立將礮壘平毀，磚石概行運歸，賊此壘屢修屢毀，是日斃賊五百餘名，賊氣大創，不敢復於此作壘矣。其攻破樊口之行軍三千人，於十二日移師渡江，進攻黃州郡縣，臣復抽調副仁營以益之。水師之入搜梁子湖者，凡八日而始出江，方造雲梯，掘地道，合北岸馬步兵力，以取黃州。環攻已十日矣，而各路士民探報，均稱翼賊石達開自金陵糾衆上竄，偽衛天侯曾逆，偽春官丞相張逆，亦自湖口並方上竄，詐稱五萬已到者，不過三萬人。臣搜得石逆偽文書，又調江西臨江府城之賊，從義甯通城來擾上游。又稱船礮已少，現於安慶彭澤等處造船運礮，以資水賊之力，蓋賊之力爭江漢，其蓄謀固已狹矣。臣思三千餘人觸暑遠征，幸而獲勝，此次賊數較多，必非三千人所能獨禦，且臣之後路歧途甚多，其由義甯至蒲咸者一路，由興國至通崇者一路，由大冶出金牛者一路，均可擾臣營之上，由武昌縣出華容葛店者一路，其分擾於土橋豹子澗青山者，又分爲數路，均可擾省城之下，禦於此必遺於彼，當將行軍撤回大營，同知蔣益澧、孫守信等遂先期知會北岸兵勇團練，先行撤隊。六月二十七日，行軍亦同大營，而援賊已分一萬餘人先走金牛上竄山坡。七月初四日，派蔣益澧率湘左營，朱品隆率湘前營，何紹彩率仁營，何慶元率副仁營，張寅恭率恭營，周占魁率鳳營，唐飛舞率虎營，出師紙坊以禦之，而仍統於蔣益澧，以一號令。賊之行抵金牛者，覘我有備，遂折而併力於武昌縣之葛店，以趨洪山之後。七月初十日，蔣益澧等仍轉紮魯家巷，實爲洪山後之總要，安營甫畢，該匪分股試探，乍前乍卻，爲誘戰之計，我軍寂若不聞。十一日，該逆分十三股排列而至，每股約一、二千人，旗幟林立，我軍列陣以待。該逆之中路數股直前試撲，我軍仍屹立不動，其由馬鞍山歸併之大股，正仁營副仁營、虎營禦之，其由俞家山歸併之大股，湘前營、鳳營禦之，其由驛路併成一股，則湘左營、恭營禦之，自己至申，我

軍乃發號進擊，鎗礮齊施，刀矛繼進，殺賊四百餘名，奪獲各色大旗二百餘面，馬二十餘匹，風雨驟至，收隊回營。其仁營都司何紹彩、前營參將朱品隆之分路追勦者，頗遠。賊以另股從後繞之，該員等行陣嚴整，左右衝突，力戰最久，陣亡勇丁三十餘人，而所殺賊匪，又以二百餘計。整旅回營，竟不可敗。及至各營聞警再出，而賊亦竟不能逼。十二日，水師游擊鮑超、都司周清元、都司喻吉三由沙口下駛，乘勢將樊口新造浮橋燒斷。又登岸毀其陸賊之壘，以大股盡數上犯，守壘之賊不多也。喻吉三又獨於黃州城下燒賊船數隻，旋即回泊沙口。魯家巷兵力尙單，臣又派副左寶營七百人以益之。十三日，賊以數千人撲營，各營堅忍以持之，轟斃四百餘名，賊即駭走。追及里許，默察旁路數里以外，尙有大股隱伏於坡隴之旁，遂不敢乘勝追勦，致售奸計。十五日，賊數千人撲營，官軍嚴陣以礮轟擊，斃賊三百餘名，追賊約二里。此十一、十二、十五等日，水陸分勦，援賊之實在情形也。臣查石逆自上年由鄂入江西，所過殘破，自攻陷吉安以後，潛由江西九江、安徽祁門至於金陵，方鴟張於下游，復回竄於武漢，氣燄頗熾，詭譎多端，必應嚴密堅定，慎以持之，固不致因賊多而怯，尤不可因小勝而驕。其來方銳，堅持數日，挫其兇鋒，彼竭我盈，乃可乘勢痛勦也。臣之中路，李續賓之東路，合計勇丁一萬餘人，刻下抽調四千七百人於魯家巷迎勦，臣營只三千人，洪山亦不過四千餘人，城中困獸，斷不可稍有疏縱，致留異日之禍根。外援已至，當必出戰。至臣營之後面，可通金口紙坊者，約有三路。臣先期已掘長壕，壕內修築堅壘，每壘可容二百人，仿古人礮堡之式，以資防禦，而免返顧之虞。諒不致四路侵軼，自爲驚擾。而臣亦得以專勦城中之賊，並分兵以勦援賊。此先期布置之情形也。督臣官文會同將軍都興阿、飭令副都統銜翼長巴揚阿、抽撥馬隊百一十名。十三日渡江，十四日移駐洪山，以助異日追勦敗賊之力，當亦賊所深畏也。其陸師平毀雙鳳山賊壘，及進攻黃州府城，並魯家巷接仗衝鋒力戰陣亡之千總楊太和、余永勝、魯連升，請照守備例。把總李南廷、汪友朋，請照千總例。外委謝升祿、傅正榮、藍翎六品何連勝，請照把總例。水師攻燬樊口賊橋陣亡之藍翎把總成景桂，請照千總例。外



委宋洪甫，請照把總例賜卹，出自天恩。所有籌勦銳賊，並防禦接仗情形，謹會同督臣官文、提臣 楊載福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謹按疏內請卹各員，於七月二十九日接奉旨準。

再，據同知銜 曾國華稟稱：「六月十七日，行抵江西新昌縣，迭次大勝。十八日克復新昌縣城，即時移兵進攻瑞州府城，距省不過百餘里。江西餉項支絀，稟請續撥軍餉。等情。臣查晉餉十萬兩，除北岸督臣官文咨留二萬兩，餘八萬兩均專濟李續賓及曾國華各營。李續賓不足五月之餉，曾國華亦僅足六月初旬之餉。目下江西支絀萬分，容臣另籌他款，由湖南轉運協濟，謹附片以聞。

上諭：「胡林翼奏：『援賊大至，現籌堵禦。』一摺，已降旨將陣亡員弁議卹矣。武漢賊勢久感，因官兵不能實力進攻，致下游賊黨得以徐圖援應。武昌南路本無布置，黃州之兵復撤，則東路賊匪亦將源源而至。惟城中之賊，既已窮蹙，自應迅速進攻，剋日收復，則外來賊衆絕望，自易勦滅。著官文、胡林翼悉心籌畫，併力攻勦，毋得再涉延玩。前因江北軍營帶兵乏人，諭令官文酌調孔廣順前赴揚州，茲據奏稱該員現紮沙口，其地爲外江內湖鎖鑰，既關緊要，著準其暫緩前往，尙接替百人，仍令馳赴揚州，聽候德興、阿調遣。至湖北援賊號稱數萬，若非裹脅無業游民，安得如此衆多？朕聞皖、楚曾經被擾之區，牧令或潛匿鄉村，爲苟安之計；巨室則遷徙一空，城郭小民貿易備趁者，無計謀生，遂致被賊裹脅，是以賊黨愈聚愈多，兵勇不敷抵禦，實爲今日受病之源。若不急圖變計，正本清源，將誅不勝誅，伊於胡底。前據文慶等奏請實行團練，業經寄諭各督撫，各按地方情形酌辦。官文、胡林翼職任封圻，責無旁貸，著於督師進勦外，留心選擇賢能大員，分投督辦，如黃州、崇通等處，皆爲賊匪竄擾，出沒無常，苟能慎選循良，星羅、碁布，招集流亡，實力團練，在小民有所依歸，不致流而爲匪，則賊援日少，賊勢日孤，未始非軍務之轉圜也。該督撫毋得視爲迂緩，致誤事機。將此

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七月二十九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 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疏

再、臣與兵部郎中左宗棠同受業於前御史賀熙齡之門，深知其才學過人，於兵政機宜，山川險要，尤所究心。臣曾薦於前兩江總督臣陶澍，前雲貴總督臣林則徐，均稱爲奇才。咸豐二年，賊犯長沙，臣薦於前撫臣張亮基，招入幕府，專襄兵事。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該員仍入山居四年，南撫臣駱秉章、侍郎臣曾國藩招入幕中辦事，其才力猶能兼及江西湖北之軍，而代臣等爲謀。業經御史宗稷辰奏明在案。該員秉性忠良，才堪濟變，敦尚氣節，剛烈而近於矯激，面折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願居官任職。臣思聖明之世，正氣常伸，該員畏懼世網，殊爲過慮，但久在兩湖辦事，所用多係楚人，自是廉頗思用趙人之意，不樂吏職，可從其志，義在討賊，諒無可辭。臣既確知其才，謹據實臚陳聖聽，以儲荆鄂將材之選。

再、臣在貴州道府任內，訪求知兵之員，殊不多得，惟查委員韓超，直隸副榜舉人，深明兵略，剛正不撓，臣前所帶黎平團勇，皆韓超訓練之力，其才非臣所及。近年黔疆不靖，聞該員已擢知府，崎嶇於台拱清江之間，年餘無餉，勸諭良苗，聊供食米，部曲尙未盡散，該員年已六十矣，勇敢嘗爲軍鋒，近年文報梗塞，恐其終必飢困，坐失良將，倘蒙救下雲貴督撫，設法濟餉，假以事權，可爲國家兵事得力之員。臣爲將兵需才起見，謹附片奏陳。

### 卷十一

### 官軍分攻合剿大破援賊疏（六年八月十五日）

臣於七月十七日，將勦禦援賊情形，馳奏在案。臣查翼賊石達開號稱數萬，其兇悍老賊，不滿二千，其上年

從江西新附之粵匪二萬，甘心作賊，較他賊稍悍，然考其侵犯江西各府，繼而甯國而鎮江而金陵，屢敗官軍，非官軍之勇力不如，賊恃其狡詐，多方誤我，乘閒抵釁，四路侵軼，往往因驚駭而有誤也。臣上年車埠之敗，羅澤南上年壕頭堡之敗，先勝後挫，均誤於此。此次從金陵大舉上犯，臣與李續賓先後選派精銳五千人，於魯家巷擇險安營，地頗狹隘，旁挾兩湖，洪山與五里墩兩處亦各枕三湖，臣料賊必擄民船入湯孫湖、南湖、青林湖，以襲臣營，與魯家巷之後，且必於青山港修橋以通城賊，亦必擄船由沙湖、東湖以襲洪山、魯家巷之營。臣楊載福以外江沙口礮船，隨時入青山港攻勦，臣復調派把總姚致忠守備羅定國及上游沌口、下游沙口各營舢板三十餘隻，由外江挽入內湖，分布於南湖、東湖、湯孫湖、青林湖，以彌縫陸師之闕。臣官文以南岸兵單，七月十三日，選派馬隊百一十名，七月二十三日，選派馬隊二百九十名，先後渡江，以壯南軍之氣。其魯家巷統帶行營同知蔣益澧，久勞致疾，七月二十四日，臣復派游擊張榮貴暫統之，臣與李續賓更番前往，察看布置，軍心益堅。此兵情賊勢之大概情形也。七月十六日，賊開四門，分六路以撲洪山，遠巡不遽進，李續賓飭各營靜以待之，良久，忽引去，未刻復出，填壕並進，直薄我營。李續賓派蔣澤灃率湘中營於東嶽廟前，而自率湘右營前左兩哨，截於田隴，賊遂敗走。其殲於壕中者約二百餘名，我軍乘勝越壕追之，城賊又出大股，繞小龜山以襲我後，李續燾率副右營及湘右營後右兩哨，從旁路橫擊，襲後之賊，賊遂大潰，其逼斃於沙湖者二百餘名，餘賊遁歸於城，其由中和門出城之賊，趙克彰率奇字右營，張榮貴率榮字左右營，分繞巴頭山截殺，逼至賽湖隄首，臣即加派訓營於南湖洞處，並飭南湖舢板於湖以轟之，奇營榮營勇氣百倍，追殺至城下，斃賊四百餘名，而時已初更矣。臣楊載福於是日派正前營舢板四隻入洪山東湖，至魯家巷助勦，復派都司李濟清率副中營由沙口出隊往青山防守，因青山港有鳧水偷渡入城之賊，李濟清即率舢板十餘隻入港轟擊，斃賊二百餘名，生擒長髮賊十數名。其魯家巷援賊三次攻撲，均經蔣益澧等擊退，賊不得進。十七日，偽檢點古隆賢率賊千餘，循城北青山油坊嶺江岸修

築土壘；臣楊載福率游擊鮑超都司周清元自沙口出隊，至青山會合；李濟清入港轟擊，賊於渡口排鎗抗拒，鮑超、李濟清二營以大礮轟之，賊即退走嶺上，鮑超登岸奮擊，李濟清繼之。臣楊載福又預派周清元由上青山登岸抄出賊後，夾擊嶺上之賊，賊即敗退，將油坊嶺賊巢盡行燒燬，仍泊外江。是夜，賊復來，上青山、河岸築土壘一座，以阻我水師；又在北油坊嶺渡口築土壘一座，並造浮橋，以濟城賊。十八日，魯家巷援賊益多，並新添三壘，臣即添派訓營副訓營李續賓亦抽分湘右營二哨，湘副右營二哨，佐領富新率馬隊百名前往助勦；仁營副仁營虎營訓營副訓營分前後隊攻其右，寶營及湘副右營之前後哨攻其左，湘前營鳳營應之，湘左營湘右營攻其中，賊亦前後各分三路來拒，鏖戰三時，賊稍卻，我軍同時並進，立破其中右二壘，馬隊馳驟衝殺，斃賊約三百名。右路各營乘勝追至黃家店，又破賊後路三壘，中路各營追至五穀塘，而中路敗賊會合石達開接應之賊，遂併力致死於我左路之副左寶營、副右湘營，勢幾不支。中右兩路官兵併力策應，上下衝殺，相持又兩時，佐領富新以馬隊衝突十餘次，殪其前鋒老賊數十名，賊始敗退。我軍併力追十餘里，斃賊又三四百名，奪馬十三匹，刀矛旗幟無算，生擒賊五十三名。是日，臣楊載福亦親率陳金釐、李濟清、喻吉三攻賊橋壘，陳金釐帶舳板數隻，首先衝入港內，對賊壘轟擊，喻吉三繼之，李濟清由上青山對岸入湖，焚燒白楊橋，後賊巢並截城賊來路，其餘各船每船派勇十人，由上青山登岸，繞出賊後，焚燒賊巢，賊即驚遁。當將賊壘浮橋概行燒燬，復加派舳板五隻入洪山、東湖助勦。是夜，即派陳金釐營舳板十餘隻，駐紮港內，防賊偷搭浮橋。賊果夜至，舳板奮力擊退。十九日，賊衆大至，復爲陳金釐擊退，賊又以民划二百餘隻潛入南湖岸旁，及湯孫湖岸旁，冀於夜間放入湖中，驚臣後路。瞿定國、姚教忠於日間嚴守，不令入水，開礮轟擊，斃賊各百餘人，賊即遁走。夜半賊懈，瞿定國、姚教忠焚積薪於他處，以疑之，而突出百餘人，各挾火具登岸，焚其划船殆盡，賊不辨官兵之多寡，亦不敢來救也。二十日，城賊萬餘，分布於雙鳳山、小龜山、賽湖隄等處，東湖賊船二十餘號，由悶橋港直趨魯家巷左壘，援賊亦出二萬餘，以撲魯

家巷各營。臣已飭瞿定國先夜以舢板挽入東湖，繞擊賊船之後。陸師則仁營、相左營、虎營、相副右營，均以礮沿湖轟之。及賊船將近，各勇解衣涉淺，爭奪賊舟，傷斃水賊百餘，燒賊船三隻。餘船仍奔入港內，援賊爲我壕鎗礮所阻，見船賊已敗，即時退去。城賊亦逡巡而退。是日，臣楊載福聞東湖開仗，卽親率各營往青山港會勦。外賊內賊，大股齊至，夾港而陣，約六七千人。港面僅容小艇，賊以樹木柴草塞於港內，以阻水師進攻之路。仍出大江駐紮，其在洪山之東湖，水師本少，二十二日，張榮貴自備划船，與瞿定國之船赴悶橋，以小划誘賊。賊船不出，城賊復於外江擡船，繞入東賊，而於青山港一帶搭橋。二十四日，賊又夜由塘角擡船十餘號，轉趨東湖，飛飭瞿定國攔勦，並派正副右營及余雲龍、蕭廷黼接應，奪獲賊船四隻，餘船悉焚燬。賊約三十餘名，淹死者無算。二十五日，副都統銜護軍參領舒保之馬隊三百，全數至洪山安營。二十六日，赴魯家巷與步軍同審地勢，出賊不意，踏其一卡，斃賊十餘名，擒斬僞司馬李光發。二十八日，援賊城賊四面紛出，水陸約七八路，其城賊自鷹嘴閣、賽湖隄、雙鳳山、東嶽廟、沙子嶺、小龜山、姚家嶺、窰灣等處，分布殆遍。約賊二三萬，號叫跳擲，兩喝萬狀。同時水陸七八處警報紛至，李續賓臨大事則安詳堅定，如不欲戰，令於衆曰：「有不俟賊近而先出者，卽勝亦斬。」衆軍肅然。嚴陣以待，約一時許，號旗一揮，各營齊出。趙克彰奮發爭先，直擊賽湖隄之大股，立斬衝鋒悍賊數名，賊稍卻而散。立山坡之賊，齊力分繞，以抄我後。蔣益澧、秦冠鏞遂各率其營抄截之，護軍參領舒保率馬隊四面衝突，賊遂大敗，追之至隄，賊又反旗而來。我軍遂潛伏於山坡田隴中，俟其近前，突起擊之，馬步齊進，如摧枯朽。如是者二次，賊屍滿途，約三四百人。李續賓率勇由洪山之北而出，李續燾率勇由洪山之後，循東湖而出，以邀截姚家嶺、窰灣及沙子嶺、小龜山之賊，分途擊殺，賊不能支。各路之賊，盡併於沙子嶺、小龜山以抗我。我軍奇正互應，左右擊刺，呼聲動天，莫不以一當百。賊亦殊死鬪，一股敗退，一股繼進，酣戰良久。馬隊數十騎，復橫掠沙子嶺而過，鎗箭並發，余雲龍亦率勇從東湖繞姚家嶺而上，從旁襲之。賊遂大亂，紛紛退走。馬步齊奮，追至小龜山脚，惟鮎魚

隄一綫之路，敗賊擁擠，自相踐踏，逼斃於沙湖及鎗礮轟斃之賊，約七八百名；蔣澤儂、朱品隆率勇合馬隊由正東街進，其賊之前鋒已過東嶽廟街者，被各勇突擊，敗走，追至壕邊，以鎗礮連環擊之，賊退，又以數十人越壕誘其進前而擊之，如是者數次，馬隊又合右營之左哨，從田隴踰壕橫衝而來，蔣澤儂、朱品隆則分勇繞賽湖尾邀擊之，追過雙鳳山左右，斃賊亦約二三百名。李續賓自小龜山收隊，聞賽湖隄礮聲未已，又率親兵馳擊之，賊見其旗幟，飛奔入城，我軍追至城下，終為礮石所阻，統計各營斃賊約一千數百名，內斃黃衣騎馬賊目數十名，獲偽印五顆，軍器旗幟無算，而是日各路之戰，如魯家巷之援賊，則張榮貴率榮營合仁營副仁營及鳳虎寶三營分路迎勦，馬隊又於城賊敗退後，馳十五里飛騎助之，踏破賊壘四座，斃賊二百餘，奪獲賊物無算。其下游楊家橋為沙湖通東湖總路，賊以三四百人，由塘角迂道來撲，則蕭廷黼督勇力戰，擒斬長髮老賊四名，奪獲黃旗三面，擡鎗三桿，刀矛八件。其東湖之賊船出護陸賊，則瞿定國率舢板分兩翼抄之，焚賊船二十隻，擊斃淹斃之賊，共百餘，遂轉枕竄回小港，其湯孫湖匿港之賊，則姚教忠轟燬七十餘隻，斃賊三百數十名，追至舒家橋，賊棄船登岸，遂縱火盡燒賊划，又登岸火賊巢八十餘戶，其臣後路可通賊營者，凡三，相距十里，二十里不等，環以深溝，護以堅壘，賊以二三千人分撲守壘者，每處不過三百人，待其逼近壕壘，大礮齊發，應聲而倒者，一二百人，險不可踰，故不煩多兵而可守，而臣遂得以併力於魯家巷與城前一路也。臣楊載福是日亦率李濟清、周清元、喻吉三、丁泗濱四營水師入青山港，進勦李濟清、周清元等首先衝突，喻吉三為後應，丁泗濱率勇登岸，護船並進，行至上青山地方，賊出隊迎敵，丁泗濱奮勇向前，殪賊數名，身受數傷，猶能力戰，李濟清連開大礮，轟賊後隊，斃賊甚多，賊始敗退，隨破賊上青山三壘，追至油坊嶺渡口，拔其浮橋，陳金鼂率船攻塘角之賊，破其一壘，奪獲賊礮四尊，是日之戰，前後左右各分四路，每路又分二三支，其賊之大股，則專注於洪山與魯家巷，得此大捷，賊氣固已挫矣。八月初三日，李續賓自率湘右營，舒保率馬隊赴魯家巷助勦，派定各營分三路齊進，賊亦列陣以迎。

鏖戰良久，賊抵死抗拒，張榮貴躍馬直前，諸勇隨之，馬隊衝突入陣，賊遂披靡，追逐十餘里，踏平賊壘六座，斃賊六七百名，奪獲銅礮洋礮九尊，擡鎗刀矛旗幟無算。初六日，張榮貴率各營又合馬隊往勦，連番誘之，賊死守不出。是夜三更，偵探賊之後路，四營已動，賊將遁矣。臣復遣勇士於前面九壘伏聽，則稱九壘之中，賊聲甚囂，更鼓已亂。初七日丑刻，即飭張榮貴會合各營，分三路進勦。舒保率馬隊由洪山飛往，分三路接應。天尚未明，賊不虞我軍驟至，隊伍大亂。我軍馬步直逼，連踏大壘十三座，小卡無數，斃賊千餘名。漫山遍野紛紛下竄，遺棄壘中大礮擡鎗鳥鎗刀矛旗幟糧米無算。馬步齊力追躡，而步隊較緩，馬隊遂獨自前進。及於土橋，殲其後隊，無一脫者。及於葛店，賊酋列陣以拒，而馬隊馳騁，風沙飛揚，賊已莫辨追兵之多少。舒保暨各參領整隊衝鋒，鎗箭無虛，賊之奔潰乃益急。七八十里之地，而一返顧之賊，且有數十賊併立一處，手執長矛，目瞪神癡。一任官軍斬殺，無敢抗拒者。迨追至華容，則已百餘里矣。計斃賊千數百名，生擒六十餘名。其逼溺於內湖者，實不可以數計。收隊之後，沿途又搜殺數十名，奪獲騾馬擡鎗小鎗刀矛旗幟偽印偽冠黃緞馬褂金銀器飾，共計千餘件。此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初七日，水陸分攻，馬步合剿，并大破賊援賊之實在情形也。該逆石達開之初至，氣餒頗悍，仰仗天威，旬日之內，大小二十八仗，馬隊之功，允推第一。水陸諸軍，亦皆用命，乃得大挫逆鋒，力窮鼠竄。探據脅從解散，約計萬餘，敗賊現尚萬餘，已至大冶興國，而臨江賊首偽侯黃玉崑，復以大衆至興國會合，賊情詭秘，尚宜嚴防。自援賊敗走後，城賊倍形消沮。臣於初九日，即嚴飭水陸並進，四面合攻。前此血戰於野，傷亡不過百人。初九、初十、十一、二、三等日，竭力仰攻，無一賊出城迎敵，傷亡乃三百餘人，則以攻守異勢也。游擊劉錕文奮勇素著，首先爬城，中礮而顛，守備李登闢直逼城隅，礮斷左手腕成廢，惟軍氣方壯，衆心益堅，必當倍加激勵，普復堅城，以紓聖念。所有統帶馬隊之副都統銜護軍參領舒保忠勇冠軍，所向無前，可否賞給勇號？統帶湘營之鹽運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緯賓樸誠堅毅，忠勤懋著，每當大戰，整暇安詳，尤見真實力量，可否賞加升銜？藍翎都司何

紹彩兵陣嚴整，每戰皆捷，力能捍禦強賊，可否賞換花翎？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升用。其餘馬步尤爲出力員弁，兵勇除馬隊另繕清單外，所有水陸各營，可否彙案保獎出自天恩。其力戰陣亡黑龍江六品藍翎甲兵倭索爾札嗎、立付善、烏勒希遜、甲兵依耶阿、已彥吉爾嘎，應請照驍騎校例議卹；陸師游擊劉錫文，應請照參將例議卹。水師把總晏光明、顏真彥、藍翎外委李升剛、陸師守備銜把總王文軒、把總李啓相、黃武泰、唐永飛、外委蘇文炳、陳龍開、田福勝、陳文昌、孫連升、唐隆保、傅正榮、李得輝、丁光彩、朱萬勝、黃良仕、陳紹林，均請照例從優議卹。水師擬保外委朱朝青、黃建四、金太和、黃吉亨、羅起富，陸師擬保外委嚴得標、周南桂、袁正華，六品藍翎何連勝，已革湖南提標左營把總楊慶春，均請照外委例從優議卹。守備李登闢，戰功素著，因傷成廢，可否敕部覈議比照實缺守備例，在籍食俸，以養該員之餘年？出自恩施逾格。其餘陣亡勇丁容，另查明咨卹。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八月二十九日接奉旨準。

再，水陸各師攻剿，火藥尤屬要需；近因粵省解到夷礮三百尊，其舊存南礮，並奪獲賊礮，勻派水師及陸路壕卡，計共有礮一千一百餘尊。前因援賊大股出後路夾襲城賊，同時並出四路齊攻，戰無虛日。七月所需軍火，每月多至十萬觔，現又於湖南省局添造拖罟快蟹船隻，配用四批夷礮，爲分兵下剿之計，相應請旨勅下四川、陝西、湖南各督撫臣按月籌解火藥各三萬觔，三省合計每月九萬觔，按月初旬批解起程，赴臣營交納，以資攻剿。謹附片陳奏。

上諭：「武漢逆賊，負嵎已久，據官文、胡林翼奏報：『疊次擊敗大股賊援，城中之賊，勢已窮蹙。』是兩城計日可

克。乃南岸自八月初七日擊敗石逆以後，兩月未見動靜。北岸自八月二十七日擊敗下游援賊以後，亦但以嚴遏外援爲詞，何以於進攻機宜，仍復漫無把握？現聞金陵城內，賊黨相殘，楊逆被洪韋二逆所殺，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懸賞購石逆首級，是石逆之不返金陵，已可概見。此等傳言，湖北當有所聞，若不乘此



機會，迅拔二城，倘石逆不附金陵，自圖占踞，必至率其死黨，或撲湖北，或走江西，皆屬可慮；現在餉糈日缺，調撥維艱，所望克復上游，即可移師東下，由九江而至安慶，由安慶而至金陵，乘其內亂，次第削平，兵餉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幾有望。官文、胡林翼身膺督師重任，須當統籌大局，謀勇兼施，何得以城堅賊悍爲辭，坐擁水陸重兵，日久無功？若云斷絕接濟，可以困賊，何以爲時已久，尙未蕙功，恐沿江一帶，港汊紛歧，接濟仍未斷絕，不過藉口耽延，掩其遷延之咎。經此次剴切申論，後該大臣等卽當嚴督在事將弁，設法進攻，迅將兩城克復，俾得分兵東下，大局冀有轉機。如敢仍前延玩，必至師老力疲，別生變故，官文等不能當此重咎也。至官文所請吉林、黑龍江挑選西丹一節，已諭知各該將軍酌量照辦矣。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十月十九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 水師擊燬賊船直抵田鎮並咸寧剿賊大勝疏（十月初八日）

臣自剿敗石逆後，與楊載福、李續賓商酌水師增船六營，陸師增人五千，四面長圍，務期盡殺乃已。嗣接探報九江、安慶新造賊船，有陸續護糧上竄者。九月初四日，楊載福遂率正前營王明山、副右營陳金鼐、副後營周清元、新右營丁泗濱，由沙口往剿。賊船聞信，悉折而下。初五日辰刻，追及於蘄州。丁泗濱、周清元開礮轟擊，賊以礮船向前迎敵，而以大船護其輜重，穩泊於後。陳金鼐、王明山遂各率其營飛渡南岸下駛，又急槳上溯，以襲其後。用大礮突然轟之，火箭火蛋齊時並發，賊船不及啓旋。丁泗濱、周清元又各率其營從前壓擊，霎時火起，焚賊船七十餘號。蘄州城賊率衆出救，而岸下已無一船。陸賊之氣先奪，楊載福復令陳金鼐、王明山二營，每船分十人，共計不滿三百，登岸誘賊。賊果大隊追之，我軍佯走，二營礮船隨之，賊追將及，則我軍登舟，賊勢欲退，則我軍登岸。如是者四。賊方憤我軍之不急戰，而不虞周清元、丁泗濱二營已從下游乘虛入城，立斬數賊，齊聲一呼，拔

幟易幟，城外之賊大亂。楊載福率陳金鷺、王明山，飭其水勇，盡數登岸，剿殺周清元、丁泗濱，從城內殺出，前後夾攻。斃賊約五六百名，平賊壘三座，賊遂踉蹌下竄。委棄之器械輜重，悉數焚之，以舳板不能運載，城中無與爲守也。申刻，四營全駛至田家鎮，賊船鱗集如前，見我軍至，紛紛開行。楊載福飭各營縱擊，觸礮即沈，著火即焚。焚奪賊船八十三號，并奪獲礮船四隻，大小礮位二十尊。是晚，泊該處，訊據賊供：「湖口安慶新造賊船八十餘號，此次以數十隻督押輜重糧米，百六十號上濟武漢，盡被燒燬。」等語。初九日，順風回駐沙口，此水師迎剿賊船，直抵田鎮，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營之後南路咸寧縣，距營約二百里，自四月署咸寧縣知縣汪靜淵遇賊殉難後，援軍赴江右，順道剿賊，因委隨營効力之雲夢縣典史黃鐘鳴代理縣事，辦理團練，而以把總唐明、周德麟等率勇三百人副之。石逆敗後，僞監軍葉逆領賊二百餘，竄馬橋、柏墩等處。黃鐘鳴督勇擊退。八月十八日，先鋒賊程學立、王大賁等十餘名，至馬橋索米，揚言僞兵部尚書魯逆領衆萬餘，由江西義甯前來，團局稟聞，立予擒斬。二十五日，魯逆果率衆來犯，至通山交界之小嶺，黃鐘鳴即督集團勇迎勦於三口界，斃賊二百餘名，生擒八十五名，賊遂敗竄。勇丁受傷者二十一人。九月十五日，魯逆復饒道崇陽，返竄丁泗橋，距咸城僅三十里。黃鐘鳴與訓導蕭道鶴集衆守城，號召各團應援，又念賊多兵少，援軍未至，不如及其未備而夜襲之，遂率唐明、周德麟等乘夜往勦，賊不虞我師猝至，踉蹌而奔，斃斃二百餘名，奪獲騾馬八匹，擡鳥鎗二十餘桿。黎明，賊已無蹤，我軍僅傷勇四名，惟把總周德麟因隻身先入中鎗陣亡。黃鐘鳴料賊必返，收隊亟歸，籌備守具，一面告急求援，一面授兵登陣，賊果覘知兵少，即日直薄城下，以千餘賊踞城南山巔，以五六百賊踞西河橋山巔，又分千賊輪環攻撲，或附城縱火，延燒民舍，或高屋施板，冀接女牆。周麾而呼，援梯而上，乍卻乍前，喇喝萬狀，如是者三晝夜。賴城上鎗礮磚石，無一虛發，擊斃騎馬賊大旗賊數十人，餘賊無多，賊計窮力竭，遂於十八日宵遁。比臣聞信，即派三千人往援，一日夜馳百二十里未至，而圍已解矣。圍解之際，黃鐘鳴、唐明仍率勇尾追，適保康、永逸兩團率衆俱至，因

分途跟勦，未十里而及之，月色冥濛，賊不辨我兵多少，且奔且喘，一任其後隊被截，而莫敢回顧；天明，賊走益急，賊路益歧，各團又四面兜合，積善團截之於黃石洞，親睦團截之於坐谷坳，又截之於蘇家嶺，又分截之於馬橋，城勇與其地團衆，又夾擊之於柏墩，則已五十里矣。賊之旗幟、刀矛、鎗礮等物，拋棄殆盡，搜捕零星，又擒斬賊數百名，是役也，會逆挾三千餘衆，其倖而逃去者，僅三四百人，均竄興國。此咸寧縣殺賊守城，以少勝多之情形也。黃鐘鳴，以典史代理斯邑，勇僅三百，殺賊多次，其大股來犯，竟能不候援至，力保孤城，良由官吏相孚，先有與城存亡之志，故士民不致奔潰，亦可愧夫聞警先逃，棄城不守者，是水師之轉戰無前，每在意計之中，而黃鐘鳴之出奇制勝，實出期望之外。除咸寧各團勇最爲出力者，應由臣查明獎勵外，所有雲夢縣典史代辦咸寧縣知縣黃鐘鳴，可否開缺，以知縣超擢，仍留湖北儘先補用？監生黃守信，可否以從九品留於湖北，遇缺卽補，並均請賞戴藍翎，把總唐明，可否請以千總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加守備銜，咸寧縣訓導蕭道鶴，可否請加五品銜？其屢次衝鋒守城出力之團長六品軍功鎮竟成、王自新、萬登梯、勇目李永章、李成珍、黃金發、李成珠、丁昌禮、吳全勝、于在欽、史家云、曹福臨、廖文光、張光球、雷廷雲、楊大焯、游玉成、樊世俊、葉榮祥、汪啓富、李得勝、瞿勝武、張永富、李隆興、莫四進、黃勝宏、唐國良，可否均請以外委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均請賞戴藍翎。其圍城之際，捐輸勇糧，急公好義，附生梅鳳藻，可否請以訓導歸部選用？監生丹必達，可否請以未入流歸部選用？帶勇團長附生盧定箴，監生陳春藻，六品軍功童生鄭遠安，可否均請以從九歸部儘先選用？從九職銜鄭法熊，可否請加六品銜？以示鼓勵，出自恩施，逾格。其陣亡之把總周德麟，請照例優卹。軍功彭宏章，請照外委例優卹。均候天恩，以慰忠魂。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十月二十二日接奉旨準。

再，臣待罪行間，兩閱寒暑，暨城未復，軍餉多糜，清夜捫心，實深惶悚！乃蒙皇上不加譴責，並以石逆大股上犯，重勞聖慮，飭令湖南救援，仰賴天威，援軍未至，石逆敗逃，因卽連日環攻鄂城，乃我軍肉搏而登，城賊折骸以

守礮石所加，受傷實衆；計惟仍築長圍，斷其接濟，遲之兩月，定可聚殲。刻下南北布置，似已周密，不致逆徒再進。斗米但賊情已見飢疲，而吾軍亦形匱乏，則今日之勢，未有如軍餉之急者矣。臣極知帑項至絀，而不免請籲頻仍，上煩宵旰之憂，下竭鄰封之餽，每一念及，幾於無地自容。顧形勢如此，大局攸關，有不敢不備細爲皇上縷陳者。臣與楊載福、李續賓水陸之師，所部皆南勇，而帶勇之人，亦湖南居多。南勇之始，江忠源統馭最精，曾國藩、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繼之，亦皆歷著戰功，非南勇之材，我果勝於他軍也。南省人多刻苦，登山涉水，是所慣習，又稔知粵匪伎倆，素無畏心，故攻堅或非所長，而野戰未嘗不利。其帶勇之人，率皆秉性誠樸，無宦場虛浮習氣，鄉人子弟，甘苦風共。臣又特嚴煙賭之禁，軍中實無刻減浮冒等情，所以士稱用命，令出必行，羣以習戰爲固然，從軍爲慣事。額軍偶有傷闕，羨卒補之，從無雜色人等，得以闖入其中。數年以來，若本省，若江西，若湖北，徵調何止數萬，無如江西南勇餉銀已欠一百餘日，臣營餉銀亦欠八十餘日，正餉卹賞共需三十萬兩。臣念江西四面受敵，萬一南勇因飢而潰，失此勁旅，關係匪輕。因於萬分支絀之中，撥餉銀一萬兩，由湖南遠餽江西，實不敢稍分畛域。今楚省南北兩營，每月水陸勇兵口糧及製造一切軍火，約需二十八萬金，而鹽課釐金等款，僅數十分之二。又夏秋亢旱太甚，荒象已成，額賦錢漕更無冀望。該勇等約束有年，尙不至以缺餉存心，懈其銳氣。然歷時愈久，積欠愈多。前奉諭旨，特撥山西餉銀十萬兩，專濟南師各營鼓舞，故三次援賊上犯，力挫兇鋒，未始非飽騰之力。嗣後更奉敕下陝西、山西、四川，每月濟餉，如果全數按月解到，此外不敷，原可從本省籌措。無如山陝兩省，雖月有所解，爲數僅止三萬，而川省所解，覈以兩月三萬，尙恐不得如期。日來窘迫情形，更難罄述。伏查各省餉路，一水可通，以四川爲最便；而蜀中年穀豐稔，鹽課增額，亦較他省爲腴。伏求皇上敕下四川督臣，特指專款，撥解楚餉二十萬兩，稍補本年短解之款，以清積欠，以利邊征。更求諄敕秦晉蜀三省督撫，仍按月接濟楚餉五萬兩，以發兵勇新糧，庶可藉收一簣之功，以贖萬死之罪。至臣指天誓衆，力復堅城，斷不敢以缺餉爲詞，稍寬督責上。

負覆載鴻恩；所有軍餉日絀，懇撥專餉緣由，謹附片奏聞；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派援軍四千一百人，交同知銜曾國華統帶，往援江右，抵崇通時，即經趕解銀一萬兩，錢五千串，及抵湖南瀏陽，又先後解銀一萬七千兩，以資軍餉。嗣據曾國華稟報入境，連復新昌、上高二縣，圍剿瑞州，迭獲大勝，而餉項尚不敷六月，聞之實深焦灼。臣查鄂軍水陸各餉，積欠已七十日、八十日不等，籌畫本艱，惟江西餉道更阻，湖南赴援江右，運濟已多，臣因於捐換牙帖款內，籌銀一萬兩，於八月二十三日委解南省轉解，謹此附奏以聞。

## 卷十二

襄樊匪衆敗竄現飭馬步會川豫兩軍合力兜剿疏（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竊照南北兩營，派撥馬隊訓勇，前赴襄樊剿辦匪徒，迭獲勝仗情形，由督臣官文會奏在案；旋於咸豐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六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諭：「前因載增等奏『襄陽逆匪回撲樊城』，當諭官文飭令常恩會同馬秀儒等攻剿，且恐兵力尙單，常恩不能得力，並諭官文派調兵勇，另派大員統帶。本日據英桂奏：『該匪竄至鄧州，襄脅焚掠，兵勇退守州城，即於初九日失陷。』此股匪徒既竄新野，復陷鄧州，勢甚猖獗，該處逼近南陽，僅止六十餘里，而襄陽被困，樊城尙爲所踞，楚豫兩軍不能合力夾擊，常恩如果得力，何至郡城日久尙未解圍，且至蔓延鄰境？著官文等察看營中大員，如都興、阿等實能帶兵督剿者，酌派一員迅速前往，統帶馬步各隊，相機攻擊，以期得力。襄樊得手之後，亟應進剿新鄧，與豫軍會合，但不可跟蹤尾追，驅之北嚮；總宜設法繞出賊前，迎頭截擊，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臣查該匪起事之初，不過數百人耳，卽時掩擊，撲滅何難？乃襄陽府縣會營往捕，甫見賊而兵勇先潰，鎗礮器械，盡爲賊有，賊膽因之日張，賊

勢因之日大；既踞樊城，旋圍襄陽。其時鹽道常恩因病遲延在途，已革游擊溫發魁，師行無備，猝爲賊乘，鎗礮器械，又棄以資賊；而賊遂猖獗彌甚，設非馬秀儒等登陴固守，則郡城已不堪問矣。迨督臣官文派往之副都統銜舒保等率馬隊馳至，人心大定。臣派往之知府唐訓方知縣唐協和率訓勇一千二百名先後抵襄，鹽道常恩等亦均趕到，併力攻擊，而襄陽之圍始解。樊城之賊分股竄陷光化、穀城，又另股分陷鄧州。頃據唐訓方報稱：「馬隊步軍自十月二十二、三、等日，在紅綾鋪、桐樹店等處，大獲勝仗。後二十六日，賊合鄧州賊目史繼策之衆，約數千人，竄擾清河口，我軍趕至接戰，馬隊首先衝殺，訓勇分兩翼抄擊之，殲賊千餘，陣擒史繼策，餘衆竄匿。二十九日，馬隊訓勇復分途搜剿，各殲賊黨數百，並奪獲起事名冊及號補印板等件。是役也，先後七日之間，斃賊不下數千，奪獲礮位、鎗械、馬匹、旗幟，不計其數，現仍相機進剿，並探有夥賊分竄穀城之太平店一帶，荊州將軍所派之署松潘鎮德恩已率川兵八百名前往穀城截擊，河南南陽鎮邱聯恩亦率豫兵前往鄧州堵禦。」等因。臣查舒保、訥依璋、阿所帶馬隊實屬勁旅，衝鋒陷陣，戰績最多；而唐訓方等之訓營臨陣亦尙嚴整，足以濟之。故所向克捷，業已飛飭唐訓方等迅即抄截追擊，並由臣官文飛飭舒保約會德恩、邱聯恩各率川、豫官兵，三面合力兜剿，以期一鼓而殲，俾根株悉絕，不再蔓延爲患。所有光化失守及賊陷穀城當經該縣文武即日收復，容俟查明確切情形，另案分別辦理。至隨州近有土匪趙邦壁等藉募勇爲名，希冀聚衆滋事，除由臣官文派參將文明帶兵馳往掩捕外，臣已飛調參將鮑超迅帶新勇前往會辦。理合將現飭兜剿緣由會同督臣官文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本日據胡林翼奏：『襄樊匪衆，敗竄，現飭兵勇約會川、豫兩軍合力兜剿。』一摺，襄陽匪徒，本係烏合之衆；

因兵勇先潰，以致賊勢日張，雖經官文等派兵剿擊獲勝，而襄樊之賊竄踞鄧州、南陽新野，亦有賊蹤，必須楚豫兩省大兵合力兜剿，剋期撲滅，方不致蔓延北竄。既據胡林翼奏：『舒保等所帶馬隊，唐訓方之訓勇，

均屬得力。』即著督飭該員等會同總兵德恩、邱聯恩三面合擊，以期一鼓殲除；其隨州土匪，並著嚴飭參將文明等迅速掩捕，勿許觀望。至鹽法道常恩，係官文特派帶兵剿賊之員，何以遷延不進，致有貽誤？是否託詞患病，希圖掩飾？已革游擊溫發魁，師行無備，委棄軍械，爲賊所得，顯有畏葸逃避情事。著該大臣等確切查明，嚴參懲辦，以儆怠玩，而肅戎行。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奉軍機字寄）

再，本年七月二十日，準戶部咨奉上諭：「戶部奏：『遵旨酌定糧臺奏報支發各款限期章程』一摺，著照所議，於半年開單奏報一次，統以六月、十二月二十日作爲奏報到部定限，倘再遲延，即著查明參奏。」等因。欽此。當經行飭荊襄糧臺司道暨隨營水陸糧臺屬雲官等，欽遵查照辦理去後。茲據襄陽糧臺布政使馬秀儒升任兩淮鹽運使，安襄鄭荆道羅遵殿、荆州糧臺荆宜施道莊受祺詳稱：「荆襄兩處，自去歲設立糧臺以來，迄今兩載，收發款項紛繁，內有本解北岸軍營而勻分南岸者，有本解南岸軍營而又分撥北岸者，彼此轆轤，往返行查，勢難依限辦理。且部定單款，前此亦未奉抄發，更無憑照造。」又據隨營糧臺屬雲官詳稱：「該臺支放各款，業經行飭水陸各支應之處查辦，惟內有轆轤不清者數款，如江西水師，咸豐五年回援鄂省，事起倉猝，所有支發口糧，起止月日，因起旋匆遽，未準江省移明，且有分營田、湖、南徑發，而後又專歸湖、北支放者，雖係查照章程，陸續支給，而澈底清算，有無冒領，難遽彙查。是年八月，又奉侍郎曾國藩派湘營由義甯、甯州援鄂，其攻克崇通、蒲、咸各縣後，即進紮洪山，一應口糧，有由江省支領者，有由本省應付者，因頭緒紛繁，即移知湘營支應局同知吳、坤修查覆，以免兩歧。適吳、坤修奉派營帶彪勇兼辦行營糧臺，回援江、西，經手款目，致未清釐。其援軍出省時，奉撥餉項，及抵崇、通、瀏、陽等處，委解銀錢，應歸何處銷算，亦未準知照。而道途梗阻，文報難通，迭次專勇守催，並委員改裝間道前往，均未回營，即或冒險端行，而會算核查，定難依限。此支應水陸款項，與江、省轆轤之實在情形也。應請展限造報。」各等情。前來。臣查糧臺支發款項，定限開單奏報，特恐經手之員濫支浮銷，虛糜錢糧，必應

遵照辦理，何敢支延。惟臣自去歲正月由江西率師援鄂，閱今將及兩載，糧臺分設數處，彼此均有膠轕，兼與江西糧臺又多牽涉，該司道府等所詳，不能依限造報，委屬實情。臣濫廁戎行，時事之艱，餉項之絀，均皆目覩，親嘗斷不敢以難得之餉，養無用之人。臣營章程款目，首重戰功卹賞，其按日按營委員簡點，卽長夫餘丁，均有定額，不準一名短少。其糧臺文案差使員弁，莫不一人而兼數事，不特濫冗無人，亦皆比照舊章薪水，格外摺節。惟際此攻剿喫緊，款目紛繁，人少事多，造報不容草率，除嚴飭先將各路糧臺收支大概，趕緊造報外，合亟仰懇聖恩俯準，展至來年六月依限造報，並請敕下戶部補發清單款式來楚，俾得查照辦理。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奏，仰祈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再，部頒捐輸章程，係照籌餉及常例酌減二成，仍以每錢二串作銀一兩上兌，其捐生不避艱險，親自運送到營上兌者，準以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軍興以來，勸捐已至再三，幾於無地不徧，近日湖南及荊州駐防，均因籌餉緊急，變通議減，業經先後奏奉俞允，準以制錢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上兌，而臣等軍營辦理尙未盡一難期踴躍，茲據藩司馬秀儒升任運司羅遵殿會詳請奏前來，臣思攻剿喫緊，需餉孔殷，卽將來扼要防堵，辦理善後各事，必應廣爲籌畫，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湖北省捐輸，比照湖南及荊州駐防捐輸助餉章程，除每兩減二成外，準以制錢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上兌，庶辦理既無兩歧，而捐輸可期踴躍，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設局收捐米石籌濟兵食民食疏（十一月十八日）



竊湖北省本年夏秋缺雨，各州縣多被旱災；業經臣飛飭司道委員確勘分別蠲緩彙詳，另行具奏。查襄陽、荊陸、德安三府及荊門州地居高阜，被旱較重；荊州等屬情形稍輕，然收成亦皆歉薄，民間米糧甚少，市價日形昂貴。荊州旗營及綠營兵米，向由各州縣所徵南米撥解，咸豐五年分所徵南米不足萬石，本年又值旱災，爲數更加短絀，綠營兵米積欠之數亦多，被災之區較廣，是民食兵食均關緊要，急須趕緊設法籌濟。查山東、江蘇等省均因災歉缺米，奏準紳民捐輸米石，給予職官職銜；今湖北情形相似，擬卽仿照辦理。現湖北米價自每石三千至四、五、六千不等，本省米糧既少，所賴四川、湖南商販接濟，勢須稍加鼓勵，方足以示招徠，而期踴躍。已令捐生每米一石，照案加耗米一斗五升，運脚銀三錢五分，準作銀三兩四錢；按籌餉事例，職官酌減二成，職銜封典遞減二成之數，核予職官職銜，於水陸通衢處所，委員設局收米，各就所近地方，撥運旗營綠營及成災最重之區，定限三箇月一卯，截數奏報。如蒙俞允，卽飭司道督同委員設局辦理，並請飭部卽發職銜封典、花翎、藍翎、監生、貢生各執照，以便隨時填發。臣爲兵食民食急籌接濟起見，是否有當，除咨明四川、湖南、陝西督撫臣一體出示曉諭，並將請頒各項執照數目開單咨部卽發外，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殊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 襄陽剿匪續獲大勝疏（十一月十八日）

臣於十一月十一日，業將襄匪敗竄情形具奏在案；拜摺後，續據藩司馬秀儒、安襄鄭荆道羅遵殿詳稱：「十月二十九日，賊擾襄陽西北鄉白家集、龍王集一帶，副都統銜參領舒保以馬隊疾馳勦之，中途遇賊奮力一戰，賊卽奔潰，追殺數十里，斃賊百餘名，奪獲器械多件。十一月初四日，鄧城、卓家營等處聚匪數千，意圖復撲樊城、常恩、唐訓方等於初五日黎明出隊，由鄧城行至卓家營，賊匪分股伏於其村，并由岡溝中另股騎馬賊在後

督陣；我軍列陣而前，唐協和領副訓營從左路進，唐訓方自領正訓營從中路進，常恩督所部從後繼進；賊衆大出，鏖戰多時，掩殺甚衆，其藏於屋內者，以火焚之。舒保親率馬隊兩路抄殺，共計殺斃燒斃者千餘名，騎馬賊數名，生擒十六名，奪獲大黃旗六十面，大小鎗礮數十桿，刀矛不計其數，步隊追至蔡家坡，馬隊追至馬家集，我軍受傷者七人。初七日，追勦姜家集，而賊已先遁。初八日，追勦薛家集，而賊又由北泰山廟遁。楊家集，此賊之老巢也。舒信率馬隊直前遇賊，所殺數十人，賊乘我步隊築壘未成，左右分撲，賊首張文治以楊家集之資蓄啖擒匪人百人，助其死命。舒保即整隊迎擊於中路，常恩率所部敵其中左一路，唐訓方率訓營敵其中右一路，又分右後兩哨，列營後以防伏，而以唐協和之副營爲接應，左右力敵，賊悉敗潰，惟中路賊勢頗悍，中左稍卻，唐協和躍馬而前，手刃數賊，唐訓方亟麾右後二哨繼進，殺悍賊十餘名，中路之賊亦遂大敗，斬擒五六百名，奪獲無算，復經馬隊兜圍掩殺，斃賊尤多。我軍陣亡弁勇六名，受傷者二十五名。其穀城之賊，自縣城收復以來，經署四川松潘鎮總兵德恩知縣孫福海，復於回流灣、古路嘴、盛家塘、冷家集均獲大勝，現於石花街勦辦餘匪，其光化之賊，則知縣書紳督集團勇扼勦於城西元妙觀，又圍勦於城南馬頭山。十一月初二日，收復賊城，賊奔老河口，書紳會合富隆武礮船交勦，大勝。老河口市鎮亦經收復。一等情前來。臣查該匪自十月二十二日以後，迭受大創，殺斃不下五六千人，光化穀城二縣漸次肅清，賊膽已寒，我軍益壯，經臣札飭司道隨時曉諭，解散脅從，其有立意抗拒，結成死黨者，嚴飭知府唐訓方等，乘此聲威，速行越境追勦，並由臣官文飛飭舒保、常恩等，即日分途迎勦。一面約會德恩及豫省各軍，三面兜勦，毋令再行他竄。謹將賊匪續獲大勝情形，會同督臣官文由六百里馳奏。至武昌賊勢十分飢困，上月以來，日夜奔突，夜間尤多，每次逼近長壕，即時轟退，無一竄逸者。其水陸戰勝情形，俟收復城池彙報，合併聲明。

再查水師戰船，上年正月由九江回鄂，經臣陸續咨調湖南船局之船，並歷次所得之賊船，共計大小三百

三十餘隻，新舊弁勇六千五百餘名，除臬司李孟謙上年九月帶赴中路水勇及臣田材翼上年九月隨時裁汰外，計存船二百五十餘隻，弁勇四千九百餘名，均屯右嘴、沌口，分布南北兩岸。自本年四月火攻漢陽賊艦，先後分撥青山、沙口，仍以老營駐紮石嘴、沌口，以扼大江上下游兩岸，而下游水師迭次分攻九江、田家鎮、廣濟、蘄州等處，派防派勤均形單薄，節經臣籌解經費，委員馳赴湖南船局添造拖罟、快蟹、長龍、舢板等船數十隻，又於四五、六、七等月，在南添募水勇二千八百餘名，交提臣楊載福添置新營，分布上下游，兵力乃敷。調遣惟查本軍船隻，兩年以來，大小數百餘戰，風浪撞擊，大礙震盪，急應修整，以利追勤。各營額設匠役數名，僅可隨時驗補，若遇大修，則工匠不敷應用，卽物料亦多不齊。湖南船局遠隔重湖，往返需時，恐誤防勤。臣與署提臣楊載福悉心商酌，應就近在湖北漢陽上游設立修驗船廠，由臣委員督率工匠，查取船隻之急應速修者，先行辦理，於防勤大局不致曠誤，而異日乘風下勤，不致因船隻待修，坐廢歲月，實於軍務有裨。其修船工程，統俟事竣，歸於軍需項下核實報部，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就近辦理，甚屬妥協。欽此！」（十二月初四日奉）

奏陳官兵克復武昌并分兵迅取武昌縣興國州大冶縣等處事宜疏（十一月二十三日）

竊臣於八月初七日，追勦逆賊石達開，旋卽攻城未下，徒傷精銳，因添募陸勇五千，添建水師六營，水師護軍四營，爲長圍坐困之計，以游擊張寅恭領九營扼青山之要，而以團練四千人伏於村落之外，以參將張榮貴領四營扼守石嘴之要，以團練四千人助之。其長壕各寬二丈，深如之，外護土城，其臣胡林翼五里墩之營，與李續賓洪山之營，繼長增高，日加深濬。其魯家巷之壕壘，高深各二丈餘，以游擊趙克彰等統之。賊之米糧既斷，信

息難通，直至十月十五日，漸以飢疲，遂於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夜間奔突，冀得一逞。臣等四路營壘，排礮轟擊，每夜必傷賊數百，賊亦無一旁竄者。十月二十六日，臣楊載福率領下游水師七營，並護軍四營，進攻武昌鮎魚套。漢陽南岸嘴賊船，參將王明山、守備宋美富，以水師由南岸嘴溯流上擊，把總丁泗濱、游擊李濟清，以水師由塘角至黃鶴樓過江，從上下擊，游擊陳金鼇、把總易景照、游擊周清元，由江之中流直上，擊賊之腰；賊之沿江陸壘，鎗礮如雨，參將王明山首先衝入，右手已被火箭燒傷，血戰不退；陳金鼇、周清元繼進，其丁泗濱一軍，從上衝入，宋美富、李濟清、易景照繼進，賊不能支，奪燒戰艦共二十餘隻，輜重船三十餘隻，王明山獨奪舢板五隻，丁泗濱獨奪舢板長龍各一隻。先是四月二十八日，火攻之後，僅餘武昌賊船三十號，該逆復於城內拆毀大屋梁木，改造船隻，至是焚燒殆盡，所餘賊艦，尚有十二隻。十一月初一至十四日，賊分股各一、二千人，出城夜襲我營，均經臣營及李續賓等營擊敗。十五日辰刻，賊分四路各出五、六千人，背城決戰。臣令同知邢高魁率訓導李景湖、鄒漢章、都司楊德武、參將朱品隆、都司李續燾等各路迎擊，殺賊一千餘人，奪騾馬六十餘匹，刀矛旗幟千餘件，賊奔入城。臣官文偵知賊勢實已窮蹙，咨會臣等水陸剋期大舉，臣與臣楊載福、李續賓即定水陸合剿之計。於二十二日辰刻，水師則上下夾攻，以六營自上下擊，而以楊明萬之大戰艦為先鋒，以七營自下上擊，而以周清元之大戰艦為先鋒，臣楊載福自行督陣指揮。是日大風揚沙，波濤洶湧，水師乘風破浪，左右轟擊，將賊之攔江鐵鎖斫毀，其贖存戰船，逐一燒燬，片帆不存，賊計已窮，賊飢實甚，乃於已刻洞開各門，一股由塘角撲青山之營，張寅恭率各營禦之；一股由花園撲石嘴之營，張榮貴率榮宇左右兩營禦之；周瑞安勇橫抄之；一股由八步街繞出五里墩大營，臣令同知邢高魁與游擊葉禾泰率訓導李景湖、鄒漢章、都司楊德武、都司銜金殿安、五營禦之；一股由長虹橋直撲五里墩大營，臣令守備胡達尊、徐統恩、把總唐飛舞、何慶先、縣丞丁銳義、五營禦之；一股由小龜山撲洪山之右，一股由賽湖隄撲洪山之左，一股由東嶽廟撲洪山之前，李續賓以參

將周寬世率湘後營，訓導蔣澤灃率湘中營，參將朱品隆率湘前營，劉右路；以國子監典簿蔣凝學率湘左營，游擊何紹彩率正仁營，劉左路；以游擊胡裕發率湘副左營，隨李續賓自帶之湘右營，劉前路；以參領富新率馬隊百名，又飛調魯家巷兩營及東南兩湖水師，以爲策應，待其逼近，始突起擊之。鏖戰約三時之久，士氣奮厲，賊始大敗狂奔，諸勇乘勝猛追，午時入城，沿街縱殺，火燄騰空，血流徧地，殺斃溺斃燒斃約一萬餘名，生擒偽檢點古又新、賴集興，指揮周宏元，將軍陳得高、鄧世俊、黃開發及軍帥、旅帥、總制、偽典官等五十四人，先鋒黨與八百餘人，當即駢誅，生降四十餘人，均交中軍參將及江夏縣管押，俟訊明是賊是民，分別辦理。其城內應辦安撫事宜，并上年二月死事忠骨，由臣次第清釐，另行奏報。查各路衝出之賊，被我勇攔截，無一脫者，而逼溺於湖港，爲水陸所感者尤多；惟下游東湖、沙湖、涸處，有躡積屍而鳧水得脫者，武漢旣已同日克復，臣卽檄水陸各營，并交楊載福、李續賓統率，卽夜四更，分三路追勦，期與團練合力，悉數殲除。又探得江西武寧竄匪六千餘人，屯聚興國州境，覬望狐疑，尤應遣將先行勦除，并力斬黃，以冀全境肅清。布政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功績最偉，管帶馬隊參領富新奮勇略先，可否均懇皇上恩施，總理營務，最爲精密之候選同知邢高魁，可否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其奮勇殺賊，尤爲出力之參將朱品隆、張榮貴，可否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游擊何紹彩，可否以參將仍留湖北，儘先補用，并加副將銜，藍翎都司李續燾，可否免補都司，以游擊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訓導蔣澤灃，可否免補訓導，以知縣儘先選用，並請賞戴藍翎，水師參將銜儘先游擊陳金鷺，戰功最著，可否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請賞加勇號，加副將銜，儘先參將王明山，忠勇可恃，可否以副將儘先升用，並請賞加勇號，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容俟查明，另行保獎，仰候天恩，以昭激勸，所有首先入城陣亡之藍翎千總羅春和，請照守備例卹，藍翎把總曾謀續、彭正興，請照千總例卹，藍翎外委劉致祥，外委許鏡清，請照把總例卹，其餘陣亡受傷弁勇，計五百餘名，容再詳查，分別奏咨，請卹。

上諭：「胡林翼奏：『官軍克復武昌省城，由八百里馳奏。』一摺，此股逆賊，負嵎日久，經胡林翼激勵將士，前後數十戰，無不克捷，遂將該城克復，逆衆被殲淨盡，辦理極爲得手，自應立沛恩施，以昭懋賞。胡林翼著補授湖北巡撫，並賞給頭品頂戴；總兵楊載福著賞加提督銜，布政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著記名以按察使用，參領富新著賞給副都統銜，候選同知邢高魁著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參將朱品隆、張榮貴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遊擊何紹彩著以參將，仍留湖北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都司李續燾著免補都司，以遊擊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訓練導蔣澤雲著免補訓練，以知縣儘先選用，並賞戴藍翎，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胡林翼查明保奏。陣亡之千總羅春和著照守備例議卹，把總會謀績、彭正興均著照千總例議卹，外委劉致祥、許鏡清均著照把總例議卹。」

上諭：「胡林翼奏：『克復武昌府城，出力各員，懇恩獎勵。』等語，參將銜儘先遊擊唐清元著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賞給鼓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將銜，參將銜儘先遊擊陳金龍著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賞給驍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將銜，儘先參將王明山著以副將儘先升用，並賞給拔勇巴圖魯名號。欽此！」

上諭：「胡林翼馳奏：『十一月二十二日，水陸大舉克復武昌省城。』覽奏欣慰，已明降諭旨，將胡林翼等分別加恩。至據摺內所敘，有武漢同日克復之語，諒官文書已奏報在途，如果南北兩岸均已肅清，所有水陸各營，自應分撥進剿，卽已克之兩城，亦應留兵防守。胡林翼現擬派兵直下武昌縣及大冶、興國等處，並力勦蕪黃，以期肅清全境，當此聲威甚盛，諒此等零星竄踞之賊，不難剋日掃蕩，從此建瓴東下，江西安徽兩省均關長江大局，究應先從何路進剿？近日江西撫建兩府官兵連挫，湖南兵勇雖已克復辰州，而崇通一帶終未一律掃除，今又聞義寧屯匪竄聚興國，是江西待援情形實爲喫重，著官文、胡林翼迅速會商，卽將如何分撥，如何酌留之處，妥籌具奏，所有善後安撫事宜，並酌該督撫悉心酌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

知之」(○○月○○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再臣前在九江時所帶楚勇黔勇口糧均係兵部侍郎臣曾國藩行營糧臺支發，上年正月率一千八百人回鄂，因攻勦萬緊，又陸續在湖南添募數千人，水師援鄂，復添楚勇數千人，均經奏明聖鑒在案。九月間，又經曾國藩派湘勇一軍，由江西義甯州援鄂，所需月餉，歷蒙皇上飭部籌撥，隨時接濟，惟查楚勇之出省打仗，昉自前安徽巡撫江忠源，因各勇果敢用命，屢著戰功，江忠源亟欲激勵行間，勇糧優厚，計每勇月支給銀五兩，及四兩入錢不等。嗣曾國藩奉旨幫辦湖南團防，以本省鄉勇防堵本省地方，即酌量核減，四年率師東征，較團防章程加增，而視江忠源所發章程，仍大加核減，計每勇一名，日支銀一錢五分，長夫月支銀二兩四錢，自岳州武漢先後克復，勦辦得手，即亦未便議減，此楚勇章程經曾國藩悉心擬定之原委也。臣到鄂後，仍思核減，以節糜費，惟業經支發年餘，而各勇又均出力，不得不仍前支給，以作士氣。臣受恩深重，值此經費維艱，何敢不力求撙節？無如本年湖北錢米各價無不昂貴，積欠口糧，又多至三月之久，若再議減，實屬不敷食用，合無仰懇聖恩，俯念楚勇尚為得力，所有臣營水陸各軍，仍準仿照曾國藩原擬章程支給，庶該勇等益知感奮，於勦辦大局實有裨益，是否有當，謹附片奏，請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請將隨營勇糧仍照舊章支放』等語，胡林翼所帶水陸各軍，勦賊尚屬得力，現在該省錢米各價均形昂貴，著準其仍照曾國藩原定章程，每勇每日支銀一錢五分，長夫每月支銀二兩四錢，以示體卹，該部知道。欽此！(○○月○○日奉)」

### 恭謝天恩疏(十一月二十八日)

竊臣猥以菲材，渥膺殊寵，望江漢而未周歲稔，由監司而遽攝封圻，更蒙特假兵符，命之專討，雖戮力已逾

百戰而頓兵，瞬及二年，幸承宸畫之重申，得復堅城於一旦，願恢疆尺寸，方慚奏績之遲，而竭帑鎔銖，尤懷積愆之厚，乃蒙異數，特予隆施，秩晉頭銜，恩若山而滋虞，戴任邀心簡，撫斯土而彌愧，鵷雁凡茲溫眷之有加，實爲意念所不到。臣惟有力圖蕩掃，勉矢薪勞，冀海宇之安恬，願櫓槍之淨息，進甲士而遍宣德意，俾挾纘則益肅戎行，集寅僚而周示醜恩，庶同袍者咸知鼓舞。

卷十三

水陸追勦克復武昌縣黃州府城池仍卽乘勝東下疏（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本月二十二日，武漢同日克復，均經臣等專摺奏報在案。臣胡林翼卽夜檄飭水陸各營，交署提臣楊載福記名道李續賓總統，於二十三日丑刻拔營，分三路追勦，其由密灣出東興洲一路，則游擊何紹彩守備朱希廣、黃勝、把總何慶先各率所部橫截之，計殺賊四百餘名，其由雞窩、胡家墩一路，則游擊張寅恭守備秦冠鑣、余雲龍把總蕭廷黼從九龔繼勳會同何紹彩尾追，計殺賊一千餘名，其由魯家巷繞出葛店一路，則李續賓自率湘右營湘中營參領富新率馬隊百名，參將朱品隆、周寬世率湘前湘後營，游擊趙克彰、胡裕發率奇右副左營都司李續燾率副右營，典簿蔣凝學率湘左營，分伏道旁，迎頭截殺。二十三日，賊猶在逃，喘息未定，我軍突至於其前，追兵邀擊於其後，賊遂左右亂竄。李續賓等馬步齊出，賊匪自相踐踏，計轟斃殺斃一千餘名，窮弊無算。惟此地形勢遼闊，恐其尚有逃避，卽下令丑刻拔營，乘其驚魂未定，沿途搜殺，及於樊口，賊爭先渡水，急將浮橋燒斷，其未及渡者，又殲四百餘名，淹斃港內者無算，敗賊已踞武昌，又糾武昌縣城之賊，踞城西之山岡，築其舊壘，以圖抗拒。李續賓令知縣林之華汎弁方寅山各率練勇爲鄉導，夜造浮橋，乘勢攻取，橋成而楊載福之水師已至，游擊李濟清首先焚奪賊舟，用大礮對壘，連環轟擊，賊遂大亂。李續賓率各營以攻各壘，李濟清率水師以攻



城北，并令水勇登岸，以噴筒火箭齊力攻城，隨由北門攀躋而上，李續賓率陸勇由西門殺入，賊即由東南門竄出，適丁泗濱等礮船駛至，對岸橫擊，諸勇又由羊欄湖截殺，追奔十餘里而返，計殺賊三百餘名，奪獲大礮九尊，馬八匹，器械二百餘件，此二十三、二十四日水陸各軍追賊二百餘里，克復武昌縣城之實在情形也。武昌縣對江爲黃州府城，楊載福率水師先於二十四日申刻，將黃州城下賊船盡行焚奪，並破其水壘四座，李續賓令各營於四更渡江，潛伏江邊。二十五日，賊見水師泊岸，不知我陸師之夜渡也，遂於一字門清沅門出二千餘人，撲我水軍，我軍待其離城較遠，伏勇突起，賊衆大亂，不能入城，我軍縱橫衝擊，守城之賊驚惶無措，水師亦繞道上岸，從下游入城，臣都興阿之馬步各軍，均同時迅擊，乘勢掩殺，斃賊無算，又追殺二十餘里，計共斃賊一千餘名，奪獲礮位百餘尊，騾馬四十餘匹，旗幟器械無算，此二十五日水陸克復黃州府城之實在情形也。又據江夏縣太二里團總耆民張國煜、張國寶、張國情、張國瑞、張國亮、劉昌祺稟稱：「該里奉札團練設卡，以杜竄逸，於二十四日有竄匪三百餘人，晝伏夜行，薙髮潛逃，經過卡房，該團集衆圍殺，盡數殲除，并生擒武漢管帶水賊頭目，偽二十檢點辛成金、武漢賊目秋官副丞相鍾廷生，僞指揮李積芳、范勝、潘金水、胡新法六名，奪獲金銀裘馬等件。」解送臣營審驗，經臣親自訊問，並傳投誠之人環質，確鑿無疑。臣查辛成金等之賊船業已片帆不返，乃復薙髮潛逃，訊係金田村起事要犯，當於二十八日寸磔梟示，並將賊賊發給團練充賞。又據橫山招賢等里續緝逸匪二百餘名，解營正法，此二十四日江夏團練獲犯之實在情形也。至武昌縣城逸賊，經富新率各營馬隊，於二十四日夜四更東下窮追，又經臣官文添撥巴克坦布馬隊一百五十名渡江，由武昌縣續同進剿，李續賓於二十六日黎明，仍由黃州渡江，率領各營進剿，與國大洽，即擬直入九江，楚境似可剋期肅清。臣思賊之善守，已成慣技，官軍勦賊，每苦遲鈍，待其守定而攻之，則曠日持久，乘其驚懼而取之，則事半功倍，兵貴神速，理固如是。惟臣都興阿之馬隊，與臣之水陸各營，均欠餉甚鉅，行營未裹三日之糧，而兩日之間，追剿二百餘里，連復府縣

兩城，實皆馬隊將領倡率勇敢，專意殺賊，口不言錢；而記名道員李續賓參領富新等忠勇冠軍，踔厲風發，尤屬可嘉！所有記名道員李續賓、參領富新二員，可否仰懇皇上恩施逾格，出自聖裁？其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查明另案獎勵？江夏縣太二里耆民張國煜、張國寶、張國清、張國瑞、張國亮、劉昌祺團練殺賊，緝獲竄逸賊渠，可否均請賞給六品翎頂，署武昌縣知縣林之華、武昌汛把總儘先千總方寅山，隨同殺賊獲勝，并隨同克復縣城，可否均免治罪，仍請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出自聖恩。

上諭：「胡林翼等奏：『追勦賊匪獲勝，克復武昌縣、黃州府二城。』一摺，著胡林翼等乘勝進攻，盡殲醜類，勿留餘孽。除李續賓、富新二員業經加恩外，其在事出力員弁，著胡林翼查明奏請獎勵。江夏縣民張國煜、張國寶、張國清、張國瑞、張國亮、劉昌祺團練殺賊，並獲賊渠，均著賞給六品翎頂，署武昌縣知縣林之華、武昌汛把總儘先千總方寅山，隨同殺賊，克復縣城，均著免其治罪，仍革職留任，以觀後效。該部知道。欽此！」（十月十四日接奉）

再，臣胡林翼之陸營水師營，均交署提督楊載福記名道員李續賓統帶，與江甯將軍都興阿之馬隊乘勝東下，而欠餉已百餘日，行糧無出。臣前奉諭旨，飭四川專濟臣軍十數萬兩，現準川督咨報解三萬兩未到，即令速到，萬難敷衍，且追勦甚速，離鄂漸遠，不待轉運為艱，而得力之兵，又經屢勝，竟虞枵腹，雖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能約束士卒，不致停兵以待，然非有成數大餉，必不足以清積欠，而利遠征。合無仰懇天恩，敕下四川督臣迅將前奉諭旨專撥十餘萬之餉，全數速解，並懇敕下山陝撫臣，除月餉外，陝西加解銀十萬兩，山西加解八萬兩，均宜作速一起全解，專濟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陸營，及臣營精銳之隨同東下者，以利遠征，而作士氣。臣糧臺應改設武昌省城，所有四川、山西、陝西之餉，均祈諭令各督撫臣徑解臣營糧臺，由臣遴員速運勻撥。臣為迅速追勦起見，是否有當，理合片奏，伏祈聖鑒訓示。

再、臣接據署安陸府知府桂茂稟稱：「隨州土匪趙邦璧滋事，署漢黃德道文輝，參將文明統帶馬步兵勇，均由德安進剿安陸郡城，惟都司咸恆把總魯際雲管帶川勇三百名來郡，並無鎗礮，十九日探得隨州官軍獲勝二十日，突有大股賊匪竄入安陸府城，把總魯際雲之勇先已潰散，桂茂與京山知縣裘紹箕籌商進剿之策。」等語。臣查土匪起事，原不難於勦除，無如本省兵勇怯懦，文恬武嬉，習爲故常，實深憤恨。臣當即派鹽提舉銜丁銳義訓導郝漢章率千四百人，以中軍參將葉永泰統之，星夜兼程，由沔陽、潛江、沙陽迎頭截殺，又飛飭參將鮑超率所部勇丁，迅即飛赴荊州府，即由荊門州迎擊，務期迅速殲渠解脅，以復安郡，毋使滋蔓。除將失事文武另行查辦外，理合會同督臣官文附片馳奏。

### 乞蠲緩各屬本年應徵錢糧各項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湖北省本年自夏徂秋，雨澤稀少，各屬高阜田禾，曠乾黃萎，被旱較廣；又江河水漲，以致低窪田地被淹，先後接據該州縣稟報，均經批行藩司移飭該管道府督同印委各員周歷查勘，並將查明受旱安撫大概情形奏明在案。除最重之襄陽、德安二府本已受旱成災，復因襄陽縣隨州均有匪徒滋擾，光化、穀城、襄陽、均州、宣城、南漳、安陸、隨州、雲夢、應山、應城各州縣，或近切賊氛，辦理防勦，或間被賊擾，民情本屬瘠苦，茲更遷徙流離，應將錢漕一律緩征。又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縣，被水受旱，兼之賊擾過甚，請將本年錢漕一律豁免，以紓民困。現已另摺奏懇恩施，並武昌府屬之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迭被賊擾，應俟全楚肅清，彙入全省善後案內查辦。鄭陽、宜昌、施南三府得雨較早，無礙收成。興山縣雖有水患，已在收成之後，且旋即涸退，毋庸查辦外，所有前據黃安、黃陂、孝感、麻城、羅田、漢川、沔陽、鍾祥、京山、潛江、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州縣，或因受旱，或因被水，或因水旱頻仍，隨

續稟報，均經委員馳往，會同勘明，由該管道府議稟，除各屬稟內可以照常征收之處，仍卽催征，並天門縣多多等十六垸，廬埠、左腦等十七垸，老獅、黑市等八十四垸，花臺二郎等三十三垸，西隄等十九垸，內有收田地照常征收外，實勘得黃安縣受旱日久，西北二鄉之東煙等二十六會，成災十分；東南二鄉之松溪等二十四會，成災七分；黃陂縣麻老宋等共二百二十九會，成災七分；孝感縣尚義等一百二十會，成災七分。又沔陽州本屬水鄉，向不畏旱，邇年因鍾祥縣獅子口潰口，因屢年賊擾未築，致水勢下注，加以本年夏秋之間，雨水不多，湖河皆涸，受旱之甚，從來未有，實勘得張家七里等共四百一垸，成災六分；其餘受旱被淹各州縣，均勘不成災，所有應納本年銀米、隄閘、河費、蘆課、開丁、租餉等項，請分別蠲緩，以紓民力等情。開列垸區村莊名摺，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議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如遇水旱災傷，例應勘明成災分數，將被災軍民分別撫賑蠲緩，惟庫藏支絀異常，軍餉不繼，實難籌辦撫賑。前已奏明，通飭被災各州縣，勸諭殷實富戶，各就災區，隨地周濟，妥籌安撫。已據各該州縣稟報遵辦，是災民糊口有資，不致流離失所，毋庸動項撫賑。第成災之區，顆粒無收，困苦異常，實堪憫惻，其勘不成災各處，亦皆耕穫失時，收成歉薄，且逼近賊氛之地，辦理團練堵勤，按田捐費，民力頗形拮据，自應分別豁免蠲緩銀米，以廣皇仁，而示體恤。除擬緩本年漕糧，現已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十分之黃安縣西北二鄉，例得蠲免銀米十分之七；成災七分之東南二鄉，例得蠲免十分之二者；念該處屢次越境勦賊，民力窘艱，萬分，連蠲贖本年新賦銀米，全併豁免。成災七分之黃陂縣麻老宋等二百二十九會，孝感縣之尚義等一百二十會，應征本年銀米，各照例蠲免二分。成災六分之沔陽州張家七里等共四百一垸，應征本年銀米，照例蠲免一分；蠲贖銀米及例不併免漕米，並孝感勘不成災之觀善尚文等八十二會。又逼近賊氛，並受旱被淹較重之麻城縣東北鄉七十三區，羅田縣平鄉、粟子坳等多鄉，下臺寺、奉鄉、七里牌等六十區，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三垸，販鍾祥縣蕭家店、龍山觀、楊林寺一百九十村莊，京山縣高家、鴨山等一百一十七團，潛

江縣楊湖、崔家等七十八垸，天門縣關廟、多、多、盧埠、左腦、老獅、黑市、花臺、二郎、西隄等各垸內較重之區，江陵縣洪化橋、龍隄等三百五十一垸，公安縣毛一、赴一等二十里、石首縣一都、九嶺等四十一坊垸，監利縣永固等並頻年積淹之崇林等二百三十五垸，松滋縣中二等八都甲、枝江縣上百里等二十洲垸，荊門州七里等二百七十四區，各應征本年新賦錢糧、南米、隄閘、河費、閒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來年秋後，成災者分限兩年帶征，未成災者統限一年帶征。又受旱被淹次重之漢川縣花林、甲廠等十四畝垸，潛江縣之鄉東等十一垸，監利縣之張家等三十五垸，松滋縣之下三等四都甲，各應征本年南米，照常征收，請將本年新賦銀兩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又公安縣之赴一等四里、監利縣之六合等四十八垸，各應征本年新賦銀兩，照常征收，請將本年南米，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其有武昌等衛被水受旱，已成災軍田，應蠲緩銀米，均照屯坐各州等一律辦理。再漢川、江陵、公安、石首、監利等五縣，本年壓征咸豐五年蘆課，或因被水蘆根浸泡腐爛，或因乾旱太甚，蘆葦未能長發，所有壓征銀兩，一併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又本年被災各屬內，有咸豐三、四、五等年並節年因災緩征銀米，本年應復請展緩之處，並本年新賦照常征收之處，有因收成稍薄，請將帶征銀米遞緩者，因咸豐三、四、五等年，應行蠲緩銀米，楚北省垣迭次失陷，文案被焚，未經查辦，前已奏明，俟楚境肅清，勒限辦理，是以本年被災各屬，僅就本年水旱輕重情形，分別蠲緩之處辦理，其有應請遞展，並征新賦而請遞緩帶征者，應請如前奏，俟楚境肅清查辦，除飭取被災各屬災分頃畝冊結，照例題報外，所有勘明受旱被水成災分數，及勘不成災輕重情形，擬請分別豁免蠲緩錢糧南米等項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案係因武漢軍務緊急，司道相距均遠，又兼襄陽隨州匪徒滋事，竄擾無常，各屬文報道路梗塞，駁查往返，實難依限彙齊辦理，例限已逾，災務重大，謹飛章由驛五百里馳奏，合併陳明。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再、江夏漢陽二縣，本年受旱情形，原次於襄陽德安等府；惟二縣爲武漢首邑，賊匪久踞，蹂躪較他處更甚，遷徙流離，農業多荒，直至本年三四月間，始陸續旋里播種，又值旱災，秋成失望，低窪之處，復被水淹，實屬困苦異常，而同鄉士民，恨賊滋擾，義憤常伸，六七月以來，官軍長圍困賊，修築壕壘，悉皆踴躍從公，甚資其力，以息戰士，雖酷暑烈日，無一告勞，猶復力辦團練，堵勦竄匪；昨於武漢克復後，細獻偽丞相偽檢點將軍數逆首解營訊明正法，不使罪惡昭著之犯，倖逃羅網；其幫同官軍圍擊臨陣殲斃之賊，不下二千餘名，是該二縣士民，於顛覆流離之餘，益矢同仇敵愾之志，實屬深明大義，允宜渥沛恩施，用示體恤，而昭激勸，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江夏漢陽二縣，應納咸豐六年錢糧漕南二米等項，一併豁免，以廣皇仁，而蘇民困。其有咸豐三、四、五等年因賊滋擾，並水旱歉收，應行查辦蠲緩各款，仍照前奏，俟楚北全境肅清，再行辦理。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謹按：此片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再、漢川縣屬官軍立營挖壕，不及栽插地畝，前經臣官文示諭，蠲免上下忙錢糧，其新溝至曹家河一帶，踐踏各處，蠲免上忙錢糧，以示體恤在案。嗣據代理漢川縣知縣曹福增詳稱：「該縣向來完納地丁章程，戶柱應完二錢以上者，方剖上下忙分完，其一錢及一錢有餘之戶，歸上忙全完，一錢以下及分釐小戶，統歸下忙完納。今僅免本年上忙，該小戶未免虛邀惠澤，應請免分上下忙，一概歸入上忙造報蠲免，俾貧苦小民，均沾實惠。」等情。造具蠲免戶柱銀米數目清冊，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詳請附奏前來。臣等覆核無異，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漢川縣因立營挖壕，不及栽插地畝之田正秀等一百二十四戶，應納本年正銀二十四兩七錢七分一釐四毫，悉予豁免；又新溝至曹家河一帶，因踐踏之大戶吳延等一百三十四戶，應納本年上忙一併銀二十三兩一錢三分九釐五毫，悉予豁免；其餘下忙一半，與南米均歸下忙照常啓徵。又小戶周月明等一百四十三戶，歸入上忙，共免銀六兩五錢四分六釐九毫。又更名錢糧漁銀之大戶張意元，趁二十一戶，應納本年上忙一

半，銀一兩一錢三分二釐四毫，悉予豁免；其餘下忙一半銀兩，仍歸下忙照常啓徵。又更名錢糧，魚銀之小戶胡之邦等七十戶，歸入上忙，共免銀三兩六錢一分二釐九毫。又蘆課錢糧，例不分上下忙完納之張光璽等四十八戶，共銀四兩三錢一分八釐六毫，亦悉予豁免。總共免銀六十四兩五錢二分一釐七毫。又並田正秀一百二十四戶內南米三石一斗六升九合五勺，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 乞緩徵被災各屬本年漕糧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道光二十七年，準戶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在案。查湖北省本年自夏徂秋，雨澤稀少，各屬高阜田禾，曠乾黃萎，被旱較廣。又江河水漲，以致低窪田地被淹，除最重之襄陽、德安二府，本已受旱成災，復因襄陽縣、隨州均有土匪滋擾，光化、穀城、棗陽、均州、宜城、南漳、安陸、隨州、雲夢、應山、應城各州縣，或切近賊氛，辦理防勦，或間被賊擾，民情瘠苦，茲更遷徙流離，應一律將錢漕緩徵，以紓民困。又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縣，被水受旱，兼因賊擾過甚，應納錢漕，另摺奏懇豁免。並武昌府屬之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或迭被賊擾，或尙爲賊踞，應俟楚境肅清，彙於全省善後案內查辦。鄭陽、宜昌、施南三府，得雨較早，無礙收成。興山縣雖有水患，已在收成之後，且旋即涸退，毋庸查辦外，所有前據黃安、黃陂、孝感、麻城、羅田、漢川、沔陽、鍾祥、京山、潛江、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州縣，或因受旱，或因被水，或因水旱頻仍，陸續稟報，均飭據印委各員，馳赴各州縣地方，勘明被淹受旱情形，分別輕重，議請蠲緩銀米，開造區圖，村莊名冊，經該管道府核轉，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具詳，請奏前來；臣等覆加查核，本年被水受旱田地，僅黃陂、孝感、沔陽、黃安等四州縣，勘明成災，其餘

各屬均屬勘不成災；至被水各屬，內有監利縣積淹及江陵監利二縣挖厭田地，應完糟糧，係於道光二年、十年先後奏奉諭旨，准其緩徵，現尙未能復業，應仍照案計緩，所有勘明黃陂、孝感、沔陽、黃安四州縣成災，及勘不成災各州縣被水受災各田地，或係低窪，水漲卽淹，或處高阜，難以灌漑，除擬豁免蠲緩錢糧南米等項，另行具摺辦理外，合無仰懇天恩，准將受旱成災七分之黃陂縣麻老宋等二百二十九會，孝感縣尚義等一百二十會，成災六分之沔陽州張家七里等四百一垧，並勘不成災之孝感縣觀善、尙文等八十二會，羅田縣平奉多三鄉，栗子昌等六十區，潛江縣楊湖、崔家等七十七垧，天門縣關廟、多多、廬埠、左腦、老獅、黑市、花台、二郎、西隄等垧內較重之區，江陵縣洪化橋、龍隄等三百五十一垧，公安縣毛一、赴一等二十四里，石首縣一都、九嶺等三十六坊垧，監利縣永固、六合等二百四十六垧，並頻年積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垧，松滋縣中二等入都甲、荆門州七里等二百七十四區，各應徵本年糟糧，均緩至來年秋後成災者，分限兩年帶徵，未成災者，統限一年帶徵。至咸豐三、四、五等年，應行蠲緩糟糧，因鄂垣迭陷，文案被焚，前已奏明，俟楚省肅清後，勒限辦理，是以本年被災各屬，僅就本年水旱輕重情形，分別辦理，所有議請緩徵糟糧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此案係因武漢軍務緊急，司道相距均遠，又兼襄陽隨州匪徒滋事，竄擾無常，各屬文報，道路梗塞，駁查往返，實難供限彙齊辦理，例限已逾，災務重大，謹飛章由驛五百里馳奏，合併陳明。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 查勘襄陽德安府屬災歉情形乞緩徵錢糧各項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湖北各屬咸豐六年自夏徂秋，曠乾日久，受旱情形，襄陽、德安、安陸三府爲首重，安陸一府，間有濱臨湖河地方，尙足稍資補漑，已照各屬稟報，彙入應蠲應緩徵案內彙辦外，所有襄陽、德安二府各屬，先已分別



輕重，將應行徵緩之處，具稟到司，係屬照例辦理；惟襄陽、隨州地方，均有匪徒滋事，穀城、光化、均州亦被波及，鄰屬居民，或逼近賊氛，流離播徙，或猝不及防，已被搶擾，又或互相團練，自衛村莊，富者出資，貧者出力，蓋藏之家，亦因此隨時散發，小民當早魃爲虐之後，秋收失望，本已困苦顛連，茲復兵燹驚惶，難安農業，失所貧民，悍者藉口被災，勾結爲匪，懦者轉移遷避，覓食四方，體察情形，糧賦勢難徵收，雖各屬稟報，原有酌量可徵之處，該地方官亦因軍餉支絀，不敢不覈實稟明，惟德、郡五屬，若據各屬稟報，分別蠲緩，應徵銀米，數已無多；襄、郡七屬，若據襄陽、宜城、南漳各縣稟報，應緩之數，已多於應徵之數；棗陽、均州、光化、穀城，則賊匪散竄，勦捕喫緊，防堵正嚴，鄉民大半播遷，各州縣自稟報被旱之後，雖續報得雨，而節候已遲，補種不及，各地方官多帶領兵勇防勦，未能確勘覆稟，現當緩輯災黎之際，必須以安貧爲保富之策，臣等悉心籌議，以上二府現在情勢，亦難開徵，且與其有收徵之名，可徵者仍屬寥寥，不若一律展緩，以示體恤。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具詳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德安府屬之安陸、隨州、雲夢、應城、應山、襄陽府屬之襄陽、宜城、棗陽、南漳、光化、穀城、均州各縣，應徵本年錢漕，除上忙地丁已徵在庫者，先飭各屬勒限開摺報明，以杜侵漁外，其未徵銀兩，一律緩至咸豐七年秋後帶徵，仍俟勦辦事竣，將應行蠲免豁免之處，照例勘定成災分數，另行題報，其屯坐各屬軍田，亦一律照辦，庶幾被脅窮黎，咸知解散，各鄉團練，更奮辛勤，仍嚴密查訪，如有不肖官吏，私徵苦累，立即嚴參治罪，總期實惠及民，以仰副聖主痼瘼在抱，垂念民瘼之至意，除應行賑撫事宜，已經奏明勸諭殷實富戶，各就災區，或酌借米穀雜糧，或分次平糶，現在全行緩徵，則有餘之家，更可勸令貸濟貧民，是於緩徵之中，兼寓賑恤，仍督令地方官妥辦外，所有襄陽、德安二郡錢糧，擬請一律緩征緣由，理合恭摺馳奏。

查勘德安府屬旱歉情形請乞緩徵本年漕糧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楚北各屬，咸豐六年自夏徂秋，曠乾日久，其受旱情形，襄陽、德安、安陸三府爲首重，襄陽一府向無糴糧，其錢糧南米及安陸府屬之天門、潛江均經另摺辦理，德安府屬隨州地方現有匪徒滋事，鄰縣居民或逼近賊氣，流離播徙，或猝不及防，已被搶擾，又或互相團練，自衛村莊，旱災之後，加以兵燹，體察情形，糧賦勢難徵收，現當勦撫並行，必須以貧爲保富之策，臣等悉心籌議，與其有徵收之名，可徵者仍屬無幾，亦復難期踴躍，不若全行緩徵，用示體恤。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會詳請奏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德安府屬之安陸、雲夢、應城、應山、隨州、五州縣，應徵本年糴糧一律緩至咸豐七年秋後帶徵，以廣皇仁，而示體恤。其已徵在倉者，仍飭司道轉飭各州縣據實開摺報明，以杜侵匿，並一面嚴密查訪，如有不肖官吏，私徵苦累，立即嚴參治罪。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卷十四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查湖北軍務不飭，已歷五年，無論賊匪之多寡強弱，而聞警先警，接仗卽潰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知恥；推求其故，則以將領不得其人，紀綱不立，而是非不明也。深思紀綱所以不立，是非所以不明之故，則誤於使貪使詐之說，不知己則先爲貪詐所使，而曰吾能使貪使詐也，豈不謬哉？本省旣無得力之兵將，而川楚河南勇目之黠桀者，糾合無賴，隨營投效，以一報百，以百報千，冒領口糧，交綏卽潰，所投不合，又顧之他國家之帑項，至爲艱難，而徒以供無賴之欲壑，以此殺賊，猶北轍而南轅，勢必不可，至遣散不得其方，則相聚爲盜耳。此近三四年楚北募勇之大患，其流毒將有不可思議者矣。古之治兵者，先求將而後選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並不擇將。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領，結網者不挈其綱，是棼之也，將自斃矣。督臣官文上年受事以來，收集兵勇，力加整

頓得力尤在馬隊之忠勇，能使三軍之士，風氣爲之一變。查有前任湖南臬司降補知府魁聯，久任寶慶、衡州、岳州等處，捐解私囊，養士募勇，已歷十年，其志趣公忠，迥非庸俗可及。經督臣王文派充總理營務，伉直明決，知無不言，釐剔弊端，獨任勞怨，實爲湖北軍務必不可少之員。目下力疾從公，尙難羈以職守，惟馬隊及各營之精銳，必應迅速進取，而湖北本省餉少勇多，冗雜不治，不戰自焚，後患方大，急應裁汰浮僞，簡鍊精銳，可否敕下魁聯，暫辦湖北南北兩岸水陸營務事宜，責成一例簡汰，該員曾任三品大員，應否賞給三品卿銜，以重事權之處，伏候聖裁，非臣所敢擅請。至湖北綠營兵丁怯懦若性，正額虛浮，軍政營制蕩然無存，而其虛糜錢糧如故也。現署提督楊載福才識嚴明，如可假以二年，必能整飭，惟東征事急，水師無可專委之員，容臣再行詳思訪舉，另摺奏聞。此爲兵事急應整飭之要。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爲荆襄之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本根旣搖，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帑因而虛糜，民生因而凋敝，東南數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漢爲尤甚矣。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畫岳鄂，均以此爲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固東南一大都會矣。夫善鬪者先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保鄂之不失，必須先固漢陽，蓋漢陽爲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一府，而漢陽則可通入府也。臣查歷年湖北之失，在於漢陽並不設備，江面無一水師，下游小挫，賊遂長驅直入，束手待斃，莫可如何。前車之覆，殷鑒不遠，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萬餘人者，日夜訓練，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時有折衝千里之勢。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固可銷除隱慝，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僅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替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至水師以礮爲利器，礮聲震疊，無半年不小修之船，亦無一

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兵常處其安，而不慮其危矣。或疑武漢兩城，公廨私廬，百不存一，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愚以爲非是，紛冒藍縷，以啓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此武漢宜急設防練兵之要。湖北莠民之從賊者，以興國、崇陽、通城、通山、大冶、廣濟、黃梅爲最多，臣於臬司任內，由岳州駐崇陽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戶緝斬三千人，未及畢事，而馳往九江矣。兵至爲民賊來從逆，及今不治，終必爲亂，治之法，兵勇搜捕，不僅徒滋擾害，亦且事久無成，惟有保甲清查戶族網獻，分別斬釋之法，然而牧令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行，害且滋甚，其已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吏惰民驕，其未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匪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卽如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迭次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而終必害於國計。又查積年以來，每遇歉歲，官吏私收，而恩旨蠲緩者，實惠不及於民，則有所謂挖征名目，又有所謂急公名目，無一非蠹國病民，飽丁胥之慾壑，而肥官吏之私囊，實堪髮指！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而官不問；凡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而官不問；詞訟案牘，病生積壓，盜賊奸軌，弊在因循；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厝火積薪，更切隱憂。又如軍餉浩繁，不能不取給於捐輸牙帖釐金，以資小補，報捐則有踳堂贖見之費，牙帖則有勒索之費，釐金則有私設之費，其所繳於公者薄，其所取於民者厚。臣受事以來，迭次特參，均蒙恩旨俞允，在國自有刑章，在臣亦甘爲怨府，惟深思利弊之原，劾貪非難，而求才爲難，前者劾去後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且賊擾之地，官缺久懸，觀望不前，所在皆是。臣愚以爲必應嚴禁官場應酬陋習，與羣吏更始，崇尚敦樸，屏退浮華，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無所求，

則下可自贍，責以廉潔而無辭；風尚必使先趨於正大，官所好，卽羣吏所贍，不煩董戒而自變；目下情形，州縣尙懸缺待人，可否敕下部臣，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地方吏治，是臣專責，容臣次第清理，分別委署，如果試驗有效，才具出衆，卽行奏請試署，以期實濟，而利民生，此吏治急應整飭之要。以上三事，是湖北之先務，其餘應辦事宜，容臣隨時奏請恩訓，刻下武漢甫經收復，人或以爲已治已安矣，而臣之所憂方大，如以爲已治已安，則前此固已收復二次矣。况江西腹內七府，尙淪於賊，與四年之僅失九江者，情形迥異。江西之腹內，均與武漢唇齒相依，旁軼橫出，又不僅九江安慶爲足慮也。未收復之先，事勢極難，而文武尙有懼心，收復之後，布置尙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飾之習，久在聖明洞鑒，不揣愚昧，直陳於聖主之前，可否敕下廷臣，核議準行，理合繕摺附驛以聞，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 奏陳收復大冶興國等州縣水師迭次大勝江面肅清疏（十二月十五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克復武昌縣城，二十五日，克復黃州府城，均經臣胡林翼具奏在案；二十六日，李鴻賓仍由黃郡南渡，兼程而進，會合富新巴、克坦布及臣營知府邢高魁所派各軍，進勦大冶。該縣本無城池，賊難竊踞，知縣岳屏環率所練團衆，會合我軍，搜斬餘匪，卽日兼程直趨興國圍攻州城。先是臣胡林翼於九月內，商同南撫駱秉章，派遣道員王鑫督其舊部，並新募之勇，已由巴陵、臨湘、通城、崇陽，勦賊迭勝，肅清餘匪。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駐軍通山，辦理團練，已預斷賊之後路，而李鴻賓又以屢勝之軍，馬步齊攻，未及一時，賊遂不支，開城而出，且戰且走，我軍卽乘勢而入，殺斃轟斃及自相踐踏墮城而斃之賊，約一千餘名，餘賊冒死而逃，遂將興國州城克復；以知府邢高魁領軍駐此，搜伏辦團，兼辦保甲，窮治土匪，李鴻賓隨會督馬步，並調臣營精銳，由江西瑞昌一路追勦，直達九江。此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收復大冶興國鄂省南岸前後各州縣，均已肅清之實在情

形也。臣楊載福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克復黃州，是夜四更，即率水師下駛；二十六日申刻，行抵蘄州，城小而賊力亦單，楊載福計陸師之至，必須稍緩，是可計取而速得也。隨派正後營易景照新右營丁泗濱攻城，賊以陸師未至，出賊三百餘人以拒我師，我師登岸擊之，丁泗濱陣斬騎馬賊目一名，奪乘其馬，直前衝陣，易景照繼之，殺斃先鋒悍賊二十餘名，賊仍入城拒守。楊載福於三更後，飭令正後新右兩營人持火器火繩，分赴上下游登岸排列，若陸軍之上下夾襲者，火光環布，列炬如星，而以十餘營水師從中路對城轟擊，未及黎明，賊已遁走，斬殺頗多，遂復蘄州。其時署蘄水縣知縣劉擊，蘄水紳士郭時郁、郭用中等之團勇，連日殺賊，亦將蘄水縣城，同日收復。二十八日，水師由武穴下駛，至廣濟縣屬之龍坪，遇賊戰船六十號，揚帆上犯，橫列江面，以拒我師。臣楊載福令丁泗濱、萬化林等營左右抄擊，令王明山、李濟清、張啓基等營中流轟之，賊不能支，回舵下竄，我軍尾追，且擊且燒，至二塘口，已沈燬賊船三十餘號，初更始行收隊。二十九日午刻，至九江，見城下泊賊船五十餘號，對岸小池口亦泊二十餘號，其輜重船則兩岸約三四十號，又於江岸護以礮壘。臣楊載福令丁泗濱、萬化林兩營從中流衝下，復轉舵而上，以抄攻兩岸賊船之尾。王明山、易景照兩營分擊其腰，李濟清、張啓基兩營迎擊其首，餘營則上下截擊，我軍既已三面環繞，擊斃淹斃之賊無算，賊遂棄船入壘，以火箭噴筒相拒，我軍并力以攻其壘，賊又棄壘入城，賊之戰船輜重船，遂悉為我有，除焚燒不計數外，正後營又獨獲長龍二隻，舢板二隻；副前營又獨獲長龍一隻，舢板六隻；正中營又獨獲舢板三隻，副左營又獨獲大拖罟二隻，長龍二隻，舢板二隻；正右營又獨獲大拖罟二隻，快蟹一隻；正前營又獨獲大拖罟二隻，長龍一隻，舢板十隻；正左營又獨獲舢板二隻；新右營又獨獲長龍二隻，舢板九隻；副中營又獨獲長龍三隻，舢板五隻；九江以上之賊船，又已片帆不返矣。十二月初二日，臣都興阿以其馬隊大捷於曹家河，克復黃濟，此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初二日，水師馬隊攻復蘄州、蘄水、廣濟，又水師大捷於九江，奪獲賊船，肅清江面之實在情形也。是役也，臣胡林翼於克復省城之夕，將水陸各軍均交楊

載福及李續賓，卽夜下勦。竄賊本屬無多，創敗之餘，喘息未定，下游守賊，及武甯竄踞興國之賊，亦猝不及備，驚惶駭潰，望風而逃。都興阿以馬隊分布兩岸，追斬迅捷。楊載福率領水師，踔厲風發，焚奪尤多。楚境江面一律肅清，兩岸均已粗定。惟須窮治從亂之莠民，撫馭瘡痍，整飭吏治，乃可善後。至江西七府，均陷於賊，有數萬之兵，無一日之餉；其兵力則以鄂省四月所撥援軍爲強，然亦積欠數月之餉矣。其餘則欠餉更鉅。曾國藩於十月內密約臣等以「武漢克復，速派水陸各軍先攻九江，以期批亢搗虛，而內湖水師亦期迅速會合」等語。臣思兵行如水，隨地異形，緩急情形，難以險度。武漢黃三府甫經收復，應辦事宜，頭緒紛繁，勢難卽置省垣於不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隨州土匪已定。臣又檄飭參將鮑超，改由北岸直趨小池口，以瞰九江之對岸，而統歸都興阿節制，必可得力。至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擇尤另案彙保，出自恩施逾格，以昭激勸。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上諭：「所辦甚屬得手，楚境沿江，業已肅清，仍著官文、胡林翼等飭督各軍，迅卽乘勝攻克九江府城，以扼江面，而圖進取。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准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再，臣思吳楚兵政之要，必在精選水師。南服之利在舟楫，猶北方之利在車馬。因地制宜，古今不易。查五年春初，水師回駐武漢，戰艦無多，力扼上游，岌岌不保。經湖南撫臣駱秉章督飭船政局設法補救，盡力籌謀，水師得以復振，其保全東南大局，則湖南之功爲大。計湖南紳局新造船隻，配帶礮位軍械，除分給臬司李孟羣及陸續損缺更換遣回不計外，實交臣營大小戰艦三百餘隻。自五年春截至六年冬止，湖南官局實運火藥四十萬三千三百二十觔，大小礮子一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觔，擡鎗、鳥鎗、火箭、火毬、噴筒、鑼鍋、帳房、刀矛、旗幟，及一切應用器物，爲數亦復不少。均係官紳董辦，所有湖南總局司道大員紳局委員，勤勞數載，力全大局。臣系隔省，未能詳察，可否救下湖南撫臣擇尤保奏，以勵前勞，而期後效。出自皇上天恩。又查水師器用，利在礮位，自五

年二月至六年三月，臣等以其小礮敵賊，大礮血戰，經年終不能制賊之死命。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粵東頭起二起夷礮二百尊到鄂，遂於二十八日配帶礮位，乘勢下攻九江，賊衆披靡，所向克捷。秋冬以來，所請六百尊夷礮陸續運齊，自武漢至於九江，前後賊艦數千，均已片帆不返；則又兩粵督臣葉明琛購運夷礮之力也。夫器械不精，卒以予敵，是夷礮得力，必應再爲購運，以利東征；更須嚴禁將備，勿假利器，勿借寇兵。臣胡林翼與楊載福疊次申儆，一年以來，大小百戰，均無損失，惟查前請夷礮，僅止六百尊，配搭各省銅鐵礮位，膛口較小，不能摧堅及遠；且臣細察江面形勢，四時風信，武漢以上，江面向狹，利用小艇；潯皖以下，江面稍廣，利用鉅艦。春夏風和，利用小艇；秋冬風勁，利用鉅艦。是船礮之大小，亦必因時因地而斟酌損益之。除三百餘夷礮現已足用，暫緩購運外，應請敕下兩廣督臣再購四百餘以上夷礮三百尊，五百餘以上夷礮二百尊，六百餘至七百餘夷礮二百尊，八百餘以上五十尊，千餘至一千五百餘夷礮五十尊，共計八百尊，均期七年春夏，由湖南轉運武昌。臣即將各營銅鐵小礮更換，實於征勦吳皖，大有裨益。又查武漢黃三府甫經收復，楚境大致肅清，而人民商賈尙未復業。臣胡林翼現於武昌設局籌辦軍需，凋敝之餘，物力艱難，尙不足以供給東征水陸之用，應請敕下四川、陝西、湖南督撫臣仍遵前奉諭旨，四川、月解火藥三萬盤，加請月解火繩三萬盤，月解鳥鎗、擡鎗、鉛子各一萬餘；陝西、月解火藥三萬盤，加請月解火繩三萬盤，月解鳥鎗、擡鎗、鉛子各一萬餘；湖南、月解火藥三萬盤，加請月解生鐵熟鐵合膛礮子十萬餘，則水陸利用，軍行無阻，出自天恩逾格，謹附片陳奏。

謹按片內所請解礮奉旨諭令廣東、四川、陝西、湖南各督撫遵辦。

上諭：「湖南省自會國藩統帥東下，卽籌備船礮，接濟大軍，甚資利用，其經費均由在局紳士捐辦，業經駱秉章奏請獎勵，降旨加恩。茲據胡林翼奏：『上年春初，水師回駐武昌，漢陽戰艦無多，經駱秉章督飭船礮各局，設法補救，水師得以復振。』其接濟胡林翼軍營戰艦，有三百餘隻，並運解火藥礮子及一切軍械，爲數甚



多均係該省官紳董辦，實能盡力籌謀，不分畛域。所有湖南總局司道大員，並紳局委員，前次未經保奏者；著駱秉章再行擇尤保奏，以獎勤勞。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再布政使銜記名道李續賓，於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欽奉上諭補授安徽安慶府知府，並準吏部給發文憑，因其時管帶湘勇，轉戰攻勦，未能赴任，暫將文憑留於營次。臣查李續賓統帶各軍，廉正忠勇，才力可以獨當一面，實江楚數省最爲得力之軍，賊所深畏，前於克復鄂城後，即夜拔營下勦，旬日之間，連復郡縣數城，肅清楚境，亟應乘勝東征，一時必難到任。且該員業奉諭旨記名，以按察使用，可否先開安慶府員缺，伏候聖裁。除將原領文憑送部查銷外，理合附片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將帶兵大員，先開本缺。』等語，著即開缺。所遺安徽安慶府知府員缺，著馬新貽補授。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再十一月二十二日，克復鄂城，即夜四更，派兵下勦，其陣亡弁勇，未及詳悉查報。茲查水師副左營守備銜藍翎千總羅光台，藍翎外委湯日照，胡有才，副中營藍翎外委彭其志，外委朱載光，陸師外委留致祥，俱係克城之時，力戰捐軀。又黑龍江鑲藍旗甲兵依慶額，查係八月初三日在魯家巷打仗受傷，至十四日因傷身死，均堪憫惜！可否一併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出自天恩，除仍飭各營確查，陸續請卹外，理合將查明之羅光台等七名，先爲附奏。

硃批：「羅光台等均照所請，分別從優議卹。欽此。」（同日奉）

## 卷十五

### 恭謝恩賞各物疏（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伏念臣濫膺疆寄，兼領兵符，報稱未及乎絲毫，栽培已侔乎覆載；茲復時當元日，賚錫九天，箕疇衍慶，龍章舒寶墨之輝，義冊徵祥，象緯發瑤函之瑞，飾垂組繡，欣脫劍於虎賁，用薄泉刀，擬銷鋒於櫜佩，重以絳果珠圓，經傳上味，瓊央玉屑，品藉延齡，橘和楚臣之頌，偕飴蜜以逾甘，棗賡西雅之篇，登豆籩而彌貴，領上方之糗餌，迥異傳餐，尊食之時，飲聖澤於醍醐，不忘視影花磚之候，臣惟有益加黽勉，刻勵驚駘，俾三軍共感恩慈，使闔境咸登仁壽，進天保升恆之祝，用敷錫厥庶民，維日用飲食之經，尙克自求多福。

奏陳土匪竄擾滋蔓請將勤辦不力之鎮道參將知縣分別參處疏（正月二十

五日）

竊查襄陽土匪竄撲均州旋竄房縣情形，經臣官文附片奏報在案；嗣據武昌鹽法道常恩稟報草店、孫家灣、敗匪二三千人，分三路竄入房縣，該道督率所部各營會同署四川松潘鎮德恩參領舒保馬隊分路跟追，自均達房萬山之中，路惟一線，該道以木石堵塞隘口，雖以得力馬隊亦難馳聘自如；我軍設法度越，緩不濟急，署房縣知縣金玉堂督勇於火燒寺堵禦，山徑分歧，該匪已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襲踞房縣，並分股於東浪地方，憑險抗拒。十二月初六日，馬步各軍攻克東浪，擒捕匪高正果等。初九日，抵房縣北門外紮營，賊由東北門蜂擁來撲，馬隊迎擊，賊退入城。初十日黎明，賊復來撲，德恩督兵迎敵，舒保帶馬隊分途夾擊，賊始大敗，常恩督勇尾追，生擒偽檢點熊國才等二十一名。十一日，探悉賊目張二瞎子分股竄馬驛地方，其高二先、張老六一股仍踞縣城，當即會商進剿。十二日，至北關外渡河，將房縣城池收復，賊由西門敗走。十三日，探賊已於十一日竄陷竹山縣，十四日，賊又分陷保康縣。十五日，常恩等追至塘灣地方。十七日，進攻竹山，戰於七里坡，逆衆奔潰，斬獲尙多，生擒三十四名。十八日，移營火山峒。二十日，署陝西延綏鎮總兵龍澤厚領兵一千一百餘名，由鄭陽來會。二

十一日，攻破南關賊營。二十三日，渡河攻龍背山之賊。二十四日，賊以大股出北門來撲，我軍力擊之，賊敗回城。是夜四更，賊由西門遁走，收復竹山城池，並分路追擊十餘里，賊分竄白鶴塢、漁口、郭家洲。二十八日，漁口郭家洲之賊竄竹谿、泉河、白鶴塢之賊竄鐵峪河，我軍分路截擊，勝之。正月初二日，泉河之賊回竄竹山縣之泥溝。初三日，我軍以馬步分擊，勝於白河口，又勝於王家河。初八日，偵知賊踞房保連界之茨坪。十一日，進抵保康之柳楊鋪，問道勦之，獲勝。十三日，我軍冒雪由珠藏洞而進，登山擊之，以少禦衆，擒斬千餘，內有黃衣賊目一名，搜出朱中立印記二顆。其竄陷保康之賊，則署保康知縣方兆科，署保康汛守備熊運泰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將縣城收復，賊竄縣屬歇馬河，復合竹山房縣之賊，於正月初七日分竄宜昌府屬之興山縣城，經知縣孫寶田游擊劉廷麟旋卽收復。荆宜施道莊受祺派守備盧又熊率勇六百，由宜昌北路徑赴興山進勦，飭候補知州李光榮率勇千名，由宜昌南路進勦。盧又熊之軍與賊遇於當陽，斬擒頗多。李光榮之軍距宜昌府城四十五里，未與賊遇。正月十七日，賊遂陷宜昌府城。此常恩等督軍追勦房縣竹山，而賊匪分陷保康興山，復陷宜昌府城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襄陽土匪，前經舒保馬隊及知府唐訓方等剿辦得手，該司道等因餘匪未靖，以唐訓方之一千二百人留守襄陽，防其竄入豫境，而常恩自率大軍追賊。當賊在襄陽勦敗之時，常恩誤信黠賊馮二典緩兵之計，按兵三日，待其投誠，遂使窮寇得志，勢成燎原。計襄陽匪徒起事以來，所過州縣，輒多失守，惟署均州知州升用同知直隸州吳詞仲日夜堅守，多方抵禦，力挫賊鋒，不愧守土之職分。可否仰懇天恩，以同知直隸州遇缺儘先補用，並加知府銜，賞換花翎，以昭激勸。至已被賊擾之失守文武，查署房縣事候補同知金□□，駐守房縣左營游擊文□□，守千總鄧□□，竹山縣知縣湯□□，署竹山協副將揀發參將佛爾□□，署保康縣事揀發知縣方□□，署保康縣汛守備千總熊□□，署興山縣知縣孫□□，宜昌左營游擊劉□□，雖因出城堵禦，旋卽收復，究屬防範不力，均應請旨革職，責令實力防勦，以觀後效。署宜昌鎮總兵督標中軍副將景□□，知府阮□□等，並房縣竹

山、保康、興山、宜昌各城文武，應俟查明，另摺參辦。再查賊在均州時，護鄖陽鎮總兵揀發參將阿□□，督兵往勦，使其迅速迎擊，常□等亦迅速追勦，前後夾攻，撲滅自易。何至縱賊入山，任其滋蔓？雖稟報擒斬頗多，而三失縣城，又連陷興山、縣、宜昌府城、蜀道中梗，荊州亦震，實屬追捕不力。應請旨將武昌鹽法道常□署四川松潘鎮總兵德□護理鄖陽鎮總兵揀發參將阿□□均摘去頂戴，以示懲戒。臣維鄖陽一府，實三省邊防之要，明代設立巡撫，國初尚仍其舊。嘉慶初年，川楚教匪竄入老山，勞師八年，擾害數省。此次土匪游勇倡亂，方始巖疆要地，將領非才，若不及早勦辦，實爲亂階。臣營精銳，派勦九江小池口，又派員分駐興國、防江西回竄之賊，兼以搜勦餘匪，其存駐省城各營不滿二千人，現經督臣官文派撥水師都司左光培並巴揚阿、張萬祿、馬步各軍兼程駛往，荆宜防勦。臣復添派寶營、義營一千二百人，倍道往援，並飛檄留防襄陽之知府唐訓方、知縣唐協和迅速會合，上下夾勦，毋許再容滋蔓。所有土匪竄擾入山，請將勦辦不力之鎮道參將、知縣分別參處，緣由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按：此疏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 圍攻九江大勝並破小池口賊壘疏（正月二十八日）

臣查九江形勢，西挹武昌，東引皖口，襟帶中流，實吳楚之腰膂。對岸小池口，則九江賊所倚爲唇齒者也。布政司銜記名臬司李續賓率其湘軍五千人，兼統臣標之仁字四營、護軍四營，凱字一營，於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陳師九江城下。其城北面臨江，西則龍開河，賊以長城深壕圍之，又環以礮臺三處。南則甘棠湖，中隔新壩，而內外礮臺與壩相接。其小東門則爲白水湖洲，路則通梅家洲，湖口縣。其大東門則通南昌、南康、臨瑞之路。李續賓會同提臣楊載福、籌商水陸環攻之策。復曳運舢板於內湖以攻之。自十二月十三日更番攻城，閱六日夜不息。

我軍負薪填壕，城外之椿柵竹簽，焚拔殆盡，各軍士緣登二十餘次，皆爲礮石所阻。偵報梅家洲、湖口縣賊援大至，因密飭各營嚴整壁壘以待，並授以分合進止之略。二十九日二更，援賊抵八里坡，天明則城賊援賊皆出，一由龍開河繞甘棠湖，洄處渡港而來，約三四千人；李續賓令正仁營何紹彩、前仁營朱希廣、左仁營黃勝、日右仁營何慶先，按陣以待，伺其渡港逾半，齊力擊之，賊大敗回竄，逼於港邊，魚水而逸；李朝斌率內湖舢板攔壩轟之，斃賊六七百名。一由小東門而出，會合援賊列於八里坡，約六七千人，漸逼營外；李續賓令副左營胡裕發、奇右營趙克彰、護軍右營彭友勝、護軍前營萬綏之擊其前，而以湘左營蔣凝學、湘中營蔣澤傑、凱字左營楊得武、由甘棠湖尾繞擊，以湘後營周寬世、副右營李續燾繞出上八里坡擊其尾，副都統銜參領富新率馬隊，李續賓自率湘右營，並督湘前營朱品隆、護軍左營劉連陞、護軍後營張復泰潛由中路繞至上八里城之下，擊其腰，自辰至未，鏖戰四時，我軍益奮，斃賊二百餘名，陣擒偽將軍劉松綢、偽旅帥徐天方等六名，老賊張羣材等九十餘名，其逼城淹斃於白水湖、甘棠湖及東門外湖港者，約數百名，奪獲擡鎗、鳥鎗、刀矛、旗幟四百餘件，馬八匹，訊據逆首偽忠貞侯林啟榮稱：「以除日官軍度歲，必無準備，因約會湖口援賊，四面圍撲，不意官軍橫截，致敗」等語。此水陸環攻九江，並三十日迎勦援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北岸小池口與九江對峙，賊造新城，已二年，城外築壘濬壕，密排礮位，江甯將軍臣都興阿與署提臣楊載福會商，於正月初五日水陸馬步合力攻之，以副將銜參將鮑超之右營後營會同巴依爾呼蘭之馬隊攻南門，鮑超之左營前營會同翼長多隆阿之馬隊攻東門，提督孔廣順、飭王玉琳、方映川率其步軍營總巴克坦薩林率其馬隊攻西門，鮑超獨率其親兵及其中營攻北門，都司石清吉營總米雅明、阿率步隊馬隊繼之，都興阿率參領喀爾庫、都司喻吉三四路策應，水師則由江中轟擊，以助聲威，而牽賊勢。鮑超於三塘口先備茅柴，派長矛手六百，負柴填壕，四面攻撲，同聲並進，直造賊營，踏燬南路及北路土壘各一座，關卡一座，小壘無數，殺賊二千餘名，逼水淹斃者無算，生擒偽元勳檢點蕭逆，偽指揮陳逆。

並老賊百餘名，奪獲騾馬多匹，大礮十二尊，劈山礮三尊，擡鎗、鳥鎗八十桿，刀矛、旗幟無算，馬步乘勝直搗賊城，賊負嵎死守，礮石如雨，仰攻踰時，日暮收隊。是役也，將軍臣都興、阿督飭攻勦，士均用命，賊壘悉破，賊膽已寒，其飽超一軍，尤稱勇敢！後營營官陶忠泰、右營營官陳德懋、前營營官黃慶與統將鮑超均帶傷血戰，不退一步，其哨官勇目陣亡，帶傷二百五十餘名，奮勇爭先，裹創力戰，無敢退卻。此外馬步各營及環攻九江各營，傷亡兵勇，容再查明，分別賞卹。此正月初五日馬步合勦小池口，連破賊壘賊卡，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思南服之要，惟襄陽、荊州、武昌爲最重，次則莫切於潯陽。明初陳友諒據此以援鄂省，明臣劉基請力爭江州，覆其巢穴，而江西、湖北各郡之賊，雖強亦敗。蓋九江未復，不僅南昌不安，亦湖廣江南之大患。我軍即欲援勦皖江吳會，而其道無由躡等而進，可偶試而不可經久。師行而米糧軍火均阻，亦兵家之所忌也。惟查六年八月，石達開敗走之後，逆首林啓榮知武昌賊勢必敗，日夜添設守具，聚集米糧，較四年臣等力攻九江時爲尤難。小池口新作石城，則又近二年之所增設者也。反覆籌思，惟有長塹圍困之一策。現已督飭興工開濬，並先圍攻小池口賊城，以期迅速得手外，謹將九江小池口連獲大勝緣由，會同督臣官文、將軍臣都興、阿署提臣楊載福、由驛六百里馳奏。上諭：「勦辦尙屬奮勇，著胡林翼等先破小池口賊匪石城，再圖克復九江，毋稍延緩。欽此！」（二月十一日接

奉）

再查賊竄興山時，荆宜施道莊受祺派都司銜守備盧又熊督勇六百，又加募二百人，由北路進勦，以屏荊州。候選直隸州知州李光榮督勇千人，由南路進勦。正月初十日，盧又熊行至當陽，即趨遠安。十六日，大破賊於白虎渡，斬獲無算。十八日，盧又熊又熊飭團勇先由金豹嶺繞出賊後，而自率精銳疾行迎擊，賊方集隊，我軍突入其巢，賊衆大亂，盧又熊麾軍縱擊，斃賊數百名，團勇郝廷禧復由馬頭山橫截，勝之。並解散脅從四百餘人，奪獲鎗礮旗幟無算，馬十二匹，餘賊潰竄南漳。我軍陣亡弁勇二十七名，受傷二十五名，李光榮抵宜昌迎勦，路與賊左

致陷宜昌。二月十九日，回軍南門。二十日，賊以詐計突入其營，內應並作。李光榮遇害，荆宜施道莊受祺加派都司宗維清督勇千人，會同盧又熊進剿。又派守備銜曹立全以三百水師守枝江之江口，力遏下竄。臣查此股匪徒，頗多遺散之勇，狡悍性成，深虞滋蔓。盧又熊奮勇直前，勦退賊匪，先清遠安一路，乃得回固荊郡，大局所關，亟應先行獎勵，可否仰懇恩施，逾格將都司銜守備盧又熊以都司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加游擊銜，以昭激勸。除嚴飭援軍兼程進剿，毋許逗留外，容再籌派精銳，陸續援剿，以固荊州，謹附片陳奏。

謹按片內所保之員，於二月十一日接奉旨準。

再，水師副後營營官周清元，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克武漢，督勇上擊，右肘帶礮子傷甚重，前於克復武漢兩城案內，欽奉上諭：「參將銜儘先游擊周清元，著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賞給驍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銜等因。」欽此。茲據該員之兄千總周敦厚具稟：「該員受傷甚重，醫治罔效，於咸豐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因傷身亡，已為撫立一子，取名繼熊，年僅五歲。」等情前來。查該員係湖南湘陰縣人，年二十六歲，於咸豐四年二月入水師營，是年四月克復湘潭，最為出力，拔充哨官，攻克岳州、蒲圻、嘉魚、金口等處，奮勇爭先。是年八月二十三日，攻克武漢，身受重傷，猶復力疾從戎，隨同下剿，克復黃蘄、田鎮等處。十二月內，瘡痕復發，給假醫治。五年三月，假滿回營，是年七月力攻武漢，右腿受傷。十二月內，派管水師副後等事務。六年四月，水師焚勦江面賊船，該員首先衝過武漢，下紮沙口，截賊糧援，凡八閱月，晝夜辛勤，厥功甚偉。十一月二十二日，由沙口率隊上擊，首先破賊浮橋鐵鍊，卽於是日克復武漢，身受重傷，毅然不退，實為首功。該員由外委歷保參將，加副將銜，自派管水師等務以來，廉明愛士，圍攻武漢一年，身經百戰，身先士卒，危險之際，一力擔當，尤見忠勇，實為營伍中不可多得之將。茲聞傷重身亡，深堪憫惻。查該員受傷後，計十四日，委係因傷殞命，尙在例限之內，應請照陣亡例從優議卹。謹會同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附片奏懇恩施，照副將陣亡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伏乞聖鑒訓示。

硃批：「周清元著照副將陣亡例議卹。欽此。」

奏陳留防襄陽之馬步官軍以少擊衆先後大獲勝仗疏（二月二十八日）

臣查保康敗賊回竄歇馬河，復會合竹山房縣敗賊，分竄遠安興山，旋竄宜昌，當與督臣宮文抽派水陸馬步，星夜馳援，並飛檄知府唐訓方知縣唐協和迅速進軍，會合夾擊，唐協和率勇八百，取道南漳，偵知賊已由南漳之東，嘯聚梁溪，蓋鍾祥縣、荊門州、宜城縣三界之地也。唐協和拔營夜行，正月二十五日追及之，賊分五路來撲，約四千人，而馬賊數百，由中路衝突，唐協和令副訓營按陣不動，俟其逼近，始以正訓營之右哨後哨，左右橫山以截其腰，三面圍殺，斃賊三百餘名，馬賊大敗，各路步賊亦潰，我軍追之數里，又斃賊千餘名，及於栗溪，賊憑房屋死拒，唐協和縱火焚之，燒斃五六百名，尚有千餘賊從街後逃潰，我軍又追殺十餘里，斃賊百餘名，奪獲鎗礮旗幟百餘件，騾馬三十餘匹，刀矛無數，我軍勇丁受傷者三十餘人。二十八日，栗溪之敗賊千餘，竄至南漳，所屬倒座廟，適參領舒保以馬隊百餘由襄陽巡哨，見賊即擊，斃賊三百餘人，生擒七名，奪獲騾馬三十餘匹，旗幟刀矛及紅黃衣巾無數，追殺三十餘里而返。此正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等日，唐協和在栗溪舒保在倒座廟均能以少擊衆，各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其由興山竄宜昌之賊，聞我水陸馬步各軍均至，不敢窺伺，荊州遂由遠安、當陽、荊門、宜城竄逸，有復犯襄樊之勢。二月十三日，唐訓方自襄起程，率四百人，會集唐協和之軍，兼程迎擊，賊遂由宜城橫竄楊家集、武安壩等處，唐訓方恐賊復入山，於二月十四日馳駐火神廟，扼其要隘，賊乘我軍初至，營壘未就，馬賊步賊突分三路來撲，我軍寂然不動，相持至久，唐訓方乃以正訓右後二哨出左路，以副訓全營出右路，以正訓前左二哨出中路，以吳祐棠率其勇爲援應，我兵少而甚整，賊勢多而甚亂，甫及交鋒，立斬騎馬賊百十餘人，賊遂回奔，我軍乘勢追之，擒斬百餘人，奪馬七匹，鳥鎗刀矛百餘件，追殺六七里而止。十五日，移



營勝得坡，距武安堰八里，正築壘間，賊大出，馬賊列左右山岡，步賊居中，約七八千人，三面圍裹而來，勢甚兇猛；我營前隔一溪，中有石橋，唐訓方欲俟其半渡擊之，狡賊竟不渡橋，相持已二時矣，我軍度賊氣已衰，乃分路疾行擊之，賊殊死鬪，我軍鎗礮齊施，火蛋飛擲，猶不稍卻，唐訓方怒，馬直衝賊陣，諸勇爭進，聲震山谷，賊衆披靡，我軍遂乘勝掩殺，自未至酉，斃賊七八百人，生擒二十七人，奪獲大小礮二十餘尊，旗幟無算，賊竄入武安堰城，我軍鏖戰一日，始收隊傳餐。十七日，遂移營逼賊壘，而賊分三股出城來撲，我軍奮勦，斃賊二百餘人，逼入城河，淹斃者無算，奪獲馬匹器械甚多，賊仍敗入堰城，此二月十四、十五、十七等日，唐訓方在武安堰勦賊，以少擊衆，三戰三捷之實在情形也。唐訓方稟稱：「此股賊匪係已革四川勇目劉尙義等勾串襄匪王士旺、張瞎子等爲亂，現踞之武安堰，乃南漳縣屬鎮市，向有小城，而入山之路甚多。」襄陽道羅遵殿、荆宜施道莊受祺稟稱：「副都統巴揚阿統率馬步諸軍，已由荊州兼程追賊，十八日可到武安堰，兵力已厚，必能聚而殲旃。」除飛催迅速圍攻，勦除淨盡，毋許一賊他竄外，謹將留襄之馬步官軍，以少擊衆，先後獲勝情形，會同督臣王文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再，鄭陽、均州、光化、穀城，尚有房保零匪，往來竄伏，爲數不多，一俟武安堰賊平，卽速分軍搜捕，不留餘孽。

### 奏爲遴派大員統領各路全軍圍勦山賊疏（二月二十九日）

竊查武昌、鹽法、道常口等追勦不力，縱賊入山，遂至蔓延各處，由襄陽而鄭陽，由宜昌而荆門，此勦彼竄，此復彼陷，五月有餘，迄無盡日，總由統馭不得其人，事機坐失，業將督兵之常口等一併奏參摘頂，嗣查常口才具平庸，識見猥鄙，又於特參案內，請旨將常口革職，亟應遴選大將，以資統馭。查有候補副都統伊勒固爾巴圖魯、巴揚阿督帶馬隊，在楚勦賊，已歷二年，紀律嚴明，馬步兵勇樂爲之用，以之統帶各路諸軍圍勦山賊，必能得力，除咨巴揚阿並飛檄襄、鄭、荆、宜戰守各軍，及臣等先後添派之水陸馬步並常口原帶兵勇悉歸巴揚阿統領，聽

候調遣防勦，務期迅速設法，圍撲淨盡，毋許一賊再有他竄外，理合將圍勦山賊，必須遴派大將，統領各軍緣由，恭摺由驛具奏。

再、臣正在繕摺間，接準副都統巴揚阿咨稱：「武安堰之賊，一律招撫，而所以安置之法，尙未咨明。」臣思受降難於受敵，自應先去脅從，以孤其勢，分散賊營，以弱其黨，收撤軍械，押送回籍，以斷其反側之心；若偷安於目前，勢必貽害於異日，應交巴揚阿一手經理，以專責成。再查均光逸匪，尙未淨盡，臣已飛咨各路兵勇，務須繞道截擊，防其北竄，理合附片陳奏。

再、臣接準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五日奉上諭：「本日據福濟等奏：『桐城兵潰，廬州喫緊，請撥北路馬步精兵三四千名來皖。』等語，現在湖北荆宜一帶，如已就肅清，即著官文、胡林翼迅派陸路官兵一千名，馳往協勦，並督飭水師沿江東下，以分賊勢。欽此。」臣查湖北荆宜之賊，聚集武安堰地方，巴揚阿甫經招撫，深慮反側未安，兼有均光一股，尙未淨盡，未便即行抽調。臣官文、胡林翼往返籌商，應於臬司李孟羣所帶兵勇內精選一千五百名，先行裹帶行糧，赴援皖省，一俟襄陽、荊州全境肅清，再選精銳陸續資遣，以相援應。所有詳悉情形，由督臣會奏辦理。至外江內湖水師，當此春漲初起，自應會合夾擊，必期湖內肅清，趕緊東下，以分賊勢。業經臣胡林翼知會臣楊、福、彭、玉、麟迅速遵辦。再查河南捻匪竄入固始，與湖北之麻城、毗連、英山、霍邱賊匪蠶起，與湖北之羅田、蘄州、毗連均在都興、阿大營之後，臣即遴派與國各營迅速渡江，急扼蘄州之張家塆，以資防勦，所有籌辦大概情形，謹附片陳奏。

馬隊獨勦山賊又會南勇合勦連獲大勝疏（三月十三日）

竊前因山賊大股竄聚武安堰，經留襄之馬步痛勦，旋經副都統巴揚阿招撫，臣即縷陳利害，咨交巴揚阿

妥爲辦理，以專責成。其由房保竄逸鄭均、光毅股匪，專責唐訓方統領正訓、副訓、義營、寶營，速會副都統銜參領舒保分軍搜截，以期馬步相輔，迅速蕩。是舒保在茨河勦賊，聞賊竄穀城，舒保因馳防襄樊，賊又竄河西冷家集，舒保遂馳防老河口，賊旋由均州之黃家灣渡河，竄李官橋，竄厚坡，又由史家岡出境，竄河南內鄉縣地方。二月十八日，舒保率馬隊及之，會合河南總兵邱聯恩勦斃賊匪七百餘名，追殺三十餘里，餘賊不敢北竄，仍欲竄老河口，及聞舒保回防，遂竄黑龍集至呂堰。二月二十三日，舒保獨率馬隊馳勦之，又斃賊數百名，此二月初四舒保以馬隊星夜兼程，獨追山賊，而於十八、二十三等日，連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賊敗呂堰，卽竄雙溝，轉竄襄陽縣屬獐家灣，適唐訓方及營總納依琿阿馬步隊由武安堰至此，舒保訥依琿阿乃以馬隊由隆興寺一路疾行繞出賊前，賊率衆抗拒，我軍鎗箭齊施，斃賊二百餘名，賊返走蔡陽店，而正訓、副訓、義營、寶營已由張家集一帶分追相值，遂與馬隊前後夾擊，大破之。馬隊跟追循環六七十里，步隊分路追殺二三十里，斃賊六百餘名，奪獲騾馬百餘匹，鎗礮器械無算，擒斬紅衣賊目張文治於馬上，惟賊首高二先受傷，撲入山溪，并其馬賊百餘名，步賊二三百名，四散逃逸。二十八日，馬步乃分路追搜梁家集、吳家集、熊家集、蔡陽店、北太山廟、薛家集、黃龍壩、峪山等處，各有斬擒。三月初四日，偵賊等匿張家集距樊城九十里，舒保唐訓方商擬率兵勇多裹乾糧，星夜馳殲，當可剋期蕩事。此二月二十七日，馬步合軍殲家灣勦賊大勝；二十八日至三月初四日，分軍搜捕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舒保忠勇樸實，廉明愛士，圍勦武漢經年，其馬隊最爲出力；去歲九月，調勦襄樊，立解襄陽、均州之圍，克復樊城、老河口，又克復光化、房縣、竹山等處城池，殲滅折竄保康股匪，蹀躞蠶叢，忍飢冒雪，無戰不勝，實屬至勤之旅，賊所深畏。除一面咨行舒保唐訓方等迅將賊首高二先、賊匪并襄、鄭各處匪徒搜勦淨盡，剋期蕩事，以慰聖懷；所有上年九月以來，出力馬隊及各路員弁、兵勇、團防、紳民，一俟襄、鄭剋期肅清，可否由臣查明分別請獎之處，均候天恩。

硃批：「知道了，出力馬步隊弁兵暨紳團等，一俟地方肅清，均著擇尤酌保，毋許過多。欽此！」

再，布政司銜記名臬司李續賓，忠勇樸誠，才堪濟變，而整飭營務，和輯士卒，亦賴其胞弟李續宜幫辦之力；圍鄂以來，力籌戰守，悉協機宜，克復省城案內，李續賓因係胞弟，不列保單，經臣查明，未便掩其勞動。又湖南石門縣教諭蔡用錫，相中宿儒，夙諳兵略，臣自勦賊以來，前後在南省募勇逾萬，蔡用錫訪求勇士，資送來營者，居其大半，甚屬得力。茲武漢克復，未便掩其前勞，候選同知李續宜可否免選同知，以知府儘先選用，並賞加道銜；石門縣教諭蔡用錫可否以內閣中書儘先選用，並賞給五品頂戴，出自天恩，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月○○日接奉旨準。

再，二月十四日，李續賓以陸師至九江，官牌夾開壕築壘，水師出隊相護，遙見老河內有賊帆下竄，楊載福率陳金鰲、丁泗濱、楊明萬等船，行數十里追擊之，及於段窰，焚賊船十餘號，奪獲舳舨一號，陳金鰲營內藍翎外委龔學書奮勇衝鋒，先登賊船，中礮陣亡，實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將外委龔學書照把總例議卹，以慰忠魂。謹附片具奏。

硃批：「龔學書著照所請議卹。欽此！」

### 請飭催各省應解湖北月餉片（三月十三日）

楚省軍餉，仰蒙聖恩，節次飛飭山西、陝西、四川接濟，臣極知各省竭蹶情形，曷敢再瀆！惟楚境內外，到處十分荒歉，軍營窘狀，什伯去年，錢米薪鹽，無不昂貴，並有以重價購米不出之處，潯陽兩岸水陸馬步諸軍，往往糜粥度日，其月餉本須二十餘萬，舊欠未清，新欠復續，北岸都興、南岸李續賓馬步積欠，各三十萬，楊載福水師積欠幾二十萬，其上下防兵守兵，及派赴襄鄭征兵，積欠亦將三十萬，合計欠餉約五月六月不等，一有餉到，按

名勻給，敷衍數日，空乏依然。臣念九江馬步水陸，皆至勁之旅，出境遠征，連年苦戰，竟不能求一飽，情殊可憫，勢亦可危。桐城之兵，既因飢而潰，臨江楚軍，復遇賊而挫，唇齒相依，倍深警惕。刻下臬司李孟羣已經挑選精銳一千五百人，復添募五百人，應援皖省行糧夫價，約須二萬兩，臣已飭糧臺卽行籌給，以利遠征。臣與督臣再四思維，籌諸本省地丁，則兵燹災歉之餘，極力催徵，難有成數，牙釐捐輸，則巨鎮盡遭蹂躪，極力搜括，終不豐盈。鹽課則宜昌被擾，川販裹足，設法招徠，亦難遽期踴躍。籌餉無術，臣罪實深。惟有仰乞皇上天恩，俯念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各營，打仗得力，於勦賊事宜，最有關係，勅下山西、陝西、四川各將，應解湖北月餉五萬兩，如期如數而至，雖難清償舊欠，亦可稍濟目前。再督臣曾請撥粵餉，並未解到一起，現聞粵省夷案已平，仍懇敕下粵省督撫，亦按月籌解五萬兩，更請由部臣指定程限，勿令爽期。庶士馬可期飽騰，攻勦必能奮勉。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陳奏。

再，前署沔陽州州同補用知縣鍾謙鈞，前丁母憂回籍，例應終制；茲查應城縣石膏廢井熬鹽提課，可裕民食，必須廉明樸實之員，妥爲經理。該員前在沔陽州州同任內，頗著循聲，委辦捐輸釐金牙帖等事，諸臻妥善，合無仰懇聖恩俯準，將丁憂補用知縣鍾謙鈞留於湖北辦理應城縣膏井鹽課事宜，俾收實效。謹附片陳奏。硃批「依議。欽此。」

